

耕

折獄奇聞

耕

耕

美猴人



狂草

上海會文堂出版

序

聽訟之難自古已然於今爲烈以萬變之人事萬變之人情雜然至前僅僅恃一二人耳目聽斷之稍不慎則是非淆黑白混民既受殃已亦遭孽加以奸胥惡訟日弄文法假威勢陰伺其隙環攻於旁甚矣其難也故聽訟非屏私見持公道熟人情洞世故者不可本局久欲輯古今聽訟之能是四者成爲一編爲司法界作一補助品然史傳所載文義簡括曲折未能詳盡因刺取古今名家筆記所敘述各奇案輯成四冊畧以是名不曰聽訟而曰折獄者蓋一案之起先聽察而後折斷是編所載案經判決者多故也曰奇聞者因所載案情離奇幻莫可端倪閱之使人驚駭眩異聞所未聞也手此一編於以觀人情勘世故事半而功倍作聽訟之指南讀可作涉世之津梁讀亦可作茶餘酒後之談助亦無不可也

中華民國六年十月

日緝者識



折
獄
奇
聞
序

折獄奇聞目錄

- | | | | |
|--------|------|--------|-------|
| 葛青天 | 秦州冤獄 | 陳湧金案 | 神告記 |
| 蔣適園 | 千里急 | 吉安老吏 | 樊烈婦 |
| 可師 | 昭慶 | 京師指揮 | 向敏中 |
| 香洲先生 | 泥皂 | 姚西垣聽訟 | 記介休獄 |
| 平陽案 | 訟師 | 楊武 | 楊逢春 |
| 馬先祖 | 箸包船 | 楊餅阿六 | 猴美人案 |
| 失銀案 | 粵西冤獄 | 兄弟爭訟 | 朱竹君斷獄 |
| 書涿州獄 | 刺史新聞 | 治賊 | 僧寺求子 |
| 徐大令宰蒙陰 | 滴血 | 滇省命案 | 葉參戎 |
| 江恂 | 某甲 | 仁言 | 王廉訪讞獄 |
| 典獄 | 鈎匿 | 童子證明悍匪 | 維亭張小舍 |
| 蘇無名 | 高潛 | 胡汲仲 | 律例之精微 |
| 壬甲 | 李傑 | 山陽賑獄 | 趙芥堂 |

折獄奇聞 目錄

董行政

賣草

雜案三則

張鸞

麻城獄

華亭令戲懲武秀才

張松壽

檀子寬訊案如神

雪冤解獄

韓混

同宗二獄

治里中某

孟簡

三杖懲奴

汪縣令審斷冤案

崔昉

蘇公辨案

劉宰

陳襄

劉宗範

徽商獄

趙和

赤盤

王別駕傳

殺妻者

鄭生買茶

百菊溪

史案遺聞

莆田冤獄

張公嵩知鉛山縣

唐總憲獄

德大家宰

甘莊恪官粵

劉方遇

李太守燭奸

太原獄

新鄉獄

臙脂

黎世序

盜名出入有冥報

冥獄果報

汪龍莊讞獄

董刺史雪冤

臙案

義烏讞案

兄弟爭產

蒲蔡扇案

微清案

臨海案

刳麥

魯公斷案

羅仙塢令中部

辨子

里豪戕命背約

判誣害金

指腹爲婚

書吏	獻縣疑案	永新民某	二格
湖口捕快	訊盜	裝鬼翻案	某邑甲
私心致怨	溫林氏	鮑老國	華邑兩命案
小衛玠	飾童冤獄	某氏子	蔡三
獻縣令之明察	錢縣丞	案情相類	誣師殺猪
廩生某	唐朝事	察訪之害	韓斷
神示扼吭	換尸雪冤	陸廚	某中丞
善齋	誘妻致死	錢臨江斷鵝	清苑縣某氏女
杜有美	倪公春巖	石娼娘	某進士折獄
河南娶婦案	見鬼定案	湯臨川折獄	張佳胤
倉卒治盜	御史失篆	薛捕	宰白鴨
捕盜專恃眼線之誤	折獄須慎	段烈婦	拾遺金
張長生	蘇藻	姦人獄	錢藻
周新異政	吳復	甓爲冤婦	李復新

折獄奇聞 目錄

四

邱天氏

張船山先生訊盜

張靜山觀察折獄

剪舌

蕭卞異政

鄉婦計脫夫冤

噫鷄釀禍

刑後脫逃

雪中察盜

逃妾構訟

人情變幻

鄧通判

冥中判獄

爭祖墓

四救先生

奇獄

辨誣

全荃

武進盜案

審持刀案

咬舌案

符融

范檣

總轄察盜

書少廷尉張公逸事

片言保赤

應敏齋精于折獄

姑嫂成婚判

兄弟訟田

神示逸犯

縣令主婚

檢屍篇

良吏平反冤獄

植囚

折獄奇聞

葛青天

蘇州長州邑宰葛建楚。山東濮州孝廉也。鞠案出奇。辦事如神。一日有老婦紡織養生。筐盛錢一千二百枚。連城購棉。行至半途。如廁遺溺。將筐置於廁門。適有強人過。攫之而去。老婦大喊。急追不及。老婦哭曰。吾家之所仰賴者。惟此微貲。今爲攫去。是絕我命也。乃奔至縣堂擊鼓。葛公問悉前情。曰不必飾捕。可于廁上條石。訊得其情也。卽差役帶婦。領指廁石。命扛至署。一堂闐然大笑。而差以官命。不得不扛石而歸。稟之於官。懸牌示審。牌內大書某日審某廁條石。以致闐那喧傳爲異。至日。民之來觀者。自頭門以至大堂。擁擠無餘。葛公乃坐大堂。命差緊閉大門。諭衆民曰。此間非游牧之區。爾等應安居守業。奚可無故進衙。本欲扑作教刑。念爾等無知愚民。各罰錢一枚。以放之。民以所罰甚微。樂從其罰。各投一錢而去。拾其錢。竟有七八千之多。賞與老婦。以完其案。葛公曰。爾等笑我審石之癡子。不見是婦。乃貧老之婦也。若俟緝獲追給。不知在于何日。老婦命難保矣。不審石焉得如許人來。今吾於稠人之中。取茲蠅利。以助老婦。所謂衆擎易舉。而老婦又以一失而得七八倍之利。豈不佳乎。然得其錢者不追。則強橫之風益熾。當另飭差認真。弋緝獲追究。可也。又有米行失一柳斗。見對門雜貨鋪內柳斗相若。遷往摺回。致相爭毆。控之於官。葛公諷曰。柳斗所值幾何。並無記號。或屬彼行。或屬此鋪。均可使得。今以一柳



斗而至結訟。是罪在柳斗。不在民也。卽抽簽將柳斗杖責二十。板衆皆駭。然杖墨葛公出位。詣杖地視有芝蔴。問若兩家誰賣芝蔴。雜貨鋪曰。小人鋪內賣之。米行人失色。磕頭求恕。葛公曰。冒認他物。本有應得之咎。念係經紀小民。姑從寬宥。由是民皆呼爲葛青天。亦不敢以猜疑之事控案。數月後。真成臥治矣。夫國家之設官也。原以拯民。故事必分緩急。緩則可求其實。急則先治其表。乃能拯民於水火之中。且事必有理。亦必有情。得其理則情乃出。得其情則理乃見。故善於聽訟者。能於案中而推其實。則推之不能則勞。敲側擊以引之。此可爲善於聽斷也。若葛公者。其庶幾乎。蓋亦由其心之靈而生其巧耳。此二事。可以開執政者之智識。亦可杜萬民之狡詐。故識之。

秦州冤獄

秦州某嫗。家小康。夫死。遺一女。年及笄。贅於家。女夫婦事嫗甚謹。里黨無間言。嫗有弟。飲博無賴。常稱貸於嫗。稍不如意。輒拍案怒詈。謂厚於婿而薄於己。嫗與女皆白眼遇之。一日。女早起。見某室雙扉豁然。呼之不應。入視之。則母已爲人殺死。血流滿地。駭極而號。急呼婿告隣里。共來審視。不知何人所戕也。嫗弟適至。素嫌女。且覲其賁。遂指爲女夫婦所殺。鳴之官。州牧王公拘二人。掠治。極口稱冤。復以嚴刑訊之。女夫婦不勝其痛。遂誣服。女凌遲。婿亦論斬。隣里咸知其冤。然畏嫗弟攀陷。莫敢伸訴也。踰年。六合縣獲盜。招承此案。官以殺人。不劫財。爲疑。盜曰。初入室。欲行劫。爲嫗所執。不能脫。遂刃之。知別室有人。臥恐爲所覺。故逸去。六合令與王牧有連。馳書白之。王以誤入人罪。例欲問抵。驚悸欲絕。陰囑盜於獄。而諱其事。然每憶此案。神色沮喪。睡夢中若有人披髮叫號。與之

索命不數月。遇心疾而卒。而女婦之冤終不雪。

陳湧金案

陳湧金。四明慈谿人。以販藥川湖起家。生四子。長前卒。次美思。守藥肆於杭。三貢元多疾。四尙幼。長與三皆娶於吳。以女兄弟爲先後。次媳樂。黑眉而媚。如南漢宮人。性狡獪。長子無嗣。遺一女曰阿貓。美思有二子。倫序相當。大陳吳氏與阿貓不欲。欲以貢元婦小陳吳氏子爲後。且私告所親樂氏。洩之。樂氏憤。以呂易嬴也。樂氏切齒。乃詐爲夫代子贖。就養無方。湧金本無賴。竟陷以聚賭焉。自此傾陷阿貓母子者愈急。值大陳吳氏病瘥。樂氏詐爲秤藥量水。賺阿貓取炭於劑中。入生鴉片三錢。木鼈子一錢。服後寒戰不止。遂絕。衆者不察。阿貓獨心疑之。哭泣中間以怨詈。且微及新臺穢跡。樂氏乃與湧金合謀。誣其與長年奴高宏道姦。以鐵籤自口搥其腦。殺之。乘夜埋於曠野。時令慈谿者。楚人黃兆台。入湧金妹婿葉生言。以殺有罪。子孫寢其事。族中有請檢者。反扑而逐之。慈氏大譁。時雲間許仲元。奉邁功中丞檄。清理積案。寄居府署。一日。秋坪郡伯倉皇來曰。殷主簿。煦自慈谿來。有所聞否。仲元曰。鐵橋現在某先生齋。無所言也。秋坪遣僕邀至。促膝密問之。鐵橋云。惟聞陳姓有故殺女孫一案。圍門事祕。無從悉其委曲。仲元謂秋坪盍遣人消息之。秋坪曰。鐵橋甚精細。尙不能得其委曲。何人可遣。黯者任偏私。愚者受蒙蔽。翻覺其鄙矣。明晨秋坪又來曰。富觀察亦有所聞。頃以詢我。我答以昨有風聞。以未得端倪。不敢遽稟。仲元曰。然則遣人不宜緩。秋坪卽商其人於仲元。仲元曰。家人不習地里。胥役叵測。惟計天一閣管書人邵姓。充學

院吏明幹忠實可往。秋坪曰：我亦彷彿識得。卽密召之。授以方略。邵曰：陳姓偵探者多。一遠泄矣。卽乘府署差轎以行。二更遠。報命曰：胥有戚家隣於陳。託爲探成者。里閭羣議頗詳。亦訪於數里同事某家。所言皆同。大約通姦事虛。謀產事實。故殺事亦實。棺埋叢葬處尙存。且聞阿貓所字夫洪姓。現謀赴省上控。秋坪轉告觀察。觀察卽囑其提訊。仲元曰：提訊太驟。恐萬一參差。難於轉手。鄙見欲易提爲調。均曰甚善。乃飛札慈谿來府。至黃令惑於劣幕某執迷不悟。議三日不決。秋坪乃提府親審。十日而得其要領。廿日而悉其端委。匝月而爲鬼爲蜮。胥無遁影矣。定案之前夕。秋坪宿城隍神廟之左廂。祈神印證。署中家人周姓。素勤慎。派令守夜。犯證三更後。分別管押。囑周輪視之。至曉乃已。是夕聞門外呵殿聲。意謂主人歸也。恍惚間。中門闐然。一涼輿入。坐進賢冠藍袍者短而髯。非主人也。驚起瞻之。殊無踪跡。心訝之。不敢言也。初秋坪恭人翟。略解案牘。一切婦女幼孩訊後。均送內衙安頓撫慰之。且誘使盡言。故鞠獄常竊聽。是夕夢見秋坪向東坐。中坐古衣冠人。兩青衣領一少女入。白衣衫上血跡如雨點。中坐人略詰問。卽飭放之。女起北向叩首。復西向謝秋坪。又前趨一步東向叩首。若知己之在後也。見秋坪躬身如有所問。神伸三指示之。朦朧間。聞升炮開門。霍然醒。則軍門前明砲也。案遂定。乃以木府單銜請檢焉。時仲元已委權金華令。奉調赴省。邁功中丞清問甚切。乃手疏二十餘條以答。中丞卽以付問官。承審者隸華太守。主稿者兼山別駕。提棺至省檢驗。而黃令復百計撓之。賄高自認姦夫。挺身作證。且誣阿貓曾育私胎埋某處。惟工婦陳吳氏獨抱義憤。藏阿貓被雜前。三日月布一縛。囑其洗換者。高乃伏罪。陳欲購而毀之。許以百金不動。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諒哉。兩吳公推勘周匝。纖悉入奏。惟薪臺一節太穢。剛之定樂氏立斬。美思統候。趕入秋審。湧金滿徒。高奴流。湧金猾甚。聲明年已七十。例得免罪。驗其監照。乃減年報捐。指駁無可自白也。後部文回。提樂氏監綁。湧金見之。一慟而絕。洵白首同違矣。李三郎。遙此情種哉。初秋坪。乍蒞四明。頗不理於衆口。至此乃六邑交頌之好事者。至演爲雜劇。嚴禁之。始止。黃令部議革職。特旨發軍臺。後遇赦。始放歸。

神告記

康熙十六年三月。安西佑魏丙。質卉布上海市中。夜就旅主人宿。醉臥。風雨大作。失囊所藏金三百兩。盡。先是旅主人俞甲。相囊金估布料其數。而以他事入鄉。屬其季俞乙守舍。至是捕驗。賊不以穴入。而以門出。謂乙盜金。乙不知所爲。經於梁出舌。力救得甦。上海令任君。素善識。至是疑之。方庭鞠時。臥一垂死人。篋間刑無所施。而佑失金。盡。哀號有如窮猿。獨念此二人者。生與死未可知。然且必根株其人。掠肌膚。折骨肉。以求實。卽得實而推求之下。所傷已多。萬一不得。則自今以往。其爲無何而受害者。將不止二人也。踟躕久之。命昇去。獨詣城隍廟。於神請以實告。而留捕隨往者。俾待命於神寢官。俗神祠得置寢宮。殿後羅列帷幔。拖巾孟屏。几如生。而虛其位。時十九日。捕夢伏寢宮下。私念此位中當得神至。而久不至。少選。有幼婦出。呼曰。神已詣縣去矣。留衣賜汝。遂右手抱細女。左手挈衣。與之及接視。則裙襖也。歸以告君。君是夜亦夢神。幃頭緋衣。前接手云。已得賊。而君未知耶。其云神詣縣者。正以神來告是語也。質明。則佑又入報。夜分時。賊已還金一百兩。投旅舍去。君是時方疑乙虛罪。或

姑還金。至得捕語。則俯首再三。仰而曰。夫賜衣而得裙。則非衣也。非衣者。妻也。豈有妻姓其人者耶。捕叩頭曰。似也。聞左有妻。愛無藝。不事家人。產其人。儼旅舍旁。而得出入其舍。卽欲得妻姓。此當是。君曰。然則其抱細女者。抑可知矣。夫細女。愛女耳。吾聞納音之數。陽姓從左。今左非衣。而右愛女。其爲妻愛。無可疑者。雖然。吾懼以私。臆入人罪。使蹤跡之無實。復命捕詣神。再候命。既則捕復夢。伏寢宮下。見一吏呼曰。神至矣。至則實其所虛位。已而復入。見前婦出。持敗禪與捕。而以米筐遣少僕。隨老僕搆去。乃復告所夢與君。君曰。是已。仍與禪者。果非衣也。敗者已露也。米則八十有入。禮凡出老者先之。今少者繼出。意者賊當敗。續出金八十八兩。遂取妻拷之。得實。其狀云。風雨夜。先入舍。匿盜金。至十九日。夢神勅還金。因先投金一百兩。今續存八十八兩。在泮中。餘各有所。遂涸泮得金。定招伏。而追給餘金。所未全者。邑人張錫懌曰。晉史載成都令。察奸如神。唐順陽劉君。神於摘發。而李果宰洛陽。獨曰。古今正人。能達鬼神。則又何與。君秉性正直。往合神聽。且誠於格禱。祇以一念好生之隱。委曲求實。致鬼神聰明。亦委曲覈實以告之。若其解斷明晰。能抉周官掌夢之秘。雖君實多學。然亦君清潔寡嗜慾。神啓其智。有如是也。當君初莅時。爲七月二十五日。越三日。而火播民居。是日大風作。燎如揚箕。君竊念甫下車。而突及吾民。豈吾實不德耶。徒步拜火所。泥啣於衣。而止焚輪。聞風不息。而火息。嗟乎。神已。君名辰。且浙蕭山人。由丁未進士爲縣令。

蔣適園

公諱堅。字非磷。號適園。江西鉛山人。精法家言。諸侯爭迎之。代州有大獄。囚繫纍。牘可隱人。撫軍檄雷嵐收甘公。辦治。甘聘公往。讞立具。殺七人。釋無辜者百八十人。酒姓娶婦月餘。弟迎姊歸。將入村。失姊。懼反誣。偕氏。官下酒。氏翁於獄。七年不決。公從太原返。吏指前樹林曰。此酒氏家也。公心動。驟馬而之。乎山。凹。有人肩戶博。矚之一。兒。覺異。拍髀者肩告之。衆咸喟曰。鬼耳。人則安能來。公馳還。白甘公。篡取鉤距。果髻者所略也。臨汾令某縱吏暴征。民變。棄家登山。撫軍檄澤州牧修公辦治。聘公行。日驅三百里。至平陽。能屬者裁四騎。山上入如螻蟻。樹鉤鋏爲兵。張旗洶洶。公手令箭而先。周山呼曰。撫軍知爾等良也。爲奸胥逼反。特遣修使君來活汝。宜各寧爾家。有目者視此箭。山上人禁聲稍稍下。公導餘騎入縣廷。瓦礫山積。令從夕室出。率犯法吏六人跪修前。民環門而嚮。欲毆之。公叱曰。勿妄動。有王法在。乃榜吏於庭。血流民懽噪拜謝去。次日四鼓。率官吏詣省。白撫軍。撫軍大悅。飲修酒。而手炙鹿尾啖公。公幼即以智俠自居。七歲。隨叔父詣法雲堂聽僧誦經。廡下坐縣捕數人。私語某寺僧被殺。主名不得奈何。公辟耳於叔曰。殺人者堂上老僧也。叔訶之曰。渠誦經屢願。不在經矣。故疑之。捕者牽僧去。一訊而服。十七歲。阻風瑞洪鎮。有少年同舟。舟人哺食。少年登岸。再食再登岸。公疑而跡之。見其踣古廟大鐘下。色焦然。瞳也。曰。余南昌熊白龍家貧。告急於河口戚。不遇。反寄食於舟人。未償其值。而又阻風。舟人將不余食焉。故避此。語畢泣。公亦泣。強入舟。與其食而資以金。熊感謝。適過其家。見母。誓爲兄弟。居亡何。熊來曰。權弟金獲利三倍。今將販緡臨安。無所託。母妻故來。弟知吾父有養子曰蛟乎。素無行。脫有故。弟善持之。言畢去。逾年。緡主人執訊。

來曰。熊某死矣。餘金若干。目且瞑。屬曰。爲我報蔣君。公陰念歸熊喪。非蛟不可。而蛟見金必巨測。乃札覆主人。授部署法。遲十日。告熊母。母果遣蛟往。已而召公哭曰。蛟至浙。兒骸已焚。闔然在桶。舟人負之納我圃。此外不有其藏一錢。奈何。公慰母再三。而身自往。圍哭視畢。走出。母牽公袍曰。聞繒主以兒金寄君。金之來由君。然貿易者與有勞焉。豈析半惠老身。公未答。蛟突前。睨曰。須南昌廳事明之耳。公叱曰。何必南昌廳。召二三隣父來。卽明也。蛟嚙喙扁公去。俄而龐眉者六七叟至。公曰。所以嚙喙者。受亡人託。防蛟故也。防蛟爲母故也。今母見逼。不得不連明。請詣圃。乃繞桶而號曰。白龍知我。白龍知我。斧之。復底脫。鏡三具墮地。光瑩瑩然。鎔金也。裹以薄券。衆取視。咸泣。歎老嫗目昧。不知人。未幾。蛟果竊金。逃。公有神力。而敏於爲善。遇盜許昌。雨騎被路中。五行劫。公怒。射一人。頗再發。再顛。盜驚。舍所劫者。搏公。公縱馬入。刺殺一人。馬逸。公仆。躍起。復殺二人。餘盜乃竄。被劫客爲公牽馬出林。羅拜問姓名去。又嘗行崑崙道中。雨。峯夾溪。天暴雨。泥沒馬鼻。有婦抱兒騎一童子。負策從。公慮其溺。救之。非錢莫以也。乃解數緡掛馬首。須臾婦溺。童子驚亦溺。公大呼。救者贈錢萬。搖其緡。錢鏗鳴。塗人應聲往。皆掖之起。送寧其家。公四十六歲。始娶鍾夫人。生子士銓。官縉修。公捐館時。年七十一歲。猶及見士銓舉於鄉也。

千里急

陳懋仁泉南雜誌云。城中一夕被盜。捕兵實爲之招。直巡兩兵。一以左腕。一以胸次。俱帶黑傷而不鐘裂。謂賊棍歐意在抵飾。當事督責司捕。辭甚厲。余意棍毆處。未有不致命且折。亦未有不腫且裂者。無之是必贗作。問諸左

右曰：吾鄉有草，可作傷色者，爾泉地云何？答曰：此名千里急。余令取搗碎，別塗兩人如其處，少焉成黑，以示兩兵。兩兵愕然，遂得好狀，自是嚮道絕，而外客無所容矣。

吉安老吏

吉安州富豪娶婦，有盜乘人冗雜，入婦室，潛伏床下。伺夜行竊，不意明燭達旦者三夕，飢甚奔出，執以問官。盜曰：吾非盜也，醫也。婦人癩疾，令我相隨，常爲用藥耳。宰詰問再三，盜言婦家事甚詳，蓋潛伏時所聞枕席語也。宰信之，逮婦供證，富家懇免不從。謀之老吏，吏曰：宰曰：彼婦初過，不論勝負，辱莫大焉。盜潛入突出，必不諱婦。若以他婦出對盜，若執之可見其誣矣。宰曰：善。選一妓盛服與至，盜呼曰：汝邀我治病，乃執我爲盜耶。宰大笑，盜遂伏罪。

樊烈婦

烈婦姓張氏，襄城人也。家世忠貞節義，聞於遠邇。及笄，適同邑樊廷柱，生子二，曰盛，曰茂。而廷柱卒，烈婦撫二子，誓守，足不踰戶。廷柱父歿，與廷柱弟宣同居，以養其姑。七年矣。同里有王荆州王習武者，皆兵家子，素無賴，兇暴橫里閭間。聞烈婦美色，醋悅之，不得間。康熙壬申四月，宣與姑同赴村穫麥，二子方就塾，師因與二子居城中。二子十四日已刻，荆州窺二子入塾，知其家無他人，乃與習武直入其室。烈婦大驚，急走避，曰：若何爲？荆州直前持之。烈婦大呼且罵，習武扼其吭，嘯曰：從則活，否則死。烈婦曰：死耳，強犯之時，惶急，烈婦取棗刀，搥其面。荆州奪擲地，烈婦疾入寢室，合扉不及，乃抽牀頭刀，刀長，搥其室。方出鞘，而習武從後掣其肘，又奪之。於是兩賊共曳烈婦伏。

地伏輒躍起。屢伏屢起。捽其髮。髮纒纒脫。而烈婦呼罵聲益急。輾轉逾時。終不得犯。將舍去。荊州固恨甚。又恐洩。遂以所抽刀斫其額。血迸出。淋漓逼體。倒於地。猶罵不絕口。習武復以藥刀斷其喉。烈婦死且走。恐或復甦。更以巨石壓其胸。踉蹌出門去。時日方午。二子自塾歸。見母被殺狀。號哭奔告地方曹青雲來驗視。青雲亦知其被殺而恐累己。遂以自刎鳴於官。時令襄者爲金溪許子尊。遂置不問。事且已。宣遠與烈婦兄本恚其事。詎之。至五月四日。令乃率伴作至其家檢驗。距烈婦死旬有一日矣。天且溽暑。啓其棺。面如生。鮮酪如新。額上刀痕。直貫其頂。喉橫斷深寸餘。決非自刎者。令不得已。乃令青雲蹤跡賊。方烈婦被殺時。其隣人有見荊州習武身帶血跡。倉皇自其家出者。然不取詛言攻之。而里巷間嘖嘖私語。咸指目兩人。青雲乃以荊州習武供。比逮訊。兩賊各不承。將刑而荊州父故悍卒。突前瞋目咆哮。以爲無端誣其子。搶荊州去。令無誰何也。因罷訊。自是都司康宜壽守備劉伏振。力持之。曲爲庇護。加以囑賄。令素懷營弁。不強爭。久且依倚爲奸。於是宣本恚控於各上憲。檄下嚴訊。令定訊期。約在十餘日後。邑人咸計日而望。不能待。比及期。則改期又十餘日。期凡三數易。而詭變百出矣。及訊。忽有成卒黃應魁四人。證習武是日同在靈樹堡戍所。去城數十里。王雲等五人。證前數日與荊州同持羽檄赴南陽。在三百里外。宣本恚力辨其詐。青雲亦詰習武荊州。言是日與兩人凡數見。在何處作何語。皆鑿鑿有據。兩人語塞。而應魁等九人闕於堂上。會日亦暮。罷訊。令遂以靈樹南陽及應魁等姓名具詳於上。宣本恚益憤。而烈婦英靈不死。風雨晦冥。家人恍惚若見其出沒。或時聞其歎息聲。昏夜無形無聲。與家人述其遇害事甚悉。且言賊

終必正法。宣本志益銳。屢控屢奉嚴檄。務期得賊。令乃與營弁謀。不坐張氏及宣罪。以杜其口。則控不已。於是令鬪言曰。此必張氏有淫邪行。故致此。且殺人者非他人。必宣也。已而訊於城隍廟。邑搢紳若士聞之。大譁。數百人共前爭之。令仍執前說。衆曰。張氏累世忠貞節義。且烈婦貞潔之操。里黨所共聞知。安得以此相污。吾等願各以百口誓神。白烈婦冤。令慚汗不能答。衆又曰。坐宣殺人何據耶。令曰。按律有叔殺嫂罪。則爲宣殺無疑。衆曰。律之罪何所不有。律無強盜逼奸殺人罪耶。律無故縱強盜殺人失出罪耶。語侵令。令惶謝曰。公等退行爲緝賊。自是不復爲此言。遷延二歲餘。縉紳若士。或懇請。或憤爭。令惟以婉言相應。然卒牢不可破。自此獄益解。荆州習武且釋去。其後令緣他事被劾。以罪罷。署篆承審。皆以事不由已。一仍前轍。及黔中劉公子章來令襄。事則已四載。且注銷矣。常憾其事。欲復理之。會河道周公銓元。署臬司事。翻閱前案。曰。此事何爲疑獄。城中殺人。非荒郊比。且日午非昏夜比。賊有主名。非捕風捉影比。種種繁置之不理。令死者含冤。生者漏網耶。遂檄縣嚴覆。劉公立逮諸囚。而荆州兩月間。前忽發狂大叫。歷言與習武逼奸殺人事。已逮曰。天殺我。遂自經死。獨習武就鞫。劉公方嚴教直。久爲營弁所憚。不敢以私干。及廷讞。營卒亦無一人敢相窺者。習武勢孤氣慙。未及刑。一訊卽伏。獄具。巡撫都御史上其事。爲烈婦建貞烈坊。而斬習武於市。

可師

歸安之西徧有豐登菴。僧名可師。以戒律自名。鄰村一婦人。素與僧通。會值春社。婦濃妝豔抹。至寺中燒香。僧引

入房與狎。事已相抱而睡。適社長來問殿上緣事。小沙彌尋入。並不見僧。但見牀前履屐一雙。與僧履在地。遂近前揭其帳呼之。僧驚悟。見沙彌大怒。遂起擒之。沙彌泣訴其誤犯之由。僧轉益驚訝。顧隣婦曰。汝善守之。勿聽其出也。遂去。少頃復入。縛沙彌以綿塞其口。笞死。是夕留婦宿菴中。人靜後其兒尸啓後扉出。投一廢井內。以瓦礫覆焉。次日以沙彌爲母家所誘。竊物潛逃。控於官。官納僧賄。拘其父刑。責令交出沙彌。願其父實無從尋訪。訟繫者逾兩月矣。時梅雨乍晴。有數小兒於菴後鬪草爲戲。忽見井上一小蛇蜿蜒。羣起逐之。蛇入於井。一兒趨窺之。帽落井中。兒卽取稗竹一竿。撩之。帽已沈矣。再掉之。則一足翹起水面。須臾尸首浮出。大懼。投竿奔告其父。父卽呼隣保共往。相與撈起。其尸猶不腐。循體傷痕。瘡如刻劃。而面目宛然可辨。遂共鳴於官。邑令至。驗尸。係笞死者。詢僧曾有控案在。總捕府卽飭役往取成案。反覆久之。呼二役往搜其寢。無所得。既至佛座後一套房。其中床榻衾帳。皆極綺麗。顯亦無他物。惟抽屜中有辮髮一根。以呈。並縷述房中華褥狀。令呼僧。問以此處緣何而設。此物更何用處。僧對不知。令曰。然則汝亦殺汝之徒者乎。僧又言不知。令乾笑曰。汝雖不知。然兇手則有在矣。遂用夾訊僧。絕而復甦。猶堅不肯承。令怒。命再刑之。忽願見人叢中。一少婦低頭搵淚。趨喚至案前。詰之曰。此何地也。而汝卻來此垂淚。對曰。妾本師之隣家。見其不勝拷掠。故不覺慘然。令曰。然則視僧之拷掠。其徒何如。爾時汝何忍立視其死耶。婦駭言。此事與妾無干。令大怒。令拶之。僧在旁睹其宛轉嬌啼。心痛如割。遂前承所以斃其徒者。且曰。事雖由於姦情。但當斃命時。此婦實不在側。刀山劍樹。小僧一身當之足矣。令笑曰。今日汝可謂大發慈悲。

悲矣。因並繫其婦去。案既定。斬僧於市。婦擬監候絞。年餘病死獄中。相傳行刑時。砍至第七刀。僧首始殊云。

昭慶僧

丁卯鄉試。烏程董生某。以錄遺就寓湧金門內。舍宇湫隘。主人爲遷其妻子出。俾下榻焉。時溽暑乍退。殘月始生。其窗外一帶短垣可踰。生孤眠無侶。輾轉不寐。夜將半。聞庭內有人踰入。旋見紙窗一人影。頭童然。僧也。生心知其非竊賊也。以寐以伺。僧於窗上踰用摸索。窗扇砰然自開。探身入。以手中巾扇置几上。弛其短衣。走至榻前。低呼曰。好姐姐。小僧來也。生不覺失聲笑曰。和尚誤矣。小生僦居在此。非復是汝姐姐矣。僧大驚。赤身從窗中竄去。生起取几上扇視之。其上有小倉山房寄梁山舟侍講一詩。款稱某大和尚慧鑑。蓋卽山舟先生所書也。心竊喜。次日早起。易衣冠。袖其扇出錢塘門。往來湖上。詢其人。知某和尚爲昭慶主席僧。投刺晉謁。略敘數語。出袖中扇與之曰。僕夙欽戒行久矣。自恨塵濁。侍講無緣。今幸得親蓮座。敢獻此以表飯係。僧接視。知爲昨所遺物。默然久之。合掌稱謝。兼問尊寓何處。生一一答畢。辭出歸寓。憩坐方定。僧忽袈裟朱履搖扇而入。一見伏地稽首。生挾之起。僧顧左右無人。袖中出囊物與生曰。先生大恩。銜結莫報。此區區者。聊備償報之需。勿以匏棄爲笑也。生辭謝。僧置几上而去。啓函秤之。得白金百兩。喜甚。扁置篋中。已忽頓悟曰。吾不可復留此矣。遂呼主人。請以。託故辭去。主人往呼其妻子還。迨夜相與就寢。睡方酣。僧果復至。啓窗入。徑達生臥處。索得其首。舉刀力切。其夫驚起。急捉其臂。大呼救命。僧大駭。然知爲其夫語言也。小語曰。勿聲。小僧也。而室中已悉起環視。見僧手利刃晶瑩如雪。

而血殷枕席。其妻身首離矣。僧亦慘然而泣。蓋其妻本爲僧所姦。僧始以赴約遇生。雖餌以金。然不保其不洩於人也。故復至。出其不意殺之。不知其已遷去也。於是縛僧送縣。令來驗畢。呼僧鞫得其情。飭役至烏程學訪董生所在。校官徧檢冊中無其名。反白於令。令趨提僧出曰。殺人者死。何用董生。但恐斬汝。則塵根未斷。不如易以火葬之法。送汝昇天。庶幾骨化煙消。他日可免再墮孽障也。遂命抬至教場。積薪焚之。取其灰揚之江中。此事董生嘗自述於人。其投刺時。蓋已先易其名。故無從尋訪也。聞是時僧鬢已斑矣。

京師指揮

京師有盜劫一家。遺一冊。且視之。盡富室子弟名。書曰某日某甲會飲某地議事。或聚博狹娼云云。凡二十條。以白於官。按冊捕至。皆跣跣少年也。良以爲是。各父母謂諸兒素不逞。亦頗自疑。及羣少飲博諸事悉實。蓋盜每值而籍之也。少年不勝榜毒。誣服。訊賄所在。浪言埋郊外某處。發之悉獲。諸少相顧駭愕。云天亡我。遂結案。伺決。一指揮疑之。而不得其故。沉思良久曰。我左右中一髯。職象馬耳。何得每訊斯獄。輒侍側。因復引囚鞠數四。察髯必至。他則否。猝呼而問之。髯辭無他。即呼取炮烙具。髯叩頭。請屏左右。乃曰。初不知事本末。唯盜賂奴。令每治斯獄。必記公與囚言。馳報。許酌我百金。乃知所發贖。皆得報胥瘞之也。髯請擒賊自贖。指揮令數兵易雜衣。與往至僻境。悉擒之。諸少乃得釋。

向敏中

向敏中在西京時。有僧暮過村求寄宿。主人不許。於是權寄宿主人外車廂。夜有盜。自牆上扶一婦人襲衣而出。僧自念不爲主人所納。今主人家亡其婦人及財。明日必執我。因亡去。誤墮智井。則婦人已爲盜所殺。先在井中矣。明日主人蹤跡得之。執詣縣。僧自誣服。誘與俱亡。權追者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解失足。亦墜。賊在井傍。不知何人取去。獄成言府。府皆平允。獨敏中以賍不獲致疑。乃引僧。因問得其實對。敏中密使吏出訪。吏食村店。店媪聞自府中來。問曰。僧之獄如何。吏始之曰。昨已笞死矣。媪曰。令獲賊如何。曰。已誤決此獄。雖獲賊亦不問也。媪曰。言之傷矣。婦人者乃村中少年某甲所殺也。指於其舍。吏就舍中掩獲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賍。僧乃得出。

香洲先生

吳縣蔣香洲先生。名耀宗。字思彥。前光祿少卿文瀾孫。刑部員外曰樑子。以園子生遯豫。工例報捐。知縣。歷仕廣東湖南知縣。陸廣州府同知。又陸澧州。皆以事去職。先生任石城時。有豎生曹某。以殺人繫獄。曹故鄉居。比隣張某素無行。縣役詣張催糧。張不能應。時已薄暮。僭役告貸於曹。推戶入。則張之父死門內。血蹟淋漓。張遂大呼曹殺其父。急告縣中。先生閱案牘。宣言曰。死於門內。曹殺何疑。當就鄉親勘。忽命與大搜張室。得木杵於牀下。血痕殷然。尺寸與格傷合。遂定以凌遲詳報。蓋子致父死。潛納戶門中。役適躡至。詭言告貸。實欲其作證人。雖疑張莫之肯直也。曹感再生恩。且悔過。乃輸金修其村中之觀音閣。且夕焚香曰。我非自求福。願祝我蔣父母。子子孫孫富貴壽考也。後令邵陽。署藩陽。皆有惠政。民德之。子厚培。官廣西桂林府通判。元復乾隆丁酉舉人。官山西榆次。

縣知縣萬寧嘉慶辛酉進士官河南封邱縣知縣。先生有堂弟名曾煊字德昭亦積學礪行有隨儒風。後兩子俱成進士。長泰階由中書歷官監察御史。次慶均由庶吉士歷知河南杞縣陞補知州年八十三而卒。

泥皂隸破案

江南之蘇松常鎮浙江之嘉興湖州凡城隍廟中裝飾皂隸皆陽間得時皂隸出費鳩工自塑形像於旁高帽皂衣腰牌書己姓名望死後可作陰間皂隸也。常州金匱縣乃康熙年間分出以王喬林知縣事新建城隍廟。裝設神像。當時有皂役吳太者。卽望已貌於旁。書姓名於腰牌之上。是皂隸也。平日常心極慈祥。見竹板之厚者必磨刮以薄之。枹之重者必設法以輕之。迨後王喬林作故。有作城隍之設。而吳太亦相繼而亡。廟中皂隸咸不靈應。惟吳太獨見其靈。有求必應。土人因其靈。將其像扛至下旁。南面而立。百餘年來。香火獨盛。乾隆中年。新任知金匱縣事者。到廟行香。見而怒曰。皂隸何得向南。急昇出燬之。衆民求之曰。皂隸素著靈異。救人之難多矣。安其靈卽所以安民也。願公仍循其舊。令曰。如果靈異。現有一案。着卽顯靈破之。其案某與某富婦通姦已久。其婦以二子長成。俱已娶媳。不甘再行穢事。令兒輩忿恨。力拒之。某於中秋日過富婦家。飲酒興起。復欲敝舊。婦堅不允。婦亦賞節。大飲醉臥。某卽携刀潛至其房。將婦連戮三刀。卽斃。某卽逃走。年餘飭緝不獲。此案卽着皂隸護差獲犯。破案。限一月不破。卽燬此像矣。後某逃至海邊。思欲航海。忽見有一船來。皆是鄉音。問曰。公等何邑人氏。曰。金匱。又問曰。上年殺死某婦之案。縣中作何辦法。衆客曰。某婦好好在家。案已寢息。某曰。可與我趁船還乎。衆曰。爾乃鄉

親有何不可。某卽附船回里。甫上岸。差卽獲。回首視之。客無船無矣。送之於官。官問之曰。能收犯于千里之外。獲犯于咫尺之間。真靈異也。殺牲酬神。並享皂隸。由是民間祀神者。神前用大五牲。皂隸前用小三牲。至歲時伏臘。祀享者繹絡不絕。其子孫在廟伺候。收三牲酒飯。鹽其肉。曬其飯。節其酒。運之家可食數月。夫廟中皂隸有八。何以獨靈此一皂隸者。蓋正直爲神。皂隸奚可以神比。然觀其平日忠厚爲懷。自無惡跡。無惡跡可依神爲食矣。其子孫得受其餒餘者。亦忠厚之報耳。諺云。忠厚人常在此。言有至理存焉。

姚西垣聽訟

姚西垣明府錫齡。宰廣東惠州府和平縣時。地產斷腸草。所在多有。民以小忿搆隙。輒采服之。並無人命可抵。而一入訟庭。吏役藉飽欲壑。或不飭篋篋。亦間一染指。君聽此時。不汲汲於所指害之人。必先切究其致死之由。及子弟之視其死而不救者。則訟者且懼得罪。於是挾詐之術不行。初蒞時。月報毒斃必二三起。後乃漸絕。有同謀打死流丐。僞認爲弟以圖詐某姓者。君立往勘驗。屍在某姓田中。而所過草間。沾有血蹟。君舍某姓不問。獨詰責其僞兄。一鞠得實。此案頗如鬼域。不三日而審明。

記介休獄

某歲元旦。盜入介休夫人王氏之室。殺其母於庭。脫金臂環一雙去。王氏子具言烟家某貸環於其母。得某氏子怒詈曰。若旦夕死。我必折若臂取若環。數日而母見殺。舊時傭工某嘗竊雙環以逃。久不得隣人某左右之疑。皆

與某氏子通。縣乃捕三人者。榜掠之。皆誣服。責問環所在。則不可得。久之。縣獲盜得雙環。盜言心利王氏饒於財。知王媪日必五更起。至別室。焚香於中庭。無侍者。意其首飾價不貲。可攘取也。前夕與黨數人入其室。伏於與。伺媪至。掩殺之。不意惟雙環。亦既殺媪。則取環踰垣逃。驗視盜環。與王氏狀所言鏤文銖兩皆合。王氏子謂非己家物。堅不認。且狀言先後所失實四環。以是獄久滯。時我從父中丞公守平陽。太府檄往治之。公微服至介休。訪求嘗傭王氏家媪。問王氏製環失環。及母死時情狀甚悉。乃至製環者家。取視其簿籍。令如式製一環。期五日得。戒勿洩。五日坐堂皇。召王氏子曰。爾家爭我皆知之矣。某歲月日。爾爲母製環二。某歲月日。傭工與爾子適市觀賽。社。爾子携一環實失之。傭工愿人也。懼而逃。爾子泣於市。隣人某送之歸。傭工無辜者也。隣人有德於爾子者也。爾忍誣之。某月日。爾又令工製環一以奉母。某氏子見之欲貨環。爾母急佩之。臂某氏子怒而去。某歲元旦。爾母爲盜所殺而失二環。今前所失一環已得矣。出諸懷。擲與之曰。非耶。王氏子不意公知前事之詳。聞言色變。執環良久曰。鏤文是矣。然新製者非也。公曰。爾言良是。然盜所得環。實爾家物。爾不肯認者。懼前言之誣耳。爾母死。爾痛甚。倉卒具狀。情實未得。不爾罪也。然獄久不決。盜首已斃。傭工隣人某氏子幾瘦死。爾何忍。乃出製環家簿籍。檢示之曰。爾家但有三環耳。前失其一。母死時失其二。安有四環。更出盜所得環。指其一曰。是先時所製雙環之一也。鏤文工巧甚。宜爾母之愛之也。又指其一曰。是則孺子失製後所別環者。歲暮迫促。文較粗。是非爾母所常佩於臂者習。嗟哉。爾母佩是環而殺於盜。而又幾殺數人也。爾忍見是環耶。王氏子聞言哭曰。公神人也。某無疑。

矣。乃出某氏子傭工隣人於獄。而誅盜黨之尤桀黠者。

平陽案

溫之平陽。民風獷悍。每歲催科。紳士尤多包攬。有莊以洩者。新中武舉。遂奪多士之所包。而悉攬之。衆不服。訟之。呼之不至。捕之則拒。又結哽手許鴻志爲羽翼。閭邑畏之。且效之附之。前令蔣澄已七十乞休去。溫守楊太鶴。聽于庸妄。謂非武健不足勝任。訪得豫章大挑班徐映台。有文武才。乃薦之。徐亦覲其可越次也。欣然就之。暇其他往。要而縛之。莊果不能匿。喜甚。親解赴府。莊以洩子邀許鴻志。鳩衆奪犯。徐下車搏之。許略拊其肩。一臂已垂不能舉。胥役更望風而逃。乃上府泣訴楊守。倉皇通稟。混稱數千人。奪犯毆官。居然民變。平陽雖隸浙省。去閩較近。時菊溪師以觀察發閩候補。制軍阿雨留檄公往辦。甫入境。卽有披執迎馬首者。詢之則溫協也。公下車握手與講均禮。大喜。公館拜會。言知公督部。讓率卒四百備儀衛。公正色曰。無事則同僚。辦事則予固星使也。蓋阿公入奏。得旨以公補江蘇臬使。卽以爲此案欽差矣。君來何人之命。曰敬聽指揮。曰果爾。卽立飭介士歸。沉遲先揭。汝協尙遠。公顧左右曰。若地方聞而滋事。先斷主兵者之首。始轟然偕逝。公乃出示。但罪莊以洩一人。餘均寬貸。許鴻志年逾七十。自以例得免罪。先出。以洩遠遁。而其子以非主名。且戀巢。避近郊。先就擒。時清中丞以緝匪駐甯波。遣浙臬朱公理來協辦。朱亦公門下士。公謂朱曰。吾奉制軍差。宜遵制軍所奏。但此案閩省。但據鎮道所稟。未經查勘。况辭稱數千人。誅戮必廣。寄語清公。無須眩惑耳。撫軍威服。予趨謁于溫次。公示以揭稿。覩縷數千言。

首勸奪犯之地。東阻峻嶺。西界深溪。南北均塗田。可屯處不及一畝。則數千人之說。不攻自破矣。行至中途。以洩望見有人。大聲呼救。預謀糾衆之說亦解。而以洩之非爲首更見。乃定斬一人許鴻志。絞一人莊以洩。其餘城旦二人。脅從杖釋。有土宮均以失察議處。莊以洩緝獲另結。皆公手定。不煩幕府促刀。奏上如議。如此大案。如此完結。不特民命保全無算。卽員弁亦受庇無涯。無奈庸人選事。另啓隙端。以至重發欵差。地方大累。員弁皆遣戍。而楊守亦擬滿徒。眞所謂自作孽。不可活也。

訟師

功令嚴禁訟師。今皆認棍耳。安得云師。若真有鄧思賢刀筆。有司之所畏。亦有司之所欲也。雍正間松城有吳墨謙者。工刀筆。曉律例。人情作呈狀。必先叩實情。理曲則但爲委曲稽延。勸之和解。若果理直。則雖上官當道。不能抑。德清徐西澗未貴時。贅于琅琊。爲廷嫌員外之婿。外姑劇愛之。割千畝爲奩贈。後女死失歡。斬復不予。西澗尊甫方虎先生。以方伯乞休。年已八十。親來索取。遂涉訟。奩目具載。併另有細簿號數。租額炳列。府縣均袒之。吳爲作訴。極言婚姻夙好。冰玉相投。惟夫故家析。女已旣逝。不能給。亦不願給也。夫曰奩。則非翁之所得。問夫曰贈。則非訟之所能爭。親家翁具三澣尊。斷不延此。此必主計僕狡獪。料明鏡高懸。決不爲所眩耳。訴入。方虎翁廢然返棹。又一富家欲吞一活產。而業重價輕。未盈卅載。無可解說。乃覓一故紙。仿正找兩券。作一偽絕據。筆墨濃淡。俱極相符。更倩鐵筆摹舊契圖印之。臨審時呈驗。失業者無以辯也。吳乃從堂案索觀。反覆良久。密告曰。偽也。卽爲

申訴大凡民家契券。既不可懸之於壁。又不可鋪之於几。則藏之篋。復慮其污且損也。則夾之書。故蠶侵焉。然蠶所侵。蠶痕必重疊。斷無能東西穿穴之理。今此契折紋與蛀穴參差。殊不可解。祈明府吊取蠶券之器以對之。則情僞畢現矣。富家無可呈。乃放贖。又一新安質庫。地棍欲挾詐其資。乃習其繆草。仿其戳記。仿其款式。造一僞票。作珠一顆。與五百金計值十當五。須償千金。典主亦健者。取此月號簿呈送。棍乃轉認其夥。謂主人贖珠。令夥沒入也。墨譚取票視之。笑慰夥曰。無恐。易剖耳。具言各典店規。例以年長一小郎寫票。大典四櫃夥。次三。又次二。各授票百。以木扞貫而授之。否則落紙如飛。散同秋葉矣。請明府吊各典票驗之。可見此票無孔。非典中物也。棍語塞。遁片言折獄。良有司當北面事之。永嘉黃大松。道倫獄。蔣本府飭捕訟師。正選役密訪。薄暮。忽有跪門求見者。呼之入。自稱貢生林枝英。聞捕黃大松訟師。故自投亦自辯也。叩其始末。則曰。黃大松族人。有與馥華戚者。來代請曰。其兄爲縣役威逼自縊。反誣其弟搭死。將陷於凌遲。乞公憐之一爲申訴。某以張邑尊素多庇役。亦疑之。縣昏府昭。因投牒太尊。乞爲委檢。嗣蒙陽平趙公檢明。是搭非縊。卽嚴拒之。因轉屬一樊生作呈。令匿。各揭帖皆伊所造。答曰。汝言甚晰。然不獲樊。汝終無以自脫。林曰。樊在省已爲人指目。不能久匿。聞將歸。措資斧逃之。玉環某居少遠。無從消息。邑胥嚴姓與比隣。必不敢隱。從之。三日而捕至。初猶支吾。出林質之一訊而服。後遣成焉。林雖未足稱師。然獄賴以速定。故力言于峨峯先生。不麗其名于牘中也。

楊武

僉都御史楊北山公名武。關中康德涵之姊丈也。爲潘川令。善用奇。邑有盜市人糶米者。求之不得。公攝其鄰居者數十人。跪之於庭。而漫理他事不問。已忽厲聲曰。吾得盜米者矣。其一人色動良久。復厲聲言之。其人愈益色動。公指之曰。第幾行第幾人。是盜米者。其人遂服。又有盜田園瓜瓠者。是夜大風雨。根莖俱盡。公疑其仇家也。乃令印取夜盜者足跡。布灰於庭。攝村中之丁壯者。令履其上。而曰。合其跡者。卽盜也。其最後一人。輾轉有難色。且氣促甚。公執而詢之。果仇家而盜者也。瓜瓠宛然在焉。又一行路者。於路旁枕石睡熟。囊中千錢。人盜去。公令昇其石於庭。鞭之數十。而許人縱觀。不禁。乃潛使人於門外候之。有窺覷不入者。卽擒之。果得一人。盜錢者也。聞鞭石事甚奇。不能不來。入則又不敢。求其錢費十文爾。餘以還枕石者。

楊逢春

兩京刑部典史王宗。閩人。一日當直。忽報其妻被殺於館舍。宗奔去。旋來告尙書周公。用發河南司究問。欲罪宗。宗云。聞報而過。衆所共見。且是婦無外行。素與宗歡。何爲殺之。官不能決。旣數月。都察院令審事。檄浙江道御史楊逢春。楊示約某夜二更後。勒王宗獄。如期。猝命戮。云門外有覘事者。執來。果獲兩人。甲云。彼絮某伴。行不知其由。乃舍之用刑。窮乙。乙具服。言與王宗館主人妻亂。爲其妾所窺。殺之以滅口。卽置於法。而釋宗。楊曰。若目則觀者衆矣。何由蹤跡其人。人非切己事。肯深夜來看耶。由是稱爲神明。

馬光祖

馬裕齋知鹿州。禁民捕蛙。一村民將生瓜切作蓋。剝虛其腹。實蛙于中。黎明持入城。爲門卒所捕。械至庭。公心怪之。問汝何時捕此蛙。答曰。夜半。問有人知否。曰。唯妻知。公疑妻與人通。逮妻鞫之。果然。蓋人欲陷夫而奪妻。故使之教夫如此。又先誡門卒。以故捕得。公遂置奸淫者於法。

箬包船

道光丁酉九月。禾中三塔寺之南。有村婦王氏。其母家相近。時新穀方登。婦製餗餗一器。將往饋其父。其夫以次日將入城買布。囑其速反。婦諾之。攜一子而去。無何。待至日暮不至。次日走問。始知其並未到家。各處尋訪不得。乃還入門。倒於床上。輾轉思維。不知其存其沒。未幾。朦朧睡去。忽見其妻被髮立於床前。流血滿面。涕泣言曰。吾已爲惡丐所殺。明日君但往南塘一路。覓得昨日所攜餗餗。卽吾冤可雪。但今生與君永訣矣。村農急起持之。倏不見。驚悟。遂起。坐而待旦。出門沿塘行。未至萬壽山北里許。遙望隔岸一箬包船。泊於河側。心疑焉。急呼塘畔行舟。渡至船邊。見船尾二小丐。方與爭食。一小丐手中擎餗餗二枚。罵曰。昨師父以汝不會乞錢。故不許汝吃。以此一籃賞我。汝何得更來奪食。村農近視其餗餗。酷似妻所作者。因問汝師昨從何處得此小丐。曰。昨有婦人攜一兒。招我師父擺渡。我師父遂撐過對岸。賺其進船。其所攜餗餗共有一籃。今猶剩此數枚也。村農乃奔告婦翁。聚集數十人。摸械而往。躍登船上。則老丐二人已歸。縛而搜之。其前後船底有數甕。或餅或稿。皆斷脊墮臂。貯滿其中。又有小甕泥封其口。撬開。則其妻與兒之首。血淋漓尙未乾也。於是并取其甕。相與解官。擊鼓申報。邑令卽提

二丐鞠之。二丐直認不辭。及問其乾腊所自。則堅不肯招。聞二丐皆鷓鴣視深顛。狀貌狃惡。其拷訊時亦並不呼痛也。

餽餅阿六

餽餅阿六者。邑北柵沈氏子名風翔。自幼狡黠無賴。少長以賭爲業。而窩娼窩賊。無不爲也。凡遠近鹽梟積盜。無非羽翼也。郡邑胥役。無非耳目也。以故官府不能捕。邑有烏將軍廟。在司馬署南半里而近。俗稱土地堂堂之前。小賭場數十。開賭者皆其爪牙也。人呼爲堂前兵。時東柵徐氏。以居積致富。六之黨小木匠桃花橋等。先以索詐不遂。將尋覓。未得聞也。一日。徐命店夥往村中吃賬。還至三里塘。日已暝。乃就一相識家。借燭籠以行。適其黨與堂前兵經其門。偵知爲徐氏店夥。遂擁入。誣以奸執而縛之。搜囊中有番錢五十餘枚。盡擻之去。某遽自於徐某控六及諸人於縣。縣令王故與徐有舊。然不能治。六遂揚言於衆曰。有我在。區區一縣。令何能爲。寄語徐某。如不能制我。我當有以報也。徐聞乃赴省控諸巡撫。巡撫差官至縣。坐提不得。差官乃密與幹僕數輩。至邑中。乘夜出不意。先擒六。交邑司馬某公。乃赴湖州啓太守林公。請撥武弁二人。領兵二千。與偕至邑。弁縛堂前兵數人而去。巡撫委杭州府某公親提定案。六等七人俱問徒。充軍者保長楊四一人。中途。堂前兵逸去三人。惟六等數人解至其地。未及兩月。六已自紹興逃還。石老蟲小木匠等亦自他邑返。當有頂替在彼處。應卯也。六於是於北宮橋復開賭場。其勢愈橫。至七月。娶妻某氏。會者千餘人。先是某氏本紹興良家女。嫁爲某氏子婦。琴瑟頗敦。後某氏

子爲六所誘。挾重貨。隨六至邑中。久不返。其婦以念夫。尋至遂家焉。某自從六縱賭。已耗其貨大半。及是六窺其妻。醜之。乃復招某至家。相與共博。迨暮。出土妓數輩。勸酒。漏既下。六起出。某時已醉。徑擁一妓入旁舍。共戲。甫就枕。六率其黨持械而入。執某及妓。將殺之。某願罄囊中金以酬。不許。衆勸其更往取五百金。益之。便可釋却。且許售以此妓。某辭以床頭已盡。衆曰。汝家蓄有千金奇貨。而不知耶。某不解所謂。衆教其以某氏歸於六。卽日間所輸二百金。亦可一筆勾去。遂逼其書券。某涕泣不忍。六揮刀而前。某於是飲泣署券。衆卽蜂擁至某家。呼其妻出。告某以在六家卒病仆地。救之不醒。趣其奔視。某氏卽隨之去。入門見某無恙。驚甫定。而某遽前捉其臂。頓足大哭。良久。乃哽咽而語以故。妻駭絕。欲返奔。衆曳之曰。汝得嫁沈郎。亦復何憾。而更欲思歸。事至此。尙容汝自來自去。耶某故亦桀黠。願見勢已難挽。卽收淚慰其妻曰。汝住此誠大佳。卽復從我去。恐終不免餓殍也。言畢。拂袖自出。而心中憤焰欲燒。行數十步復返。及門。門已闔矣。遂解帶自經於簷。帶絕墮地。乃歸。將取索以往。入門見燈火。盪然。四顧間無人影。痛哭不已。旣思此時知不妻猶在否。若得一見而死。死亦可瞑。於是搗燈就。寢而輾轉不能成寐。歷憶從前。始與六遇。攜貨偕來。今所攜旣已蕩盡。并其婦亦爲所廝。遽躍起。趨床大叫曰。阿六。汝莫喜也。頃之天曉。出至市。市一短刀藏之。蔣伺便刺六。未得也。忽聞喧傳。六方娶妻。往探之。知其妻已別抱琵琶。相從而去矣。憤極。遽歸。取所藏刀。厲之。袖而出。自是更不復歸矣。一日天微雪。尋六至唐家街。將至其門。聞釵鞋聲。閣閣然來。趨視之。六也。厲聲曰。錫餅。今夜乃相逢耶。出刀刺之。六騰右足起。中其腕。刀輒拋落。以用力過猛。其釘鞋跌

墮雪中。某隨手拾得。劈頭一擊。恰中頂門。六仆於地。某復前擊之。頂上數十孔。血如箭激。滿地都成紅雪。而六已復不能動。蓋六本禿髮而纏幹短小。故所擊皆在頂上也。某棄鞋。取刀刺其腹。立死。奔至其家。跌開門扇。呼其妻出告之。且責其負心。將并殺之。妻泣曰。妾所以含垢忍辱。以至今日者。欲得一見君面而死也。今大仇已雪。又何面目與君相見乎。卽奪刀刺其喉。急奪之。已深入半寸。血溢不止。而仆於地。某抱至床上。爲裂帛裹其創。醒後知漸蘇。此道光十六年十月間事也。時廳司馬適在省。某乃至青鎮司自首。巡檢某公詢知爲紹與人。橫令弓兵管押。密使人諭令逃歸。某以無費。與以五十金。某始攜其妻而去。今石老蟲等尙在焉。

猴美人案

何福。四川富順縣人。父早逝。母曾氏。兄何祚。以販絲爲業。聘邑曹氏女。福年十六。丰姿雋美。尙未有室。從學於母舅曾元熙。頗有文名。家畜一猴。能解人意。戲穿雨耳飾以銀環。呼猴美人。則至。一日誤杖斃之。何福以手撫摩。惋惜不已。猴忽甦。四顧作人言曰。此是何處。復顧何福。叱曰。汝是何人。敢近我。福聞言驚走。奔告何祚。同持杖向前。作欲撻狀。喝曰。汝是何方野鬼。敢至此爲厲。猴搖手曰。勿爾。我良家女也。語未竟。自顧手足驚曰。我豈墮畜生道耶。遂捶胸大哭。何祚何福齊聲問曰。汝旣是良家女。何由至此。猴曰。汝家豈無婦女。乃勞汝等男子。向人家閨閣。預預致問耶。時何母曾氏適至。猴向曾氏稽首曰。阿母救兒。兒本良家女。已許聘某氏。因惑游語。竟議退婚。父母氣極。不容置辨。忍心絞殺兒。兒欲赴冥王處訴冤。奈黃沙漫漫。無路可投。又無人可詢。遂任足所之。不知去家。

幾母里因足傷被跌。不覺身在此矣。曾氏曰。冤哉。詰問尊父母姓名。並尊名。年。處。里。居。猴泣曰。事已至此。安可貽父母羞。何祚給曰。吾能爲汝伸此冤。但必得姓名。里居。方可。猴曰。果爾。尙復何惜。兒父姓。卞。名。方。直。母。漢氏。世居自流井。年俱五十外。兒年十七。名。娉。娉。幼許張姓。名。雄。才。著。之子。張故多財。且有勢。素慣傾陷人。久嫌兒家貧。屢有悔意。昨不知何處拾得淫詞數紙。誤爲兒筆。執以退婚。又素剛直。愧恨之極。不辨真僞。逼令兒死。死不足惜。詎知死後竟爲異類。彼蒼者天。此恨曷有既極。言已大慟。何祚曰。汝被殺係何日事。猴曰。今何日矣。曰。十五。曰。此十三夜事也。祚曰。汝且少安。猴亦向曾氏細問。曾氏曰。老身曾氏。年已五十。不幸失所天。已十四年矣。指祚曰。此長男。指福曰。此次男。猴曰。兒旣墮畜生道。願終身侍阿母左右可乎。曾氏領之。何祚與弟密商曰。此卞公女魂所附也。事之有巽。未可知。若家去此。僅數里程。相隔僅兩日事。蓋至伊隣一訪。何如何。何福依言。往訪不認。知是日已葬。且知墓所。歸告何祚。祚曰。夙聞是女。妓麗。有美人之稱。且性慧能文。死誠可惜。今夜可攜此猴至墓所。潛發其塚。破棺出屍。置猴屍旁。或可回生。則幸甚。於是謀諸母。轉於猴謀。猴曰。願與阿母同住。曾有難色。猴曰。身雖異類。心實未昧。以平生足未出門之弱女。一旦蚤夜與男子同行。竊恐欲足行而趨起矣。况萬一邀恩再過。一女二男。默默相對。瓜田李下。亦可畏也。阿母如不同往。甯終死不從。曾感其意。同至墓所。是夜月明如晝。何氏兄弟各持燭。施須臾。棺見。及開棺。女面目如生。搗猴至屍所。問曰。汝識棺中人乎。曰。不識。曰。此汝本身也。急用力撲去。可復生。否則終身爲畜生矣。猴聞言。向屍猛撲。何祚乘勢用鋤。在猴腦後。一聲。鮮血淋漓。應手而斃。及猴斃。而女甦。逡巡

起向何母盈盈深拜。復拜何氏兄弟曰：荷再生恩，真起死人而肉白骨也。此恩此德，終身難忘。拜畢，待立母側。母曰：此去娘家子不遠，送娘子歸可乎？女泣曰：父母不以我爲子矣，况父性剛直，極難挽回，去必不免，徒受苦耳。母曰：然則同至寒舍何如？女俯首，思良久，泣然曰：兒方寸亂矣，不啻懸旌游絲，但偷生母側，終非長計。請代覓一清淨尼菴，長齋佛前，以終此生。於願足矣。母曰：此地非久談所，娘子旣不願歸，且同至寒舍，徐待良圖。女指死猴曰：此亦兒過去身也，非此則長眠不起矣。願卽以兒棺衾葬之。母曰：善。猴美人得所矣。於是仍用土掩築如故。四月，月夜緩步至家，母與女商曰：此間密邇尊府，恐招物議，老身有女，適成郡域內打銅街王姓，上有姑魏氏，婿居年五十餘，僅一子，吾壻也，可同至伊家暫住，終當竭力以圖，令骨肉團聚也。女曰：阿母之命，敢不敬遵。况兒亦非坐耗者，彼至王宅，針刺亦可過日，但兒從此皈依佛法矣。願阿母始終成全。母曰：且至王宅再議。於是賃輿同至成都，告以故。魏氏親愛，視如己女。何氏亦親愛，朝夕不忍離。曾氏不時往來瞻視，屢欲爲次男何福求婚，而難於啓齒。遂託魏氏作冰人，廣氏微露其意。女正色曰：兒抱不白之冤，抑鬱以死，蒙曾母再生，遂得不墜異類，粉身碎骨，不足以報，但所以隱忍偷生者，欲懺悔佛前，冀來生免沉淪耳。如阿母議，則與淫奔者何異？豈不愈穢人聽聞乎？何女亦乘間力勸。女曰：賢姊之言，非不愛我，但此心何以自白？從今後請以一蒲團地，爲我終身局，急持剪髮及何力救，已剪落一縷矣。母聞之，解慰再三曰：以後諸事，爲娘子自主，慎勿再爾。致曾母聞之，議老身逼娘子落髮也。於是日則刺繡，夜則誦經，求婚之議息矣。先是張雄才，多養無賴子，以爲爪牙，動則嗾令欺害人，有熊大

者張素所養。同妻伍氏。常在卞姓家往來者。日以賭博爲事。卞女死後之四日。熊大持張姓錢。入賭場。負計無所出。憶卞女死時。妻所共殮。云衣衾頗不菲。不覺賊性頓起。遂乘夜挖卞女墓。及發棺。惟見紅綾被裝一死猴。異之。私議曰。是女固未死。卽取被。仍掩好墳土而遁。次日持至當店質錢。當主曰。被上何故有血跡。恐來歷不明。不敢漫質。熊大曰。此主人物也。因家貓竊殺。匿被上。主人擲杖殺之。血跡污被。主人嫌穢。質我。因乏錢。暫質耳。當主細驗。果非人血。遂立票與錢一千文去。當爭議之時。卞芳桂適在側。芳桂者。卞女之兄也。見被似妹殉葬物。疑之。又聞爲張姓被。又見有血跡。遂置不問。一日卞方直與張雄才遇於某家。片言不合。張故搯辱之。卞不稍下。幾致揮拳。經衆勸散。張歸告熊大曰。卞奴可惡。汝可多領數人。登彼之門。破釜毀壁。再尋隙與伊搆訟。必令卞奴家敗人亡。而後快。熊大曰。不須。欲算彼易易耳。伊女實未死。前所葬者。乃一空棺。以此控彼。何所逃罪。張曰。爾何知爲空棺。熊曰。前殮屍入棺時。賤內在彼。當覺衾中非屍。歸來告我。我尙不肯信。後再三探聽。果然未死。今賤內雖死。言猶在耳。不然。此何事而敢妄言。如棺中有屍。我甘認罪。張曰。果爾。吾有詞矣。遂以生爲死。貪財改嫁。控官庭訊時。張以熊大聞伊妻之言。對力辦爲空棺。卞懇開驗。及開棺。惟見一死猴。後腦破裂。雙耳飾環。猴外並無一物。驗畢。官得張姓賄賂。遂不直。卞押令交女。卞子芳桂。思熊大當被之事。疑張竊屍栽害。遂以某月日。見熊大當被之事。告熊大。情急。以質告張。囑令認爲己物。張如其言。卽賄囑某成衣工。認所手做。卞亦取原成衣工對質。各執一詞。訟二年。餘不能結。從有侯姓者。蒞任。閱牘疑之。謂卞姓卽以生爲死。亦必殮其衾。掩人耳目。豈有僅以

一死猴入棺之理。況死猴頭破。熊大所當之被。適有血跡。而血跡又驗非人血。其被爲棺中物無疑。熊大以死妻之言。挺身作證。恐不可信。焉知非卽刳墓賊乎。惟刳墓必不刳屍。張果串熊竊屍。何難並殉葬之被滅迹。胡又任熊大質錢。自取敗露。其又僅存一死猴者何意。此中殊難懸斷耳。因置兩造不問。惟嚴訊熊大。果自認刳墓不諱。堅供棺內並無女屍。僅被裏一猴云云。有一老役。頗有心機。喚至內署密諭曰。我觀此案疑竇在猴。若能訪實爲誰家之猴。則案情立明。況此猴兩耳飾環。尤易物色。爾心中亦有所疑者乎。老役曰。去此四里餘。有何氏家畜一猴。雙耳有環。呼爲美人。能解人意。當時開驗。見猴耳有環。心疑爲何氏之猴。及往查何家。而猴固在。第覺不似從前之甚。解人意爲可疑耳。緣何祚因杖死猴後。卽另市一猴。亦穿兩耳。恐猴忽不見。令人起疑也。令又問曰。此外尙有可疑者乎。對曰。伊母孀居。平時不輕出門。近恆必一二月他往。往必一月始歸。此亦可疑。令曰。伊有何親。現住何處。曰。有女適成郡。令曰。得之矣。汝可潛至伊親左右密訪。知有的音。當卽飛報。役承命去。逾數月回報曰。伊親王姓家。不知何方一女子。每夜誦經。令曰。是矣。卽行文關提。果係卞女一訊。而服。盡得其始末。令問張雄才曰。卞女剪髮明志。誦經供佛。其爲幽貞可知。爾淫詞何來。始猶狡賴。後施以刑。乃實告曰。白衣尼菴有金剛經一部。係是女手書。因請人仿其筆法。作淫詞爲退婚據也。令聞言大怒。卽將張雄才重責四十。號架三個月。熊大照發塚例問擬。當見何福溫文爾雅。卞女端莊秀麗。遂將卞女斷配何福。卞方直及何祚俱免議。判曰。張雄才者豺狼之性。鬼域之心。愛富嫌貧。良緣變爲仇敵。積怨成怒。平地起以風波。翠來錦字數行。竟是混珠魚目。裝就淫詞片

紙遂成中葷腸。依盜跖作腹心。搆訟三載。認賊爲己物。累斃二人。(時張姓所囑成衣工及卡姓所供成衣工俱被押死) 誣家人以不白之冤。害衰老以難言之苦。退婚有議。豈得再附喬松。枷杖立施。允宜嚴做刁惡。熊大者。放邪無賴。穿窬兇徒。習慣害良。欺弱之心。生成覆雨翻雲之手。入賭場而全軍盡沒。盜廬頓張。破甕首而一被僅存。疑心旋起。謬謂內人親親。死者無可推求。因而兇惡藉詞。生者何從置辨。開棺無物。姑不科以見屍之條。刳墓有憑。難再寬以發塚之罪。卞方直治家嚴肅。衆已踴方。惟短於精明。遂鄰於粗率。漫信子虛之紙。指爲女德之愆。按無辜殺兒孫。罪無可貸。幸貞魂遠弱女。法外寬從。何旌愛才心切。憐玉情長。久聞女爲閨秀之尤。何期猴爲芳魂所藉。雖聽聞之可駭。實揀抹之維殷。既稟慈幃。復商幼弟。懼其長暮。鑿破孤墳。以殺爲生。竟爾魂還故宅。舍猴得女。儼然仙下瑤池。大有造於佳人。洵堪傳爲美舉。卞氏女書追衛管。禪悟聲塵。欲種善根。寫就連篇貝葉。頓成禍本。描來依樣葫蘆。恨滿胸中。冤沉海底。惟一靈不昧。假異類以栖魂。幸四大猶存。藉人謀而起死。入坎出坎。居然紫玉重來。前身後身。何待金環作證。梵唄頓忘漏永。(女每夜誦經) 女學士竟是優婆夷。刺工違計晝長。(女刺繡度日) 薛神針曾留玉壺血。一握鬢雲尙在。(女曾剪髮) 三年苦志難堪。維彼淑媛。宜配君子。何福青年正妙。才學素優。既是規行矩步之儒。定爲金馬玉堂之客。山公化去。無端附脈脈之魂。女兒歸來。胡爾棲穆穆之魄。天緣所在。人事適符。當年月老書中。峽山寺前註定。此日姻緣譜上。渭南路側修來。宜結絲蘿。永偕伉儷。此判後何福成猴之德。於葬處樹以碣題。曰猴美人墓。不忘所自也。

失銀案

德大家宰瑛。廂黃旗滿洲。由伊犁披甲。官參佐領。經阿文成保舉。改授京卿。清慎勤恪。名德老成人也。官司寇時。會同宗令宗正親王等。審訊府庫失銀一案。衆欲坐兩庫丁罪。聞釋原竊主。以全宗室誼。公云。國有常刑。案從其實。果宗正人犯竊。罪無可貸。尙有議親與在。只罔禁耳。若御坐庫丁。則妄殺兩無辜矣。孰不從。衆不能強。又本部失銀一案。審究數月。庫丁時認時翻。不得賊據。承審官請用大刑。衆堂官並總理之大學士蔗林先生。均已盡諾。公執不盡。責承審者云。未有時值熱審。尙敢擅請大刑。且並無賊據。安得妄用此以求賊耶。衆色沮。蔗林先生亦甚欽服。刑部堂官。每月得飯食銀八十金。長牧菴麟來攝事。知公苦況。囑所司者。以此分移送公。公云。我苦自有我所應得。長公卽無需此。此非私物也。乃國家案養之費。安得強爲我有耶。其操行辦事。豈尋常具臣所可比哉。聞公精繙譯。在新疆時。曾將朱子通鑑綱目。繙譯一過。其根柢有自來也。

粵西冤獄

甘莊恪官粵西臬司。平反一冤獄。宣化縣有武舉黃國甯家失盜。陸續緝獲九人。府縣審明。定招解司。其首犯某。則黃國甯之婦翁也。公疑之。示期親審。喚首犯某至。但痛哭嗚咽。不能出一語。公曰。爾以婦翁行劫女婿。良心喪盡。自作自受。尙有何詞。詞訴曰。天下豈有此人情哉。小人女兒現在。親戚往來無異。何爲邀外人行劫女兒家。求爺細按之。不然。小人死不見天日矣。公曰。汝旣非真盜。府縣審時。何爲輸服。乃爾泣曰。三木之下。何求不得。等死

耳較猶緩須臾也。何憚而不招哉？公令言其情。供曰：女婿家失事之次日，聞而往視。時盜已遠颺，小人爲潛行緝。今所獲在官之黃必正等，皆小人所緝獲者。各盜銜恨，遂誣以招邀爲首。府縣不察，夾打成招。又審至一廖日恆者，察其牀貌，爲樸實農民，不類盜。又疑之，訴曰：小人冤無可辨，惟現有一證求驗。視之，乃織布所用之扣，以分析經絲者。詰此何爲證？答曰：盜憑賊定，所以指爲盜。以家有白布一疋，此布乃小人母所織，卽用此扣經而成之者。共幾千幾百幾十扣，試取驗之，細數賊布不爽一絲。詰爾旣非盜，縣役何爲至汝家起賊？答云：盜等誣叛也。小人與武舉村隣，因往某山取竹備用，見黃必正等五人在山中偶語，怪之。次日聞黃家失盜，因思必某等所爲，遂語洩。諸盜乃以此弋獲。盜等銜恨，遂誣叛受累。徐審至黃必正等，反復究詰，乃合供此內九人，惟必正與某某等五人實同夥行劫。其武舉之婦翁及廖日恆等四人，皆誣叛者也。由是四人始得昭雪。嗚呼！聽斷之際，不能平心靜氣，揆情度理，徒恃三木以從事，其不至天墮霜而鬼夜哭者幾希。

兄弟爭訟

有兄弟爭訟者。江南如皋縣人。父素富。生二子。臨死。以銀數萬。當次子前。交長子曰。待弟成立。分半與之。及弟娶妻。所有田宅。俱均分訖。惟銀絕不道。及弟向兄索銀。兄不認。涉訟。連年歷任縣令。俱以無筆據。不直弟。弟聞上元縣令袁簡齋先生善折獄。越境控告。公當逐出。却暗令人喚至匿之署中。適有新破積匪案。密諭盜叛其兄。移文拘至。並起出藏金若干。到案訊究。兄供父本富饒。所有藏金。非一己之物。有弟尙未分授。公曰。如是。須喚爾弟對。

質立出其弟曰爾兄已供認尙未分授我今爲爾等平分兄緘口無言。

朱竹君斷獄

朱竹君學士文正公負天下重望有二兄亦皆服官著聞於時長名堂官大荔縣丞次名垣以進士歷官濟陽長清縣令長於斷獄遺事詳見學士文集節錄之爲司民牧者龜鑑焉濟陽少婦周新嫁王巧一月婦歸甯而歸曰巧死翁媪及隣人以巧食婦所煮粥而遽腹痛嘔泄死也謂婦毒夫死訟於官朱命以粥及所瀉者飼狗狗不死又召吏審巧之死無毒狀獨齒堅不可啓視其私則入腹中乃趣召婦曰死者口不啓汝罪而冤不能明也汝爲能啓其口當爲汝辨之婦泣而前跪啓焉觀者皆駭吏持銀七入死者喉驗毒出以示衆皆曰中毒非是朱因問婦以巧死時狀始知其一夕三御蚤起卽飲水三器已而食粥遂死朱太息久之謂翁媪及隣衆曰是乃死於陰淫寒疾也願欲坐婦毒死夫乎皆再拜謝扶婦去後婦竟爲巧守節縣故獄具有以烏鎗取梟雉而火自後發中人洞胸死者當抵罪朱卽爭曰此無死法上官詞駁數四慘死如是而故縱耶朱曰律過失殺條曰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正載貪射禽獸之文知縣不能枉律斷獄卒爭如所引乃已縣有役以事逮民民死婦卽斂訖已而訟役殺之輾轉三十年不決上官檄朱會所在檢骨骨在淺土敗柳棺中忤人曰久疑不可檢也朱令坎地架木阜棺其上弛前和及四牆柳方土正見徐徐撥土正首足嚮幕以席窆坎注醴須臾骨如蒸狀忤人卽檢訖告曰屍獨腦骨紫血傷見方寸許衆喜謂得情朱熟視之曰未也此傷處滌可去衆笑曰傷三十年入骨豈可滌

耶。朱呼水刷之。骨白無泥。而訟遂息。或曰。於錄無此法。公何以辨之。朱曰。傷者紫色。中重而外輕。若暈漸減。然此反是。是腐血汚耳。衆歎服。

書涿獄

道光季年。涿州有富家婦。謀殺其夫者。實用木器壓其喉。氣悶而殞。乃以組繫項。作自磬狀。以聞以言。官馳往驗。謂洗冤錄凡自縊者。血磨直入髮際。八字不交。今此尸喉間有勒痕。與自縊者殊。疑有別故。既廉得姦夫主名。繫鞫之。具伏其平日與婦有私。及合謀殺夫狀。遂以絞勒定讞。論罪如律。是時刑部郎中滿洲耆齡公總理秋審處事。詳閱尸格。謂絞勒者八字必交。今究厥傷痕。明與絞死者殊。疑其有枉。欲以平反爲能。因自知罪可逭。亦遂抵死不承。重賂宗親長老。連控於都察院。均保此婦行貞潔。力請直其衆。刑部彙覈奏上。是時宣宗愷庶謾尤劾。又懲治道猷。思一掃振刮。勵之。特賞耆齡花翎。記名以道府簡用。天語褒獎。且勉刑部司員。盡當法耆齡。凡初讞是獄者。讞謫有差。並以良家節婦。橫遭譴讞。時赦有司建坊旌表。於是耆齡折獄明允之名聞天下。不數年。涿人始共傳言。被旌之婦。已與姦夫自配爲夫婦。盡踞富家田宅有之矣。其婢僕亦稍稍出言。其舊主死狀。有流涕者。於是天下復知初斷是獄者之不誤也。然以案經欽定。罔敢有言耆齡旋出守廣信。未及十年。超擢兩廣總督。改瀾州將軍。而涿州所建之坊。至今巋然尙存。夫讞獄誠不易。而讞人命尤難。彼木器磕死之痕。謂爲自縊。與絞勒者同一事實。然因姦謀殺。則原讞爲近之。聖人在上。仁心仁聞。彌綸寰宇。爲臣下者。未能承流宣化。俾底刑措。稍

有疑竇。又不能盡心推究。轉令巨懸稱誅以貽人口實。有司者之咎也。儻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者邪。烏虜治獄之官。豈容稍有偏倚。意在深文。固失其平。意在平反。亦失其平。光緒二年餘杭舉人楊乃武之獄。當時浙士在都者。議論洶洶。必盡翻前案始懽。侯相左文襄公。嘗述涿州獄以語座客。其是非至今亦疑莫能明也。自後浙江州縣逆倫之案。上官鑒前事。皆以輾轉駁詰爲宕延計。兇徒無一伏法。而無辜證佐。往往十餘年不得釋。羈死囹圄者頗衆。竊謂事之不平。至逆倫之案而極。賴執法者先平其心。乃能劑不平者而使之平。若研之未審而遽欲平反。彼自謂平者。乃至不平也。位至不平之事。復以至不平之心助之。充其極。不至釀至不平之禍。如近日浙江事不止。然平反者之初意。亦豈料其流極至此不平邪。彼其用心。不過幾微失其平而不自知也。是以古之善治獄者之宅其心。必曰如鑑之空。如衡之平。

刺史新聞

有某州刺史者。故賊也。先是壬子癸丑間。有雲南劉某。入京謁選。隨一僕。住驢馬市。篋中頗裕。有同寓客知之。故與僕善。殷勤異常。僕偶出。客必爲其主左右之。較僕尤爲周慎。劉甚感。未一年。製錢得縣丞。分發河南。客大喜。詭曰。小人有胞弟。在河南藩署當門。上擬隨老爺同行。可乎。劉亦喜。乃束裝。雖僮僕之親。無以過也。行至邯鄲。劉忽病。痧。一日死。僕與客俱大哭抱持。殮。寄棺古寺中。客忽向僕曰。吾兩人所恃者主人耳。今主人死。尙復何言。雖然。有計焉。幸篋中憑文在。吾爲官。爾爲官親。誰復知之耶。遂與僕行。未渡河。僕又死。客抵省中。祇一人耳。乃繳憑

未匝月。委署某縣丞。獲巨盜有功。題陞知縣。乃改名。不數月。屢獲盜。連破七案。又陸某州刺史。以良能稱。一日有探差來報云。探得州境百里外某鋪。有夫人自雲南來。隨一弟曰舅爺。早晚將抵署矣。刺史佯喜。即遣兩妾前迎。詢其所來。妾還報曰。太太衣履甚破。行囊亦罄竭矣。刺史即取衣飾滿一箱。曰。金百餘兩。仍遣兩妾前爲開發路費。且曰。某日最良。可以進署。復以白金二百兩與舅爺。辭以署齋甚窄。斷不能款留。請即回滇。命一差送之。越四五日。刺史命僕從執事鼓吹人等。接太太入署。而刺史託故他往。謂家人曰。今夜回衙恐遲。爾等勿伺候。宜早息。僅留一煙守內宅門可也。至三更時。始回署。而直入夫人之室。諸妾婢僕皆早睡。但聞主人進房。切切私語而已。後二年正月。有老僧踵轅門。適刺史回署。遙拱手曰。僧與大老爺別二十年。今爲大官矣。刺史懼不與言。使家人許其三千金。僧不允。謾罵曰。汝今逃避何處去耶。蓋此僧是名捕也。刺史急吞金死。而劉夫人亦爲殯殮。寄棺某寺中。而與兩妾收拾行李。積蓄萬餘金。同歸雲南。車輛甚多。

治賊

盜賊橫行。捕役庇縱。最爲里閭之害。而殺人放火。奸宄百出。亦因此而生焉。是皆地方官平日不能留心。視爲無甚要緊。以至釀成大案。比比是也。陳春墟名利。以舉班大挑得知縣。分發浙江。其令桐鄉時。獨坐二堂飲酒。捕偶獲一小賊來。問之。無有實供。令含笑自若。謂賊曰。汝能飲酒乎。曰能。遂賜以酒數盃。賊醉矣。復問之。近石門縣有棉花案。半年未破。汝知之乎。賊曰。非小的地界。春墟訝曰。然則汝地界在何所。賊分說甚明。又曰。汝窩有若干人。

賊不肯說。令大怒。示以刑。賊惶遽。遂招三處。卽乘夜親率捕役民壯四十餘人。以此賊爲眼目。一夜中獲數窩。得三十餘賊。起賊無算。訊之。連破十三案。棉花案亦與焉。春噓令桐鄉二年。境內肅清。可以開門過夜。近有周太守名燾者。爲通州知州時。每獲一賊。卽斷其脚脛。有一賊甚強項。謂刺史曰。小的做賊多年。亦頗知讀大清律例。割脚脛在何條例。周笑曰。汝言甚是。惟吾亦問汝。三百六十行。行行喫飯著衣裳。汝在那一行。賊口噤。遂割其脚脛。衆賊聞之。皆逃散。士民感德。

僧寺求子

廣西南甯府永淳縣寶蓮寺。有子孫堂。傍多淨室。相傳祈嗣頗驗。布施山積。凡婦女祈嗣。須年壯無疾者。先期齋戒。得聖筭方許止宿。其婦女或言夢佛送子。或言羅漢。或不言。或一宿不再。或一宿屢往。因淨室嚴密無隙。而夫男居戶外。故人皆信焉。閩人汪且初蒞縣。疑其事。乃飾二妓以往。屬云夜有至者。勿拒。但以朱墨汁密塗其頂。次日黎明。伏兵衆寺外。而親往一視。衆僧倉皇出謁。凡百餘人。令去帽。則紅頭墨頂者各二。令縛之。而出二妓。使證其狀。云籍定後。兩僧更至。贈調經種子丸一包。汪令拘訊他求嗣婦女。皆云無有。搜之。各得種子丸如妓。及縱去不問。而召兵衆入。衆僧懼不敢動。一一就縛。究其故。則地平或床下。悉有暗道可通。蓋所污婦女。不知幾何矣。旣置獄。獄爲之盈。住持名佛顯。謂禁子凌志曰。我掌寺四十年。積金無數。自知必死。能私釋我等。暫歸。取來以半相贈。凌許三僧從顯往。而自從之。旣至寺。則窖中黃白粲然。悉其所取。僧陽束臥具。而陰收寺中刀斧之屬。期三更

斬門而出。汪方秉燭搆申詳稿。忽心動。念百僧一獄卒。有變莫支。乃密召快手持械入宿。甫集而僧亂起。僧所用皆短兵。衆以長鎗禦之。僧不能敵。多死。顯知事不諧。揚言曰。吾儕好醜區別。相公不一一細鞫。以此激變。然反者不過數人。今已誅死。吾儕當面訴相公。汪令刑房吏諷曰。相公亦知汝曹非盡反者。然反者已死。可盡納器械。明當庭鞫。分別之。器械既出。於是召僧每十人。一鞫。以次誅絕。至明。百僧殲焉。究器械入獄之故。始知凌志等弊竇。而志等則已死於兵矣。

徐大令宰蒙陰

徐大令念祖。桐鄉人。宰蒙陰。種神君慈父。詩文書法。力追古人。餘事通壬道之術。乾隆乙丑二月。翰林錢嶼沙琦。屬課與分校。不大令曰。魁罡並到。喜氣非凡。意元卷出公房。平會元蔣元益。狀元錢維城。果皆出其門。後並官六卿。蒙陰欲免囚。課之。當在治東三十里外。水草之交。爲陰人所察。躬率役追捕。半日餘。不得過小村落。令役具養自憩柳下。遙見一池中。有叢草。回顧。有老嫗立簷間。注目向池。若意喻者。飾役入池。遂擒之。囚蓋立水中央。手繫乘草覆其頂。凡奇中多類此。

滴血

滴血之說。起於蕭綜。南史筆之甚著。令表爲功令。然讞牘不甚據之。防詐僞也。予親臨視。乃灼知其鑿然可異者。昌化一章。姓失耦後。貧不能再娶。與一婦通。婦夫以廢疾臥床。買姦圖活。木幾夫死。訂嫁娶焉。半歲舉一子。章得

婦生子後。力穡自植。本有山田一頃。至是倍之。族人有涎其產。呈其子非章出。一則前夫亡僅數月。安知非其道。腹再則婦既不貞。人盡可夫。不能以呂易嬴。前兩任均不能決。予曰。此非滴血不辨。取一七寸椀。親以溫水滌之。滿貯天泉。父立於左。子立於右。以紅絨約臂。巨針刺之。血縷縷然注椀中。左者漸趨而右。右者漸趨而左。初甚紆徐。愈近愈速。翁然合同而化矣。觀者嘖嘖歎異。卽原呈亦俯首詫絕。乃斷章某杖八十。奸無自首。法不援免也。原呈杖亦八十。誣告有因。照不應例也。斷章出錢二千。酒脯告祠。卽饗族衆。出田十畝。給原呈子。以章前婦歿時。曾以期朋任主喪也。族衆咸服。受責者亦欣喜感誦。予卸事後。薄游。尙郊迎三十里也。然可見昌民之易治。又一事。則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可入軒篋集。嗚嗚錄者。有爭山者。言祖葬此山。例得管業。訴者繪圖貼說。具呈家冊。糧串。里胥及保長均助之。乃飭鎗案。一日。方坐堂。見十餘人。肩一碣。至中題云。正穴妣某孺人之墓。左云。長夫潘某。府君配葬之墓。右示次夫李某。府君配葬之墓。蓋兩造之祖。潘與李二友。莫逆。潘旣娶。謀爲李亦娶。李曰。我甚貧。耗君資無禮。且娶而不淑。將間吾兩人。凶終隙末。奈何。潘云。不娶無子。大不孝也。然如弟言。亦正長慮。無已。吾有一策。嫂甚願。惟兄言是從。亦甚愛弟。請與共之。不惟綏予子孫。更足宜爾室家。議以一索屬兄。再索屬弟。婦固多男。章得六子焉。故佳城創此奇觀也。予笑謂若等不足爭。先辨此身是潘是李。前人相厚如此。妻子且可與共。爾等乃爭此山野。宜各朴數十。且若祖共妻。肇隙尤罪之魁。封一巨板於二墳。各杖四十。並令掘其骸。飭子若孫。曾孫十人。各刺血滴之。方能辨孰李孰潘也。時潘族有一武生一監生。知而來求。因碎其碣。焚其案。曰。無使

章氏父子笑人也。後熊四之垣言常游甘肅。彼地五男二女。兄弟同妻。習以爲常。子以次撫之。無相奪倫也。予曰。此乃一家可。尙無異姓亂宗之嫌。方大洪厓笑曰。君自不學。未讀焦民易林。不云子無姓氏。父不可知耶。今已二十年。昌化人猶有道之者。

滇省命案

幕友賄修。滇省最賤。大缺或至千金。至簡者亦必五百。然案牘則易易也。命案止兩套。一索欠理直。覺起還。一昨起調姦。殷由義憤。笑者謂可刊兩板。但填姓名可耳。且死者萬分強暴。凶手一味溫柔。凶器無不金刃。皆受刃者自備資斧。從無有操刀而來者也。然其實情。真有百思不到者。雖皋陶告我。我不信也。一元江某村中。忽孀幼孩三四。其父母聚而謀曰。此必屍頭蠻爲祟。屍頭蠻亦雅載之婦人。能飛頭食兒糞。兒即悸疾以死。今某家新娶婦。眼多白可疑。不亟斃之。一村無幼孩矣。強其天執而倒埋之。後母家知而訟之。相驗審訊。既確。而案牘以口角門毆結也。一新平縣夷民爲端公執一扇。上有夷字。字如葦草不可辨。保甲報縣。署縣慮飭役押候。役謂是有術夜必遁。惟炙其臍可免。炙之焦。頓斃。乃坐以邪術。字係符咒。炙痕係履火所傷。竟置不論。冤哉。至宜良一案。死者數十。滅門者數家。雖使孝肅獄。亦無從料理也。宜良民有娶於鄰村者。相距十餘里。同村均相助。留二人執炊。以待婿來食飲。滇中鹽貴。覓得一器乃納之。蔬與肉中不足。另於腔中見一紙裹。取而益之。少頃。發者歸。女家亦闔村來送。噲禮才畢。飢渴方殷。聚而大啖。須臾。兩村數十人皆死。蓋倉卒間。誤以種地信末益鹽煮饌也。地處山

僻。兩村既盡死。間無知者。經匝月後。遠村人有經其地。見紫綵稠疊。大駭。遂相傳告。權令施廷良得其耗。密往勘之。則骨髮狼籍。不辨何貌。併不計何數。至近村細訪。得迎娶事前說。亦意揣得之。然非盜非仇。則鑿然可見。至厩中蓄信。尙有存者。據以定獄。固無從讞詳。付之劫數而已。施戚沈耕霞。使役僭夷衆聚而焚之。以滅其跡。耕霞嘗同予述之。謂滇中事不得不然。若一經詳稟。不特牽累多人。經年累月。案終難結耳。予應之曰。焚骸之慘。誰爲尸之。沈云。夷人大都火葬。亦從其俗。沈本元和刑房吏。非蘇人無此巧思。非刑吏無此辣手。然非滇省可乎哉。

葉參戎

乾隆五十九年。余由滇入蜀。一如姚方伯以雅州守權永甯篆。所屬榮經縣。有歐斃胞叔逆倫重犯。解至富順境逃脫。一如急飭懸賞購緝。敘州守吉公升保札攝富順。令程司馬煜捐千金置堂上。旬餘一無蹤跡。時孫補山以相國建節。勤於政事。卯初見官。司道寅正。卽集轅。予方高臥。邸中西舍。一如隔垣宇。呼予曰。起。我已遣人呼葉參戎來。有所言。雖雜勿遺。卽來節署相告。余既起。盥漱甫畢。聞者告曰。葉總爺來。出晤。卽賀曰。囚已獲矣。我昨夜頗勞。辛告觀察知之。余漫謝之。葉曰。勿疑我於魯都游郡下。皆置天羅地網。不能遁也。余曰。足下何以知之。曾見此囚否。幸先告我。葉曰。囚我於光中見之。囚初逃至一處。有中年婦贈以衣一領。錢五百。復返其家。則一翁一嫗。呼兩青衣執之矣。今已十三。旣望卽就縛。我固知之。爽則誦我。至院以告。一如曰。葉華又弄狡狴矣。叙州去省三百里。遣僕楊馳覘之。楊渾號八百里。以其捷於偵探也。十八日。余偕胡雪方至院。與一如肖廉共飯。飯後節相亦來。

共語。忽宵廉僕汪福。撫掌入曰。因果擒矣。八百里已款門。一如遵起詢問。踰闕觸於檻。幾仆。節相笑曰。一如坦率。誠不如謝安石之鎮定。成就楊細詰葉語。一一脗合。中年婦其姊。翁嫗即其父母。惡因殺叔。且貪賞。故誘之飲。醉呼里正縛之也。與葦城所見老生術正同。至於魯都游都及天羅地網等。沈丹彩曾言之。似非葉華所及。特假以神奇其說。一如酬表裏。一金三十。視葦城老生真成。泔游洗矣。後葉軍前效力。竟坐妖言惑眾。發新疆。

江恂

江恂。儀徵人。徽州郡司馬。彙攝旌德縣事。日坐大堂。民有面訴其冤者。卽錄其供而理之。恆於捕風捉影之間。而得水落石出之情。有一民負微貨作客於外。經年方歸。積金百餘鎰。將至家。時已戌亥之交矣。思妻頗有姿色。且有能名。吾裝虜本回家以試之。看其情形。知其能不能也。于是將銀埋于土地祠後桐樹根下。徒肩行李而回。其妻問曰。此行得失若何。答曰。非無得。且多失。奈何。妻曰。命也。他日再作躊躇。然作客已久。今始回。可無一酌以洗塵乎。乃燃燈提壺出街。敲肆門沽酒。肆中小夥。乃與婦同門分東西而居者。問曰。更已深。猶沽酒飲。誰乎。女曰。吾夫已回矣。小夥暗思。若果夫回。何以夫不自沽。而令青年婦女。蚤夜沽酒。于理不順。言未必真。吾將覷也。夥亦歸家。潛過其門。立而竊聽。妻曰。吾日祝夫之得利而婦。希冀稍安。且夕。何命之不良若此也。淚如雨下。夫曰。子不必悲。吾乃裝以試汝也。有金百鎰。而埋于土地祠後桐樹下。飲畢。吾往取之。小夥聞此言。卽往是處。挖取埋銀。而歸。妻促夫立飲。解盡。夫卽往取。見樹下成一空曠。大驚失色。歸告妻曰。銀爲他人掘去矣。其妻疑夫本無銀。飾言有。

銀不然。胡爲乎埋哉。其夫疑妻有姦。故不以虧本爲意。而親往沽酒。此非飲我也。欲告我歸。而使姦夫斂跡。必以不遇。而姦夫仍至我室。聞我與妻言語。而潛聽之。至吐露埋銀之處。彼因往掘而取之也。兩相爭角。控之于官。江公細問其情。曰。此乃疑案也。應拘土地問之。卽差扛土地到堂。繫用徵釋。寘之於旁。次早。簽擊小夥抵案。江曰。昨晚土地夢指埋銀。乃爾竊聽其夫妻私言。潛往挖取也。小夥以所問之言。與情相對。不敢狡辯。遂供吐實情。差押起賊給領。將小夥枷責完案。又有一肩箱搖鼓。販賣碎小綢緞絨線者。寓于販鋪。將日逐售獲之銀。寄存鋪主。晚必算明存銀數目。若人物已脫盡。又欲往販。向鋪主起取存銀。欺無票據。吞之。客與鋪主捐命。鋪主匿身。而令妻與客敵。客乃情急。奔至旌德縣堂。見官坐于公案。一一跪稟。江公立傳鋪之夫婦到案。先問其妻。竟供爲客之圖。賴再三駁詰。不得實情。問其夫。供亦如是。江公訊案。素不刑求。凝思半晌。命差將其夫帶下。喚其婦起。至案旁。命伸手提硃筆。畫一銀錠于掌。著差押跑日中。諗曰。不須收掌。如果客銀非爾吞。則硃畫之銀不能退去。若爾吞。則硃畫之銀必退。仍還白掌也。遂又提其夫而問之。仍如前供。嚇之以刑。矢口不移。江公高聲問其妻曰。銀子在否。其妻應曰。銀子在。江公卽詰其夫曰。爾妻現供說銀在。爾尙敢狡賴乎。其夫聽妻已供認。卽吐真情。立追繳案給領。將鋪主杖責示儆。江公訊案。類皆如此。此所謂虛衷折獄也。夫心虛則明。明則自能獨詐矣。昔者于公治獄。自知子孫必有駟馬其門者。後聞江公之嗣君。名德量者。選次榜眼。位居卿貳。亦由江公辯理冤枉所報也。

某甲農家子也。其父母愛之。以其荏弱不任農事。有叔父開樂肆於市。使從之學。賈其叔父嗜飲。每日必便就對門屠肆沽酒。甲時年十二三。眉目娟好。屠婦愛之。輒多與之酒。如是數年。甲年十六七矣。屠婦語之曰。若知我愛汝乎。曰知之。然則何以報我。甲曰。不知所報。婦笑曰。易耳。乃出酒肉共食。食已。招之登樓私焉。嗣後伺屠他出。輒就之。事秘無知者。一歲。值中秋。藥肆中友皆出步月。甲亦與焉。已而雨作。諸友皆反。而甲後之。及肆則門閤。念叩門而入。必爲叔父所責。徘徊間。屠婦適開樓窗下視。樓固臨街者。見甲在下。招之以手。甲曰。屠在乎。曰。買豬去矣。乃開門納之。登樓而寢焉。會屠亦遇雨而歸。呼於門。甲窘曰。奈何。婦曰。無妨。使尾其後以行。匿甲於門側。屠入而甲出。不知也。甲念夜益深矣。叩門而入。叔父怒更甚。乃立簷下以待天曉。俄其婦又啓窗。見甲猶在。曰。未歸乎。曰。然。屠安在。曰。醉而眠矣。甲因遺其帽於樓。乃以手自捫其頭。且伸手作索取之狀。婦曰。諧。未幾開門。招甲。甲入。曰。屠在。招我何爲。婦曰。已殺之矣。甲驚曰。奈何。殺人婦曰。汝手示我殺之。又何問焉。登樓視其牀。赫然死人也。同何刀。曰。屠刀。刀安在。曰。在牀下。甲卽就牀下取刀。斫婦死。而取帽以出。徑歸其家。給其父母曰。頃偕諸友步月。行稍遠。距家近矣。故暫歸也。父母喜者留之。有皮匠者。藥肆之隣也。素監屠婦而未得聞。遲明。荷擔出。過屠肆之門。見門虛掩。入之。無問者。皮匠固知昨暮屠出而不知其反。私計屠婦必獨寢於樓。乃登其樓。則屠死於牀。婦死於地。流血濡其履。驚而走出。歸而閉戶臥。久之。天大明。列肆皆啓。見屠戶已啓而無人。呼之不應。入視得狀。又窮履迹而至皮匠之門。遂縛送官。不勝鞭撻。自諷服。越數日。某甲反。諸友告之。曰。對門屠夫婦。爲隣人皮匠所殺矣。甲

曰。信乎。曰。到官已自承。不久將尸諸市矣。甲曰。此我爲之。何誣匠爲。叔父掩其口。甲不可。走縣搗鼓以聞。述本末。官曰。義士也。未減其罪。竟不死。此事前在新安。聞諸程君。必言。曾記載其事。歲久稿佚。遂不能舉其姓名鄉里矣。唐人沈亞之所撰馮燕傳。頗與此類。古今事固有相同者乎。

仁言

粵東劉喬黠士也。以讎誣告廩生談大韶。盜掘祖塋。論死。時傅爰者亦莫辨死骨之爲男女。而徒以黠取勝。人頗寬之。然莫能決。累年未白也。韶旣繫獄。子某爲諸生。坐從惡免。孫某聘某氏。亦以家難故。不彊約。嶼山李晴原先生分守某處。當按獄。讀爰書。悶然。乃溫語劉喬曰。汝卽與談有隙。今已殘其兩世矣。而所發之塚。不辨男女。事不可結。汝故有口。豈能無心。試自證之。得毋有默默不容自欺者乎。汝爭地理。吾與汝言天道。汝心謂何。喬口嚙不發詞。徒叩頭請罪。曰。劉喬從此不敢置對矣。先生旋以其言白觀察某。觀察召喬詰之。喬叩頭請如對先生語。談事遂白。時學道某聞之。從先生問狀。先生語之。故某曰。烏有大韶非首惡。而子乃以從免。耶。子誤矣。遂檄縣復其子廩。饋如初。其孫婚事亦如約。嗟乎。一黠者能殘人三世。而先生以數語全之。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王廉訪讞獄

睢州王廉訪繡。由知縣起家。卓著循聲。屬邑民安某。客於外。繼妻高氏。通於劉某。忌前妻之女言其情。謀亂之女不從。共戕女以死。公曰。高母道已絕。仍照故殺子女律擬。其何以戒爲繼母。而淫且毒者。遂比照故殺妻前夫之

子律論斬。具題報可。遂著爲例。其爲江南按察使也。宿州某生。攜妻子。授徒某氏家。其妻臨產。妻兄之女來視。數日。妻子均中毒死。館人曰。若與妻兄有隙乎。曰有之。曰是矣。必令其女置毒也。生控於州。刑訊女不勝楚。遂誣服公疑之。問館中來往者何人。女曰。祇十二歲學徒耳。召而曲誘之。曰。師扶我急。因置砒麪中。生之妻兄乃得釋。無錫民某。與攻皮之匠。已而匠死。有僧。故與某仇。證爲傷重致然。令如僧所誣。論擬公察門。殿日月。在保辜限外。因詰曰。傷久何得不醫。具言醫矣。檢所用方。則匠死傷寒耳。僧乃伏。平反多類此。蘇洲宵門外有坊。曰民不能忘。爲湯文正公建也。公與同鄉民卽儲公姓氏於其次。

典獄

道光甲辰夏。陝西神木縣民李述秀。與族婦李蘇氏有私。爲族女李春孩所見。欲殺之。以滅口。李蘇氏以鐵柄毆傷其左右脚腕。李述秀以鐵柄入陰戶。卽時殞命。移屍懸於李春孩之父果園。鄰人錢述法。望見趨聞。詐稱李春孩罵伊等爲賊。起絆致斃。事聞於官。縣令王致雲。據供定讞。李蘇氏援門毆律擬絞。李述秀杖徒。牘上。巡撫李星沅。臬使傅繩勛。以李春孩年甫十三。有何怨恨。致迭毆而傷陰戶。屬西安郡守李希曾覆訊。始得實情。改讞。援謀殺律。李述秀擬斬。李蘇氏擬絞。奏聞得旨。王致雲褫職。李傅李以審訊精詳。俱加二級。同時有順天通州民婦康王氏之姑康陳氏。與姨甥石文平口角。爲石文平毆傷。憤懣自縊。石文平賄鸚康王氏。僞稱病故。而康王氏之戚王二。素與有怨。揚言康陳氏之死。係康王氏石文平因姦謀斃。指揮蕭培長王瑩。訪獲審訊。康王氏等畏刑誣服。

追啓棺檢驗。適雪後。陰晦嚴寒。未用糟醋。如法器洗。誤認縊痕爲被勒。遂以謀殺定讞。刑部額外主事楊文定。以案多疑。質白之堂官。請旨覆訊。始得實情。改讞。康王氏以受賄私和。石文平以威逼人致死。皆問杖流。奏聞得旨。蕭培長主臺。承審失入。從重發往新疆。遇赦不赦。楊文定留心折獄。平反得宜。卽擢補員外郎。二獄皆見邸抄。一失出一失入。俱訊驗率略。而然。可以爲鑒。

鉤隱

折獄龜鑑。鉤隱門載。王恭戍邊。留犍牛六頭於舅李璉家。養五年。產犢三十頭。恭還索牛。舅曰。犍牛二頭已死。當還四頭老犍。餘非汝牛所生。恭訴於縣。縣令裴子雲。以恭付獄。追盜牛賊李璉。璉皇怖而至。叱責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汝莊內。璉不服。喚賊對辭。乃以布衫蒙頭立南牆下。璉急吐款。云三十頭牛是外甥犍牛所生。非盜得也。子雲令除恭頭布衫。璉驚曰。此是外甥。子雲曰。是卽還牛。更欲何語。復謂璉曰。五年養牛辛苦。特與五頭。餘並還恭。聞者歎服。又載江陰令趙和。唐闕史作趙宏。咸通初。審問淮陰民隱。諱東鄰贖契錢事。東陽令侯臨。追還他邑民寄姻家財產事。皆相類。又金史。移剌幹里朶傳云。有農民避賊入保郡城。以錢三十千寄鄰家。賊平索之。鄰人不與。訴於縣。縣官以無契卻之。乃訴於州。幹里朶陽怒。械繫之。捕其鄰人詰之曰。汝鄰人坐劫殺人。指汝同盜。鄰人大懼。始自陳有欺錢之隙。乃責歸錢而釋之。其事亦相類。近世良吏仿此而著循聲者。不可勝數。亦有與此相反而蒙詬者。余戚江蘇田某。以二千金予張某購絲。張不與絲。而匿其金。田訴之郡邑。吏不得直。乃控之。

大府。大府以無券不允。且加責焉。田發恨死。此咸豐四年事也。

童子證明悍匪

同治癸亥正月。我軍攻紹興。諸將屢奏捷。每俘賊至。輒發善後局委員訊之。果屬老賊。卽行正法。如實係被脅被虜者。多給照令回籍。殺者不知凡幾。釋者亦不知凡幾矣。一日者。訊一賊。其人喋喋自陳。確係被虜。涕泗交下。情景逼真。問官惘然。已欲生之矣。忽食肆中童子送湯圓入署。見之。驟呼曰。此賊是殺我一家者。官驚問之。則童子之父。向設肆於紹城中。亦賣湯圓。城破時。此賊殺其父兄。而係童子去。爲之服役。賊中所謂小把戲者也。童子乘間逃出。乞食至甯。遇父之同業。收留之。今則適遇之耳。相質之下。賊首無詞。當卽驅出斬首。嚮使童子是日不入署。則此賊遂倖逃顯戮。而一家數命。沈冤莫雪矣。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斯言信然。

維亭張小舍

相傳維亭張小舍。善察盜。偶行市中。見一人衣冠甚整。遇荷草者。掙取數莖。因如廁。張俟其出。從後叱之。其人惶懼。鞠之。盜也。又嘗于暑月游一古廟之中。有三四輩。席地鼾睡。傍有西瓜。劈開未食。張亦指爲盜。而擒之。果然。或叩其術。張曰。入廟用草。比無賴小人。其衣冠必盜來者。古廟羣睡。夜勞而晝倦。劈西瓜以避蠅也。時爲之語云。天不怕。地不怕。只怕維亭張小舍。(舍吳音沙去聲)後遇袴丐于途。疑而迹之。見其跨溝而過。擒焉。果盜魁。其替則僞也。請以重賂免。期某日。過期不至。久之。張復遇諸途。責以渝約。盜曰。已輸於臥床之左足。但夜至不敢驚寢耳。

張猶未信曰。以何爲徵。盜卽述是夜其夫婦私語。張始大駭。歸視床。足有物繫焉。如所許數。兼得一利刃。悚然曰。危哉乎。自是察盜頗疏。

蘇無名

天后時。嘗賜太平公主細器寶物兩食盒。所值黃金百鎰。公主納之藏中。歲餘。盡爲盜所得。公主言之。天后大怒。召洛州長史謂曰。三日不得盜。罪死。長史懼。謂二縣主盜官曰。兩日不得賊死。尉爲吏卒游微曰。一日必擒之。擒不得。先死。吏卒游微懼。計無所出。衢中遇湖州別駕蘇無名。素知其能。相與請之。至縣。尉降階問計。無名曰。請與君求對玉階。乃言之。於是天后問曰。卿何計得賊。無名曰。若委臣取賊。無拘日月。且寬府縣。令不追求。仍以兩縣擒盜吏卒。盡以付臣。爲陛下取之。亦不且數日耳。天后許之。無名以吏卒緩至月餘。值寒食。無名盡召吏卒約曰。十八五人爲侶於東門北門伺之。見有吳人與黨十餘。皆衣縷絰相隨。出赴北邙者。可躡之而報。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曰。吳至一新塚。設奠。哭而不哀。旣做奠。卽巡行塚旁。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盡報諸吳。而發其塚。剖棺視之。棺中盡寶物也。奏之。天后問無名。卿何才智過人。而得此盜。對曰。臣非有他計。粗識盜耳。當臣到都之日。卽此吳出葬之時。臣見卽知是偷。但不知其葬物處。今寒食節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之。足知其墓。設奠而哭不哀。卽所葬非人也。巡塚相視而笑。喜墓無損也。向若陛下追促府縣擒賊。賊計急。必取之而逃。今者更不追求。自然意緩。故未將出。天后曰善。贈金帛。加秩二等。

高潛 楊津

北齊任城王潛。領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洗衣。有乘馬行人。換其新靴。馳而去。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潛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給曰。有乘馬于路。被賊刦害。遺此靴焉。得無親族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也。捕獲之時。稽明察。

楊津爲岐州刺史。有武功人齋繒三匹。去城十里。爲賊所刦。時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刦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着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遠取視。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己子。于是遣騎追收。並絹俱獲。自是合境畏服。

胡汲仲

胡汲仲在寧海日。有羣嫗聚巷誦經。一嫗失其衣。適汲仲出行。誤于前。汲仲以牟麥置羣嫗堂中。令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且曰。吾令神督之。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嫗屢開視其掌。遂命縛之。果竊衣者。

律例之精微

家叔祖仲山先生。嘗言近人詩文製器。均不如古。惟有三事。遠勝古人。一律例之細也。一弈藝之工也。一罽器之精也。余於博奕不肯用心。罽物不甚措意。獨律例則數年州縣。頗能極思研慮。而歎其準情酌理。湊乎精微。平衛至當。真非古人所能盡也。試舉一事言之。在青浦日。七寶鄉人。獲送一拒捕傷事主之賊。蓋鄉人家有布機。布已

織成。尙未取下。有遠鄰人窺見之。夜入其室。取剪剪布。鄰人聞聲起逐。賊棄布而走。追至河畔。賊下水逸。事主亦泗水執之。賊惶遽。以刀畫其臂。皮破而手不釋。遂就擒。事主之狀曰。賊以刀傷之。賊則謂並未帶刀。乃是橋上主人之剪耳。余驗其傷。是刀非剪。明甚。而賊堅稱是剪。非刀。加之刑。嚙矢口不移。事主則必欲管其爲刀。並聲稱若不審定。是刀傷。渠必上控云云。蓋賊因搗刀傷罪重。思避重而就輕。事主則恨賊。欲置之死地。故不肯遷就其辭。而認爲剪也。余飭差弔取其剪。比對傷痕。實屬不符。而賊刀則無有。訊之事主及鄉里。皆云刀經賊擲之河中。撈不可得。余因令事主及里鄰。各具刀傷切結。以衆供確鑿定案。事主等均允服而退。獨賊痛哭不已。謂生平未慣行竊。此是第一次。懇求寬釋等情。余置若不聞。促令收禁。是案遂結矣。比解府時。賊又哭求。謂是剪非刀。余笑曰。事主已救汝命。汝何以自欲尋死乎。查例載。賊未入手而拒捕者。絞監候。逾年則減等。賊已入手而拒捕者。絞決。歸於情實而不減等。此案布尙未剪下。則賊未入手也。若搗事主之剪。則賊入已手矣。汝何必欲賊之入手乎。乃悟而叩頭去。然余管舉是案。以詢人。人皆謂刀重而剪輕。告以例意。乃復恍然。此真是例之細處。若使爾日事主曉此例。則必附會賊之詞。而置之死地矣。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壬甲

道光二十四年夏。歸自寶應。同舟彭貳尹者。江西人。說新城王氏兄弟。甲乙同居。甲妻李。乙妻陳。陳美而賢。李妒而狠。而貌亦中人。乙爲土寇所掠。數年無音耗。甲與李謀曰。乙久不歸。其殆死矣。今有婦在。情而能食。不如嫁之。

且姿美可得厚聘。他日示意於陳。不可強之。以死自誓。由是變易素服。深自謹飭。李言於夫曰。是不可以善處。若與媒氏議之。第求多金。強載而去。何患不從。甲曰。善。城有富人。將納妾。以百金聘之。甲既得金。私與媒氏約曰。陳善作僞語。以爲妾必不願。若夜以火入。見白飾髻髮載之。及城而後改粧焉。事則諧矣。屆期。甲先出。若爲不知者。陳氏將臥。聞門外喧擾聲。既又刺刺作私語。竊聽一二。知有變。急滅燈。火爲投繯計。李遽闖入。曳陳出。陳不從。互相支柱。兩人假髻皆墮地。時迎娶之人。催促擾攘。李曰。勿急。行卽出矣。匆遽間。足蹴地上有物。拾之。髻也。戴之。而出。衆見髻髮白飾。洵扶曳登輿。李呼誤。衆人皆不聞。及城。粧易。李復自辨。非是。富人舉酒笑曰。是遁辭也。新人豈有誤者。卽誤不可返矣。代解衣扣。遂與成婚。明日。甲歸大恚。陳初不解其故。至是始知李之誤。代已行也。甲欲反婦。詐索富人多金。不允。將訟諸官。衆人調停未定。而乙竟還家。陳訴知髮服之由。相持大哭。甲聞乙返。棄婦於富室而遁。終身不敢復歸。天河生曰。巧哉天也。

李傑

李傑爲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於母。死所甘分。傑察其狀。非不孝子。謂寡婦曰。汝寡居。惟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無悔乎。寡婦曰。子無賴不順。母甯復惜乎。傑曰。審如此。可買棺木來取兒尸。因使人覘其後。寡婦既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持棺至。傑尙冀有悔。再三喻之。寡婦執意如初。道士立於門外。密令擒之。一訊承伏。與寡婦私通。常爲兒所制。故欲除之。傑放其子。杖殺道士及寡婦。便同棺盛之。

山陽賑獄

往歲山陽以賑災興大獄。據所聞記其梗概。而不得其詳。山邑爲南北通衢。供億繁重。有司取給於漕賦羨餘。爲一歲公私之用。願豐年不可常得。不幸而遇凶歲。則侵蝕賑金以自肥。前後相沿。幾如定制。雖百姓之苦。既迴異。而有司之利均也。是年水災。請賑。候補縣李公毓昌奉筭委。公山左人。性直而言爽。初至館之善緣庵。卽聲言發賑爲朝廷特恩。關係民命。頃刻生死。如有侵蝕一錢者。必白狀大府罪之。卽日循歷村舍。鉤稽考核。殊多浮冒。將據實通稟。已具稿矣。縣令王仲漢聞言大懼。故事長官蒞任。或揚言厲色。以清廉自命。而釐剔公事特嚴。屬吏畏威。進止無措。則餽金愈多。仲漢既輕公同班。疑其亦用此計。多方囑託。啗以多金。公不可。乃請太守王毅言之。太守當古二千石之職。國家委以一郡之地。察僚屬。禁弊政。責至重也。自黜陟大權。一歸方伯。於是疲輭太守。念閤署飲食服用之資。仰給於州縣。故參劾佐貳。則有餘。貶斥州縣。則不足。穀初任德州牧。本貪酷吏。有王老虎之目。乃如仲漢言。設筵筵款。公曰。吾輩皆同官。雖無交誼。古人有言。好官不過多得錢耳。不然。是毀王令之家。而蹙其命也。彼豈能甘心於君者。卽手尊酒奉公曰。處事不宜固執。吾知君俊傑士。必識時務。公立盡一尊。曰。他事不敢違命。獨吞賑不敢從。國法嚴。民命重。願公勿言。太守意不懌。復於仲漢。乃賄公僕李祥馬陸等。早暮動搖之。公輒大罵。左右亦竊竊怨其主人。謂薄福鬼終當餓死。天雨金而不知取。我輩舍父母。撇妻子。甯隨彼作清官者。清官值幾錢耶。未幾。公暴卒。胸腹青腫。舌出自不瞑。而李祥以中惡自縊報官。穀先得仲漢例金。如報具詳。返其棺。

人亦莫和。其所以死者。已而同學荆翁。忽走公家。作公言。呼集家人。具述受害狀。家人痛哭環聽。啓棺視。則五官血痕。猶可驗。蓋先置毒於茶。而李祥復以腰帶扣頸。懸床作自縊狀也。公叔士璜。走控京師。上震怒。命將轂。仲漢。擊交刑部嚴審。仲漢初不承。一日熬跪倦極。忽乞茶飲。盪目久之。遂吐實。轂亦款服。獄具。李祥發公墓前。凌遲處死。餘皆棄市。公照知府例議卹。賜其子舉人。御製三十韻詩。憫之。天下聞者。皆稱快。吾邑士民。尤感頌聖明有泣者。

趙芥堂

錢塘趙芥堂明府。令長洲。多惠政。民有訴子不養贍者。趙鞠問未竟。曰爾輩久候當飢。各予百錢。令食。而後鞠。既至。問父食乎。曰食已。百錢盡乎。曰盡已。問諸子。則兢兢獻其餘錢。八十餘。僅食十數錢耳。趙怒其父。爾小民生理幾何。一食而盡百錢。則非子之不養。力不能遂汝欲也。呼左右予杖。其子叩頭乞哀。詞色迫切。勝於己之將受杖者。明府兩諭而釋之。自是民父子以慈孝聞。冬月有鄉民擔糞。而傾於衣肆之門。主人怒其不祥。欲褫其衣。拭之。鄉民乞哀。左右勸解。皆不聽。明府適至。叱鄉民曰。爾自不謹。卽褫衣。拭地。固當。不從。將重責。時天寒風雪。交作。鄉民解衣裸體。僵僕戰慄。從地上澆滌污穢。市人竊竊憐之。謂縣官助富賈。欺窮民。拭既淨。公問主人。爾意釋乎。主人喜而謝。公曰。窮民無衣。凍死奈何。主人曰。惟公所命。卽使民自就衣架取之。民踴躍取衣衫。一趙曰。單衣不足禦寒。易之。易絮襖。曰絮不如裘。遂取一羊裘。值十餘金。趙使民披裘。擔具先行。主人徒目送之。俯首而入。

董行成

懷州河內縣董行成。能策賊。有一人從河陽長店盜行人驢一頭。并皮袋。天欲曉。至懷州。行成至街中。見之叱曰。箇賊住。卽下驢來。遂承服。人問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驢行急而汗。非長行也。見人則引轡遠過。怯也。以此知之。捉送縣。有頃。驢主尋踪至。皆如其言。

賣草

鄉民擔草者。遠行患熱。解衣塞草中。旣賣草於李氏。而忘取其衣。返而索之。李曰。曩見草不見衣也。且草在廚竈間。汝往搜尋。不得衣。不汝貰也。方辯論間。縣令姚君至。聞而逮之。先問鄉民。次與李氏閒語。謂鄉民多刁頑。意將圖詐。言未已。李袖烟管墮於地。姚笑曰。烟管頭牙乎。玉乎。幸而未破。因索觀之。隨手置座後。仍與李說陰暗。道豐歎。瑣及家常細故。頃之而姚之左右。已從李氏家取得鄉民衣件呈堂矣。李見衣錯愕。不寒而慄。姚幡然曰。吾以汝爲好人。乃隱人之物。而又陷之者耶。笞之十數。曰。烟管已付家。

雜案三則

作官之難。莫難於州縣。州縣之難。莫難於聽斷。壹於仁慈。則懦。壹於嚴厲。則刻。寓精明於渾厚。而不失爲懦。與刻者。蓋屬甚難焉。爰就耳食者數事錄之。說難能而可貴者也。江甯捕盜局劉君鞠一盜案。盜名孟二。堅無一詞。劉君一日令役備火爐。以錢燒紅烙腿。所謂灼錢餅也。時正天寒。孟二身掛單衣。瑟縮難堪。劉乃取酒與吞。並給以

肴。孟以酒冷不飲。劉命煖之。孟曰不必。卽可以火爐熱炭置二股間。以蔞加股上。兩股燒至黃油騰沸。孟無難色。從容與劉談海外事。以示錢灼餅。不足困我也。劉曰我頂戴在子掌握。可成全否。孟曰我看汝亦是好漢。願以頭鬚奉贈。乃以各案一一誦之。孟認十三起。皆血案也。時有一要案待辯。劉向詢曰。亦子所幹否。孟曰決不是我等一班人。然彼等均有身家父母妻子。值此歲荒。嗷嗷待哺。我固率領以圖活耳。我一人並無牽掛。請以抵罪。保全大眾。是亦仁者之所許也。劉曰此亦要案。子如能破。當爲開罪。孟大呼曰。子何欺朋友若此。我已認十三起血案。尙能解罪乎。我固謂衣冠中無好漢也。劉乃置之。自是江河大盜。畏若神明。而愛之若父母矣。揚州缺口門茶肆。一日警哨某。喫茗而去。遺有表袋一事。繫於茶棹橫閣之下。鄰桌某生。知爲某所遺。因移坐於彼。候其來尋。細視則一端盛洋表。一端藏洋鈔十元。以佩巾覆之。時有卜者過。就卜之。曰頃刻卽來。但有口舌耳。無何。哨官至。揪打店夥曰。我失表袋一具。必爾所竊。某生乃起而言曰。表袋固在此。我爲若看守久矣。爾何性急耶。哨官取之。並未探囊細視。卽怒曰。我已少洋十元。勒令設肆者賠償。肆主不得已。赴甘泉判斷。縣主旣驗表袋畢。詢某哨曰。爾所失洋十元。吾爲若償之。乃給洋十元。使自納之。詎知表袋甚小。盛洋十元。業已滿足。無可再增。哨官乃恍然失笑。縣主拍案怒曰。爾失表袋。自不小心。猶復精端詭詐。心何險乎。當告知爾統領處治。爾又何辨。某哨再四求寬。縣主乃判以洋表給某。以五洋給卜者。以五洋給店夥。而還其空囊。衆皆悅而去。錢塘邑令周松仙。精吏治。聽斷明敏。有書吏鄭某者。薄有積蓄。中年失偶。與一酒店婦有私。方爲比目之魚。忽效舍胎之蚌。鄭願續娶。嗣以婦有

他遇。乃絕交焉。婦以腹中有物。多方理諭。鄭乃給以洋帑百五十元。並立紙據。其略云。某婦養給多年。本擬娶爲繼室。現知規箴有玷。誓與永絕。給洋若干。令其自度。孕有兩月。無論男女。亦任其自主。斷無異議云。鄭復聘某氏女爲妻。懋膠雖續。熊夢無占。忽忽九年。鄧攸抱戚。鄭忽下世。妻乃以族子某爲繼。酒店婦憫鄭無子。頓深感舊之恩。乃換衣妝。去簪飾。麻布披身。九歲之子。亦復麻衣如雪。至鄭靈前痛哭。鄭妻駭甚。詰之。婦告以始末。並云彼親生子尙在。何容他族爲耶。於是兩相醜。聲如鼎沸。是非莫定。乃就縣主判斷焉。周君細審得情。並驗鄧所書紙。據知兒爲鄧出。並問鄭妻之子。鄭妻曰。此係愛繼。非族子也。周君點首微笑曰。汝夫所遺產業若干。鄭妻曰。夫在日。曾管有嶺園兩里。及城園分一里。餘則租房住產兩所耳。周君乃曰。吾爲若等分家。鄭某死猶未遠。靈爽尙在。骨血尙存。豈無天性之愛。遂將二紙園。燃燭焚香。令二婦拜禱。摸索。鄭妻所拈者城園及住居二分。婦所拈者鄉園及兩里而已。周君曰。吾本欲如此公斷。不意卜之死者。亦如此分派。可見天理人情之至。勿謂鬼神無靈也。鄭妻猶嘵嘵不已。周君曰。人非父母之喪。誰肯服此凶具。卽以情論。亦尙有以酬之。况彼九齡之子。明係汝鄭家血脉乎。彼有子能延宗祀。汝不若渠。而終出汝下者。以其出身不正耳。况彼之所得者。遠不及汝子。乃息結去。神道設教。聖王不廢。周君欲使婦女無疑。故假此以服之。噫。聽斷者悉如是。亦可謂公則明矣。如得其情。哀於勿辜。是所望於良有司耳。

張鸞爲河陽縣尉。日有擗架人呂元僞作倉督馮忱書盜糶倉粟。忱不認書。元乃堅執不能定。鸞取呂元告牒。括兩頭。惟留一字。問是汝書。卽注是字。不是。卽注非字。元乃注曰非。去括卽是元牒。且決五下。又括詐馮忱書上一字以問之。注曰是。去括乃詐書也。元蓮項赤叩頭伏罪。又有一客驢鬮斷并鞍失。三日訪不獲。告縣。鸞推勘。晝夜放驢出而藏其鞍。可值五千錢。鸞曰。此可知也。令將却籠頭放之。驢向舊餒處。鸞令搜其家。其鞍於草積下得之。人伏其能。

麻城獄

麻城涂如松娶楊氏。不相中。歸輒不返。如松噉之而未發也。亡何涂母病。楊又歸。如松復毆之。楊亡。不知所往。兩家訟於官。楊弟五榮疑如松殺之。訪於九口塘。有趙當兒者。素狡獪。謾曰。固聞之。蓋戲五榮也。五榮駭卽拉當兒赴縣爲證。而訴如松與所狎陳文等共殺妻。知縣湯應求訊無據。獄不能具。當兒父首其兒故無賴妄言。請無隨坐。湯訪峻五榮者。生員楊同範。虛而冠也。乃請視同範。緝楊氏。先是楊氏爲王祖兒養媳。祖兒死。與其姪馮大姦。避如松段。匿大家月餘。大母慮禍。欲告官。大懼。告五榮。五榮告同範。同範利其色。曰。我生員也。藏之。誰敢篡取者。遂藏楊氏復壁中。而訟如松如故。逾年。鄉民黃某。瑾其僮。河灘淺。爬爲大窪。地保請應求往驗。會雨。雷電以風中。途還。同範聞之。大喜。循其衣衿笑曰。此物可保。與五榮謀。僞認楊氏。賄伴作李榮。使報女屍。李不可。越二日。湯往屍朽不可辨。殮而置揭焉。同範五榮率其黨數十人。闕於場。事聞總督邁柱。委廣濟令高仁傑重檢。高試用令也。

覲謁湯缺。所用倣作薛某。又受同範金。竟報女屍。肋有重傷。五榮等遂誣如松殺妻。應求受賄。刑書李獻宗。舞文倣作李榮。妄報總督信之。劾應求。專委高鞠。高掠如松等。兩踝骨見。猶無辭。乃烙鐵索。使踣肉烟起。焦灼有聲。雖應求不免。皆不勝其毒。皆誣服。李榮死杖下。然屍固男也。無髮。無脚指骨。無血裙袴。逼如松取呈。如松發亂。妄指認抵賴。初掘一家。得朽木數十片。再掘。并木無有。或長髯巨靴。不知是何男子。最後得屍。足弓鞋。官吏大喜。再視髑體上。髮鬢白髮。又驚棄之。麻城無主之墓。發露者以百數。每不得。又灸如松。如松母許氏。哀其子之求死不得也。乃剪已髮。摘去星星者爲一束。李獻宗妻。刳臂血染一袴一裙。斧其亡兒棺。取脚指骨。漆聚諸色。自瘞河灘。而引役往掘。果得獄具。署黃州府蔣嘉年。廉其詐。不肯轉。召他縣倣作再驗。皆曰男也。高仁傑大懼。詭詳屍骨被換。求再訊驗。俄而山水暴發。并屍衝沒。不復驗。總督遣住。竟以如松殺妻。官吏受賸。擬斬絞奏。麻城民咸知其冤。道路洶洶。然卒不得楊氏。事無由明。居無何。同範隣嫗早起。見李榮血模糊。奔同範家。方驚疑。同範婢突至曰。娘子未至期。遽產。非嫗莫助。舉兒者。嫗奮臂往。兒頭拘胞不得下。須多人搯腰。乃下。妻窘呼三姑救我。楊氏闖然從壁間出。見嫗大悔。欲避而面已露。乃跪嫗前。戒勿洩。同範自外入。手十金納嫗袖。手搖不止。嫗出語其子曰。天乎。猶有鬼神。吾不可以不雪此冤矣。卽屬其子。持金訴縣。縣令陳鼎。海甯孝廉也。久知此冤獄。苦不得聞。卽白巡撫吳應葵。吳命白總督。總督放遺柱。聞之以爲大愚。色忿然。無所發怒。姑令拘楊氏。陳陰念拘楊氏稍緩。或漏洩必匿他處。且殺之滅口。獄仍不具也。乃僞訪同範家畜娼。而身率快手直入。毀其壁。果得楊氏。麻城人數萬歡呼。隨

之至公堂。召如松認妻。不意其夫狀焦爛至此。直前抱如松頭大慟曰。吾累汝。吾累汝。堂下民皆雨泣。五榮同範等叩頭乞命。無一言。時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也。吳應棻以狀奏。越十日。而原奏勾決之旨下。邁柱不得已。奏案有他故。請緩決。楊同範揣知總督意。護前。乃誘楊氏具狀稱身本娼。非如松妻。且自伏窩娼罪。邁復據情奏。天子召邁。吳兩人具內用。特簡戶部尚書史貽直督湖廣。委兩省官會訊。一切皆如陳鼎議。乃復應求官。誅同範五榮等。

華亭令戲懲武秀才

江蘇人尙文學。習武者少。然武科不能廢。當歲試之年。輒搜羅充數。往往不及額而止。無賴者幸博一衿。不求上進。每橫於一鄉。不特閭里苦之。卽地方官亦苦之。嘗聞前華亭令雲夢許君治鞫一事。不禁爲之失笑。許君爲政以廉幹名。一日者。有武生扭一鄉人至縣。喧訴許訊其故。則鄉人入城擔糞。誤觸生。汚其衣。已經途人排解。令代爲澆濯及服禮。而生不可必欲痛挾之而後已。許詢悉其情。亦拍案大怒曰。爾小人乃粗心。擅汚秀才衣。法當重責。鄉人惶恐乞憐。許良久曰。姑寬爾。令生坐於堂側。而飭鄉人向之叩頭百以謝罪。叩至七十餘。許忽曰。我幾忘之。爾之秀才。文乎武乎。對曰。是武。則又駭然曰。我大誤。文秀才應叩一百。武則一半可矣。今多叩二十餘頭。爾應還之。復令鄉人高坐。而捉武生還叩。生不肯。令皂隸挾持。而抑其首。叩還二十餘。乃釋。生大怒走出。許撫掌大笑。邑人觀者聞者。亦無不大笑也。是舉雖非正道。然松人至今嘖嘖以爲美談。詩云。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許君之戲。

毋乃近於虐哉。

張松壽

張松壽爲長安令時。昆明池側有劫殺。奉敕十日內須獲賊。如違。所司科罪。壽至行劫處尋蹤。見一老婆於樹下賣食。至以從騎馱來入縣。供以酒食。經三日還。以馬送舊坐處。令一腹心人看有人共婆語。卽捉來。須臾一人來問明府若何推逐。卽被布衫籠頭送縣。一問具承。并贖並獲。時人以爲神明。

憚子寬訊案如神

故海甯州知州憚公諱朝。字子寬。嘗爲嘉善縣知縣。有惠政。祀名宦祠。至今嘉善人猶傳其軼事。云有錢氏子以應試至縣城。館某氏樓下。樓有女悅之。投書與期。錢故長者。恥其事。託故辭去。屠者陸某。其鄰也。拾得錢所棄書。如期而往。旣登樓。卽滅燈。火女不知非錢也。及出。爲女父母所覺。逐之。陸出。及擊殺其父。遂去。其家訟錢氏子殺人。公察錢非殺人者。問女曰。燈旣滅矣。安知爲錢氏子。其身亦有癩瘡。可辨識乎。女曰。其鬢有瘤。驗視無有。公乃使人物色於浴堂。得陸屠。一訊而服。又一事云。有民某甲者。與季父同居。聲相聞也。甲遠歸。欲知其婦賢否。以所齋金置社廟香爐中。僞爲貧窶焉者而歸。婦事之如初。旣以息。乃以實告。質明往取金。亡矣。訟於官。公至其家。廉得狀。又知其季父。故嘗謀鬻其父。非婦人。必夫婦密語。爲季父所竊聞。晨往攫取之耳。乃伴曰。此當問諸神。翼日使人昇社廟神至。一邑之人。皆至縣中觀其異。其季父亦在焉。公問神。神不答。命以大杖敲其頭。則有片紙自神

耳中出曰。攫金者。其季父在。旁失色。叩頭服罪。其事遂白。神耳中書。實公僞爲之者。公固循吏。而此二事。實有發姦摘伏之智。光緒辛巳春。憚氏諸子。乞余爲海甯君家傳。故得知其事。既爲作傳。又存此於筆記中云。

雪冤解獄

保定御史樂尙岳。家居寢疾。微得其奴妾姦狀。與婦議。欲撲殺之。妾聞告奴。奴厚賄一屠。夜入殺御史夫婦。而密灑血宿仇趙氏之門。及所經道上。已乃佯驚大呼。集衆跡之。以血爲據。樂無子。奴妾卽計。趙坐大辟。趙不服。亟訴覆鞠。時貴陽章時懋爲守。一見疑之。密詢奴所最厚者何人。知爲屠也。擒屠母。詢之。立得實。盡伏辜。而御史之冤雪。趙氏之獄解。

韓滉

韓滉在神州。夜與從軍登萬歲樓。方酣。置杯不悅。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近何所。或對在某橋某街。詰朝。命吏捕哭者訊之。信宿。獄不具。吏懼罪。守於屍側。忽有大青蠅集其首。因發髻驗之。果婦私於鄰。醉其夫而釘殺之。吏以爲神。因問故。公云。吾察其哭聲。疾而不憚。若疆而懼者。王充論衡云。鄭子產晨出。聞婦人之哭。拊僕之手而聽。有間。使吏執而問之。卽手殺其夫也。異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死於其所親愛。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以死而懼。知其姦也。

同宗二獄

豐城雷煥九者。盜引爲窩。法當死。以寃走匿。陶諧爲僉事。曰：第無恐。果寃。吾爲爾辯之。煥九出。公以雜諧隸中。使羣盜認之。不識。明日復鞠之。門外跣而鬪者。執以入。盜叩頭曰：渠實賄我建昌獄中。使誣煥九。煥九曰：是同宗。而有讐。不意其爲此也。立出煥九罪。又同宗有二商。自遠歸。其一商過舊館止食。竟不歸。其家以先歸有謀。訟之。公推案館人不服。見館所畜鸚鵡能言。使持刀詰之。鸚鵡言積灰處。啓灰得屍。事遂白。或以爲神。

治里中某

里中有某者。父子濟惡。道路以目。卽宦族方盛。無如之何。有謝氏子。家可千金。少孤而佚。誘之賭博。其祖尙在。老矣。且懦甚。屢往尋歸。歸而復去。蓋某別有誘之之術。落其度中心已蕩。不可制也。歷兩年。其善田宅。悉勸契。質於大家矣。謝老大憤。欲告官。某聞之。笑曰：此所謂蜻蜓搖石柱者。時縣主爲楊楚璞。應聘。懷遠人。癸未進士。有強幹聲。謝老奮曰：楊公好官。卽死且走一遭。狀入不省。謝老大窘曰：當死又何言。衆椰揄。尤不可忍。蹈踵而歸。次日某方緩步街市。將尋謝老所在。捶之。尾而護者數百人。忽捕者至。衆失色。猶傲然。挈其子以往。旣至。楊不與語。某微覘氣色。回顧同類曰：事敗矣。楊治它文書畢。喝與大杖三十。其子求代。并杖下獄。而召謝老。慰諭令歸。俟農畢待理。蓋不管家人父子云。衆聞之。皆大驚。呼楊青天。蓋其人縱惡久。楊已刺知。待時而發。後竟伏罪。里中清泰者。可十餘年。

孟簡

故荆部李尚書遜。爲浙東觀察使。性仁卍。撫育百姓。抑挫冠冕。有前諸暨縣尉包君者。秩滿。居於縣界。與一土豪百姓來往。其家甚富。每有新味及果實。必送包君。忽妻心腹病暴至。因懷有人視者。皆曰。此狀中蠱。及問所從來。乃因土豪獻果。妻偶食之。遂得茲病。此家養蠱。前後殺人。已多矣。包君曰。爲之奈何。曰。養此毒者。皆能解之。今少府速將夫人詣彼求乞。不然。卽無計矣。包君乃當時雇船。攜往。僅百餘里。逾宿方達。其土豪已知唯恐其毒事露。憤甚。包君船亦到。先登岸。具衫笏將祈之。其人已潛服童僕十餘。候包君到。輒履柱。毳杖。領徒而出。包未及語。詬罵叫呼。遂令拽之於地。以毳杖擊之數十。不勝其困。又令村婦二十餘人。就船拽包君妻出。驗其病狀。以頭榨地。備極恥辱。妻素羸疾。兼有娠。至船而殞。包君聊獲餘命。及却迴。土豪乃疾棹到州。見李公。訴之。云。縣尉包某。倚恃前資。傾妻至莊。羅織搆擾。以索錢物。不勝冤憤。李公大怒。當時令人齎枷鎖。追包君。纔到。妻尙未殞。方欲待事畢。至州論。忽使急到。遂被荷枷鎖身。領去。其日。觀察判官獨孤公。臥於廳中。睡次。夢一婦人。顏色慘沮。若有所訴者。捧一石硯。以獻。獨孤公受之。意頗恟惻。及覺。因言於同院。皆異之。遂巡包君到。李公令獨孤卽推鞠。尋其辯對。包君所居。乃石硯村也。判驚異。良久。引包君入。問其本末。包涕泣具言之。詰其妻形貌年幾。乃判夢中所見。感憤之甚。不數日。土豪皆款伏具獄。遇李公。李公以其不直。遂遷土豪之狀。包君以倚恃前資。擅至百姓莊搆擾。決臂杖十下。土豪以前當縣官罰二十功。從事實客。無不陳說。判亦力爭之。竟不能得。包君妻兄。在揚州聞之。奔波過浙。江。見李公。涕泣論列其妹冤死之狀。李公大怒。以爲客喧。決脊杖二十。遞於他界。自淮南無不稱其冤異。判自此

託疾請罷。時孟尙書簡任常州刺史。常與越近。具熟其事。明年替李公爲浙東觀察史。乃先以帖令錄此土豪一門十餘口。到纔數日。李公尙未發。盡斃於州。厚以資幣贈包君。數州之人聞者莫不慶快矣。

三杖懲奴

元和令常公養蒙。愛民重士。神於折獄。里中有惡奴與主婦通。而礙於其子。峻主婦以忤逆控縣。公廉得其實。拘叔氏舅氏。一併聽鞠。至日喚惡奴上。問兩黨親族。俱不列名。爾何抱主婦控。惡奴曰。小人蒙主人養。日望小主成家。不意下流自居。主母束之。反肆抵觸。赴愬兩黨親族。視同秦越。不得已冒嫌抱控。公曰。忠心爲主。勞怨不辭。汝可謂義僕矣。惡奴頓首曰。小人素有好人之目。里黨所共知也。公領之。喚忤逆兒。年十四五。恂恂儒雅。訊其逆母之故。但流涕不言。公僞怒曰。不孝之罪。律有明條。三尺法何可輕宥。遂飛籤下兒痛哭。叔與舅代爲哀免。而惡奴面有喜色。公顧而笑曰。爾小主尙在童年。刑杖一下。立當斃命。汝素號好人。且受主人數年養。盍代杖。呼兩旁吏。曳下重杖。曰。代不孝者杖。勿從輕也。責至四十。血肉交飛。繼又罪其叔曰。爾與乃父爲同胞。而不能禁約其姪。至令以忤逆播聞。亦當受責。叔伏地乞恩。公笑曰。一客不煩二主。有好人在。爾勿畏也。又曳下代責二十。并喚舅氏上曰。母子之恩。本於天性。汝妹卽欲控告。何難一言勸阻。適袖手旁觀。讓成家變。本應重懲爾罪。但年老龍鍾。不堪受杖。奈何。因顧惡奴曰。本縣今日勉出大力。成全汝好人之名。又飛籤欲責。惡奴勢難再杖。叩頭乞免。公大笑曰。汝推主母面情。亦當爲其兄稍効微勞也。卒杖之。復命昇重枷。至曰。杖已代矣。枷又何辭。大書枷號好人。

一名倭作逆兒。改過日釋。放惡奴杖痕已重。復荷重枷。不旬日竟死。閩邑稱快。服公之請斷焉。

汪縣令審斷冤案

江西鄱陽縣民葉佐恩。娶同縣徐姓寡婦陳氏爲妻。生一子。曰福來。佐恩死。遺腹又生一子。曰福得。陳氏不能守。贅同縣嚴磨生爲婿。磨生與陳氏居。葉氏者有年。始借妻挈其前夫之子。二以歸。葉佐恩所遺田二畝。歸嚴磨生耕種。以養其二子。屢荒於水。衣食不贍。而福來亦已九歲。乃送至坑下村徐某拐子家。使學習裁縫。每年與錢三千四百。未幾。又送福得至坑下劉光裕家。爲之牧牛。其地距嚴氏所居曰車門湖者四十里。光緒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磨生至坑下村。接福來福得回家度歲。二十六日晨起。磨食而行。福來負籃布袋。內盛洋錢一銅錢千。福得負白布袋。盛米數升。行至塢上亭。遇雨。而磨生又發痰病。乃於亭中少息。適遇雷細毛者。擔雨籠而至。雷亦坑下劉氏之傭。自劉氏歸其家。其所居與嚴相近也。磨生曰。我病不能與。當使二子從君先行。我小愈卽至。乃以錢米並篋雷之籠內。雷與二子俱行。至鴛鴦埭。語二子曰。我與若至此分路。若可坐此待爾翁偕歸。我去矣。返其錢米於二子而歸。而磨生猶臥亭中。久之病愈。雨止。天亦薄暮。乃走間道。徑歸其家。已逮乙夜矣。問其妻。知二子未至。次月。使嚴復仍走間雷細毛。知在鴛鴦仍相失。求之鴛鴦仍左右。無有也。上灣林有歐陽六毛者。言於二十七日。遇二稚子間途。約略指示之。然間途之後。亦不知所之。又有汪同興者。啓布肆於路旁。言二十七日。有二稚子。因飢餓向汪索食。汪飯之而去。回飯畢焉。往不知也。間有見者否。曰有歐陽發仍者。適在肆中。二子出亦出。或

常見之。二十八日。乃始得二子之屍於陳公坂。福來傷於顛。傷於耳。傷於咽。福得并傷於臂。錢米俱在。無所失。陳公坂距車門湖二里而近。莫知爲誰所殺。或曰歐陽發仇也。或又曰歐陽絲林也。於是嚴磨生乃以歐陽登仇。歐陽絲林。殺其二子控於官。而葉氏之族。則曰暫嚴磨生利其故父所遺之田。而自殺之也。亦控於官。訟久不決。緒四年余。親翁家彭雪琴侍郎巡江至饒。嚴葉皆具讞訴於行轅。發饒州府訊之。六年夏。侍郎至江西省垣。中丞以下。咸迎候於滕王閣。而嚴磨生之妻陳氏。又以前事訴。前馬者斥之。則自投於江。侍郎急命拯之。受其牘。言於中丞。而豫章諸大吏久知其事。咸疑嚴磨生實殺二子。謂二子年幼。必無讐殺者。若利其有。則何以錢米俱在。是其繼父殺之無疑也。故當侍郎未至之先。已命移其獄至省中治之。而鄱陽令汪君以識者。賢令也。初下車。歎曰。境有此獄。而卒不得殺人者。主名。上爲大府憂。焉用縣令爲。時案中人證。咸躑管縣中。汪君密使偵者。於諸人一舉一動。一語一言。隨時伺察。至是年五月。民間傳言彭侍郎巡江且至。將親臨郡城審斷冤獄。而歐陽發仇聞之。卽自疑。頻向丁役探問消息。是月十六日。侍郎至。先是有浮梁沈可發私刻木印。僞造執照。自稱曾在侍郎營中。侍郎提審得實。卽以軍法斬之。而歐陽發仇愈懼。其夜夢中囁語。連稱不好者。再。汪君得其狀。知殺人者。必歐陽發仇矣。乃於密室供城隍神之位而禱焉。夜夢至一處。聞屍臭而不見屍。有一人以身覆之。視之。歐陽發仇也。及旦。躬率諸囚詣神廟而訊之。謂歐陽發仇曰。爾實殺人。神已告我矣。發仇雖不卽承。而神色大變。越日。又訊於城隍廟。諸囚皆號哭。求神明昭雪。歐陽發仇無一言。夜將半。則大呼曰。吾不敢欺神明。請吐實。蓋鴛鴦埕。距車

門湖尙三十餘里。二十六日之夜。二子宿於鴛鴦冷之社廟中。明日前行。遇歐陽六毛而問途焉。又前行。飯於汪同興布肆。而歐陽發導見其幼稚可欺。欲誘至他處而賣之。乃追及之。而與之同行。且請爲僞導之。己家宿之。歸外土室中。雖其家人無知者。二十八日。平明。復招之。偕行。行至陳公坂。則離車門湖近矣。爾來已識之。登山而望。見其村。不肯與歐陽發僞偕。歐陽發僞強挽之。則大罵。乃毆痛其頭面。又扼其吭而死。福得走。且呼曰。殺吾兄矣。蹶以足。傷其腎。亦殺之。發青白二布袋。見錢與米。棄之地。不取。蓋恐以此爲人所蹠跡也。汪君鞫得實。卽馳白侍郎。侍郎時在焦山自然庵。讀之。狂喜。手批其牘。有云。數年鬱結。爲之頓釋。望空遙拜。爲爾冤魂叩謝。賢令君。天下多覆盆。而有司安得如此盡心歎。又不禁感慨係之。其年侍郎來吳下。知余有筆記之作。以全案示余。乃錄其略如此。

崔碣

崔碣任河南尹。懲姦剪暴。爲天下吏師。先是有估客王可久者。膏腴之室。歲鬻茗於江湖間。常獲豐利而歸。是年又笈賄適楚。始返櫟於彭門。值庠助作亂。宰於寇域。逾期不歸。有妻美少。且無伯仲息裔之屬。妻常善價募人。訪於賊境之四裔。竟無究其跡者。或曰。已戕於盜。奪其貨矣。洛城有楊乾夫者。善卜。稱妻晨持一縷。決疑於彼。楊生素執其事。且利其財。思以計中之。乃爲端善虔祝云。位旣兆。則曰。所憂豈非伉儷邪。是人絕氣久矣。象見墳墓矣。進刳殺與身并矣。妻號咷將去。卽又勉之曰。陽鳥已晚。幸擇良辰清旭。更問。當爲再祝。妻誠信之。他日復往布算。

宛得前卦。乃曰：神也異也。無復望也。仍言號慟。非所以成禮者。第擇日舉哀。給佛飯僧。以資冥福。妻且悲且媿。以爲誠言。無巨細事。一以託之。楊生主辨。雅竭其志。則又謂曰：婦人梵獨而衷財賄。寇盜方熾。身之災也。宜割愛以謀安適。妻初不納。夕則飛礮以懼之。晝則聲寇以危之。次則役媒以餌之。妻多楊之義。遂許嫁焉。楊生旣遂志。乃籍所有。雄據厚產。又逾月。皆貨舊業。挈妻卜居樂渠之北。明年徐州平。天下洗兵。詔大赦。就擒外。脇從其間者。宥而不問。給姦爲信。縱歸田里。可久髡髻而返。瘠瘁疥癢。丐食於路。至則訪其處舍。已易主矣。曲訊妻室。不知其所。輾轉飢寒。循路哀叫。漸有人知者。因指其新居。見妻及楊肆目門首。欲爲拊認。則詞杖詭辱。僅以身免。妻愕眙以異。復制於楊。可久不堪其冤。訴於公府。及法司接劾。楊生賄賂已行。取證於妻。遂誣其妄。時屬尹正長厚。不能辨。竊以誣人之罪。加之痛繩其背。肩扶出疆。可久冤楚相縈。殆將溘盡。命絲未絕。洛尹改更。則銜血齎冤於新政。亦不能辨。前所拘吏。得以肆其毒於簧言。且曰：以獄訟奮政者。漢律在焉。則又裂臙配邑之選者。隸執重役。可久雙背流血。兩目枯焉。時博陵公伊人燕居。備聆始卒。天啓良使。領三川。獄屏息。覆盆舉矣。攬轡觀風之三日。潛命就役所出。可久以至。乃救史掩乾夫一家。兼素鞠背。同稽其頸。且命可久暗籍家之服玩物。所存尙夥。而鞠史賄賂。醜迹昭焉。旣捶其脇。復血其背。然後擢髮折足。同瘞一坎。收錄家產。手持可久。時離畢作冷。衣雲復鬱。斷獄之日。陽輪洞開。通達相慶。有出涕者。沈冤積憤。大亨鳴於是。曰：古吏循之。孰能擬之。

蘇公辨案

四川富順縣民婦李氏。與傭工彭姓者有私。李有子學賈於外。其婦未婚也。而育於夫氏。名曰順英。李過之。慮順英遂亡去。有木工黃姓者。留之以爲妻。距其家百里矣。順英之兄自外歸。不見其妹。訟於官。官拘李與彭問之。得其姦狀。則曰是必殺順英以滅口也。會其地三四里外有陂池。深丈餘。浮一女屍。兩手反縛。纜以巨石。其面目爲魚所啖。不可辨。官曰是必順英。李與彭大受榜笞。皆誣服。獄成。臬使蘇公廷玉疑之。曰見屍之日。距李謀殺順英之日。百有三旬。屍未潰爛。何耶。是必非順英。執不可。衆議皆以蘇爲迂。俄而順英自歸。已抱子矣。乃皆歎服。而前所見女屍。則莫知爲誰。久之。知有夫婦同行。中途反目。婦投池死。夫舍之去。池主畏累。以繩反縛之。將負至他處。又畏人見。遂繩石而沈之。云。此事見蘇公所著從政雜錄。蘇字鼐石。福建同安人。余謂李氏之獄。非得蘇公力持。必有冤死者矣。屍猶未辨。而遽以定讞可乎。惟池中女屍。恐別有故。夫婦反目。何遽輕生。婦旣死矣。夫必買棺殮之。何遽掉臂而去耶。此事大有可疑。當時亦姑弗深求耳。

劉宰

宰爲太輿令。民有亡金釵者。唯二僕婦在。訊之莫敢承。宰命各持一蘆。去。曰不盜者。明旦蘆自若。果盜則且則必長二寸。明視之。則一自若。一去蘆二寸矣。蓋蘆其長也。盜遂服。

陳襄

襄攝浦城令。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數輩。至。相撐柱。襄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否則寂。乃遣吏先

引盜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禱。而陰塗以墨。蔽以帷。命羣盜往捫。少焉呼出。獨一人手不污。扣之乃盜也。蓋畏鐘有聲。故不敢捫云。

劉宗龜

劉宗龜鎮海南。有富商子少年。泊舟江岸。見高門一妙姬。殊不避人。少年挑之曰。黃昏當訪宅矣。姬微哂。是夕果啓扉候之。少年未至。有盜入。欲行竊。姬不知。就之。盜畏見執。以刀刺之。遺刀而逃。少年後至。踐其血仆地。捫之。見死者。急出。解維而去。明日。其家跡至江岸。岸上云。夜有某客。舡徑發。官差人追到。拷掠備至。具實吐之。唯不招殺人。視其刀。乃屠家物。宗龜下令曰。某日演武。大饗軍士。合境庖丁。集毬場。以候烹宰。既集。又下令曰。今日已晚。可翌日至。乃各留刀。陰以殺人刀雜其中。換下一口。明日。各來請刀。唯一屠者後至。不肯持去。詰之。對曰。此非某刀。乃某人之刀耳。命捨之。則已竄矣。乃以他死囚代商子。侵夜斃於市。竄者知囚已斃。不一二夕。果歸。遂擒伏法。商子擬以姦罪杖背而已。

徽商獄

徽富商某。悅一小家婦。欲娶之。厚餌其夫。夫利其金。以語婦。婦不從。強而後可。卜夜爲其招之。故自匿。而令婦主館。商來稍遲。入則婦先被殺。亡其首矣。驚駭不知其由。夫以爲商也。訟於郡。商曰。相悅有之。卽不從。尙可緩圖。何至殺之。一老人曰。向時叫夜僧。於殺人次夜。遂無聲。可疑也。商募人察僧所在。果於旁郡識之。乃以一八着婦衣。

居林中。候僧過。作婦音呼曰。和尚還我頭。僧驚曰。頭在汝宅上。三家館架上。衆出縛僧。僧知語洩。向日之夜。門啓。欲入盜。見婦盛裝泣牀側。欲淫不可得。殺而攜其頭出。挂在三家鋪架上。拘三家人至曰。有之。當時懼禍。移掛又上數家門首樹上。拘又上數家人至曰。有之。當日即埋在園中。遣吏往掘。果得一頭。乃有鬚男子。再掘而婦頭始出。問頭何從來。乃十年前斬其仇頭。於是二人皆抵罪死。

趙和

咸通初。有天水趙和者。任江陰令。以片言折獄著聲。由是累宰劇邑。皆以雪冤獲優考。至於疑似晦偽之事。悉能以情理之。時有楚州淮陰農北莊。俱以鬻蕨而貨殖焉。其東鄰則拓腴田數百畝。資鑽未滿。因以莊券質於西鄰。貸緡百萬。契書顯驗。且言來歲齋水利以贖。至期。果以腴田獲利甚博。備財贖契。先納八百緡。第檢置契書。期明日。以殘資換券。所隔信宿。且待通家。因不徵納緡之籍。明日齋餘鑽至。遂爲西鄰所不認。且以無保證。又乏簿籍。終爲所拒。東鄰冤訴於縣。縣爲追勘。無以證明。宰邑謂曰。誠疑爾冤。其如官中所賴者。分。之。此以證。何循理之。復訴於州。州不能理。東鄰不勝其憤。遠聆江陰之善聽訟者。乃越江而南。訴於趙宰。趙宰謂曰。縣政地卑。且復逾境。何計奉雪。東鄰則免泣曰。此地不得理。無由自滌也。趙曰。第止吾舍。試爲思之。經宿召前曰。計就矣。爾果不妄否。則又曰。安敢誣。趙曰。誠如是言。當爲寔法。乃召捕賊之幹者數輩。齋牒至淮壩口。有嘯聚而寇江者。案劾已具。言有同惡相濟者。在某處。居名姓形狀。具以西鄰指之。請梏送至此。先是鄰州條法。唯持刀截江。無得贖贖。追牒至。

彼果擒以還。然自恃無跡。未甚知懼。至則旅於庭下。趙厲聲謂曰。幸耕織自活。何爲寇江。囚則朗叫淚隨曰。稼穡之夫。未嘗舟楫。趙又曰。證詞甚具。姓氏無差。或言僞。而堅則血膚取實。囚則大恐。叩頭見血。如不勝其冤者。趙又曰。所盜幸多金寶綿綵。非農家所冀蓄者。汝宜籍舍之產以辯之。囚意稍解。遂詳開所貯者。且不虞東鄰之越訟也。乃言稻若干斛。莊客某甲等納到者。紬絹若干疋。家機所出者。錢若干貫。東鄰贖契者。銀器若干件。匠某鍛成者。趙宰大喜。卽再審其事。謂曰。如果非寇江者。何謂諱東鄰所贖八百千。遂引訴鄰。令其偶證。於是慙懼失色。祈死廳前。趙令楷往木土檢付契書。然後寘之於法。

赤蟹

藩司治前有百獅池。甚深廣。順治八年季冬。羣兒繞欄嬉戲。忽見赤蟹浮於池上。其訝嚴寒。焉得有此。遂鉤取之。有囊吞鉤而起。舉之甚重。視之一股解入也。急報藩伯。藩伯陳姓曰。蟹具八足。此間豈有行八之人。與名八之地乎。一卒曰。去司不遠。八足子巷中有丁八。藩伯曰。速捕之。至則遁矣。廉得巷中有皮匠婦。與丁八有私。而匠復數日不見。鄰人疑而舉之。捕匠婦。一訊而伏。誠與丁八成謀。以皮刀礮匠而沉之池。將偕奔而未追也。獄成。究不得八。藩伯旋開府粵。偶至一山寺。寺僧具迎。隨開府者一童子。忽執一僧曰。殺人丁八在是矣。僧失色。開府曰。若安識之。童子曰。余隣也。雖變服而貌不可變。童子蓋浙人。而挈之以適粵者也。旣得八。械送之浙。同伏法。窮兇冤債。雖髡髮萬里之外。其能避乎。

王別駕傳

王別駕。潤州人。字爾菴。諱之佐。明末。以諸生上書論國務。將用之。俄闖逆陷京師。未幾。闖逆遁。洪經略入。檢奏疏。得其書。大異之。授以通判懷來。試其治。有政聲。尋改補兩浙嚴郡。政聲益起。清介自守。困同寒士。書無不讀。見聞甚異。善斷疑獄。剖燭若神。其尤奇者。攝篆武康時。有山氓某姓者。詣案白事。云其兄爲虎嚙傷。曰屍何在。曰焚之矣。別駕曰。旣已焚之。爾盍去。其人洋洋出。明日別駕集胥役。命駕往視焚屍地。胥役曰。山中人死於虎。恆事也。其地在萬峯之中。去當窮日。且荒穢無憩止地。奈何。別駕曰。無多言。必欲往。山氓忽見別駕至。色爲奪。至溪口。見孤懸一屋。爲氓居。焦土一區。其焚屍所也。詢其遠鄰。云其兄之死未見也。其事氓向某等自言之。別駕潛令役人搜其室。中得半段鎗於牀下。鎗有血。別駕曰。兇器在矣。汝將逃弑兄之罪乎。氓色沮而辭不伏。別駕曰。無怪爾之不伏也。吾檢驗以示汝。胥役曰。無屍矣。將奈何。別駕命熾炭於焚屍之地。撒胡麻於上。而旋掃之。屍脂出。蔗膏入。遂相融結。而成人形。手足肢體無勿具。左協下爆。胡蔗數之粒。腹臍要害。所爆不一。皆其受創處也。觀者駭異。別駕顧氓曰。弑兄之罪。今伏乎。山氓股慄叩首曰。公神人也。敢不伏。遂盡吐殺兄狀。邑中共以爲孝肅再見也。

殺妻者

聞諸耆舊云。昔有人因他適回。見其妻爲姦盜所殺。但不見其首。支體俱在。旣悲且懼。遂告於妻族。妻族聞之。遂執婿而入官。丞行加誣云。爾殺吾愛女。吏獄嚴其鞭捶。莫得自明。泊不任其苦。乃自誣殺人。甘其一死。款案旣成。

皆以爲不認。郡主委諸從事。從事款而不斷。謂使君曰。某濫塵幕席。誠宜竭節奉理。人命一死不可再生。苟或誤舉典刑。豈能追悔也。必請緩而窮之。且爲夫之道。孰忍殺妻。况義在齊眉。曷能斷頸。縱有隙而害之。盍作脫禍之計也。或推病殞。或託暴亡。必存屍而棄首。其理甚明。使君許其諷。義從事。乃別開其第。權作狴牢。慎擇司存。移此繫者。細而劾之。仍給以酒食湯沐。以平人待之。鍵戶棘垣。不使繫於外。然後溷勘在城。伍作行人。令各供通近來。應與人家安厝墳墓多少去處文狀。既而一面詰之曰。汝等與人家舉事。還有可疑者乎。有一人曰。某於一豪家舉事。共言殺却一奶子。於牆上昇過凶器。中甚似無物。見在某坊發之。果得一女首級。遂將首對屍。令訴者驗認云非也。遂收豪家鞠之。豪家伏辜而具款。乃是殺一奶子。函首而葬之。以屍易此。良學之婦。私室蓄之。豪士乃全家棄市。吁。伍辭察獄得無愼子。

鄭生買茶

桐鄉鄭生。美如陳平。潦倒未娶。年將弱冠。就試省城。過小巷。見茶葉店。女子姿致嫣然。目眇片時。遂往買茶。故意索精。絮辭纏繞。冀其顧盼。女端嚴不動。貿易如常。方好時。生佯爲繳錢。誤觸女腕。女不顧而背生。生覺髮香沁人魂骨。明日再往。有翁倚櫃。其父也。生望而止。翁不在。仍往買茶。日四五次。以爲常度。買必留連。繾綣。務指着裏面錫瓶。龍井字號者。俾撮幾許來。管其旨否。使之移步得玩裙底也。一朝清曉。生來買茶。女方梳洗畢。忽謂生曰。君考究若斯。何不自帶茶葉來。而僕僕耶。生曰。鄙處粗茶。何敢望天仙風味。侍臣最有相如渴也。女始粲然露齒。

生不覺神往。既而試竣。同人各歸。生猶情癡不捨。囊資耗盡。隨身行李。悉已典質。惟有茶葉一箱。抵消費用。而身仍耽耽小巷中。欲往買茶。囊空如洗。但雙眸注定。歛歛惻悵而已。對門麪店夥計王八者。善于詐騙。買茶情事。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忽曳生袖曰。君婚姻乎。生曰。未也。王八曰。我爲君月老。生曰。素昧生平。沿街媒妁。何處淑女。肯濫送乎。王八曰。君意中人也。生曰。我意中何人。王八曰。茶嬌非乎。生駭曰。奇哉。神仙下降也。生正欲訪女根底。得王八一語。喜出望外。曰。此處非語言地。遂脫衣質酒樓上。拉與暢飲。王以生書懦可嘆。亂墜天花。說得活潑。并云翁止女一家頗驍足。省屏一中。定許館甥。我與翁心腹交。惟我言是聽。但得財禮百金。卽日喚君謝親酒。君其及早圖之。生倉皇歸里。躡院修斂。錢故事。幸有憐其才。又重以嗣續大事。釀金如數。生挾金到省。尋王八。王曰。君真信人也。受金與生允帖。并詹定合登日期。生歸。再爲整備一切。檢點作嬌客矣。臨期。再至。王八已遞舉高飛。問店主。主曰。此人自去自來。梁上燕也。我不知。客請行。生氣填胸臆。曰。允帖猶存。門楣尙在。明係賴婚。拂衣赴縣。大哭聲鼓。錢塘令風雅吏也。最喜玉成男女事。聞知卽坐審。生上前細細陳說。自始至終。一毫不諱。令大贊曰。好遠情也。不諱錢。也有情有義。可以爲人壻矣。汝勿憂。王八走矣。我無走處。我替君爲王八可乎。雖然。原媒當讓也。卽傳來少頃。王八至。叩頭曰。小人該死。令曰。媒人何出此言。汝不過要增謝禮。何作難至此。王八曰。小人情虛。詭避。實未關會。令曰。關會未遲。蓋此時此事。滿城皆知之。乃傳茶葉翁至。出允帖示之。曰。姑係汝家書乎。翁曰。非也。小人實不知情。令曰。閔聞至此。尙在暗中。汝忠厚人也。但我爲父母官。眼前都是赤子。父母無偏向人子之理。我欲以

汝女妻此生。汝肯乎。翁曰。惟父母言是聽。令點首曰。汝固是要體面人也。我爲汝覓吉。卽選定某日。交拜成禮。仍着王八爲媒。曰。今日弄假成真矣。判曰。勘得鄭生名來攀鳳。實事求凰。茶女跡異當壚。身仍待字。槐花滿地。明中成一笑之緣。茶葉爲媒。暗裏遂三生之約。典絮袍而沽酒。幸遇琅琊。返蘭棹以醴金。毋忘桑梓。詎雙園扇將引紅鬃。而八公山忽儕黃鶴。成事幾乎敗事。神通端的誠通。阿翁無害冰清。快婿何漸玉潤。從此釵鬢揀茗。不妨按前日之柔荑。想當裙佩移蓮。孰料踐今宵之羅襪。天使人以作合。餅店客師人奉天而施行。錢塘縣令喜筵媒傭。磨案官消。此識鄭生今貴。茶女葉氏贈孺人。此事可編入葉象山續蓮花記。

百菊溪

百菊溪任全楚制府時。有江西民在漢口作客。年積餘資。歸家置產。漸成完美。其弟在家誦讀。虔無楊腹。書可專心。博一矜之榮。起萬惡之念。兄年近杖國。思家可養生。免遠道以馳驅。僭墳窆而樂育。誰知弟恃田園契據。盡在手中。將兄遞年所增產業。僞爲已進。一股全吞。致兄無依。訟之於庭。屈無可伸。不得已挾徵資重踵漢口。爲賈。而日恨弟之不仁。暗聞百制府之神明。能伸生民之沉抑。作詞呈控。訊其祖父案微。一無遺蓄。弟年甫冠。作養讀書。已悉此案大概。收其詞。不加批。發交江夏縣。諭令想方辦理。江夏以案關兩省。既難傳人審訊。又難往彼察訪。延之三日。方無可想。案無可辦。求教於百制府。曰。此亦甚易事也。卽在盜案中。列其弟爲窩家。斯得之矣。江夏卽遵諭照辦。具詳申覆。百制府卽咨江西中丞。舉聞盜情。中丞飛速行府飭縣。嚴拿其弟到案。不由分辯。繫以黑索。加

以枉格。選差添兵解至楚北。百制府隨自親審。大聲呵斥曰。秀才應守名教。乃敢作盜窩家。致富千金。情實可惡。爾時其弟只要性命。供明家產。乃兄作賈增來。實無與盜窩賊情事。問其兄在何處。覆以現在漢口。立傳抵案。質訊明確。斷曰。爾係秀才。自知敬兄之道。卽或兄老貧窶。爲弟者亦應奉養。茲爾反以兄增之產。佔爲己業。又復恃衿終訟。將兄逐出。致兩鬢蒼霜。仍然沐風櫛雨。天良盡喪。莫之爲甚。幸而被盜攀窩。提解至滄。爾欲保全性命。供明產乃兄增。實爲深玷宮牘。相應咨請褫革荆管。斷令卽將產業與兄管。不許再行妄佔。取具遵結。解咨中丞。飭行遵照完結。夫以隔省之案。諉爲不理者多。卽或理之。不過文檄往還。空自答應而已。今百制府居然設法開提。且能便一言兩語之間。真情畢露。判徹於至隱之中。嚮伏於千里之外。神而明之。真可爲國家大臣矣。

史案遺聞

南潯莊氏私史獄。死者及百人。遺戍者百餘人。此案起因於吳之榮。各家紀載頗具。今見翁廣平所書。於案後瑣事極詳。叢錄之。足資異聞。吳之榮以告發起用。并以所籍朱佑明之產給焉。后仕至右僉都之榮居京師。生人面蒼。蔓延偃體。醫言割去初發之一。則皆愈。吳乃忍痛割之。而諸瘡咆勃如故。復次第割之。礎股繼體。楚痛哀號。宛轉累日而後死。莊氏及參訂諸氏。在武林軍獄時。雖受桎梏之苦。而滿州修將軍頗加防護。飲食供奉無缺。尙得以詩歌相倡和。就刑時。諸人有作絕命詞者。修將軍搜其遺草。奉刻之。共六石。今惟廷鑿一石焉。廷鑿字美三。詞翰俱妙。有豚犬縱糲全覆卵。糟糠豈罪及然其。一氣潮迴江上月。全家淚灑武林春等句。潘吳詩載觚臚中。吳

有贈美生詩。卽美三也。廷鉞字佐瓊。才華最富。七歲能詩。著有百尺樓詩稿。有櫟杌有名終累楚。鷗夷無后可留。齊之句。罹禍時年二十四。著上詩鈔。選其詩作嚴三史。虎邱志作於戊。云當發難時。其友朋親族奴僕之爲存孤計者。有數人。一爲馬要沈修若。匿廷銑一子於家。家人恐禍及修若。曰急難相救。正在此時。若學人之畏避。安賴此親戚爲。蓋所匿者其外孫也。一爲吳漢馬价人。素任俠。與廷鑑善。率拳勇數十人。從檻車中奪廷鑑少子。認爲己子。還卒。并逮价人。三受三木之刑。無異辭。遂率其少子以去。莊君佩者。允城從弟也。獄急時。君佩竭力營救。并給衣食。復盡收十八人尸骸。歸葬於祖塋之側。莊西雍允城族子。在郡知難發。命善走者日馳五百里至家。使區處後事。越五日。遷者始及。廷鑑長子濟。字日鱗。十歲補博士弟子。以文名遣戍藩陽。震澤沈鑑。至戍所設奇運策。救之歸。濟更姓王。有半硯齋詩稿。沈鑑見縣志孝義傳。其三僕民僕婦乳母五人。皆廷鉞家人。一曰計阿翁。延鉞妻潘氏。廢僕也。阿翁隨潘至戍。所事主母備嘗荼荼。主母死。土人欲火葬。阿翁以死爭之得免。乃收拾遺骸。走萬里歸葬。一曰高僕婦。高兄弟二人。亦隨主母及小主人同戍。二人觸瘴死。其兄之妻在家守節。半硯齋稿中有高僕婦一篇。一曰松江乳母朱姓。或曰謝姓。曾以珠籠匿延鉞三歲子緹。武遁跡松江。與其夫紡織以爲食。後莊氏求緹武歸。及長。思報乳母夫婦。竟不可蹤迹。余案莊氏史事。亭林集貫齋集。觚臠皆載之。邑志亦及焉。貫齋於莊氏兄弟。不加褒貶。仲山則以才稱之。林亭則曰不甚通曉古今。其書沉雜不足道也。又曰。余一至其家。薄其人。不學而去。是以不列名。獲免於難。有忌諱語。本前人詆斥之辭。未經刪削者。潘吳以才名著。列之參閱。實未嘗受

其聘也。有周恭先者。既受聘矣。以他事爲莊所擠。亦免於難。又聞莊氏後人云。史難將發時。南潯市中。忽有若風顛者。走呼三日曰。朱氏絕。莊氏滅。其亦先兆歟。

蕭由冤獄

福建莆田王豎生。素豪橫。因見鄰張嫗田五畝。欲取成方。造偽契賄縣令某。斷爲己有。張嫗無奈。何以田與之。然中心忿然。日罵其門。王不能堪。買囑鄰人毆殺嫗。而召其子視之。卽縛之。誣爲子殺其母。擒以鳴官。衆證確鑿。子不勝毒刑。遂誣伏。將請王命。登時凌遲矣。總督蘇昌聞而疑之。以爲子縱不孝。歐母當在其家。不當在田野間。衆人注目之地。且逼體鱗傷。子毆母必不至此。乃檄福泉二知府會鞫於省城。城隍廟。兩知府各有成見。仍照前擬定罪。其子受綁。將出廟門。大呼曰。城隍城隍。我一家奇冤極枉。而神全無靈響。何以享人間血食哉。語畢。廟之西廂。突然傾倒。當事者猶以廟柱素朽。不甚介意。甫牽出廟。則雨泥皁隸忽移而前。以雨挺夾之。人不能過。於是觀者大噪。兩府亦悚然重鞫。始白其子冤。而置王豎生於法。從此城隍廟之香火亦較甚焉。

張公曷知鉛山縣

張公曷初知鉛山縣時。有賣薪者嗜食饌。得薪值以其半買饌。命妻烹而食之。一日。自市歸。乘飢恣啖。少時腹痛而死。鄰保疑其妻毒殺之。執送官。考訊無他狀。獄不能具。公初蒞任。嘗白晝登堂。忽聞門外有綠袍烏巾者。冉冉而入。左右悉不覺也。及行案前。長揖。公疑之。令坐。乃言曰。吾邑中某鄉之土神也。鄉有冤獄未白。公問其事。曰。吾

鄉民某甲之妻。以殺夫繫獄。此人本中罈毒而殞。非婦罪也。公欲驗之。曰。但置罈水瓮中。有昂頭出水二三寸者。必殺之。試烹以燠他囚。則其事自矣。言訖不見。公異之。詰且如言試之。得昂首者凡七。設釜於堂。召此婦面烹之。出死囚於庭與食。遂下咽。便稱腹痛。俄仆地。公謂婦曰。汝冤白矣。遂釋之。此事亦載天啓志。

廣總憲讞獄

庶總憲官刑部員外時。有士默特台吉某喇嘛病歿。或誣爲其子姪徒子所害。訐訟至內。詔侍郎特先慎。馳往讞鞫。隨帶司員。卽庶與陳笠嵐也。蒙古俗。凡人歿後。不惟焚燬生前服物。卽屍骸亦洗淨焚燒。而棄其殘骨於海。庶與陳廉悉頗末。略無證據。傳質蒙古所親者。僉供病歿時。日情形確切無疑。應反坐誣告罪。以白特。特堅執己意。緘練周內。已擬七人死罪。庶與陳謀。另案梁情。遣使馳稟軍機大臣。故緩正稿。暗計使可抵京之日。發特原奏。時嘉慶四年正月。成親王總理軍機。兩奏並上。詔額駙拉往多爾濟覆往鞫之。庶陳得直。特侍郎鐫數級。而七人得以不死矣。庶由是受知。疊晉數階。陳外簡觀察。此固天理不爽。而庶陳之不苟徇堂官。草菅人命。殊爲可敬。

德大家宰

德大家宰由伊犁披甲。官參佐領。經阿文成保舉。改授京朝。清慎勤恪。名德老成人也。官司寇時。會同宗令宗正親王等。審訊府庫失銀一案。衆欲坐兩庫丁罪。釋釋原竊主。以全宗室誼。公云。國有常刑。案從其實。果宗室人犯竊。可罪無貸。尙有議親與在。只困禁耳。若卸坐庫丁。則妄殺兩無辜矣。執不從。衆不能強。又本部失銀一案。審究

數月。庫丁時認時翻。不得賊據。承審官請用大刑。總堂官並總理之大學士蔗林先生。均已畫諾。公執不畫。責承審者云。未有時值熟審。尙敢擅請大刑。且並無賊據。安得妄用此以求賊耶。衆色沮。蔗林先生亦甚欽服。刑部堂官每月得飯食銀八十金。長收卷麟來擣事。知公苦况。囑所司者以此分移送公。公云。我苦自有所應得。長公卽無需此。此非私物也。乃國家參養之費。安得強爲我有耶。其操行辦事。豈尋常具臣所可比哉。聞公精繙譯。在新疆時。曾將朱子通鑑綱目。繙譯一過。其根柢有自來也。

甘莊恪官粵

甘莊恪官粵西臬司。平反一冤獄。宣化縣有武舉黃國甯家失盜。陸續緝獲九人。府縣審明。定招解司。其首犯某。則黃國甯之婦翁也。公疑之。示期親審。喚首犯某至。但痛哭嗚咽。不能出一語。公曰。爾以婦翁行劫女壻。良心喪盡。自作自受。尙有何詞。因訴曰。天下豈有此人情哉。小人女兒現在。親戚往來無異。何爲邀外人行劫女兒家。求爺細按之。不然。小人死不見天日矣。公曰。汝旣非真盜。府縣審時。何爲輸服。乃爾泣曰。三木之下。何求不得。等死耳。較猶緩須臾也。何憚而不招哉。公令言其情。供曰。女壻家失事之次日。聞而往視。時盜已遠颺。小人爲潛行躡緝。今所獲在官之黃必正等。皆小人所緝獲者。各盜銜恨。遂誣以招邀爲首。府縣不察。夾打成招。又審至一廖日恆者。察其狀貌。爲樸實農民。不類盜。又疑之。訴曰。小人冤無可辨。惟現有一證。求驗視之。乃織布所用之扣。以分折經絲者。詰此何爲證。答曰。盜憑賊定。所以指爲盜。以家有白布一疋。此布乃小人母所織。卽用此扣經而成之。

者。其幾千幾百幾十扣。試取驗之。細數賊布。不爽一絲。詰備既非盜。縣役何爲至汝家起賊。答云。盜等誣叛也。小
人與武舉村鄰。因往某山取竹備用。見黃必正等五人。在山中偶語。怪之。次日聞黃家失盜。因思必某等所爲。遂
語洩。諸盜以此弋獲。盜等銜恨。遂誣叛受累。徐審至黃必正等。反復究詰。乃合供此內九人。唯必正與某某等五
人。實同夥行劫。其武舉之婦翁。及廖日恆等四人。皆誣叛者也。由是四人始得昭雪。嗚呼。聽斷之際。不能平心靜
氣。揆情度理。徒恃三木以從事。其不至天墮霜而鬼夜哭者幾希。

劉方遇

鎮州士人劉方遇。家財數十萬。方遇妻田氏早卒。田之妹爲尼。常出入方遇家。方遇使尼髮長爲繡室。田有令適
者。方遇之妻弟也。善貨殖。方遇以所積財。令適與殖。方遇有子年幼。二女皆嫁。方遇疾卒。子幼不能督家業。方
遇妻及二女。以家財素爲令適與殖。乃舉族合謀。請以令適姓劉。爲方遇繼嗣。卽令鬻券人安美爲親族。請鬻券
書卽定。乃遣令適服斬衰居喪。而二女初立令適時。先適每月供財二萬。及後求取無厭。而石李二夫。教二女詣
本府論訴。云令適冒姓奪父家財。令適下獄。石李二夫。族與本府安吏親黨。上在府帥判官行軍司馬隨吏都押
衙。各受方遇二女賂錢數千緡。而以令適與姊及書券安美同情共盜。俱棄市。人知其冤。府帥李從敏。令妻來朝
懼事發。令內弟彌縫。侍御史趙都嫉惡論奏。明宗驚怒。下鎮州委副使符蒙按問。果得事實。自親吏高知柔及判
官行軍司馬。并通貨僧人婦人。皆棄市。唯從敏初削官停任。中宮祈哀。竟罰一季俸。議者以受賂曲法殺人。而入

議之所不及失刑也。安重誨誅後。王貴妃用事故也。

李太守燭奸

松江太守李某某。性廉明。發奸如神。有婦人許其夫通海作亂。李問婦與夫爲結髮否。婦言夫雖結髮。然謀反事大。恐害及妻孥。故來出首。李曰。當卽拘究。婦出。李乃判狀封付吏曰。狀雖准。且莫行牌。三日內有人來探問此事。卽拘來見我。至三日。果有人來問前日婦人首夫事。狀已面准。何不行拘。吏給之曰。牌已送簽。少待卽當領出。其人果留。吏入白守。守命拿其人。令吏持所封狀來。使之自開。狀中判曰。婦告夫。世所無來問者。是奸夫。其人見之失色。守嚴訊之。果與婦奸而誣陷其夫者。遂并婦正法。

太原獄

太原有民家。姑婦皆寡。姑中年不自潔。村無賴類來就之。婦不善其行。陰於門戶牆垣阻拒之。姑慚。借端出婦。婦不去。頗有勃谿。姑益恚。反相誣諸官。官問奸夫姓名。媼曰。夜來宵去。實不知其誰何。鞠婦自知。因喚婦。婦果知之。而以姦情歸媼。苦相抵。拘無賴至。又諱辯。謂爾無所私。彼婦姑不相能。故妄言相誣毀耳。官曰。一村多人。何獨認汝。重笞之。無賴叩乞晚責。自認與婦通。械婦。婦終不承。遂去之。婦忿告憲院。仍如前。久不決。時吾邑孫進士柳下。令臨晉。推折獄才。遂下其案於臧晉人。犯到。公略訊一過。寄監訟。使吏人備磚石刀錘。質明聽用。共疑曰。嚴刑自有桎梏。何將以非刑折獄耶。不解其意。姑備之。明日升堂。問知諸具已備。命悉置堂上。乃喚犯者。又一一路訊之。

乃謂姑婦。此事不必求甚清析。淫婦雖未定。而奸夫則確。汝家本清門。不過一時爲匪人所誘。罪全在某堂上。刀石具在。可自取擊殺之。姑婦趨起。恐避遁抵償。公曰。無慮。有我在。於是媪婦並起。撥石交投。婦銜恨已久。兩手舉巨石。恨不卽立斃之。媪惟以小石擊臂腿而已。又命用刀。媪又逡巡。公止之曰。淫婦我知之矣。命執媪。嚴拷之。遂得其情。其案乃結。

新鄭獄

長山石進士宗玉爲新鄭宰。適有遠客張某。經商於外。因病思歸。不能騎步。賃手車一輛。攜資五千。兩夫挽載以行。至新鄭。兩夫往市飲食。張守資。獨臥車中。有某甲過。睨之。見旁無一人。奪資去。張不能拒。力疾起。遙尾綴之。入一村中。又從之。入一門內。張不敢入。但自短垣窺覘之。甲釋所負。回首見窺者。怒執爲賊。縛見石公。因言情狀。聞張備述其寃。公以無實質。叱去之。二人下。皆謂官無皂白。公置若不聞。頗憶甲久有通賦。但遣役嚴追之。逾一日。卽以銀三兩投納。石公喚問金所自來。甲答質衣鬻物。皆指名以實之。石公遣役令覘納稅人。有與甲同村者。否適甲鄰人在。便喚入。石公問汝卽爲某甲近鄰。金所從來。當自知之。鄰答不知。石公曰。鄰家不知。其來曖昧。甲懼。顧鄰曰。我質某物。鬻某器。汝嘗聞之乎。鄰急曰。然。固聞之矣。石公怒曰。是必與某甲同盜。非窮治之。不可。命取梏械。隣人大懼。曰。我以鄰故。不敢招怨耳。今刑及己身。何諱乎。彼實劫張某錢所市也。遂釋之。時張以喪資未歸。乃責甲押償之。石公此領甚多。亦見其實心爲政也。

臙脂

東昌卞氏業牛醫者。有小女。字臙脂。才姿慧麗。父寶愛之。欲占鳳於清門。而世族鄙其寒賤。不屑締盟。以故及笄未字。對戶鬻姓之妻王氏。能脫善誼。女聞中談友也。一日。送至門。見一少年過。白服褶帽。丰采甚都。女意似動。秋波縈轉之。少年俯首趨而去。去既遠。女猶凝眺。王窺其意。戲之曰。以娘子才貌。得配若人。庶可無憾。女暈紅上頰。脈脈不作一語。王問識此郎否。答云。不識。王曰。此南巷鄂秀才秋隼。故孝廉之子。妾向與同里。故識之。世間男子。無其溫婉。今衣素。以妻服未闕也。娘子如有意。當寄語委冰焉。女無言。王笑而去。數日。無耗。心疑王氏未暇。卽往。又疑宦裔不肯俯拾。邑邑徘徊。縈念頗苦。漸廢飲食。寢疾悞頓。王氏適來省視。研詰病因。答言。自亦不知。但爾日別後。卽覺忽忽不快。延命假息。朝暮人也。王小語曰。我家男子。負販未歸。尙無人致聲。鄂郎芳體。遠和非爲此否。女頰頰良久。王戲之曰。果爲此者。病已至是。尙何顧忌。先今夜來一聚。彼豈不肯。女嘆息曰。事至此。已不能收。但渠不嫌寒賤。卽遣媒來。疾當愈。若私約。則斷斷不可。王頷之。遂去。王幼時與鄰生宿介通。旣嫁。宿偵夫他出。輒尋舊好。是夜宿適來。因違女言爲笑。戲勸致意。鄂生宿久知女美。聞之。竊喜。幸其機之可乘也。將與婦謀。又恐其妒。乃假無心之詞。問女家閨甚悉。次夜。踰垣入。直達女所。以指叩窗。內問誰何。答以鄂生。女曰。妾所以念君者。爲百年不爲一夕。卽果愛妾。但宜速倩冰人。若言私合。不敢從命。宿姑諾之。苦求一握纖腕爲信。女不忍過。拒力疾啓扉。宿遽入。卽抱求歡。女無力撐拒。仆地上。氣息不續。宿急曳之。女曰。何來惡少。必非鄂郎。果是鄂郎。其人淫

剛知妾病由當相憐恤。何途狂暴如此。若復爾爾。便當嗚呼。品行虧損。兩無所益。宿恐假迹敗露。不敢復強。但請後會。女以親迎爲期。宿以爲遠。又請之。女厭糾纏。約待病愈。宿求信物。女不許。宿捉足解繯。履而去。女呼之返。曰身已許君。復何吝惜。但恐畫虎成犬。致貼污謗。今囊物已入君手。料不可返。君如負心。但有一死。宿既出。又投宿王所。既臥。心不忘履。陰揣衣袂。竟已烏有。急起篝燈。振衣冥索。詰之不應。疑婦藏匿。婦笑以疑之。宿不能隱。實以情告。言已徧燭門外。竟不可得。懷恨歸寢。竊幸深夜無人。遺落當在途也。早起尋之。亦復杳然。先是巷中有毛大者。游手無籍。嘗挑王氏不得。知宿與洽。思掩執以脅之。是夜過其門。推之未扇。潛入。方至窗外。踏一物。輟若絮帛。拾視則巾裹女烏。伏聽之。聞宿自述甚悉。喜極。抽身而出。踰數夕。越牆入女家。門戶不悉。誤詣翁舍。翁窺窗見男子。察其音蹟。知爲女來者。心忿。怒操刀直出。毛大駭。反走。方欲攀垣而下。追已近。急無所逃。反身奪刀。媼起大呼。毛不得脫。因而殺之。女稍痊。聞喧始起。共燭之。翁腦裂不能復言。俄傾已絕。於牆下得繯履。媼視之。臙脂物也。逼問女。女哭而實告之。但不忍貽累王氏。言鄂生自至而已。天明送於邑。邑宰拘鄂。鄂爲人謹訥。年十九歲。見客羞澀如童子。被執駭絕。上堂不知置詞。惟有戰慄。宰益信其情真。橫加桎械。書生不堪痛楚。以是認服。既解郡。敲撲如邑。生冤氣填塞。每欲與女面相質。及相遭。女輒詬詈。遂結舌不能自伸。由是論死。往來覆訊。經數官無異詞。後委濟南府復案。時吳公南岱守濟南。一見鄂生。疑不類殺人者。陰使人從容私問之。俾得盡其詞。公以是知鄂生冤。籌思數日。始鞠之。先問臙脂。訂約後。有知者否。答無之。遇鄂生。時別有人否。亦答無之。乃喚生上。溫語慰之。生

自言曾過其門。但見舊鄰婦王氏。與一少女出。某卽趨避。過此並無一言。吳公叱女曰。適言別無他人。何以有鄰婦也。欲刑之。女懼曰。雖有王氏。與彼並無關涉。公罷質。命拘王氏。數日已至。又禁不與女通。立刻出審。便問王殺人者誰。王對不知。公詐之曰。臙脂供言。殺卞某。汝悉知之。胡得隱匿。婦呼曰。冤哉。淫婢自思男子。我雖有媒合之言。特戲之耳。彼自引奸夫入院。我何知焉。公細結之。始述其前後相戲之詞。公呼女上。怒曰。汝言彼不知情。今何以自供撮合哉。女流涕曰。自己不肯。致父慘死。訟結不知何年。又累他人。誠不忍耳。公問王氏既戲後。曾語何人。王供無之。公怒曰。夫妻在牀。應無不言者。何得云無。王供丈夫久客未歸。公曰。雖然。凡戲人者。皆笑人之愚。以炫己之慧。更不向一人言。將誰欺。命桎十指。婦不得已。實供曾與宿言。公於是釋鄂。拘宿。宿至。自供不知。公曰。宿妓者必無良士。嚴械之。宿自供贖女是真。自失履後。未敢復往。殺人實不知情。公怒曰。踰牆者何所不至。又械之。宿不任凌箠。遂以自承。招成報上。無不稱吳公之神。鐵案如山。宿遂延頸以待秋決矣。然宿雖放縱無行。故東國名士。聞學使施公賢能稱最。又有憐才惜士之德。因以一詞控其冤枉。語言愴惻。公討其招供。反覆凝思之。拍案曰。此生冤也。遂請於院司。移案再鞫。問宿生繫選何所。供言忘之。但叩婦門時。猶在袖中。轉詰王氏。宿介之外。姦夫有幾。供言無之。公曰。淫亂之人。豈得專私一人。供言身與宿介。稚齒交合。故未能謝絕。後非無見挑者。身實未敢相從。因使指其人以質之。供云。同里毛大。屢挑而屢拒之矣。公曰。何忽真白如此。命榜之。婦頓首出血。力辯無有。乃釋之。又詰汝夫遠出。甯無託故而來者。曰。有之。某甲某乙。皆以借貸餽贈。一二次入小人家。蓋甲乙皆巷中游

薄子有心於婦而未發者也。公悉籍其名並拘之。既集。公赴城隍廟。使盡伏案前。便謂夢夢神人相告。殺人者不出汝等四五人中。今對神明。不得有妄言。如肯自首。尚可原宥。虛者。廉得無效。同聲言無殺人之事。公以三木置地。將並加之。括髮裸身。齊鳴冤苦。公命釋之。謂曰。既不自招。當鬼神指之。使人以氈褥悉障殿窗。令無少隙。袒諸囚背。駟入暗。中始授盆水。一一命自盥訖。繫諸壁下。戒令面壁勿動。殺人者。當有神書其背。少間。喚出驗視。指毛曰。此真殺人賊也。蓋公先使人以灰塗壁。又以煙煤濯其手。殺人者。恐神來書。故匿背於壁。而有灰色。臨出以手護背。而有煙色也。公固疑是毛。至此益信。施以毒刑。盡吐其實。判曰。宿介蹈盆成括殺身之道。成發徒子好色之名。祇緣爾小無猜。遂野鶩如家鷄之戀。爲因一言有漏。致得隴興望蜀之心。將仲子而踰牆。便如鳥墮。冒劉郎而入洞。竟贖門開。感魄驚龍。鼠有皮胡若此。攀花折柳。士無行其謂何。幸而聽病燕之嬌啼。猶爲玉惜。憐弱柳之憔悴。未似爲狂。而釋玄鳳於羅中。尙有文人之意。乃劫香盟於襪底。甯非無賴之尤。蝴蝶過牆。隔窗有耳。蓮花卸瓣。墮地無蹤。假中之假。以生冤外之冤。誰信。天降禍起。楛械至於垂亡。自作孽盈。斷頭幾於不續。彼踏齧齧隙。固有玷夫儒冠。而僞李代桃。誠難消其冤氣。是宜稍寬笞。折其已受之刑。姑降青衣。開彼自新之路。若毛大者。刁滑無賴。市井凶徒。被鄰女之投梭。淫心不死。伺孩童之入巷。賊智忽生。開戶迎風。喜得履張生之蹟。求漿值酒。妄思偷韓掾之香。何竟魄奪自天。魄攝於鬼。浪乘槎木。直入廣寒之宮。逕泛漁舟。錯認桃源之路。遂使情火息焰。慾海生波。刀橫直前。投鼠無他。即之意。寇窮安往。急兔起反噬之心。穴壁入人家。止期張有冠而李借。奪兵遺繒屨。遂

敎魚脫網而鴻離。風流道乃生此惡魔。溫柔鄉何有此鬼蜮哉。卽斷首領。以快人心。臙脂身猶未字。歲已及笄。以月殿之仙人。自應有郎似玉。原霓裳之舊隊。何愁貯屋無金。而乃感閨睡而念好速。竟繞秦婆之夢。怨擦梅而思吉士。遂離情女之魂。爲因一綫纏縈。致使羣魔交至。爭婦女之顏色。恐失臙脂。惹鴛鳥之紛飛。並名秋華。連鉤摘去。難保一瓣之香。鐵限敲來。幾破連城之玉。嵌紅豆於骰子。相思骨竟作厲階。喪喬木於斧斤。可憎才直成禍水。蔽蕤自守。幸白璧之無瑕。繚繞苦爭。喜錦衾之可覆。嘉其入門之拒。猶潔白之情人。遂其擲果之心。亦風流之雅事。仰彼邑令。作爾冰人。案旣結。遐邇傳誦焉。自吳公鞠後。女始知鄂生冤。下堂相遇。覩然含涕。似有痛惜之詞。而未可言也。生感其眷戀之情。愛慕殊切。而又念其出身微。且日登公堂。爲千人所窺指。恐娶之爲人。媼笑。日夜禁。迴無以自主。判牒旣下。意始安帖。邑令爲之委禽。送鼓吹焉。

異史氏曰。甚哉聽訟之不可以不慎也。縱能知李代爲冤。誰復思桃僵亦屈。然事雖暗昧。必有其間。要非審思研察。不能得也。嗚呼。人皆服哲人之折獄明。而不知良工之用心苦矣。世之居民上者。棋局消日。袖彼放衙。下情民懇。更不肯一勞方寸。至鼓動衙開。巍然高坐。彼曉曉者。直以桎梏靜之。何怪覆盆之下。多沈冤哉。愚山先生吾師也。方見知時。余猶童子。竊見其獎進士子。拳拳如恐不盡。小有冤抑。必委曲呵護之。曾不肯作威學校。以媚權要。眞宣聖之護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無屈已也。而愛才如命。尤非後世學使。虛應故事者所及。嘗有名士入場。作寶藏與焉。文誤記水下。錄畢而後悟之。料無不黜之理。作詞曰。寶藏在山間。誤認卻在水邊。山頭蓋起水晶殿。瑤

長峯尖。珠結樹顛。這一回崖中真鉄棒船漢。告蒼天。留點帶兒。好與友朋看。先生閱文至此。和之曰。實藏將山跨。忽然間在水涯。樵夫漫說漁翁話。題目雖差。文字卻佳。怎肯放在他人下。常見他。登高怕險。那曾見。會水滄殺。此亦風雅之一斑。憐才之一事也。

黎世序

黎襄勤公世序。河南羅山人。初以進士令西江。上官命稽案至某縣。羊角風旋輿前不散。黎曰。汝冤魂耶。導我行。爲汝雪之。風果前導。至塚而沒。問里甲云。某甲新以療卒。問其家。繼妻少艾。無子女。以饒於財。未嫁也。喚其妻至。美而黠。問若夫以何疾死。答以療。曰。是有他故。吾欲驗之。某氏甚辯。曰。驗有故當我以罪。無故奈何。黎曰。我當其罪。棺既開。骨瘦如柴。驗無據。某氏喧號索命。黎無以難。姑懸待訪。某氏迭控於廉訪中丞。檄下如星火。至省垣大吏。咸謂黎瘋顛。將參處。黎曰。固也。請賜一月限。世序訪不得實。罪無悔。憲許之。辭出。作星土裝。周行縣四境。二十餘日。迄無朕兆。心甚鬱鬱。一日。微雨。奔至一村。避柴門下。老媪出。圍扉。問之曰。賣卜之人。暮無所歸。乞投宿。媪曰。我齒已暮。無所避嫌。家有三楹。客可宿。東偏屋。出脫粟飯之。問其家人云。有子某乙。日游蕩不歸。言之絮絮。泣。俄有叩門聲。一男子入。搗酒肴餅餌甚多。呼母曰。今日博大勝。母可飽餐。媪告以有客在。導以見。因列酒饌。某乙曰。汝財星也。今日來。我博卽大勝。明日弗去。我再往博。明日去。至午歸。負赤仄累累。曰。汝真財星。因更買酒食。以餉。飲既酣。某乙曰。欲與君結爲兄弟。如何。黎亦欣然。因勸之曰。觀子意氣不凡。何甘於下流。况有母。宜務正業。蓄

妻子不宜自棄如此。某乙曰：我雖賦閒，然奉養老母外，一身無罪，礙得錢多，卽樂一日。否則忍飢，要妻子何爲？此下婦人最毒。某村某甲，家資鉅萬，身不得其死。今且他人入室矣，要妻子何爲？黎曰：聞有縣官爲檢驗矣。某曰：焉事除我知之。雖武侯復生，安能測其底蘊。縣官且由此得罪，他官更莫敢問矣。黎曰：盍爲我言之。某曰：他人是非，言之何益。黎曰：我兩人交同手足，保無漏言。閑佐庸庸，庸何傷。某曰：我梁上君子也。一旦入某甲家，掘後牆探首入見某甲臥牀上，其妻與一男子各持燭持剪，自齏齏中出小蛇一，置某口。以剪剪蛇尾，蛇痛極，入腹中。某甲大呼，氣已絕矣。婦人與男子收蛇尾並剪，置齏中埋牖下。然後同飲同臥。我觀至三鼓，怒髮上指，不復竊，遂歸。縣官何人，遂能測耶。旣而曰：我明日仍往博。子毋去。賣卜村市，晚歸同飲可也。黎曰：我卜子三日內有奇禍，無出門。過此以往，當交好运。終身喫著不盡矣。汝在家坐守，我出賣。卜約晚仍會於家。黎出，暗會人騎驢至省垣，見廉訪，請復審拘某乙來。踞堂下，視堂上賣卜人也。黎曰：第吐實，保無害。某乙供如前。從牖下，掘得齏齏蛇尾，剪刀並存。再檢棺中，半蛇亦出，供證確鑿。某氏無所遁，乃供在室時，通於表兄某。旣嫁，夫有療疾，不能滿其慾，與表兄計夫死，無跡。賈既德，與表兄暱，不嫁終其身。案定，抵某氏及其表兄於法。羣以爲龍圖復生也。後黎官至河帥，迎某乙母去奉養。若母約某乙不爲盜，日給錢一緡，任其游闕，以終其身云。

盜名出入有冥報

申韓家每以從寬爲造福。曉嵐所謂四救先生是也。然死者銜冤，冥責亦無少貸。汪潤亭師羅鳳翁，常言其友有

幕於三山。則忘其爲閹爲侯官也。與司錢穀者分東西室下榻者。中一室爲辦事公所。一歲秋間。居停有嘉會。畧演劇。諸客觀且飲。錢穀友適爲瘡作。不出。昏後瘡作。熱不可臥。起步室中。迷罔間。忽聞曳紙聲。歷歷。卽簾隙闕之。見中室燈光如豆。一人翻卷太息。審睇之。則無首。大驚仆地。署中多鋪杉板。震聲轟然。賓主皆驚。輾席問訊。答以瘡發卒倒。無他也。明晨獨招刑名友來。詢以案上何卷。答曰。此一劫案。吾以鼻斬太多。欲活一二囚耳。錢穀告以宵來所見。且告之曰。恐欲貸者必宿盜。故被戕者現形。刑名友故愼。曰。我聞獄貴求生。不聞求死。我自用法。弗亂人意。意用寬稿。稿出而病不及月。竟死。然此爲故出。意尙無他。若以故入邀功。則得禍自應速。且酷耳。錢刺史亮工。以州司馬需次時。捐二千四百金。市大盜三。得保舉。蓋楚北惡習。應捕人。擇少年丐。飼以酒肉。恣其嫖賭。繼乃誨之竊盜。漸乃習於焚殺。有購之者。卽縛以充贖。如畜羊豕然。盜亦視爲固然。慷慨就死。不怨不怖。解付司院。絕無詭異者。亮工以是得刺沔陽。明年蒞任。眷屬尙在省。妻陸宜人。夢有送瓜者。啓其盒。則赫然三級也。驚醒。急足來報。亮工病矣。未幾。竟死。死之日。卽三囚正法之日也。尤奇。又數月。陸亦卒。人命至重。鬼神難欺。奈何以貧民斷頭。博熱官進爵哉。

冥獄果報

嚴生國柱。業醫。有時名。松江太守七閩蔡公。長濼尤重之。倚爲司命。一日。應病家聘。至葉謝寓。一古剎中。夜夢兩青衣來。云。冥中有訟。需對理。夢中所祈之問。有策可免否。答以免。則不能。遲或能效。第須多費耳。恍惚間。與之要約。

晨起卽令僕從市箔繒億萬。不足復益之鄰村焚之。竟日灰滿數斛。夜復夢青衣報命曰。妥矣。從此貼然。後十餘年。重至某寺。白晝見二青衣。曰。君今何行。曰。尙可緩乎。曰。不能。前以牒首蔡長滢。未來。君列次名。故有辭。可待。今蔡已闕。尙何待。言訖。瞑眩。至夜卽殉于寺中。又李君明吉。卽廣文樵峯之父。一生游幕三山。晚年歸老家。居疾作。見衆鬼叢集。或以理折之。鬼俯首而退。或以情諭之。鬼亦捫心而退。最無理者。一售茶葉笏肺人。有尾欠二緡。未楚。亦尋來索取。以冥鏹焚付之。卽唯唯而退。惟一鬼以請保不準。羈獄待質。厥妻無依。窮困而死。腹中有胎。謂者一批而誤三命。終不肯退。時居停主亦罷官家居。李札致之曰。此獄爲君而起。然待質照例。我有辭焉。速贖參數錢。卽我行常理之地下。主者乃卒。又余在保陽。邂逅一趙姓。練習案牘。而不肯就縣聘。詢之曰。我先子固提刑。主席。年老謝事。一日偶夢爲冥吏所追。則有訟其枉斷者。謂浮收情真。乃斷以誣控充發。趙抗詞對曰。直隸釐穀。差務繁重。州縣以公濟。公常恐不給。敢侵漁乎。且若所言。豈眞爲鄉里訟冤。意在恐嚇吏胥。希圖包攬耳。予以遣戍。尙何枉乎。冥吏笑曰。誠誅心之論也。乃叱退訟者。然我父謂身佐提刑。理直氣壯。若在州縣幕中。則氣先餒矣。故誠子孫勿貪厚幣。遷就有司也。此三事。一得之金翁所傳。一得之茅僕所聞。一得之趙子所述。三人尙稱鄉黨自好。雖未知獄情委曲。計尙無得助助虐。諍擊而不遠千里。鬼趣紛紛。吁。可畏哉。至外祖所記蟀蟋事尤奇。楓溪人某。門促穢而負計。散虫甚猛。乃賄持緯者。針藏草中。遂敗。虫主偵知。一怒病死。死後作祟某家。某遣術者。牒之城隍。竟安。三月而祟復作。且曰。汝能牒我。不能牒蟋蟀也。蟋蟀爲我抱告。訟城隍得直。今不能舍汝矣。某竟卒。蟀

董有。毒。洵。然。

汪龍莊讞獄

蕭山汪龍莊大令輝祖。由名幕而爲循吏。所著學術臆說。佐治樂言。已風行海內。所有讞獄之辭。略誌於此。無錫縣民浦四。童養媳王氏。與四叔經私事發。依服制當擬軍。汪以凡上。常州府引服制駁。汪議曰。服制由夫而推。王氏童養未婚。夫婦之名未定。不能旁推夫叔也。臬司以王氏呼浦四之父爲翁。翁之弟是爲叔翁。又駁議曰。翁者對婦之稱。王氏尙未爲婦。則浦四之父。亦未爲翁。其呼以翁者。沿鄉例分尊年長之通稱。乃翁媪之翁。非翁姑之翁也。撫軍因王氏爲四妻。而童養於浦。如以凡論。則於四無所聯屬。議曰。童養之妻。虛名也。王習呼四爲兄四呼爲妹。稱以兄妹。則不得以夫婦科。四不得爲夫。則四叔不得爲叔翁。撫軍以名分攸關。又駁議曰。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王未廟見。婦尙未成。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爲比。書云。罪疑惟輕。婦而童養。疑於近婦。如以王已入浦門。與凡有間。比凡稍重。則可。科以服制。與從輕之義未符。况設有重於姦者。亦與成婚等論。則出入大矣。請從重枷號三箇月。王歸母族。而令經爲四別妻。似非輕縱。遂得批允。江淮衛漕船多滯十年。糧道發價改造。其間有停運三次二次者。戶部以未滿十運駁。取擅動庫項職名。司錢穀者援例頂詳。總漕不准。商之汪。汪曰。援十年之例。而部以十運爲計創也。非破其十運不可。乃爲之議曰。截留漕船。以裕民食。破格之恩。前所希有。是以向來止計十年。而不問足運。但船隻一項。利於行駛。不利停泊。蓋一經停運。久泊河

干上之日。曬雨淋。猶有苦蓋銀兩。時爲檢點。至船底板片。泥膠苔結。日漸朽損。若因船身無恙。勉強起運。重載米石。遠涉江黃。設有疎虞。所關非細。故不敢因慎重錢糧。致誤天庾正供。既滿十年。不得不造議。上總漕大爲許可。達部允行。長洲縣婦周張氏。年十九而孀。遺腹子繼郎。十八歲。將授室而殤。族以繼郎未娶。欲爲張之夫繼子。而張欲爲繼立嗣。輾轉訐訟。前令督批房族公議。歷十八年未結。因查全卷。知乾隆十九年前。張指一人可以立孫。而房族謂其襁褓甫離。未必成人。後又另議。終至宕延。汪擬批張撫遺腹繼郎。至於垂婚而死。其傷心追痛。必倍尋常。如不爲立嗣。則繼郎終絕。十八年撫育苦衷。竟歸烏有。欲爲立嗣。實近人情。族謂繼郎未娶。嗣子無母。天下無無母之兒。此語未見經典。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禮。有明文。殤果焉繼。誰爲之後。律所備。可通於禮。與其絕殤而傷慈母之心。何如繼殤。以全貞婦之志。乾隆十九年。張氏欲繼之孫。現在則年已十六。昭穆相當。即可定議。何必彼此互爭。紛繁案牘。因立繼書。遵依完案。烏程縣馮氏。因本宗無可序繼。自撫姑孫爲後。比卒。同姓不宗之馮氏。出而爭繼。汪議據宋儒陳氏北溪字義。系重同宗。同姓不宗。即與異姓無殊之說。絕其爭端。

董刺史雪冤

董公溶在海甯州時。下鄉踏勘。有旋風。迎輿來。左避左隨。右避右隨。公異之。祝曰。若有奇冤。可在輿前三旋而退。吾當命役從汝指引。祝畢。果如公諭。隨令幹役隨風查察。至僻壤處。入墓而歿。稔知爲某解元女公子墓。窆覆。公立爲傳訊。據稱其女是暴病天殤者。公不之信。即欲起墓檢驗。某乃索公無故開棺筆據。方許啓墓。公不得已。與

之及啓驗。果屬病亡。公頗自悔。亦惟候告。聽參而已。乘輿返。行未數武。旋風又來。公益驚。停輿細思。憶及墓內棺石板下。當有故。復回至墓。揭石驗之。又得一棺。開檢。亦一女尸。而貌如生。傾國姿也。遺體鱗。訊係元人。感逼強姦。不從。受傷身死。公遂按律。詳革科。斷。昭雪其冤。而旌表之。

驢案

安東丁甲。傭工於寶應僧寺中。有驢一頭。爲往返代步之資。同里莊姓。忽至寶應。詰丁曰。汝母病篤。望汝急歸。勿緩也。丁卽策蹇與莊同返。半途。莊謂曰。足力疲矣。佳騎能暫假否。丁諾之。莊乘而鞭之。頃刻馳去。及丁抵家。而母初未病。莊與驢皆未還也。候之數日。知爲所誑。慮其復至僧寺。詐取錢物。遂辭母自往跡之。遇諸途。手牽一驢。而非丁畜也。詰之。莊曰。易之矣。丁大詫曰。吾驢齒壯。此已老。易何爲者。莊曰。彼固貼錢數千。現在囊中。丁猶不願。又出布衫一領。曰。以此補足何如。丁乃著衫。置錢於驢背而行。將及淮北之成公橋。遇地保縣役數人。拍其肩而語曰。若事犯矣。丁驚曰。我犯何事。曰。刺其人而奪之驢。猶伴爲不知者耶。卽逮赴縣。蓋莊賣丁驢後。僱驢成公橋。而手刺其人。攘其布衫。丁不知也。知縣王明府問殺人狀。丁茫然。王拍案曰。布衫血跡猶存。汝從何處掩飾。丁曰。是皆莊某爲之。王傳驢行人。及被刺未死者相質。皆曰。莫知其姓。然貌是此人。王遂以嚴刑逼供。至用線香薰腋下。丁不勝拷掠。遽誣服。瘦死獄中。先是丁氏閭族具保狀。邑紳亦力言丁冤。王以爲南山可移。此案總不可動也。他日。莊以竊案見獲於寶應。一訊而輸前情。及移文山陽。而詳勘已定。因並收莊獄中。亦瘦死。後一月。王坐皇堂治

事家人奔告公子病狂。急入內室視之。子方跳叫作丁語呼冤。人曰：此官事。何以饜其子？曰：官祿未盡。使之親見其子語。子亡而後及其身。無所逃也。言已而死。未幾。女繼之。刑名幕友又繼之。後三年。王寓省垣。見丁至。大叫而卒。

義烏讞案

稠州沈某。誘觚無範。子醇謹。勤操作。人多許爲幹蠱。一日。向子索錢不遂。致敲勞。合族憤慍。咸毆其父。子見父被毆。助父敵衆。衆捨父敵子。子受瘡疥。衆懼。與約曰：今且延醫視爾子。若死也。則與爾田若干。錢若干。請勿涉訟。父諾。隔旬。子漸平復。恨弗能得田與錢。買砒藥子。向合族責成約。族謂非傷死不與。鳴官羸診。果毒死也。申詳上憲。被批。厥將開棺重驗。弗料沈子聖周山曲。旁棺無數。有癩疾人將屍移亂。肢體零落無准矣。又詳上憲。臬司怒。謂縣官蒙混。親鞫之。始信。又一夕。有人訴叔冤死。細爲研詰。語涉吞吐。疑而審視。衣多血跡。問之。對鼻。連稱鼻。數十聲。閉目檢驗。則以石椎致死者。椎有記識。是其堂兄吻。兄供叔與弟同居。廬間弟。卽訊某。用刑得其實。某緣處。曾與長嫂姘。長嫂者。堂兄妻也。移年又兼次嫂。而長泣前魚。築婬不鑿。爭搆。聲張敗露。堂兄訴叔。叔召妹懲責。某恐害之。竊椎毆叔。作嫁禍計。事白。卽行梟示。從祖蒞義五年。清廉甚著。癸亥。調繁蘭溪。義邑紳民。具公呈。赴省保留。不獲准。及往新任。沿途踴送。自義至蘭。無間斷。

兄弟爭產

折奇獄聞

九九

姚一如令儀爲成都守。請寄無所聽。有富室兄弟爭產成訟。未審前。一紳士來謁。餽金六千兩。囑袒護其兄。姚許之。及審。兩造具備。紳亦應訊有名。姚謂其昆弟曰。爾係同胞。爲手足。我雖官長。究屬外人。如以金錢授我。何如一家相讓。今金具在。爾等自思。兄有虧。還爾六千金。弟有虧。授此六千金。俱可無訟。兩人感悟。投地飲泣。乃喚某紳曰。爾係伊家至戚。昆季何分彼此。而輒上下其手。平時不能勸導。又欲宵行囑託。陷我於不義。今他弟兄已和好。以後稍有齟齬。卽惟爾是問。

蒲葵扇案

閩臬陳公。治績素著。有幕下生曰盧某。實左右之。公亦敬禮弗衰。時時與同寢食。盧年未三旬。斷獄精嚴。令人無從置喙。公之僚屬。罔不誠服。盧遂傲睨一世。適邵武來一異人。龐姓。芝名。字眉叟。壽登七秩。而少好如弱冠。挾有異術。能與鬼神言。悉人生去來事。某太守薦之於公。遂驛送來省。其言如響。公甚尊信之。亦致之幕中。龐既入署。得與盧遇。輒數數目之。色若傲然。公疑焉。然以盧素倨慢。待龐無加禮如故。此亦不甚介意。一夕。與龐夜坐。聞鬼聲甚慘。似在左近。公與侍者皆聞。因駭然以詢龐。龐笑曰。此盧生之夙孽耳。於公固無害也。公叩之初不肯言。詰之再三。乃曰。公憶蒲扇之已事乎。公愕然曰。頗憶之。而非予任內事也。龐曰。公雖未逮。盧生實司其事。渠以片言致戕二命。昨閻摩旣已發勘。禍將作矣。公詢其期。答以三日。公遂默然不樂。然猶將信將疑也。侍人有善慮者。聞而驚。轉相告。時盧正囚惡警。神思弗甯。聞之益更惶傷。遂治具邀龐。敬求良策。龐已覺侍者漏言。堅辭不赴。盧乃

移樽過龐。儻節謙恭。笑語款洽。迥非向之倨侮者。龐亦竊笑。不言。酒酣。龐以言挑之曰。君居閩地。亦知蒲葵扇一。誰實斷之乎。龐佯笑曰。此前司某公事耳。君言及之。當必有故。龐因懷言曰。予時已司刀筆。就事論情。推見至隱。乃人或以爲口實。心殊不解。龐聞此言。遂變色而作曰。君至今日。尙猶以爲精當耶。二屈蠶。冤九閩。震怒。君之危若朝露。顯乃詭詭如此哉。龐大怖。離席而伏。一時侍者皆驚愕。蓋閩中。素矜男色。詩禮之家。生子而美。其防閑猶甚於閨人。某縣一巨紳。生子女各一。皆有殊色。紳故崇尚名教。閑之維則。男女旣及冠笄。尙猶中門未出。家之僮僕。並未少識烏衣。而紅顏者更無論矣。一日紳他出。見僕執蒲葵小扇。乘涼於門側。紳亦漠不關心。閱數日。過女閨中。案頭適有此物。取視之。上題五言絕。墨跡猶新。而詩鄙俚可笑。紳心猶未甚疑。及詰其女。則曰。弟適攜來。云係某僕者。不知何人所書。讀之令人噴飯。父亦曾見之耶。紳微頷之。而疑乃頓起。時內外隔絕。僕之物無因而至。致以爲訝。然思僕之婦。服役門中。物或有所自來。遂不復根究。乃父出而子入。姊弟又以爲笑柄。評議。許時女因語弟。便更之。弟不欲。旣而念少年章甫。忽爾巾幗。女流亦深閉而不得出。不覺抑鬱。乃以清水滌其墨。取筆大書一絕曰。雄飛原有志。雌伏固無妨。倘借春風力。飄飄出畫堂。吟成。姊弟又笑語。良久。而懼爲父見。遂並是扇藏于中。卽紳亦不甚記憶矣。明年紳將有遠行。以門客某綜理外事。卽館于家。其素所親暱者也。時值褥暑。蚊聚成雷。客索一物爲驅逐。乞之於內。紳子無以應。偶見此扇。卽以付之。亦頓忘扇頭所書矣。客揮筆。竟夜晨起。僕瞥見之。詫爲己物。及讀詩。則又非是。遂置之。乃客當未冠時。實已色寵於宦。故今猶以家寄託。是日見僕錯愕。取扇觀。

之不覺大慙。遂疑紳子爲嘲已。思以報。故以扇置其前。且言公子所贈者。紳本有疑。於是見之大悲。客又言公子每夜出。未知焉往。忝在心腹。不得不告。紳益怒。入內呼其子。將施鞭撻。幸女銳身自任。極力辯白。書扇有時。與扇有據。宵行又莫須有之說。紳乃釋然。反下令逐客。客遂無顏。鼠竄而去。又踰年。紳遂爲其子緝姻於某宦。既納采矣。客知之。因銜舊怨。搆扇造宦。鑿鑿言之。宦又迂腐異常者。乃以乞書爲名。向婿丐字數行。紳不知。命子與之宦。比觀字跡。膈合。竟遣媒妁絕其婚。紳不能平。爭論數四。遂涉訟。然在主斯獄者。猶以詩有可解。事有可疑。聞之中丞藩臬。亦命爲之調停。而盧適入幕見之。卽笑曰。此地素有此風。已不可長。况紳家而亦爲之耶。因命取扇入署。草書一行於上。曰。旣甘離伏。何必雄飛。其人之品。從可知。其人之婚理。宜絕。但存宦體。卽卽斷繼。云云。紳得此。慙赧無地。歸卽痛鑿其子。逼使成招。竟無以明。刎脰而死。女恫曰。予實使弟爲之。今若此。是予殺之也。女遂亦投糧紳救之。弗及。氣忿成疾。竟以病廢。而人猶喧傳其醜。罕有識其冤者。是獄已隔數年。盧忽夢已持蒲葵扇。將有所書。身側一女兒。項擁素帛。哀哀而哭。及寤。寸心驚悸。又聞人言。故折節於盧。以冀俸免。盧既責之。更力辭。曰。此獄旣已定案。亦如君之鐵筆。不能搖動。但因造言之客。時近大貴之人。鬼不得前。故君亦少延殘喘。今渠已南。覆舟於江。命無可逃。豈君尙能獨緩乎。言已太息。盧又流涕以請。兼以老母爲言。盧不覺惻然曰。祇餘一綫。君自爲之。乃屏去左右。耳語曰。某客爲鬼所迫。因投於相國門下。乞爲親隨。朝暮侍側。故得苟免。至今。刻間閻君將轉生人世。地府缺員。限以三日之期。盡結舊案。君能得我公卵翼。同宿數宵。或藉以免。亦未可料。此僕洩天地

之秘。深有罪愆。明晨亦將他適矣。盧聞此語。深信弗疑。及陳公退食。卽號泣乞救。公詰之。乃具以告。公以辭龐。對曰。以公之福德。不難庇覆此一人。濟與弗濟。請從之。公乃慨允。命人移臥具於盧室。與之對弈。直至夜分始寢。果無一事。卽鬼聲亦不復聞。達旦而起。堦頭砌畔。儼有繩索痕。侍者皆以爲異。及公出。龐卽承迎。將辭歸。邵武公留之。堅不受命。不得已而餞之衙齋。臨別。龐語盧曰。曠此兩夕。君亦切弗自誤。盧敬諾。龐遂還齋。乃公至次夕。手談既倦。因與盧坐語。夜半將眠。侍者亦多偷安。俄聞簾鉤微動。公固有戒心。亟視之。則黑氣兩團。恍若淡霧。森然直衝臥內。豎人毛髮。視盧已木坐如癡。公駭然。厲聲訶逐。其氣頓斂。彷彿如人。侍者皆見之。則一男一女。年約十六七。分跪於公之坐側。公未及詢。女卽稟曰。蒲葵扇一案。公亦當洞鑿其寃。今盧某旣罪無可道。請公出此戶。勿庇凶人。反使震公左右。公時已氣餒。強詰其名。則某紳子女者是也。公乃徐曰。亡其命矣。夫遂起而趨出。盧雖迷惘。猶思挽留。公以更衣辭之。亟返內署。少頃。使人覩之。則傳報曰。盧先生已長逝矣。公益震惜。不敢復履其室。惟命紀綱。以衣衾斂之。已而詢其死狀。則長跪中庭。宛如向人乞命者。且口鼻有血痕。及歿。而膝猶未伸。筋骸拘攣。遂卒曲而納於櫬。馳書浙右。召其眷屬厚賻之。令載以歸。然在公已如矢左右手矣。幸卽報陞方伯。倉卒離任。復遭龐於途。公知其異。挽之晤言。因詢龐之所在。並兩夕頓異之由。頗加怨悵。龐正色曰。初某以公之德政。綽有可觀。故以節鉞卜之。謂不妨庇茲小醜。詎意庭訓弗嚴。盧歿之日。公之長君。受人暮夜之金。誣一良婦。永沉囹圄。上帝因滅公之祿籍。以父子至親故也。以是匿跡之鬼。因而現形。且冒瀆而不顧。微公知幾。亦將抱恙。非某誤公。

實公之自誤耳。今盧已徧歷冥罰。轉輪人世。不再如向之得意已。語竟辭去。公甚怒然。時公之冢子。已蒞任某州。因走伴以書詢之。堅諱曰無。公以此鬱鬱弗快。無何以公務降補鹽道。未任而卒。

徵漕案

田白岩言。康熙中。江南有徵漕之案。官吏伏法者數人。數年後有一人降。於其友人家。自言方在冥司。訟某公友人駭曰。某公循吏。且其總督甯江。在此案前十餘年。何以無故訟之。乩又書曰。此案非一日之故矣。方其初萌。視一官。竄流一二吏。即可消患於未萌。某公博忠厚之名。養癰不治。久而潰裂。吾輩遂遭其難。吾輩病民蠱國。不能離現在之執法者也。追原禍本。不某公之訟。而誰訟歟。書訖。乩遂不動。迄不知九幽之下。定讞如何。金人銘曰。涓涓不壅。將爲江河。毫末不札。將尋斧柯。古聖人所鑒遠矣。此鬼所言。要不爲無理也。

臨海令

臨海縣迎新秀才適巽宮。有女窺見。一生詔美。悅之一。賣婆在旁曰。此吾鄰家生也。爲小娘子執伐。成偶佳矣。賣婆以女意誘生。生不從。賣婆有子無賴。因假生夜往。女不能辨。一日其家舍客。夫妻移女。而以女相寢之。夜有人斷其雙首以去。明發以聞於縣令。以爲其家殺之。而囊裝無損。殺之何爲。乃問榻向寢誰氏。曰是其女。令曰。知之矣。立逮其女。作威震之曰。汝奸夫是誰。曰某秀才。逮生至。曰賣婆語有之。何嘗至其家。又問女。秀才身有何記。曰臂有痣。視之無有。令沈思曰。賣婆有子乎。逮其子。視臂有痣。曰殺人者汝也。刑之。卽自輸服。蓋其夜捫得駢首。以

爲女是他好殺之生由是得釋。

劫麥

王愷爲平原令。有麥商夜經村寺。被劫。陳牒於縣。愷故匿其事。陰令販置者。和少熟置其中。夜過寺門。復劫去。令捕兵易服。就寺僧貨置。中有熟者。遂收捕。一訊而服。自是盜屏跡。

魯公斷姦

成郁守。蘄水魯永清。決訟如流。門外架屋數椽。鍋竈皆備。訟者至。寓居之一。見即決。飯未嘗再炊。有魯不解擗之。謠適有以好訟者。一曰和姦。一曰強姦。臬長不能決。以屬魯。蓋欲試其決也。魯令逮有力者。去婦衣。詣衣皆去。獨裹衣。婦以死自持。熱無如之。何魯曰。婦苟守貞衣且不能去。况可他犯。即供作和姦。訟遂決。

羅仙塢令中部

桃源羅仙塢先生令中部。時有婦人以夫久出不歸。求判改嫁。先生云。焉有爲汝父母官。而忍聽汝改嫁耶。計汝母女二口。升米可活。手寫硃票。令此婦於每月朔。執票支倉米三斗。並諭以我在此一日。無慮一日失養。唯矧汝守分。毋使我氣短。感謝而去。一日夫回。偕婦來叩謝。先生欲杖之。婦代乞免。先生曰。爲善必終。仍令支一月糧去。而收回硃票。此事可謂仁至義盡。嘗上省謁奏之。軒中丞。中丞言爾守中部。好虐我不深。知。爾虐亦未聞。固不見所長。却不見所短。似不應久屈在下邑。先生正色答云。且不必論長短好醜。只以國士遇我。我不敢當。若以衆人

待我。我亦不敢受。卽日稟辭去。蓋中丞微示以調繁意。先生應答也有體。

辨子

一農人生子家貧。甫生而鬻於富厚之無子者。僱乳母以養之。迨成人貌極清秀。教以讀書。文頗通順。其生父愛慕是子。欲令還家。其子不知貧者乃是父也。享安閒之福久矣。焉肯舍錦袍而就韋布。去玉食而飲箠瓢。以故鈞挑不動。硬向富者贖之。富者曰。子乃斷賣。難言贖也。吾養此子。已廢數千金。如我金子。子還。貧者不能應。因謀於訟師。曰。例載異姓歸宗。子可控之於官。當斷還於汝也。可不必以銀贖之。作詞以控。富者訴子以親生。非由買來。官問之。不能決。問其子。子亦不知身從何來也。官思他法以辨其真僞。因命原差將其父子分三處以管之。勿令其親戚探望。至五日。官又傳差進。而諭曰。汝於二老前。僞說子有病。次日。又說病重。視二老之情形。密稟於我。差領命而往。告於二老。貧者淚下。富者持銀與差。使代延醫以治之。差稟於官。又諭。明日傳知子死。再視其情形。密來稟知。黎明。差告二老曰。爾子於五更死矣。貧者痛哭不已。富者口第歎氣。差令其籌棺殮之。富者曰。彼認此子而詐認。當令彼收殮埋葬。差又稟官。官卽坐堂審訊。曰。子之真僞。已知之矣。命原差一一質之。富者俯首無辭。斷曰。買子延嗣。世或有之。例載歸宗。姓難亂也。是子當以生父之姓爲姓。以養父之姓爲名。應考赴試。念其恩養已久。其子仍留養父之家。使之侍老。以報鞠育之恩。俟養父死後。方准歸宗。將來爲養父持喪期年。爲生父斬衰三年。着養父須擇立繼子爲後。其家產分給一半與養子。留則與之。不留仍與繼子。不准帶回生父之家。此判人之

最關切者莫如子。若人買子也。由於貧。其愛子之情。不能因已賣而改之。彼屬毛離裏者。迥不同矣。是案也。分三處以管之。使之不得通風。僞言死而辨得真情。辨其情而斷其案。是亦精明之官。可爲後世法矣。

里豪戕命背約

閱微草堂筆記云。有張福者。杜林鎮人也。以負販爲業。一日。與里豪爭路。豪揮僕推墮石橋下。時河冰方結。觚稜如鋒刃。顛骨破裂。僅奄奄存一息。里胥故嘯豪。遽聞於官。官利其財。獄頗急。福陰遣母謂豪曰。君償我命。與我何益。能爲我養老母幼子。則乘我未絕。我到官言失足墮橋下。豪諾之。福粗知字義。尙能忍痛自書狀。生供鑿鑿。官吏無如何也。福死之後。豪竟負約。其母屢控於官。終以生供有據。不能直。豪後乘醉夜行。亦馬蹶。墮橋死。皆曰。是負福之報矣。先姚安公曰。甚哉治獄之難也。而命案尤難。有頂凶者。甘爲人代死。有賄和者。甘鬻其所親。斯已猝不易詰矣。至於被殺之人。手書供狀。云非是人之所殺。此雖舉陶聽之。不能入其罪也。尙非負納不償。致遭兇殛。則竟以財免矣。訟情萬變。何所不有。司刑者可據理率斷哉。

判訟審金

崇邑諸生。施紹施森者。兄弟也。祖某。有金四百兩。埋遂室。祖密識之於父。父密識之於母。母氏初秘之。迨歲值奇荒。家道消乏。始言其處。二子急往求。則已不復有矣。家有舊僕施可進。紹疑其知風竊取。因以盜控縣。邑侯張公一魁。走筆判云。據控銀埋。祖兒媳之外。卽親孫。尙不使與聞。况傭工之僕乎。夫財神爲物。名曰青蚨。以其無翼能

飛不歷自走也。神移鬼遁。記載豈盡荒唐。苟非所有。不能禁其不去。且雨生子。子衿也。倘能翻覆青雲。安往而不得富貴。不然。高明鬼禍。多藏厚亡。又安知塞翁失馬之非福乎。風影難以深求。竊昧未可懸坐。雨生於此。其以是銀作蕉鹿觀可也。判出。二施喀然。其語人多傳誦。至今猶有能道之者。

指腹爲婚

池陽有姊妹。幼相親愛者。既嫁。各有娠。指腹約曰。均是男也。女也。則已。脫一雌。一雄。當締姻好。僉曰。諾。且誓之。既產。姊產而妹離。大喜。各申舊約。南山不移矣。亡何。姊夫爲仇家牽訟。產業蕩然。抑鬱而卒。姊無以自存。嘗攜子往依妹。時妹已有子入塾。卽留姊子伴讀。先是約婚時。固無媒妁。不數年。兩小俱已成。人。妹夫某乙。憎子貧。謀於妹。諱其前說。以女字同邑富家兒。嫁有日矣。而女實不知有舊約也。姊使妹爲女作嫁衣。坊知妹負約。而不敢言。對女時。潛然淚下。女察知有異。叩之曰。姨與母兄弟也。兒視姨猶母。姨亦合視兒猶女。兒聞男婚女嫁。人之大倫。兒嫁有日。此一生大事。姨當爲兒喜。何哀之甚也。敢請其說。姨第搔首而不肯言。女固叩之。乃拭淚喟然曰。兒不知耶。兒固吾之婦也。今已矣。夫復何言。女聞之大驚。窮詰得其顛末。沈吟久之曰。噫。吾知之矣。姨詰朝。須託故暫回家。擗牆。倚父母使人招之。固辭以疾。俟兒自來。姨家。再作計較。姨如女言。詰朝與妹別。堅訂三日必返。妹以女嫁期促。須姊代爲理粧。三日不至。屢使人招之。俱辭以疾。固招不至。妹心益急。女乘間曰。阿姨素愛憐兒。非兒自往。招之不可。妹笑曰。老賤人自擡聲價。須小妮子自往捉來。然期迫矣。兒須速偕阿姨歸。勿貪戲也。女曰。諾。願懷金

而往。訪知近村有貧婦新分娩。女以錢十千付媵。偕往。說貧婦願假嬰兒。代哺一月。媵抱嬰兒歸。竟無知者。女計父必自來督。令媵閉門以待。妹以女連日不歸。果使乙自往趣之。乙至叩門。逾時始開。亟問姊曰。吾女何在。姊笑以手反指曰。坐牀者非耶。乙至房中。見女簪首擁被坐。上解衣。哺兒乳。見父故作羞縮狀。面壁默。不作一語。乙瞪視失色。頓足嘆曰。奈何奈何。急趨而歸。具以告妻。相對愁嘆而已。一時里黨傳爲笑柄。富家聞而恥之。亟倩媒退婚。索還聘物。某乙夫妻以女貽門戶羞。暫令住姊家。俟彌月。徐爲之計。比及匝月。貧婦自往索兒。女詭曰。汝以十千錢鬻我。何又索還耶。貧婦怒曰。汝原約假我子。代哺一月。焉得不還。我豈鬻子者耶。彼此反唇相譏。女固靳不肯還。貧婦益怒。亟鳴鼓訴諸官。官拘女至。女亦泣陳所以。官肅然稱嘆曰。以習全節。奇女子也。可謂譏而不離於正。拘乙與姊子至。見姊子溫文爾雅。詢知尚在塾讀書。大喜。叱乙曰。汝以一女而字二夫。罪不容追。姑念汝女賢。貸汝過。又指姊子謂乙曰。此誠快婿。亟歸。好助奩資。爲二人合卺。以贖汝過。何如。乙叩首唯唯。答稱願從。尊命。又令以嬰兒還貧婦。遠近頌神明焉。

書吏

里雍子曰。此事吾鄉嘖嘖稱道。聞其夫婦至今尙在。其夫已貢成均。爲一鄉祭酒。生數子。亦有登膠庠。而富家自遭兵燹。竟蕩然無存矣。卽此亦可見天報賢女。而貨財之不可恃也。凡惜貧者尙其鑒之。

山西有書吏。自太原假歸。攜二僕。策蹇負囊。路遇少婦。亦騎驢相先後。從一童子。蓋弟送其姊歸夫家者也。稍相

問訊。遂與目成。童徐行。見道旁樹。頗有鵲巢。潛上取殼。既下。而婦遠矣。度婦已至其家。遂不前而返。婦既偕吏行。乃忘分道。亦不知童子未從也。日昃。抵一村。吏之田舍在焉。止婦與宿。夜將半。二僕相與謀。攫囊。逸去。給田舍傭者曰。我先歸耳。傭信已。而聞吏所聲甚譁。急起索燭。往覘。則吏與婦並爲盜所殺。浴血中。得其家鈔草刀。懼獲罪。卽瘞尸郊外。數日。婦夫迎婦於婦家。家以旣歸對。詰諸童子。得中途探巢。婦與書吏宿行狀。急踪跡之。至田舍。曰。歸矣。至吏家。則訝曰。未歸。乃共執傭者。訟之官。傭吐實。且曰。必二僕殺之。故逃。官以爲然。亟捕二僕。詢之。則堅不承。曰。竊窺不致隱。實未殺人。旣往發尸。婦尸已不見。吏與一僧尸耳。而僧尸固無創。莫不駭異。獄遂久不決。先是傭者女。嘗與鄰人之子私。旣而絕之。其夜鄰子復往。值婦與吏寢。疑女別遇。忿甚。索得廩中剉草刀。殺之。逃去。旣而知其誤。復歸調女。女不許。鄰子怒且罵曰。恨爾夜不曾殺汝。女詫其語。竊告傭者白官。執鄰子。一鞠而伏。終以殺僧無驗。又不得婦尸。緩其獄。遣胥挾童子廉諸他邑。有婦流溪上。童子乃言。真其姊也。婦亦驚涕相向。遂告以由。方婦之瘞郊外也。遲明。有二僧過瘞所。覺土中觸觸動。掘視得二尸。婦傷刃未殊。已甦矣。一僧欲取爲梵嫂。慮此僧見梗。遽扼殺。并吏掩之。負婦歸寺中。旋蓄項髮。易衣冠。遁居他邑。至是僧他適。婦出浣衣。獲遇其弟。云於。是執僧及鄰子抵罪。餘各論律有差。

獻縣疑案

獻縣城東雙塔村。有二老僧。共一庵。一夕。有二老道士。叩門借宿。僧初不允。道士曰。釋道雖兩教。出家則一。何所

見之不廣。僧乃留之。次日。至晚。門不啓。呼亦不應。鄰人越牆入視。則四人皆不見。而僧房一物不失。道士行囊中。藏數十金。亦俱在。皆大駭。以聞於官。邑令粟公。千鍾來驗。一牧童言。村南十餘里外。枯井中。似有死人。馳往視之。則四屍重疊在焉。然皆無傷。粟公曰。一物不失。則非盜。年皆衰老。則非姦。邂逅留宿。則非讎。身無寸傷。則非殺。四人何以同死。四屍何以並移。門扃不啓。何以能出。距井窵遠。何以能至。事出情理之外。吾能鞠人。不能鞠鬼。人無可鞠。惟當以疑案結耳。徑申上官。上官亦無可駁詰。竟從所議。應山明公。嚴健令也。嘗曰。吾至獄。卽聞是案。思之數年不能解。遇此等事。當以不解解之。一作聰明。當決裂百出矣。人言粟公憤憤。吾正服其憤憤也。

永新民某

永新民某父子。同居廢廟中。父已七旬。不能任負戴。子備爲木作。居村肆。三數日一返。致救水焉。廟在深山。四無鄰舍。忽一夕。門未啓。而父被殺。頭顱有鐵器傷。不甚重。徧燈烟熏焦爛。地上置殘香一束。燼其半。破被一卷。棄牀陰。他物具在。無所失。次晨。適子歸省。大呼不應。排闥入。見其狀。鳴官詣驗。察其情。不類盜。姑命掩尸。而囑附近紳耆。代訪踪跡。月餘。邑舉人李英。投牒言。子自弑。父。詰以何由。知。則曰。近村傳說。某父有積蓄十數緡。存富家。子欲取回。作娶婦資。父不允。而勃谿。曾有見之者。訊尸子。果有是事。詰其會取錢否。則曰。父殺。第三日。已收回矣。益信李言不謬。窮治之。九死一生。勢將誣服。一日。正鞠訊間。隸獲他案賊。至。令旣訊畢。命付獄。賊回首。見某子。詫曰。爾在是乎。爾父積錢不散。致被殺。爾又將枉死矣。令奇其言。訊之。賊備吐實。聞某父有積資。獨宿古廟。約二三同

伴踰垣入。冥搜未得。竊其被而出。某適醒。素與我稔熟。見之。卒然曰。是爾耶。我懼其洩也。呼伴回。伴卽棄被返。我以整擊其首。伴以香火燒之。火毒攻心而死。我數人卽越垣遁。不意復累及其子也。乃釋某而置賊于法。後某以李評已。幾遭極刑。上控。李議緩。斡。

二格

乾隆庚午。官庫失玉器。勸諸苑戶。苑戶常明。對簿時。忽作童子聲曰。玉器非所竊。人則真所殺。我卽所殺之魂也。問官大駭。移送刑部。姚安公時爲江蘇司郎中。與余公文儀等同鞠之。魂曰。我名二格。年十四。家在海淀。父曰李星望。前歲上元。常明引我覲燈歸。夜深人寂。常明戲調我。我力拒。且言歸當訴諸父。常明遂以衣帶勒死。埋河岸下。父疑常明匿我。控諸巡城。送刑部。以事無左證。議別緝真凶。我魂恆隨常明行。但相去四五尺。卽覺熾如烈焰。不得近。熱稍減。漸至二三尺。又漸近至尺許。昨乃都不覺熱。始得附之。又言初訊時。魂亦隨之。刑部指其門。乃廣西司按所言日戶。果檢得舊案。問其尸。云在河岸第幾柳樹旁。掘之亦得。尙未壞。呼其父使辨讖。長鬻曰。吾兒也。以事踪幻杳。而證驗皆真。且訊問時。呼常明名。則忽似夢醒。作常明語。呼二格名。則忽似昏醉。作二格語。互辯數四。始款伏。又父子絮語家事。一一分明。獄無可疑。乃以實狀上聞。論如律。命下之日。魂喜甚。本賣糕。活。忽高唱賣糕一聲。父泣曰。久不聞此。宛然生時聲也。問兒當何往。曰。吾亦不知。且去耳。自是再問常明。不復作二格語矣。

湖口捕快

湖口捕快曹福善緝賊。其察人形迹。有非意所料者。然實中覈要。一日閑坐署前。見一人衣綢衫青泥半臂。絲履白襪。年三十許。持扇徐步而過。貌甚雅。福避前呵之。其人惶懼。贈以金而去。詢其何以知非善類。福曰。其人行履低頭。多睨視。過溝橋。輒褰衣。是不慣著長衣者。故知之。又一日閑步河干。忽登一小空舟坐。須臾。榜人至。提其登岸。不可欲解纜。則願同行。異而詢之。則曰。爾船中有物。我欲搜之。榜人怒。揭艙板。空無一物。又命開艙底。榜人執不可。則持器強開之。金帛纍纍。下復有底。實爲藏賍。遂繫榜人。挈贓物以鳴官。乃積年滑賊也。問何以能知。福曰。見其舟小而風不能簸動。且繫舟纜。牽曳甚重。故知夾底有物耳。又一日緝案出。見一人衣縐袴。棉馬褂。冠履頗華。而行動之間。諸形束縛。甚不自然。疑而尾之。及暮。隨入旅店。閉門後。穴窗而窺。見其人未解上衣。先赤兩足。既熄燈。乃登牀。益疑之。然猶不敢自信。次晨。其人出房。衣已全著。而足仍赤。久乃著襪。俟其持匕箸欲飯時。從後呼之。不投箸而回首。招使前。則舉箸捧飯而起。乃遽前執之。果積賊也。福又言其師某曾緝一要案。約同伴數人。至他郡盜賊聚集處。密偵焉。一日見一鬚客。舉止粗疏。語言朴野。草笠布袍。往來街市。子然無侶。同伴疑爲盜。以告某。某察之。良是恐或有誤。乃徐視其動靜。跬步不離。隨之入飯肆。對據一席。見其目不邪視。啜啜無聲。杯箸井然。不亂。坐而足屢躡空。飯畢。酬值出。遙尾之。復入一茶坊。登樓。博士進茶。客持盞倚欄眺望。良久。某竊自其後。緩步以進。客忘形。徐以手向後提盞。絕不回首。願仍遠望如故。某接盞至案。下樓告同伴曰。此貴人微行。非盜也。不

可造次。吾見彼坐如泰山。行如流水。其足之躡空。習用足機也。不同首而遽蓋者。向有僕侍也。故恆於無意中。窺其態耳。已而果知爲某臬司。訪案過此。同儕乃服某之精識。

訊盜

定襄李子翁。守吉州時。廬陵歐姓。被搶貨銀。獲犯五人。解府研鞫。首犯陳步貴。自認起意糾搶。而從犯王某。狀極兇暴。且曾犯竊擬流。潛逃回籍。李意欲以王爲首。改陳爲從。幕友孟壺史曰。例有專條。搶逾千金。爲首者絞。候秋審入情實。王某雖兇橫。罪不至死。出入甚大。不能意爲輕重。仍以陳爲首。爰書已定。而心恆慄慄。恐承審者。或有不實。又慮王某狡滑。卸重於陳。而已得其輕。越數年。勾決文提陳就縛。大呼曰。自作自受。我實主搶。死無怨。孟聞之。乃釋然。甚矣就供定讞之難也。

裝鬼翻案

制府唐公執玉。嘗勘一殺人案。獄具矣。一夜秉燭獨坐。忽微聞泣聲。似漸近窗戶。命小婢出視。噉然而仆。公自啓。窺則一鬼浴血跪階下。厲聲叱之。稽顙曰。殺我者某縣官。乃誤坐某。讎不雪。目不瞑也。公曰。知之矣。鬼乃去。翌日。自提訊。衆供死者衣履。與所見合。信益堅。竟如鬼言改坐。乃某問官申辯百端。終以爲南山可移。此案不動。其幕友疑有他故。徵叩公。始具言始末。亦無如之何。一夕。幕友請見。曰。鬼從何來。曰。自階下。至。曰。鬼從何去。曰。欻然越牆去。幕友曰。凡鬼有形而無質。去當奄然而隱。不當越牆。因卽越牆處尋視。雖甃瓦不裂。而新雨之後。數重屋上。

皆隱隱有泥迹。直至外垣而下。指以示公曰。此必因賄撻盜所爲也。公沈思恍然。仍從原職。諱其事。亦不復深求。

某邑甲

某邑甲。久客於外。十年無耗。婦及幼子。貧窶實甚。乃招乙於家。乙故業成衣者。攜貨就婦居。新其屋宇。門設縫肆。儼然有妻有子。半載。甲歸。見門庭改易。不敢入。訪知其故。鳴官。官傳乙對簿。彼此爭欲得婦。官不能決。密令吏臥婦於門板。覆以蘆蓆。詭言某婦羞忿自盡。昇至堂上。謂曰。婦今已死。孰願領尸棺殮。乙云。我已家養半年。所費不少。刻下木夫已歸。不能再埋死婦。甲云。久客無耗。其曲在我。婦改適。非得已。今死願棺殮。官命啓蓆。婦故無恙。乃斷令甲領歸。而逐乙焉。亦巧矣哉。

私心致怨

御史某之伏法也。有問官白晝假寐。恍惚見之。驚問曰。君有冤耶。曰。言官受賂鬻章奏。於法當誅。吾何冤。曰。不冤何爲來見我。曰。有憾於君。曰。問官七八人。舊交如我者亦兩三人。何獨憾我。曰。我與君有宿隙。不過進取相軋耳。非不共戴天者也。我對簿時。君雖引嫌不問。而陽陽有德色。我獄成時。君雖虛詞慰藉。而隱隱含輕薄。是他人據法置我死。而君以修怨快我死也。患難之際。此最傷人心。吾安得不憾。問官惶恐愧謝曰。然則君將報我乎。曰。我死於法。安得報君。君居心如是。自非載福之道。亦無庸我報。特意有不平。使君知之耳。語訖。若睡若醒。開目已失所在。案上殘茗尚微溫。後所親見其惘惘如失。陰叩之。乃具道始末。喟然曰。幸哉。我未下石也。其飲恨猶如是。會

子曰。哀矜勿喜。不其然乎。所親爲人逃之。亦喟然曰。一有私心。雖當其罪。猶不服。况不當其罪乎。

溫林氏

溫司敬粵之龍門縣人。娶同里林貴女。結褵纔數月。適貴有疾。妻請窺探。司敬送行至中途。弟司禮趨至。言母忽暈眩。命兄送嫂歸後。無少留。司敬曰。母患我當歸。弟可代送一程。司禮送五里許。林氏曰。妾家不數里矣。無勞叔相從也。司禮遂歸。數日後。林忽遣人來言。當日訂歸未至。故特相迎。途見女屍。衣服爲林女。而無首可辨。溫聞亦駭。惟言婦已送歸。其人返告林。林卽以培殺女事控縣。邑令某拘溫堂訊。則以林氏見殺於途。除司禮無可求。乃加嚴刑。司禮不勝其楚。遂以逼嫂非禮。不從故殺。自誣服。其首殆爲虎狼所食。無從查覓。邑令據所供。其獄遂定。將詳憲矣。幕友某。素以精細稱。閱卷大疑。親至鄉訪之。聞有無賴麻子成者。於林氏被殺日。卽不知所至。歸告令曰。此案必獲麻子成。始能根究。人命重情。萬勿草草定擬。無論兇身漏網。死者含冤。倘於別案冤出。君亦難保此位也。令是其言。卽差幹役四出。密拿麻子成到案。一訊而服。蓋其妻馬氏。素忤成。因欲殺之。是日薄暮。途遇林氏。獨行。見其身才年歲。與伊妻相若。遂拉林氏歸。而殺其妻。衣以林氏之衣。匿其首而拋屍於途。卽挾林氏以遁。審明後。乃置麻於法。釋禮歸。而女仍歸溫焉。然此平反。實賴幕友之力。惜未詳其姓氏云。

鮑老國

會匪未亂之先。邑小東門外沿濠負郭。閩廣人僑居。中多匪類。朋賭夥搶。甚爲閩里患。一日濠邊忽有一肢解尸。

經官案驗。而兇無從得。邑宰某。飭家丁祈夢於城隍神。夢神以木魚袱包。各示一意。遂疑鮑姓者所爲。然終不能得其實。先是北關外有土棍鮑老國者。曾充地保。武斷一方。苟拂其意。非顯毆。卽陰陷。受害者已不數。當濠尸案發時。鮑在酒肆揚言。謂是尸非我孰知。但言則此間械繫者。恐不止一二人也。斯蓋爲詐財地。故造斯言耳。不意宰因此案。嘗微行里巷以察聽。時適私過。恰聞鮑言。詢爲里中巨猾。姓又與夢相符。刻卽籤拘到堂。施以嚴行。死而復蘇者。遂認行兇狀。往發兇器。則無所得。因是案懸未定。後有識之者。知尸本粵中海盜。被捕匿此。又嘗宵劫致爲人殺。官聞事漸寢。鮑以遇赦得免。禁於獄者。已十餘年矣。既出。頓改所爲。人或怒視卽避去。嘗則揖而謝。甚有杖屨之者。亦惟跪而求免。終身不敢履公庭。推神之意。盜屍本不當問抵。而鮑惡不悛。又將假手以害人。故特以疑似之夢。藉官手以懲前惡。杜今害。并生其後悔耳。勿視爲憤憤也。

華邑兩命案

南昌章允儒。京山鄒友元。先後宰華邑。俱有異績。當章時。有屍貫立東門金家街廟中。方驗。忽有羣雀飛噪。啣泥投其冠。章乃祝曰。鬼有靈。當默助以獲兇。驗畢。令總甲置棺。卽停其地。翌日。密呼甲來。諭曰。汝地方殺人。本應重治。今姑寬汝。但須於黃昏後五更時。密爲偵探。有動靜卽報。越五日。甲於街口揭得一帖。上書殺人者某也。公令甲將衙內居人盡列姓名無漏。卽按名呼至。人給紙筆。令各自書姓名生理。仍遣散。內有王岡者。字跡與匿名帖頗類。閱生理乃本縣庫書。復密召庫吏。吊岡所寫串冊籍按之。皆相肖。籤拘岡到。曰。汝既殺人。又欲陷人乎。岡

大錯愕。刑訊之。遂吐實。蓋廁戶乃市布者。年尙未冠。街有空樓。素無人住。岡以買布爲名。誘致求懽。此子巖然走岡。遺自梯端。推之。從高下墜。折項而死。幸無知者。乃於深夜抱置廁中。獄旣具。而布尙在。鄧時則有何四者。死白龍潭中。已三日。屍浮水面。面目模糊。其兄何崑。以網巾上玉環。認得之。控於縣。鄧公曰。據汝言。弟旣不務恆業。好游蕩。汝嘗從酒船妓館中。訪其三日。前動靜乎。崑如其言。乃知有顧某者。曾與同飲。顧係邑紳王元瑞妾弟。素兇橫。鄧公立拘問。而詞甚刁頑。無少隙。夜將半。堂上鬼聲忽作。冷風颯然。燈旣滅。公謂顧曰。冤鬼已到。汝何不招。顧略無畏怖。公乃退入後堂。密召一黠吏曰。吾出復審。汝但看吾舉筆三築硯。卽馳出外。遇問此案者。卽曰。願爲鬼憑。已不刑承認矣。其人若露倉皇狀。汝卽扭以進。及再審。鬼聲復如前。公築筆。隸遂出。頃扭一人進。問其名曰宋二。公乃大聲曰。殺人者汝也。宋出不意。色大沮。卽加刑訊。一一具服。蓋是日願攜一嬰童。偕宋權飲於船。何四從岸上望見。卽登舟欲奪所愛。願甚憤。囑宋殺之。席半。何四先起。宋二隨行。致白龍潭。誘與同浴。卽從水中拉殺之。以宋固有膂力者也。獄成。願主謀。宋下手。卽擬大辟。此二事。若非廉吏之自誠而明。皆成疑案矣。

小衛玠

山右衛生。世家子也。兒時穎悟過人。溫其如玉。十三歲。應童子試。學使命題。面試。賞其文。以爲神童。拔冠一軍。且謂其學校官也。此小衛玠也。異日當清貴。可善視之。由是小衛玠之名。噪於一壘。遐邇皆傾慕之。願妻以女。生益自負。擇配殊不肯草草。願幼失恃怙。而家甚寒。年將弱冠。遠好尙虛。生攻苦彌篤。自以爲青紫唾手可得。但有千

鍾粟。何患無顏如玉也。邑鄙翁者。家稱素封。有女珊瑚。年及笄。美而慧。女紅之餘。酷嗜翰墨。翁與人酬應。書札類皆倩女代筆。翁益愛憐之。嘗誇其戚黨曰。我家有掃眉才子。若開閣科。何患不狀元及第也。坐是遴選東牀。頗難如願。一日。珊瑚與嫂。五臺禮佛歸。途中適與生遇。珊瑚秋波頻睨。情殊惓惓。嫂窺其意。悄謂之曰。小姑知此人乎。此卽鄉里所稱小衛玠者是也。渠與家兄爲社友。過從甚密。故識之。小姑有意。當使兄爲執柯。珊瑚紅暈於頰。笑而不答。旣歸。思戀甚切。飲食俱廢。嫂固與珊瑚善。不時省問。珊瑚喟然低聲謂嫂曰。我亦不解何故。他日歸後。魂魄若失。似此懨懨。恐非佳兆也。嫂戲慰之曰。小姑得毋爲小衛玠乎。果爾。得諧伉儷。的是佳偶。當卽風示渠。央吾兄來請命於翁。無不諧也。但其人才豐瓊。家徒壁立。與相如等。未審小姑患貧不。珊瑚嘆曰。實告嫂氏。妹壽之已。孰命好貧亦可富。不則富亦可貧。富貴在天。有命存焉。何患貧之與有。惟嫂氏圖之。嫂笑曰。如此易矣。小姑請自保重。不三日。必有以報命。珊瑚大喜。厥疾頓瘳。里有某公子者。父官與東太守。卒於任。宦囊充牣。公子扶襯歸。服闋。年甫十八。適聘妻某氏病卒。聞珊瑚名。倩媒求婚於翁。翁慕公子門第多財。遽喜諾之。嫂聞之。知難挽回。乃備告珊瑚。且婉勸之曰。非嫂方命。奈翁已許公子。雖智如良平。亦難爲計。聞公子少年才貌。亦不減小衛玠。况門第家道。有過之而無不及。可見婚姻大事。自有天定。人力斷不能與造化角勝。似此天作之合。未嘗非福。小姑亦何必甲彼乙此。沾沾然戲心不化哉。珊瑚聞之。無可如何。祇得惟父命是聽。亡何。吉期已屆。公子親迎。演劇宴賓。備極華侈。夜分客散。入房更衣。復出自私。突有人掩出其後。以刀洞其胸而殛之。其人疾入房。吹滅燈燭。知珊瑚

坐牀上入韓邊抱求歡。珊瑚以爲公子。驗問君何爲者。如此鹵莽。其人低答曰。我非公子也。乃小小玠衛也。感時意特特來謝。珊瑚驚曰。公子行且至矣。宜速去。母使兩有不便。其人曰。公。公子。我已刃之。可請放心。珊瑚曰。汝真言耶。曰。那那敢相誑。珊瑚頓足失聲。大哭曰。汝累我矣。奈何。其人知不可犯。又恐人至。急摸取珊瑚。簪上簪。出房拔闔竄去。比婢媪等聞。珊瑚哭聲。各秉燭來問訊。見珊瑚被髮汗出。慘無人色。爭前問故。珊瑚具告。所以衆大驚。急出覓公子。果見洞胸僵仆地下。血流徧地。須臾。合宅男婦畢集。公子仆地。未及成童。撫屍大哭。哭明具狀。訴於邑宰。詞內並牽連珊瑚。保無知情。邑宰卽率伍伯來驗。時當春暮。見公子身著短夾。俯伏地上。果以出其不意。被刺身死。乃拘生與珊瑚。分別研訊。珊瑚哭稱。素與生漫不相識。實不知情。及至訊生。生素未登公堂。驟見有司厲聲叱詰。倉猝莫知所對。情殊惶恐。邑宰信以爲真。遽請遞革衿巾。備加榜虐。生不堪酷刑。遂致承伏。爰書既訂。直延頸以待秋決。珊瑚雖不知情。以事出有因。亦不能遽釋出獄。會按察某公。由牧令起家。陳臬督省。慮囚及生頗疑其冤。思爲平反。而苦不得法。夜夢一人持銅鏡一枚。擲地碎其半。而存其半。歌曰。銅鏡如月。半明卽滅。先缺後圓。先圓不缺。寤後尋繹夢兆。味後二語。忽有所觸。乃授計獄吏。淨除一室。備設牀。韓衾枕。縱生與珊瑚聚處其中。以察其情形來告。獄吏如命。並具肴酒。延二人至。而告之曰。公子一案。業已定讞。憐汝二人。實一雙佳偶。生離死別。近在指日。特具不腆。聊與稍敘。決絕。勿卻爲幸。二人俱再三固辭。獄吏笑曰。我不過一片哀矜之心。並無他意。請勿疑慮。決不使長官知之。言訖。鎗扉徑去。初五臺途中之遇。珊瑚因嫂知生。生固不曾留意於腐

柯也。自公子獄起。生以爲瑯柯。素無仇隙。何意外橫遭誣陷。殊深抱恨。至瑯柯雖有意於生。自遭公子之變。頗恨生凶暴。前念頓灰。茲被鑰於一室。彼此相視。未免心動。瑯柯見生溫文爾雅。似非殺人之人。卽或如此。亦因愛我起見。我幸免禍。而彼指日卽正刑。究竟於我毫無所染。徒毀厥生。情殊可憫。一種憐生之心。不覺時形於色。生雖聳耳。瑯柯豔聲。未嘗見面。卽獄起。偶與對質。更不敢公然平視。今近在咫尺。細意傾聆。果信名不虛傳。因憶獄吏之言。死期伊邇。與其徒坐虛名。不如暫圖實樂。縱正典刑。死亦無憾。乃強顏向前。揖瑯柯而嘆曰。小生與娘子。平日並無仇隙。一旦橫遭誣陷。果何故耶。瑯柯腆顏久之。嘆曰。君所作事。君自知之。妾縱不無憐君之心。然殺人者。抵有國法在。於妾何尤也。生嘆曰。卿今日尙以殺人者。真小生耶。以卿視小生。刀乏縛鷄。豈能殺人者耶。卿既苦口相坐。百隊難解。但枉彼虛名。心實不甘。卿如慈悲。俾得一親肌膚。死亦瞑目矣。言訖。便拉瑯柯求歎。瑯柯聞生所言。心甚悽然。雅不欲拒。解衣並寢。曲盡綢繆。事已。瑯柯問曰。始君口喫。而狐臭之氣刺鼻。今何不爾也。生笑曰。小生向無此疾。卿所見而云然也。瑯柯因述曩日公子被害後。其人滅燭入幃。所聞實係如此。然則果非君耶。生嘆曰。事已至此。想是夙冤。今蒙卿見憐。何復尤怨。瑯柯尤將五葦歸後。如何抱恙。如何與嫂同謀。歷歷爲生具述一過。生不勝感激。嘆曰。小生謬承錯愛。若非娘子述及。至死不知。然此中消息。得毋漏洩。俾奸人乘機假冒。致嫁鴟於小生乎。瑯柯嘆曰。閨房祕語。人何由知。信如君言。果係含冤。然爰書旣訂。料難平反。君如屈死。妾誓相從九原。決不獨生也。二人喁喁細語。獄吏潛聽甚晰。一一轉達於公。公笑曰。得之矣。亟密召鄺翁至。問曰。汝家僕

從來往人等有口喫而狐臭者乎。翁沈思久之。對曰。平日來往人等。惟衣工金二朋者如此。公曰。是矣。亟飛簽拘金至。公見其氣象猛鷄。料非良善。據案叱曰。汝殺某公子。嫁名衛生。何也。金固口喫。聞公言。頓驚失色。口中喃喃猶欲強辯。公叱左右搜其身。果得質券一紙。贖取驗之。卽珊瑚當日髻上簪也。公笑拈以示金曰。賊物已得。汝猶欲辯耶。叱令痛笞之。果吐其寶。先是金幼從師學爲衣工。在翁家製衣。比長。所業甚精。翁家男婦衣大半皆金手製。及珮柯長成。所需衣褶。非金製不着。金嘗聞珮柯美。恨未一見。珮柯偶往省金氏。金竊窺之。不禁狂喜。以珮柯衣非己製不着。謬幸于己。有恩。時萌妄想。有某媪者。向在翁家服役。固與金有私。前珮柯與媪所謀衛生一事。不料媪屬垣有耳。聞之。戲述於金。金久欲圖珮柯。正苦無當。聞媪言。陡生惡計。乘公子親迎。潛入其宅。拚孤注一擲。計殺公子。假冒生名。當可遂願。卽不然。嫁禍於生。己亦脫然無累。至是。盡吐其實。以金坐抵。而生冤以白。公念生無罪。幾陷大辟。訶責邑宰。及承審各官。使爲媒以珮柯妻生。並罰釀資助奩。資生膏火。以贖其讐。聞者無不噴噴稱頌。公始悟夢兆銅鏡擲碎。其半者僅存。二金家也。歌詞銅鏡如月。半明卽滅者。月合半明爲朋字。統核之。金二朋卽滅也。後二語。謂生與珮柯當爲夫妻。先有缺陷而後團圓。然必先暫使團圓而後乃無缺陷。故曰先缺後圓。先圓不缺也。公初授計獄吏。固是揣度結句。而有觸。不謂果以此而獲真犯也。生出獄後。喜妻珮柯。又得所助釀資。益發荷下帷。尋聯捷入詞館。秩躋清要。士林傳爲美談。足徵學使品藻不謬。

里藥子曰。聽訟折獄。談何容易。聖門七十子之賢。獨許仲氏。其難可知也。小衛玠之獄。邑宰顏預鍛鍊。逮訂爰書。

使非按察某公設法平反。幾何不沉寃莫白。可見天下斷無難折之獄。如事關人命。尤不可草草聽斷。至萬分疑難。亦必審慎遲回。澄思渺慮。務求水落石出。不使稍留餘憾。否則生殺自由。視人命如草菅。漫不加意。彼蒼昭昭。難保不無冥報也。某公精誠所格。見於寤寐。授計獄吏。神妙莫測。可以爲法。所謂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觀此足證古人田中走東門草之說不虛也。

節童寬獄

相傳某公奉使歸。駐空館舍。時庭菊盛開。徘徊花下。見小童隱映疎竹間。年可十四五。端麗溫雅。如靚粧女子。問知爲居停主人子。呼與語。甚慧黠。取一扇贈之。流目送盼。意似相就。某公亦愛其秀穎。與流連軟語。迺左右皆不在。童即跪引其裾曰。公如不棄。卽不敢欺公。父陷寃獄。得公一語可釋。公肯援手。當不惜此身。方探袖出訟牒。忽暴風衝擊。窗扉六扇皆洞開。幾爲颺從所窺。心知有異。急揮之去。曰。俟夕徐議。卽草草命駕行。後廉知爲土豪殺人獄。急不得解。賂胥吏。引某公館其家。陰市嬰童。僞爲其子。又賂左右得至前。爲秦鬻蘭之計。不虞冤魂之示變也。裴公文達嘗曰。此公偶爾多事。幾爲所中。士大夫一言一動。不可不慎。使爾時面如包孝肅。亦何隙可乘。

某氏子

某氏子。頽年出外貿易。家惟一母一妻。母老而且盲。賴婦賢孝。藉針黹以供甘旨。晨昏定省。不敢或虧。姑婦二人相依爲命。他日。某氏子歸。母喜。命婦烹鷄食之。中夜。某氏子亡。鄰里以爲異。鳴之官。驗之。果中毒。邑令疑婦有私。

倍加撻撻。婦不勝其苦。遂誣服。問奸夫爲誰。婦本無事。况所識素無多人。倉卒間。遽以十郎對。十郎者。某氏子在服之弟也。初某氏子出門時。囑十郎時爲省母。藉代支理家政。十郎年少誠謹。以受某氏子之託。時至其家。經理甚周。母與婦甚德之。今婦迫於嚴刑。不得已以十郎塞責。令簽拘十郎。見婦泣曰。嫂氏云何。婦亦泣曰。叔叔。奴語未畢。已哽咽不能成聲。令見其情狀。拍案叱之曰。奸夫淫婦。在公堂之上。猶不知恥。而覲然人面。相對嚶嚶。作兒女子醜態耶。乃不容十郎置詞。橫加鞭撻。死而復甦者數次。十郎無奈。亦遂誣服。獄具論辟。行刑有日矣。巡撫某公者。公明仁慈之大君子人也。慮囚至此。心甚疑之。以問幕賓。會幕賓方與其徒圍棋。正專心致志。不遑旁察。乃漫應曰。此獄已具。屬吏不知費幾許推敲。料亦無所冤曲。公又必故意駁詰。致滋多事耶。某公乃不復平反。婦與十郎。遂均坐大辟矣。是夜漏三下。幕賓將就寢。忽聞門外剝啄聲甚厲。審是婦女聲音。怪暮夜何得有婦女在此。叱令速去。聞門外厲聲答曰。爾不開門。我豈不能入耶。欵見一女從門罅入。披髮喋血。怒視幕賓。戟手指而詈之。曰。爾以布衣爲軍門上賓。不過粗識得幾個之無。便謂精熟申韓。誑騙居偏。坐享厚俸。以人命爲草菅。毫不詳慎。昨妾此案。中丞方欲平反。不恥虛懷下問。倘能迎機翼贊。或得一線生機。而但以圍棋故。支吾漫應。以致妄等冤情。不能昭雪。妾死固不足惜。惟弒夫無名。心實不甘。妾已請於帝。許向爾索命矣。言訖。便欲向前撲攫。幕賓駭汗如雨。急長跪請於婦曰。某罪誠應死。但離家年久。尙有八旬老母。能容回家一訣別否。婦曰。念爾孝心。姑寬貸一月。而宜速歸。遲則無及矣。言訖。恨恨而去。某見婦去。毛髮豎立。詰旦謁居停。具以實告。治任馳歸。匝月果卒。中

丞某。公聞而駭異。乃改裝易服。親詣某氏子家。見媪備審崖末。聞聲。媪泣且誓曰。客爾何知。吾兒之慘死。不知其由。情有司。昏憤不加詳察。誣我賢婦。坐以大辟。傷哉冤也。公佯問。何謂也。媪曰。客固不知。老婦與彼。名雖姑婦。思逾母女。終朝斷守。坐臥不離。何由有私。乃有司刑。逼誣。聞巡撫某公。公明仁恕。獄上。萬一希冀。或得平反。不謂亦一體。設露。誣正典刑。沈冤莫白。惜老婦殘年向盡。又以目廢。不能下叩。九閻。一爲申雪耳。公又問。十郎爲誰。媪曰。彼乃老婦之猶子。吾兒出門時。以老婦及家政相託。少年誠敬。德反成仇。想業由前世。夫復何說。公不勝嘆息。既詰得食雞一事。後託腹飢。出錢命代市一雞。倩人烹好。卽置於鄉日子所具食之處。乃一葡萄架下。公留心默察。見熱氣上薰。少選。梁上一絲下縫。直入碗中。非謁目力不見。公知有異。取一罍飼犬。犬斃。乃謂媪曰。賢婦之冤。我能代申。爾姑待之可也。媪不解所謂。但合手稱謝而已。公將熟鷄。裹以旒署。檄邑令。及承訊。在事各官。至以實告之。衆啾啾相視。若深信。公隨命呼一犬至。飼以鷄一罍。果立斃。衆始服罪。命人往搜架上。得一蝸。長四寸許。蓋所縫之絲。卽是物也。公乃以實告。自譴議處。邑令以誣擬論抵。餘各議罰有差。又請以賢孝旌某氏婦。以義士旌十郎。各建坊以慰冤魂。媪着地方有司優卹。以終餘年。制曰。此獄幸賴中丞之賢。卒得暴白。向使幕賓。因居停來問。一經詰駁。斷不致令賢婦。義士抱屈九泉。觀其暮夜叩門索命一節。洵屬快事。可不慎歟。可不慎歟。甲藥子曰。某氏子之獄。巡撫某公疑問幕賓。向使幕賓聞公之言。細意重究。未嘗不可覆盆得雪。乃貪戀手談。漫墮了事。致使含冤地下者。暮夜前來索命。彼鬼所責之語。句句中的。幕賓雖有百喙。不能置辯。鬼念其孝心寬貸。

一月得歸正首邱。誠爲徵倖之至。竊惟吾儒讀書讀律。出膺民社。折獄一事。切不可自恃精明。稍事疎忽。先賢管子有言。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是得其情。而尙當哀矜。況未必盡得其情者乎。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又云。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疑獄語與管子之言。實可互相發明。凡司刑命者。皆當時存方寸。則子惠元元。造福無量矣。

蔡三

蔡三。南潯人。飲博無忌。貧不聊生。與比鄰朱庭煥善。朱亦浮蕩。不事生產。共謀竊近寺銅佛。鎔鑄小錢。轉相售賣。獲利甚厚。會兩人有隙。分級各營生理。蔡以銀貸人。取倍稱息。家日以裕。而朱日事游賭。所蓄蕩然。常挾前事告貸於蔡。誅求無厭。蔡慮其終爲己害。欲殺之。而未有間。會除夕。風雪。謁朱於城隍廟前。復牽衣求助。蔡忿。起抽佩刀。刺殺之。委屍道旁而去。朱既無親族。隣保鳴於官。官來驗視。命盛發而已。初。里有譚小貓者。貌姣好。蔡以變童蓄之。比長。命司會計。是日。蔡歸。見其衣有血漬。詰問其故。蔡以實告。且戒其勿言。當爲爾娶婦。遂以血衣命之。滌洗。誼譚之久。責償前約。蔡不得已。出數十金爲之娶婦。婦甚美。蔡自納爲妾。而許譚以別娶。譚怒其奪己婦。揚言欲發其殺人事。蔡患之。伺其睡。遂手刃之。願自念殺譚必獲罪。因寵妾而憎其妻。遂誣妻與譚私。并殺妻而首於官。官不之罪。妻兄弟廉得其情。控縣及府。蔡俱以賄免。乃訴諸撫院。中丞某公。前夕夢一婦人被髮浴血。似訴冤狀。詰旦。閱其事。忽憶前夢。檄縣捕蔡至省。訊以刑。盡吐其實。兩案並發。乃雪婦之冤。而置蔡於理。

獻縣令之明察

雍正壬子六月夜大雷雨。獻縣城西有村民爲雷擊。縣令明公晨往驗。傷棺殮矣。越半月餘。忽拘一人。訊之曰。爾火藥何爲。曰。以取鳥。詰曰。以銃擊雀。少不過數錢。多至兩許。足一日用矣。爾買二三十斤何也。曰。備多日之用。又詰曰。爾買藥未滿一月。計所用不過一二斤。其餘今貯何處。其人詞窮。刑鞠之。果得因姦謀殺狀。與婦並伏法。或問何以知爲此人。曰。火藥非數十斤不能僞爲雷。合藥必以硫黃。今方盛夏。非年節放爆竹時。買硫黃者可數。吾陰使人至市。察買硫黃者誰多。皆曰某匠。又陰察某匠賣藥於何人。皆曰某人是。以知之。又問何以知雷爲僞作。曰。雷擊人自上而下。不裂地。其或毀屋。亦自上而下。今苦草屋樑皆飛起。土炕之面亦揭去。知火從下起矣。又此地去城五六里。雷電相同。是夜雷電雖迅烈。然皆盤繞雲中。無下擊之狀。是以知之。爾時其婦先歸甯。難以研問。故必先得是人。而後婦可鞠。此令可謂明察矣。

錢縣丞

雖甯縣丞錢某。權知縣事。其地向例有路斃者。相驗時。地主出錢八千。送官便可結案。一日某村來報。有投河死者。吏以前吏告錢。錢往驗屍。無傷。命卽掩埋。回公館後。吏送進地主常例錢八千。錢將受矣。見錢用紅繩穿繫。色甚鮮華。不解其故。以問吏。吏曰。地主家貧。無力出比。不得已。將一女賣與村鄰爲妾。得價二十四千。因係喜錢。故用紅繩耳。錢思此錢係逼迫而來。不忍濫受。卽召村人詰之。具以實告。乃并召其買妾者。曉之曰。我得人錢而逼

之賣女。不仁也。汝乘其急而買其女。不義也。我決受此錢。汝速退歸此女。其人唯唯。因問賣女者曰。餘錢尙存否。曰。都作衙門胥役使用矣。錢命胥役追繳。則已彼此飲博。將錢分散。錢慨然。願買女者曰。吾償爾錢。卽命給發原數。令村人領女歸家。此案遂結。無何錢患背疽。昏迷於牀。夢青依人召至一處。殿宇巍巍。上坐王者。謂錢曰。汝大數已盡。幸有一善事。足以抵償。汝知之乎。錢茫然不解。王者命判官查簿與覩。則所載某年保全賣女一事也。判官奏曰。此事功德甚大。例得延壽一紀。官至五品。王首肯之。遂令青衣人送其遺魂。疽遂霍然。錢自此一心行善。凡賑饑埋棺等事。悉捐賞爲之。官果游濯同知。而一紀之期已滿。背疽又發。家人將理後事。而意尙遲疑。且慰錢曰。公前有一善。壽尙可延。年來善行甚多。安知冥中不再爲益算乎。錢笑曰。不然。昔之善無所爲而爲之也。故陰間重我。今之善有所爲而爲之也。恐陰間未必重我。此番數盡。斷不能逃。或者有心爲善。終與有心爲惡者不同。或者他生其有報乎。不數日。疽潰而卒。

案情相類

廣西梧州司馬李公文在。於乾隆戊寅。兼攝蒼梧縣事。公吏才明敏。案無留牘。民間無敢以虛事妄控者。有西門外樞木橋人余阿呂。呈控邱以誠逆僕毆主。公接狀。面詢之。阿呂言邱於康熙五十九年。賣身於故父啓秀爲僕。至乾隆二年。父故家貧。不能養活。邱遂出外謀食。今邱已富。而小人貧苦無聊。因向渠道及前情。囑其贖身以資糊口。詎邱昧良不認。反肆拳毆。傷痕現在。今其手書文契尙存。請詳覽之。公遂喚邱以誠到案。邱稱某於驛前馬

頭竹簾上。開張米店。阿呂屢次欠米。已及十千。有簿可據。今某向渠索取。渠不肯還。彼此相毆。則有之。若云係其家僕。則阿呂憑空誣告也。公以阿呂曾供身契。係其手書。遂令邱照契抄寫數行。筆迹良似。公嚴詰之。而邱痛哭流涕。堅不承認。視其情形。若甚枉者。公不能決。退而商之幕友鍾靈泉。鍾沈思良久。取康熙字典及時憲書後頁覽之。謂公曰。此僞契也。按邱姓向無卞旁。至雍正年間。因避聖諱。始加卞而爲邱。其賣身在康熙五十九年。邱常無卞。今契內徑寫邱字。其僞可知。且據邱以誠供。今年四十八歲。迺其生時。當在康熙五十年辛卯至五十九年。邱甫十歲。彼市井幼童。安能寫此端楷之契乎。嚴訊原告。自得其情矣。公是之。遂喚阿呂以邱字詰之。俯首而戰。無辭以答。再問契是何人所書。阿呂始猶狡賴。忱以嚴刑。始言向與以誠交好。欲其資助而不能。反索舊欠。有朱阿良者。善於隴萃。亦素與以誠有隙。因囑小人取其字跡。代爲做寫身契。小人遂藉以誣告云云。公復拘朱到案。令琴寫之。悉如阿呂言。遂重懲二人而枷之。復追欠還邱。邱焚香叩謝而去。又廣西桂林府興安縣有謝臨川者。世家子也。與湖南衡州府清泉縣人謝嗣音通譜。相善。嗣音以清泉富家。臨川受其惠者不一矣。一日復有所求。而嗣音慮之稍緩。臨川怒。思有以中之。與安田尙書有裔孫曰敬材。素與臨川狎。臨川設計使敬材控嗣音於官。言其祖謝陞。昔爲尙書之僕。尙書故後。陞竊資潛逃。今訪知在原籍清泉縣。乞爲行提回粵服役云云。官詰之。敬材呈其賣身文契。及尙書家人姓名名冊。結發家人口糧簿。而嗣音之父叔。亦列於其祖名下。領口糧焉。官見其鑿鑿有據。准爲行提。嗣音有感好在興安。聞而馳告之。嗣音遂亦以構申誣良。并控臨川於衡州府縣。復展控上憲。

請咨提田謝二人至楚而質之。臨川探知。匿而不出。與安縣遂以教材及案卷。解送湖南撫臺。仍發衡州府訊報。而契券確鑿。簿籍分明。姓名人口。悉相符合。初無滲漏。嗣音懼。徧延名幕。訟師商酌之。僉言鐵案已成。不可復挽矣。正在惶急之次。忽一老者款門請見。嗣音出見之。老者自言姓吳名訥齋。爲本縣西鄉人。聞君有無妄之事。請一見。廣西移來案卷可乎。嗣音示以抄案。老者翻閱良久。始而搖首。繼而躍然起。謂嗣音曰。此案乍看雖似細密。然其間大有漏洞之處。若一指出。君可轉敗爲勝。彼必坐譴良罪矣。嗣音喜。請竟其說。老者曰。此事若經道破。便一文不值。請惠千金。然後言之。嗣音方遲疑間。老者又曰。予言若不中肯綮。則原物仍在。可以收回。予固不敢無因而叨重賜也。嗣音立取千金置其前。而使言之。衆客駭然。復取卷詳察之。統無間隙可指。老者曰。諸君但知此案辦理之周匝。而不知其蹈虛。初不在於案情也。吾邑向屬衡陽。至乾隆二十二年。始分衡陽之半爲清泉。今其所呈賣身文契。係雍正年間所書。則常稱衡陽縣人。安得云清泉縣乎。一字之虛。通體悉僞。卽舉此以駁之。彼自無辭以應矣。衆咸聽之。老者爲書一呈。徑取千金而去。嗣音如其指。控之官。官提教材嚴鞫之。教材具言悉是臨川所使。嗣音恨甚。必欲臨川到案質審。屢控之上臺。撫臺遂遣官至粵守提。臨川不能匿。解至衡州。審如教材言。於是二人俱問罪。嗣音所費亦不貲云。兩事正絕相類。夫子云。片言折獄。其斯之謂歟。

訟師狡猾

有擊母舅齒落者。舅怒。訟官。甥益甚。投訟師求計。願酬多金爲謝。訟師令辟咄向前。邊蓄其耳。幾落。麾之出。某大

悟。俟對簿時。以鼻鬚耳。圖脫力猛。致齒落爲詞。獄乃解。又有蒸婦數年。悔過不往。婦怒。詭以他事邀姪至室。避執之以強姦。訟適官以勘驗往鄉。羈姪於獄。姪投訟師。教以求恕。初犯爲辭。別無他語。官歸質訊。姪哭求。婦如訟師言。婦怒曰。爾騙我數十次。何言初犯耶。乃以和姦定爰書焉。又有訟師六月爲人作牒。預知其事必敗。而貪賄不忍辭。乃重蘭衣裘。蒸爐火而爲之握管。已而果敗。追究謀主。執訟師至。極口呼冤。令與對簿。訟師曰。爾何時請我作詞。以六月對。又問曰。其時作何狀。則以圍爐披裘對。官駭然曰。豈有盛暑而作是服飾者。乃坐告者以誣。而釋訟師焉。此數者狡黠之甚矣。

廩生某

王通甫明府言山東廩生某素佻達。與表妹有私人不知也。表妹父叔同胞。其祖又納妾生一子家故富。平時兩兄耽耽視弟。因而祖父亦與父叔不睦。會妹遠嫁。與廩生睽隔數年。無由相聚。庶叔年稍長。祖爲畢姻。諸親咸集。廩生伺於門。表妹乘車至。彼此如渴驥奔泉。入戶稍寒。溫卽攜手至柴室。狎褻情急。忘閉門。適庶叔如廁。突然遇見。恐其洩也。以帚勒斃之。二人仍遂伴笑語。揚揚如無事。迨彩輿至門。逼索新郎不得。合家大噪。遠近尋覓。廩生與表妹亦張皇失措。昕夕搜求。數日無耗。久之穢氣漸出。得屍於柴內。頸有繩痕。疑兩兄謀弟。其父亦述其平時閱牆狀。乃縛以鳴官。窮治經年。五毒備至。已誣服矣。新令尹至。閱供招而疑之。以爲兩兄謀弟。何時不可。奚必待新婚衆親畢集時。且不於暮夜而於白晝。必有別情。非細鞫。慮致冤抑。乃大索。是日賀喜者隔別研訊。有一隣人

業坊者最後來賀。詢其因何遲至。以早間代人檢屋漏對。詢屋上望見是家否。曰望見。詢爾望時有所見否。曰見某廩生與新郎姪女攜手入柴屋。意甚相匿。隨見新郎執紙過柴屋門而登廁。我適整瓦罌。遂下屋易衣稱賀。他無所見也。官曰得之矣。遂拘廩生及表妹一訊而服。乃置之。而釋其兩兄。合邑稱神明焉。

唐粟事

靖安縣空山中有比屋而居者。張唐二娃。別無隣舍。張與妻女同居。忽一夜皆被殺。唐代報官。且屢促緝。獄頗急。令不得已。祈城隍廟神。延其觀劇。所演皆李密徐勣等瓦岡寨故事。不解所謂。與幕友詳述。忽一友曰。此唐朝事也。令乃恍然。唐姓者名朝士。疑張氏一門。爲伊所殺。而僞爲申理以飾之。然無迹可尋。乃命吏僞作鬼聲。向唐屋繞行。作索命聲。唐懼。盡吐其實。許建醮超度。遂按而置之。

察訪之害

明公恕齋。嘗爲獻縣令。良吏也。官太平府時。有疑獄。易服自察訪之。惻憇小菴。僧年八十餘矣。見公合什肅立。呼其徒具茶。徒遙應曰。太守且至。可引客權坐別室。僧應曰。太守已至。可速來獻。公大駭曰。爾何以知我來。曰公一郡之主也。一舉一動。通國皆知之。甯獨老僧。又問爾何以識我。曰太守不能識一郡之人。一郡之人。則就不識太守。問爾知我何事出。曰某案之事。兩造皆道其黨。布散道路間久矣。彼皆陽不識公耳。公憮然自失。因問爾何獨不陽不識。僧投地膜拜曰。死罪死罪。欲得公此問也。公爲郡不減糞黃。然微不怯於衆心者。曰好訪。此不特神。茲

巨蠶能預爲蠱惑計也。及鄉里小民，孰無親黨，孰無息怨乎哉？訪甲之黨，則甲直而乙曲；訪乙之黨，則甲曲而乙直。訪其有讎者，則有讎者必曲；訪其有恩者，則有恩者必直。至於婦人孺子，聞見不真，病媪衰翁，語言昏憤，又可據爲信讞乎？公親訪猶如此，再奇爾目於他人，庸有幸乎？且夫訪之爲害，非僅聽認爲然也。閭閻利病，訪亦爲害。而河渠堤堰爲尤甚。小民各私其身家，水有利則遇以自肥，水有患則隣國爲壑，是其勝算也。孰肯揆地形之大局，爲永遠安瀾之計哉？考僧方外人也，本不應預世間事。况官家事耶？第佛法慈悲，捨身濟衆，苟利於物，固應冒死言之耳。惟公俯察焉。公沈思其語，竟不訪而歸。次日遣役送錢米歸報公曰：公返之後，僧謂其徒曰：吾心事已畢，竟泊然逝矣。此事楊文汝川嘗言之。姚安公曰：凡獄苟虛心研察，情僞乃明。信人信己，皆非也。信人之弊，僧言是也。信己之弊，亦不可勝言者。安得再一老僧亦爲設法乎？

神斷

伍典爲柳州太守。州民鍾鈕，其叔自他所貽書，鈕攜囊金自產，鈕墮其計。至中途，叔與夥賊撲殺鈕，攜其囊金去，不可蹤跡。妻訟之官，且禱於神，謂事必下。公始得決，已而南寧道果以屬公檄。至公得鈕妻所上叔所貽書，方思爲之計。神忽見夢，公因策夢中語，謂事常起于僧人。因子府治白石山結僧堂一區，令方僧至者，率舍其中。各寫經凡幾，已而得一僧所寫經，字與鍾妻所上書適類。又因詰其祝髮歲月，正與殺鈕時合。乃令鍾妻遣僕覘之。衆僧中果一人如鈕叔，指以示公，卽頃所詰問僧也。杖之吐實，遂坐辜。

神示扼吭

馬應祥爲歙縣知縣。郡有殺人者。久不可得。乃以付公。公先期齋戒。禱越國汪公祠。曰：神許我得其情。則雨。是夜果雨。翌日啓死者棺。事中諸人羅跪。乃一鼠自棺出。鑽跪者一人衣底。尋忽不見。公念曰：此神示也。乃指其人曰：殺人者汝。其人色動。推究果服。又郊外殺一人未絕。公命移之縣大門內。許人縱觀之。乃一人嗟嘆其側者久之。因扼其吭。遂絕。是時公已教隸卒覘舉措矣。覘者以告。遂執而抵於法。蓋殺人利其財。不絕恐或出語。故復來扼吭耳。於是縣中稱神明。

換屍雪冤

京師順承門外。有甲與乙角相鬪者。甲拳傷乙喉。氣絕仆地。時天已晚。路上人將鬼手縛置營房。以屍交兩營兵看守。待次早報官。會天雨雪。一卒老病畏寒。向年壯者云：我歸家添衣服。酒。略耽延便來。年壯者許之。其人久而不至。年壯者亦買酒取煖。醉睡帳旁。早起尋屍。屍隱不見。方驚愕間。年老者亦至。曰：我已報司坊官。卽時來驗矣。年壯者曰：屍竟移失。官來無可驗。我二人罪大。奈何。老卒沈思良久。曰：我有計。某處荒地。前有人昇一棺來。似是新死之人。屍尙未壞。我與你打破其棺。扛屍來。此以冒抵之。庶可免罪。年壯者以爲然。依計而行。少頃。官來驗屍。則額角上有長釘一條。流血被面。問鬼手。鬼手曰：我是失手打死此人。並未加釘釘額。且此屍面貌。並非我所毆之人。官不能斷。正喧嘩間。有一男子大呼而入。曰：此事與甲無干。我乃被毆仆地之人。初時氣絕仆地。旣而

蘇醒還家。實未死也。官將兇手放釋。而查問荒地扛棺來厝之人。細加推究。釘額之屍。姓劉名况。以染工爲業。妻與人奸。乘劉醉。與奸夫釘殺之也。乃釋甲。而置奸夫於法。旁觀者謂屍非可換之物。而兩營兵奇計如此。此非營兵之愚也。乃暗中鬼神之巧也。

陸廚

桐城張相國家。有治庖之人。陸姓。無名。呼之以廚而已。煎熬燂炙。滋味深諧。相國尤喜之。其家負郭。歲時始請假一歸。其妻少艾。獨處寂寥。而廚又嗜酒。歸卽酣臥。以是脫輻爲常。遂出之。然廚欲藉此出游。祕不以告府中人。罕有知其踪者。一日。中秋節後宴會。少間。廚又給假歸。途中遇公之廝養某。兩人素莫逆。因戲之曰。陸大哥。今始歸。親阿嫂。恐天上嬋娥。不能爲汝重圓也。時廚已微醺。乃笑曰。曩昔或如子言。今則不然矣。某愕然。亟詢其故。廚既失口。不能諱。遂白其棄妻之由。某卽不信。又詰之。廚更正色以言。雙鑿可據。某始笑曰。兄亦太不情。奈何耽麴蘖。而捐鶯風。因拉之如肆。與共飲。蓋某從相國數年。薄有積蓄。思娶婦。苦無佳者。向曾見廚之妻。心頗曠之。今聞其離異。欲浼廚爲玉成。故假杯酌與之議。酒數巡。遂以言挑之曰。阿嫂既被兄出。以渠容姿。早當醮而去。兄已失計。縱欲復合。恐破鏡未易圓矣。廚側首曰。予固不屑於此。但前返敝村。風聞臭花奴。以予爲鑿。揀精擇肥。猶未嫁也。某大喜。亟起酌廚曰。果爾。則弟有所懇。兄其毋辭。廚飲而叩之。則曰。非弟敢爲陳平。但兄所棄者。人皆可取。况弟久無室家。兄必憐之。盍爲予以成此好事。廚聞其言。有難色。良久。乃曰。婦既見逐。人盡可夫。弟妻之固無害於義。

第予與若人不等陌路。何能言。某又相強。且曰。弟居城市。鄉曲之人多未審。若欲情冰。非兄不可。否則洩兄事於主人矣。自茲不令兄歸。廚微笑。終不許。某乃頓生狡計。詰之曰。兄與嫂離。今已數月。亦思膠漆乎。廚曰。年正壯。詎能久。無如執役潭府。數旬甫一歸。此心不免疑慮。今款得婦。必在城中。而邑居者又復我憎。可若何。某心暗喜。遂言曰。兄意若此。正不必圖其新。惟彼舊者固可耳。廚不能解。詰其故。某嚙嚙久之。始曰。弟家實居府側。娶若人。必真於此。雖是弟之新婚。實兄之舊偶。婦人水性。與之言。當無不從。兄倘一時情動。不妨夜來。弟自義讓。兩雄一雌。永以爲好。惟在兄之作合耳。語已。廚大笑曰。弟欺予哉。世固無此理。且弟亦非其人。某又曰。再婚之佳人。不等深閨之處。子弟又何所吝惜。而以之誑兄。廚見其實然。遂竊計曰。予所得者。僅足杖頭。况積一婦。非數十金不能。又無若故妻之美者。今果如此。是無婦而有婦也。渠自願頂綠巾於予。何尤。計畫有頃。又陽爲不可。必待某自誓。方始允從。與之訂約而別。歸至家。卽往謁婦之父。且措詞曰。某不才。身爲賤役。不能常時歸家。恐慮令青春。故以之返壁。而伉儷之情。則不忍忘也。竊慮令愛仍適匪人。不免甚爲係念。茲有邑中某者。家累千金。頗殷富。可託終身。翁倘垂睇。某願執伐言已。又再拜。婦之父喜其委婉。姑領之。廚退。又浼人德惠。明日。某潛來訪廚。肥馬鮮衣。風姿俊逸。廚留之。與飲。婦之父母私往窺覘。皆大喜。遂從廚言。慨許之。婦故陰有弗願也。某諷吉行聘。不日親迎。畢姻後。某之年既甚少於廚。又從相國無他執役。朝夕與婦相處。婦亦安之。惟廚以宿約。數向某言。求一晤。某難於峻拒。初猶借端支延。蓋不忍以既得之珠。復用以彈雀。廚不能平。每與儕輩言。詈某負心。聞者爲之噴。

飯。某知之。乃大恚。指廚爲誣。已。廚益忿。閱數月。某從相國赴他處。夕未得歸。有人踰垣入。斃婦於室。面被刀傷。十數。幾無完膚。某歸。卽報縣驗之。四體裸然。且係成姦後死者。某以廚有夙恨。必其所爲。遂言於相國。聞是廚者。咸證之。執以送官。毒加拷掠。廚既有前隙。不能復辯。竟成招。其實誣也。某自婦亡。不敢復處其室。適有山東某客。因事淹留。不勝旋邸之費。緣與某相識。假以所居。初未知有怪異也。及夕。客窺聞有人啼。曰。予面雖毀。亦宜細檢。予身。奈何使淫人得志也。言之數四。而不覩其形。客始疑廚爲枉。翌日見某。爲述所聞。某不羈。僚僕有與立者。聆之駭然。以白相國。相國曰。事果有寃。當復驗。乃致書於宰。宰亦疑廚不韙。因謀於史。召某與婦之父母。并出廚於獄。同至葬處。啓塚出屍。竟未腐。儼然如生。宰心異之。先令某諦觀。答曰。是又令廚與婦之父母視之。則皆云。非宰詰焉。廚先對曰。渠雖某之婦。其先實囚之妻。寢處數年。隱微無不知。其左乳有瘡。疤大如掌。私處有瘤。如指頂。今並無之。且膚色過白。亦不相似。宰又以詰婦之母。所供僉同。宰大驚。姑掩其棺。逮衆俱返。至暑。先以刑擬婦之父。訊以家所往來。猶有何人。其父木鄉。恐大懼吐實。則有遠親邢某居某縣。來卽寓於其家。自婦未嫁。已先歸。此外固無人也。宰知有因。乃繫衆於獄。關行鄰邑。不旬日。而邢與婦皆拘到。出衆識之。有泣者。有怒者。有失色者。遂皆目之爲是。宰以嚴刑鞠邢。盡得其奸狀。始知婦自被出。不能靜處。遂與邢有私。訂爲婚嫁。邢故婦弟之叔岳。親誼相懸。屢言之。婦之父母皆不許。甫得俯從。又責重聘。邢因過歸措辦。而廚之說行。竟背前約。及邢返。知其已嫁。乃大怒。不至婦家。且思以報復之。邢本無賴。素與穿窬者善。因賂之。使爲窟。竊婦以逃。而終慮其事之洩。邑某婦

亦與之歡。其家固娼也。是夕邢宿於其處。偷兒引婦至。卽共醉後。冀婦於囊荷之去。至婦室中。偷兒又共狎之。昧爽始引刀斷喉。恐其有不似。兼剝厥面。人因寂無知者。邢乖暗。婦遠行。更置廿金於柳。以賂彼婦之夫。其夫遂疑婦奔邢。未悉姓氏。莫能聲言。亦攜金他適。向微冤鬼自白。竟無人爲之昭雪。不數日。拘偷兒至。與邢皆論抵。婦亦杖遣。廚與菜一以貪賂。一以誣告。皆杖之。通邑哄傳爲笑談。此相國未入閣以前。閣丁艱時事也。泊乎大拜。廚復從相國入京。其足徵跋亦受刑重之故云。

某中丞

某中丞撫河南。博慈祥之名。每讞獄。必導使翻供。輾轉駁詰。州縣苦之而無可如何。忽彰德府出一邪教案。首犯某年止十九。始而誘人持齋散財祈福。繼云有密術。須同寢方授幼男。婦女胥被淫污。有一家大小八口。信之甚篤。產已竭矣。某忽曰。爾全家道已將成。某日當尸解去。乃各製新衣。先日沐浴。屆期。令各將衣服內外密縫。咸自持刀。向胸前努力一戮。已死七人。其一人力弱未殞。鄰里報官驗訊。某自認誘惑。願抵償。府司復訊。獄具。中丞疑焉。導使翻異。某忽曰。丈夫作事。丈夫自當。我實蠱惑。致死七口。死無悔。不若爾之作僞貪贖。沽譽取容也。中丞怒。立置之法。嗣乃稍改其所爲云。

善斷

明萬曆中。直指姚公。令江都縣時。有兄弟以家資構訟者。其兄以百金託一貴人爲居間。公廉知其狀。賜額之比。

庶鞠曰。訊其兄曰。若與貴人。有何瓜葛。則以父黨之中表對。公曰。若弟獨非其中表耶。故獨爲汝地。卽吾憐若弟。貧。公斷亦未必百金也。若何吝於弟。而他是圖。趨令如數取金。畀其弟。而置其兄免究。貴人恠而服之。

誘妻致死

有遠貨於外。數十年始歸者。疑其妻或不貞。伏於村側。俟夜靜。以土塗面。踰牆入室。誘妻與狎。妻不從。遵行強暴。妻怒。取剪戩要害。而斃。細燭之。乃夫也。惶懼自首。執法以塗面誘姦。已出理外。妻不知夫。拒姦致氣。貞烈可嘉。不加之罪。反請旌焉。

錢臨江斷鵝

萬歷中。錢若巖守臨江。多異政。有鄉人持鵝入市。寄店中。他往。還索鵝。店主賴之。云。羣鵝我鵝耳。鄉人訟於郡。公令人取店中鵝。計四隻。以各一紙。給筆硯。分四處。令其供狀。人無不驚訝。已退食。使人問鵝供狀。否。答曰。未少頃。下堂視之。曰。狀已供矣。因指一鵝曰。此鄉人鵝。蓋鄉人鵝食野草。糞色青。店鵝食穀粟。糞色黃。店主伏罪。

清苑縣某氏女

直隸清苑縣。有兄弟伯仲。析爨而居者。仲無行。遺產蕩盡。賴伯友愛。時調濟之。伯年逾五旬。僅一子弱冠。娶某氏女。速好甚敦。會什妻。以急通詣伯求助。伯子暮從市中歸。腹苦飢。某氏女方晚炊。伯子隸索蔬飯食之。七竅血暴湧。逾時頓卒。某氏女惶恐失措。奔告伯夫婦。相持慟哭。幾不欲生。仲妻瞠目旁哭。厲聲曰。伯年半百。僅此一脈。今

無辜暴死。莫氏女不能辭其咎矣。若置不究。其如死者何。予夫婦忝期服親。決不稍貸也。歸訴於仲。遂借伯夫婦共鳴之官。直控某氏毒死親夫。官使伍伯驗之。確係服毒致死。乃嚴刑拷訊。某氏女在弱。不能耐五木。遂認服因奸起見。並指某甲爲奸夫。某甲故中表親。親讀書未成。而素行不苟。拘至畏刑。亦直承不敢置辯。爰書已定。將付大辟矣。適訥近堂制軍移節總督直隸。慮囚至此案。疑其不實。欲平反之。明府某公者。健吏也。聽訟爲一詩之冠。因公晉省謁制軍。訥公告以此獄。命爲平反。明府以案踰三年之久。業經多官研訊。又係大辟。不敢承鞠。訥公怒讓之曰。君久膺民社。素著循聲。若不昭晰此案。是視人命如草菅。似此畏難規避。吾將以白簡劾之。勿謂老夫無情也。明府不得已。細覈歷年案牘。厚幾盈尺。觀其屢斷屢翻。其中情詞。實有可疑。爰命拘集在案諸人。隔別細研。見某氏女與某甲。均辭氣溫和。不頓殺人者。益信其冤。又訊伯夫婦。僉謂某氏女入門後。事舅姑甚孝。夫婦亦曾無話諱。且未見某甲往來。是非有無。不敢臆斷。訊至仲妻。則厲聲擊罵。謂賤婢以奸斬伯氏之嗣。不付大辟。不足服死者云云。詞色悍暴。殊非良善。明府諦審久之。忽拍案叱謂仲妻曰。下毒者非他人。卽汝是也。汝毒猶子。奈何誣某氏乎。仲妻失色。極口叫屈。命府怒。命嚴刑拷之。不肯遵服。時方冬月。白日映訊。至漏三下。猶未吐實。夜半。忽陰風慘慄。屋瓦飛鳴。滿堂燈燭。幽綠如螢。衆見一大蜈蚣。長二尺許。蜿蜒由戶外。馳入仲妻褲中。羣詫爲異事。急命禱禳。搜之不得。回府知爲冤鬼作祟。益命加刑。仲妻知不可掩。乃盡吐其實。蓋仲妻久欲吞伯產。每至伯家。必懷砒少許。伺隙投之。恰值某氏女晚炊。羈其無人。遂潛下焉。固欲醜伯一家。及伯子以飢先斃。斃命。遂乘機嫁禍。

某氏女亦計之至得也。至此吐實。始共頌制軍慮囚之神。且歎明府不愧爲老吏斷獄。或請於明府曰。公何以知爲仲妻也。明府笑曰。是不難。要在聽訟者留心察言觀色耳。彼姑舅且不敢臆斷。而仲妻章敢直聲其罪。令人可疑。况其日適至伯家。更露破綻。姑試恐喝。不謂竟成信讞也。爰以仲妻抵罪。又以某甲無辜株連。遂以某氏女妻之。並囑爲伯後。

里藥子曰。此獄據舅姑供稱。某氏女入門後。事舅姑甚孝。夫婦亦甚無詬。且未見某甲往來。是非有無不敢臆斷。而訊及仲妻。則厲聲哭罵。竟敢促付大辟。人情察理。原有破綻可尋。惜粗心健不能細意領會。一經獄吏臆斷。便難掩飾。察言觀色四字。的是聽訟要訣。吾願爲民父母者。凡遇折府。皆當以明府某公爲法。然非制軍。則明府雖有才。亦不肯用。尤願爲大府者。慮囚當以制軍爲法也。

杜有美

太原諸生杜堅。字子密。世席厚貲。藏書甚富。壯年生一子。命名有美。字小甫。杜有妹。嫁同里諸生盧某家。亦小阜有女慧娟。與有美同月生。杜妻鄭。與妹極相得。以故妹時歸寧。小兒女常易乳而哺。相愛各不啻己出。既齒。日長。容貌都美。情亦日親。年已十三。俱未配婚。凡爲有美執柯者。鄭意在慧娟。悉却之。試商之妹。亦首肯。歸以告盧。盧素迂拘。以有內戚嫌。殊不以爲可。妹讓之曰。媿備何太不脫頭巾氣。只許我杜家人嫁汝。不準汝盧家人嫁。還我家耶。况我姪殊不惡。亦未必有玷汝女。我業已許之矣。生女當由母作主。勿預父事。汝休得過問。盧大怒曰。何汝

太不通道理。古云：女子三從。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我一息尚在，不惟慧娟當從父命，卽汝亦當從夫命。今我不肯締婚，汝焉敢擅專耶？夫妻反唇相譏，幾至反目。初杜妹歸甯，每攜慧娟與俱，自議婚後，盧不許慧娟再往，有美偶來省視，亦不許慧娟相見。中表從此路人矣。有美與慧娟一經際隔，思慕甚殷。往昔條逾兩年，情實俱開，益難爲情，而兩地相思，祇可自喻，各不能掬心相示。有美無可奈何，倩畫師寫太真獻鏡圖，自題一詩云：狡狴溫郎絕世才，風流不厭自爲媒。三生幸遇金閨彥，一笑親陳玉鏡臺。將畫與詩，賄某媼密付慧娟求題，以察其意。慧娟正苦思有美，不知可否同心，見畫與詩，喜感交并，爰拈筆端楷，題一第於軸末，以察其意。曰：兩地相思兩不知，玉臺一獻當紅絲。老奴伎倆何難料，請待良宵却扇時。題畢，仍倩某媼攜歸。有美見詩狂喜，朝夕焚香披誦，如獲異寶。由是兩心遙遙相印，各以嫁娶自誓，惟苦不得遂，不覺懨懨俱病。醫藥罔效，杜夫妻與妹皆知兩入致病之繇，竊有以破盧之執。妹曰：腐儒外固而內意，非以計刦之不可。兄嫂可無慮，我自以報命。杜夫妻大喜，拜謝，並求速爲玉成。妹諾之。盧固鍾愛慧娟，見其病甚綿悞，實深愁鬱。會杜妹歸，盧問有美病狀如何，姊怒答曰：殆不起矣。何勞汝問。盧歎曰：我正慮慧兒疾革，不謂汝姪亦爾。妹白眼相視，詆之曰：一雙好兒女，皆爲汝殺却。夫復何說。盧驚問何爲。妹唾其面曰：老物尙夢夢耶。若自幼哺同乳，寢同席，比長相親相愛，此人情也。旣知親愛，則必欲諧伉儷，以圖永好。此尤人情之常也。聖人制禮，尙緣人情。偏汝老物，拘執成見，竟不曲體人情耶。自汝拒婚後，若卽俱病，病且日劇，殆皆不起。我實不忍仰面見若，俱死，請先自剄於君前。泉下當撮合若佳偶，以償夙願。老

物又將奈何耶。言畢袖出七首長尺有咫。瑩然如雪。擲置案頭。鐸鐸有聲。指謂盧曰。我兩人結褵甘載。請從此別。盧匿視良久曰。卿且少安毋躁。容再商議。曰我志已決。復何商議。曰然則允若婚配。卿可不死否。杜妹笑曰。果爾若疾當已。我又何必求死。盧曰。如卿所言。卿重母黨。嘗自譽其姪。我本俗人。不喜白衣女壻。必俟汝姪讀書成名。方準親迎可乎。杜妹笑曰。有何不可。吾姪喜如所願。必能刻志用功。又何患不成名耶。盧曰。若是。汝可歸告兄嫂。速遣冰人來當遵前命。杜妹乃袖刀而藏。翌日告歸。兄嫂大喜。遂委禽焉。兩小聞之。疾俱若失。有美果下韃攻苦。歲試補博士弟子員。越歲食餼秋闈。一戰捷於鄉。杜妹聞報喜曰。若今可以親迎矣。盧猶欲待禮闈後再議。杜妹詆之曰。汝始終不免固執。科名遲早難定。吾姪鄉薦已屬邀倖。人生能得幾回邀倖。青春幾何。何忍令其孤負耶。盧不得已。準其親迎。杜夫妻大喜。遂涓吉爲兩人畢姻。同里有周生。韋生者。皆名諸生。以杜藏書多。皆襍被下榻其家。與有美同窗肄業。意氣相得。周生是科亦登副車。情誼益洽。吉期當九月下旬。杪秋天氣已涼未寒。屆期周生竊語韋生曰。有美與慧娟天生嘉耦。得諧琴瑟。煞費周折。當此良辰定情。不知若何歡洽。我兩人當設法偵聽。以快所聞。韋曰。唯唯。是不難。青廬上是藏書之樓。我與爾預伏樓上。大好偵聽。正竊議間。適有美在屏後聞知。點首匿笑。嘿籌預防之法。先是有美之乳母朱媪。有子曰阿笨。遊惰無賴。酷嗜賭博。負輒盜杜家物。真嚮以債賭道。有美親迎。鋪張務極奢華。慧娟固盧愛女。粧奩亦頗壯觀。杜素惡阿笨行止不端。患其盜物。戒聞者不許入門。阿笨果早萌覬覦之念。以杜家不許入門。心益銜之。是日新娘下輿。觀者如堵。阿笨在人叢中。園上書樓。計俟人靜。

踰隙行事。漏二下。賓客甫散。有美脫去冠服。將次就寢。慕憶日間周生言。欲覘二人所爲。以博一笑。乃躡足輕步上樓。於是殘月初升。阿笨正憑欄凝眺。有美窺之。以爲必是周生。悄從背後出。兩手於面。反掩其目。阿笨固強有力。意有美特來調己。既驚且恨。急回身緊抱。有美頸而扼其喉。須臾氣絕。倒臥樓上。時慧娟坐幃中。方命伴媪出。具湯沐更衣。見有美躡足上樓。不知何意。俄聞樓上窸窣作響。心甚訝之。阿笨見有美已死。陡起惡念。欲犯慧娟。爰脫衣履。塞藏書箱下。將有美短褐棍靴。襪下自着之。大步下樓。知新娘在幃中。急吹滅雙燭。入幃。遽抱慧娟求歡。慧娟念有美平日溫存。何忽狂暴。况兩人速好不易。今幸覩面。無數款曲。合當絮訴。何將燭吹滅。得勿有所不懽耶。心殊不快。阿笨近身。遂極力撐拒。阿笨知難強合。急探手脫去慧娟兩腕綳臂金。並摸索頭上簪珥等物。慧娟益復駭異。適伴媪秉燭。攜沐湯進房。阿笨恐被人窺破形迹。急以袖掩面。奪門越牆而遁。伴媪不知誰何。大驚。急燃雙燭。舉帷。見慧娟披髮汗喘。神魂不定。叩問所以。慧娟言情狀。方共詫愕。忽聞樓上款款有聲。命伴媪燭之。見有美赤身臥樓上。吁息不已。蓋扼喉一時氣絕。須臾氣復流行。故得再生。然暴避身體綿軟。猝難起立。伴媪另取衣履着之。緩緩扶腋下樓。偃臥繡榻。嘿不一語。慧娟情不能忍。急覩親傍身。低問所苦。有美自指其喉。搖手令其勿語。慧娟莫喻其故。只得快快對鏡。縮髮添粧。以待延至五鼓。有美甫能起坐出聲。彼此各述所見。互相慨嘆。有美以爲素待周生不薄。何竟如此惡作劇。辯部雖劫去釵珥等物。猶幸慧娟不爲所棄。又復轉怒爲喜。然變出意外。氣血究雖驟舒。竟體疼痛。未免良宵虛度矣。是夜客散。周生以中酒酣臥齋中。韋生以周生既醉。遂獨自歸。

家及周生酒醒。見韋生已歸。趁月色甚明。亦踉蹌歸家。將出大門。會司閹者起溺。見周生暮夜短衣着褲。倉皇徑去。形跡可疑。詰且舉室喧傳昨夜之事。證以司閹所見。僉謂必周生無疑。杜固長者。以慧娟幸不受辱。又不欲舉人之過。偏戒家人秘勿播揚。不圖盧某聞之。勃然大怒。特造杜面數其諱盜之罪。且言周係名士。所行如此。是誠衣冠禽獸。似此澆風不整。轉相效尤。何以爲家。乃具狀訴諸邑宰。邑宰素與周相契。見狀大駭。招周至署。以狀示之。周閱之。駭汗滿面。謂韋生曾有此說。後各歸家。實無此事。小生雖不肖。亦斷不肯逢場作戲。戕人之生。以圖苟合者。尙祈明公察之。邑宰亦信周決無此事。慰令暫歸。爰使人風示盧某。爲周辨評。欲寢其事。乃盧固執莫解。謂確有左證。復何誣枉。如邑宰左袒周生。便當赴愬大府。以求水落石出。輾轉牽總。百年有餘。未敢定讞。亡何。邑宰任滿還去。新令某公。素號健吏。閱及此牘。反覆細令尋釋。越日。集兩造會審。公一一究究。拈髯尋思。久之。忽有悟。曰。無論是否。周生所爲。杜家釵飾等物。固明明有人劫去。且據若曹言。有美赤身臥樓上。短褐棍褲。被其人着去。其人自着衣履。必脫藏樓上。搜得衣履。更可昭晰。乃自率吏役親往樓上窮搜。果於書箱下索得破衣棍鞋襪數事。並屢窺內有信一函。閱之。固某某與阿笨招賂書也。公笑曰。得之矣。付兩造觀之。始各恍然。亟命拘阿笨來。一訊。盡吐其實。周寃以白。遐邇頌神明焉。

里雍子曰。好事多磨折。觀此而益信其言不謬也。夫有美慧娟。天生嘉耦。其爲婚配宜也。不謂盧某固執拒婚。業許婚矣。又必俟成名方準親迎。向使有美遇同梁灑。將奈之何。不遇如羅隱。又將奈之何。所幸一戰而捷。公然準

其親迎矣。乃偵聽之謀。胙篋之舉。突爾湊合。致使變生意外。虛度良宵。所謂好事多磨折者。竟如是乎。邑宰爲周辨誣。第欲顛預了事。憤憤可笑。一經健吏聽斷。是非立見。要之讀律無異讀書。苟能得閒。自無不析之義。特患粗心人不屑反覆細意尋繹耳。彼頌神明者。豈有異術哉。

倪公春岩

倪公春岩廷謨。由進士出宰吾皖潛山縣。廉明公正。四民愛戴。嘗呼之曰倪青天。公嘗於冬月有事至鄉。忽有蠅成羣。飛繞輿前。左右揮之不去。意時方苦寒。那得有此。得勿冤鬼作祟耶。因禳祝。如有冤屈。蠅當導我爲之伸冤。祝畢。蠅果羣飛前導。不里許。路過一山。旋風驟起。將羣蠅捲入山中。公急命停輿。自徒行入山跡。步上山凹。見一坟新築。濕土未燥。羣蠅栖集其上。心益驚異。比呼亭長。問知爲前村某甲新塚。問甲年幾何。向作何生業。何疾而死。家中尙有何人。亭長對謂甲年二十許。家頗小康。少失怙恃。並無兄弟。家止一妻。亦無子息。聞係病瘵而死。又問甲妻年幾何矣。對曰。小人不知。大約與甲齒相若耳。公點首尋思。乃命輿竟至甲家。直升其堂。召其妻出見。問語。甲妻某氏。聞公至。大驚。急毀粧斬髮。出拜伏地。泣。公見某氏態度妖蕩。知非善類。乃厲聲謂曰。我至汝家。非爲別事。緣昨夜夢見汝夫赤身喋血。踣我牀前。訴稱被汝所害。橫遭慘死。哭求伸冤。汝知之乎。某氏聞公言。急趨入屏風後。與公抗辯。硬語牴牾。公見其暴悍。益信其必非良善。卽召其族長並左右隣至。一一研詰。所對大略與亭長相同。再四鈎稽。茫無端緒。公心終不釋。乃執意開墓啓棺檢驗。以決其疑。僉謂關係甚重。倘檢驗無據。恐

於公多有不利。公笑曰：我以窮措大微俸，弋獲科第，忝膺民社，如遇冤獄，不爲伸理，其何以爲民父母乎？我意已決，如檢驗無據，甘心坐罪，雖粉身勿悔也。詰旦，乃率領族長左右隣等，登山開墓，啓棺，甲屍以天寒，絲毫未曾腐壞。伍伯承公意旨，由手而足，由腹而背，細意檢驗，竟無微傷，惟骨瘦如柴，確係病瘵而死，公無奈，只得仍命蓋棺封墓。某氏大聲訶曰：公以莫須有之言，開人之墓，啓人之棺，翻覆人之屍骨，死者何辜，遭以荼毒，旣啓棺而又欲蓋之，旣開墓而又欲封之，此非未亡人所敢從命也。公笑謝曰：汝言良是，吾已具文請命於大府，甘任其罪矣。死者無辜，而令暴露形骸，亦重吾之罪也。吾何忍焉？卒命蓋棺封墓而去。公已具文上請，復自踵謁大府，面陳梗概。大府素重公之爲人，此舉殊怪公孟浪，例應登諸白簡，難以祖救。公請展限三月，當密加偵察，如真不得確耗，甘罪無悔。大府許之。公旋任路經城隍廟，式輿嘿祝，祈神示夢。夜果夢城隍神遣人贈萬年青草一盆，驚悟不解，所謂乃易服貌爲卜人，至鄉訪察。日晡，見一漁人垂釣河濱，就而問路。漁人戲爲先生善卜，能卜小人今日釣得魚若干，當作東道主，否則此處苦無道旅，恐栖止無所也。公信口戲答曰：卜汝連得三魚，計重五斤有餘，一尾烹以款客，兩尾免錢行沽，果連得一鯉一魴，鮮美可愛。漁人大喜笑曰：先生其神仙耶？何言之驗也。寒舍不遠，敢請稅駕。公笑從之，不半里，至其家，茅屋數椽，一老嫗當門而坐，笑問漁人歸何早也。漁人笑曰：兒幸遇神仙卜，應連得三魚，因將鯉付老嫗，請烹以待客，又笑謂公曰：此老母也，幸尙強健，年八十有二矣。齒目俱幸，無損，惟重聽耳。因請公少坐，自攜兩魚就隣翁，分梳酒一大瓶而歸。老嫗烹魚已熟，漁人請公南嚮坐，老嫗西嚮坐，自居主。

位北嚮坐。老嫗不能飲酒。飯罷獨自歸臥。公與漁人酒量俱豪。薦魚勸飲。意甚相得。公問知漁人姓萬。並問何以當此壯年。尙無妻室。漁人笑曰。先生謂小人尙壯年耶。小人今年已六十有四矣。里黨見小人生平不形老態。因共以萬年輕呼之。自知命簿。不樂有家室。徒以老母在。不然。早已披髮入山矣。公聞萬年輕三字。頓憶前夢。因笑以言餽之曰。君何言之激也。我想汝大運將至。如娶妻當連得二子。老福甚隆。爾毋自棄。時漁人酒已微醺。益復忘形。聞公言。急搖手曰。天下最毒者。莫如女子。娶妻一事。請勿再言。公笑問何謂。漁人但搖首不語。公曰。暮夜無人。汝有何意。告我何害。漁人嘆曰。先生長者。當不泄語。小人少酷嗜賭。負輒偶作穿窬。藉優賭債。以催權法。綱輟而改業。昨醉後有友邀賭。大負。不得已。聊作馮婦。稔知前村某甲家頗小康。久病臥牀。尙易爲計。時夜漏三下。甲宅僕媵俱已熟睡。萬籟寂然。予由屋一躍至地。見甲房燈尙未熄。姑伏窗窺之。乃不窺則已。窺之真令人駭然也。公問如何。漁人又搖手不語。公曰。業言之矣。復何囁嚅爲也。漁人復堅囑曰。先生必無泄言。乃敢畢其詞。公正色指天信誓。必不泄語。漁人乃謂小人伏窗潛窺。但聽病人臥床呻吟。其妻側坐床前。嚶嚶若有所思。忽見身挑燈燃燭。向牀後招手。一男子輕步而出。兩人附耳小語。其妻出絹一匹。登床將甲口纏閉。兩人又將甲扛下。縛伏行床。襪褲露尻。啓衾出一小蛇。將蛇首納入竹管。以竹管對尻。取香火燒蛇尾。蛇負痛由穀道竄入腹中。聞甲大喘一聲。其氣遂絕。兩人相視而笑。復解甲縛。扛至床上。小人慘不忍照。復一躍上屋。恨恨而返。至今思之。怒髮猶爲上指。先生試思娶妻如此。有何恩愛。豈非天下最毒者。莫如女子耶。公曰。甲如此慘死。其親疎豈無一人肯爲伸

冤耶。漁人嘆曰。甲雖慘死。身無微傷。何由伸冤。昨聞甲鬼託夢。求倪青天伸冤。倪公開墓啓棺。檢驗無傷。將來不
唯去官。並有餘罪。此真抱屈也。公笑曰。汝何不投官自首。當得重賞。漁人搖手曰。否否。倪青天最惡穿窬。如言不
見信。不惟無賞。恐反受罰。不如安分緘口爲妙。公又笑曰。我想汝晚福甚隆。卽此未嘗不是機緣。汝其圖之。漁人
搖首不語。詰旦。公與漁人作別返署。急遣人拘萬年輕。至。公招至記室。漁人戰兢伏地。不敢仰視。公拈髯笑曰。汝
第舉首。尙識下人否。漁人仰視公。急叩首曰。小人死罪。求公見恕。公笑慰之曰。我不汝罪。汝其毋恐。某甲之冤。汝
肯爲具控。不吝厚賞也。漁人叩首答曰。謹從尊命。乃具詞控訴。公立飛簽拘某氏。並族長左右鄰。至。令漁人與某
氏對質。某氏猶強辯不已。公謂非再檢驗不可。比具文上達。並敕入萬年輕之詞。爰重率衆登山開墓啓棺。時交
仲春。甲屍已潰爛。臙脂畢見。腸中死蛇猶在。公令某氏觀之。某氏猶不肯承。公怒甚。叱鞭其背。某氏嬌不勝刑。乃
吐其實。初某甲得疾。某氏有中表兄時來省視。甲疾日劇。某氏料不能起。遂與表兄有私。計甲死當據其產。永爲
夫婦。甲雖綿惓牀蓐。一息猝難可絕。適見丐者蓄有小蛇。二人有觸於心。以百錢購得。而致甲命。屍果無傷可驗。
智亦巧矣。自是甲冤旣白。某氏凌遲處死。其中表兄立斬以殉。公又命族長擇族中子姪立爲甲嗣。以延血食。遐
邇聞之。無不稱快。公感城隍示夢。刑牲致祭以酬之。又以此事非萬年輕莫白。且嘉其孝。乃召母子至署。爲萬娶
妻生子。給錢小作貿易。俾溫飽以終身焉。

里藥子曰。公自宦仕吾皖。歷任劇邑。所斷奇獄甚多。皖人至今猶津津樂道之。其最著者莫如某甲之獄。好事者

已譜入傳奇。播之管弦矣。偶閱隄階外史。載黎襄勤公世序。宰江西時。曾雪冤獄。與此相類。願同一用。寔致命。此由穀道竄入腹中。彼由口竄入腹中。爲小異耳。

石娟娘

清道光末季。有夏善良者。浙東人也。山賜進士出身。出宰魯之汶上。其地風俗強悍。人民所爲。多非法事。而夏公具折獄才。每定一讞。幾如鑄鼎象奸。燃犀照怪。人罔不服。其明察秋毫。時汶上富室石友谷。廣有田園。財雄一邑。生一女名娟娘。丰姿綽約。的是可人。自幼以媒妁之言。許聘與同邑業儒之潘又仁爲室。又仁清門名族。相貌魁梧。長於無貝之才。而短於有貝之財。友谷心惜其貧。常於妻若女前。微露悔意。其妻以爲代女預籌過活。初不爲意。久而知夫質厭棄其婿。亦順從其所爲。自是石氏一門。有人道及潘家事。輒掩耳而走。甚不願聞也。適邑之武生史聘卿。抱鼓盆戚。友谷慕其財勢。倩王姓媒媪。道達其意。武生素耳娟娘。隨名心焉羨之。而苦無其便。今乘此機。遂委禽焉。石史兩姓結好。風傳里巷。事爲又仁所聞。偵之果確。具詞控諸縣。富室與生。自知理屈。皆託人圍說。行賄以求直。夏公均允其請。金亦悉受之。集訊之日。坐大堂。任人旁觀。首召又仁。曰。汝貧不能具綵禮。盡舍諸。雖然。吾必親詢之女也。速令媒媪。速女。頃娟娘至。夏公語之曰。今日諸人對簿。皆以汝之故。吾憑汝一言。以解此紛。汝願于歸前夫乎。抑後夫乎。不妨明以告我。三問皆不對。闔堂默然。良久。夏公忽莞爾笑曰。吾知之矣。汝蓋願歸前者耳。女又不答。夏公曰。然則汝願歸後者乎。汝縱羞澀難出口。可叩首以代宣已意。此語甫畢。女果連連叩首。

夏公曰。然哉。後者果汝夫也。汝不忘初聘。洵爲知禮者。潘生雖貧。然頭角嶒嶒。決非久困池中物。吾作塞修以繫赤繩。蓋其時以武生在庠。跪諸前。潘生以文童跪諸後。夏公故爲是言。隨轉而責友谷曰。汝女不願歸武生。而賄我以求偶。斷吾今以所受之金移贈若。爲備青廬之資。當亦若所願也。友谷唯唯。又責聘卿曰。而雖赴武夫。亦係名列膠庠之輩。納賄地方官。以謀娶他人之聘妻。按朝廷法律。定褫汝衿。然吾念汝非主謀。姑不深究。吾卽以若金轉贈潘生夫婦。而貸汝罪。汝當無異議。聘卿畏罪。惶恐謝過。夏公乃謂潘生。汝翁岳之悔婚。因憎汝窮耳。今汝多金。決不憎汝矣。夏公命吏取通書來。翻閱一過。指示潘生曰。今日卽良辰。吾爲冰人以鹵簿護撥。送汝夫婦歸私宅。舉行合卺。潘生聞言。樂不可支。頓首拜謝。遂與娟娘偕歸。成其嘉禮。案乃結。是年。值提學按臨歲試。夏公將潘生拔列前茅。得遊泮水。自此潘生家道小康。唱隨足樂。偕老白頭。迨後子孫昌熾。科甲連綿不絕。代有達人。世爲汝上巨族云。

某進士折獄

某進士少登黃甲。年祇十八齡。傍下卽授某縣令。雖朝廷有心額俊。實重任不易仔肩。封君某心竊憂之。偕以之任簿書案牘。靡不身親。宰唯升坐。簽行而已。暇更與之講求吏治。指陳弊端。封君固浙中宿儒。兼工刀筆。言之皆中肯綮。宰本素慧。亦積漸能通。蒞任周歲。政聲大著。自中丞以下。舉不敢以年少輕之。一日因公出郭。適遇某大戶之喪。執紼者約數百人。幡幢鼓樂。儀采甚都。舊例吉兇大故。雖上憲亦辟其途。宰因止於道周。以俟其進。一時

靈輓既過。其孝有後與。嬌泣嚶嚶。固卽未亡人也。忽值暴風。素帷高揭。婦之衣盡露於外。則斬縶之下。別有紅裳。且色甚新麗。宰瞥見之。心頗疑訝。因命役諮訪。哭於輿者何人。猶不意爲其室也。反報則某監生新逝。別無眷屬。輿中人實惟其妻。宰乃大疑。知必有異。呼羣役使沮其行。且命停輓於某寺。以候檢驗。究亦不言其故。乃亡者之戚族。半係巨紳。其次亦無白衣者。聞之愕然。輿面宰哀懇至再。終不聽。惟正色曰。諸公與化者。似非路人。詎忍其死。不以命如不從。予相。予寧掛冠歸。誓不再蒞是邑。衆不得已。姑聽之。且私議曰。俟無實跡。再當反唇。看此乳臭官。以何面目相見。宰既力止其喪。遣歸告父。封君側首沉思曰。汝能體察。吾心甚快。但系巨家。非彥民。不可玩視。倘驗而無傷。便難收拾。必須先探本源。得有確證。然後一發破的。欲明此事。非予親行不可。宰時已有成見。竊謂不然。且不欲勞父。踢止之。封君笑曰。予雖未登仕版。而爲民跋履。亦猶爲國馳驅。非一家之私也。汝何阻爲。於是易裝。謂卜人秘密出署。頡行授宰以策。且戒曰。事涉閨闈。勿以一衣之微而召禍也。宰始悟。一敬從。翌日。遂託疾。不出視事。諸紳聞而大驚。謂宰以兒戲阻喪。既而知悔。因埋首衙齋。不改孺子之故智。乃故具公牘。促其出驗。宰竟置若罔聞。越數日。又疊催之。更溘然漠然。有棺不得葬。有穴不得掩。衆皆含憤不平。卽署中吏役。及里巷之人。莫不咎宰。事聞太守。不忍嚴檄。姑先馳書切責。欲其謝過於衆紳。宰不引咎。惟稟覆內云。以爲人命至重。緩葬無妨。願假旬日。限疾愈。卽出相驗。如不得其致死之由。情甘伏此淹留之罪。語直而莊。太守亦解其意。而究以爲憂。乃封君周行數日。絕無人認某死之冤。心亦志忑。一夕。孤蹤郊外。無所棲身。因借種田之處。小憩。旋有人來。叱

問之。封君起與爲禮。僞稱異鄉失足。賣卜糊口。路暗不能前進者。其人信之。慨然留宿。廬甚隘。不足以容二人。其人由田主履情。爲之守塚者。亦不敢寐。相與絮談。以消長夜。封君故有心。諮詞不欲或遺。微以言挑之。曰。今歲田禾如此。脫遇賢長官。百姓可以無憂。其人忽嘆曰。君勿言此。使我心戚。歛邑數年來。頗遭悍吏之虐。今邑侯年雖甚少。尚能體恤小民。昨入城市。聞將不能久任。後有來者。恐未易克繼美政也。封君聞之心喜。又故詰之。答曰。聆君士音。似與邑侯相近。無敢洩。封君佯對曰。一貴一賤。何論鄉情。予謁之。且若登天。言亦何從洩乎。其人乃曰。我輩皆在草野。言固無礙。某太學者。予之佃主也。甚強壯。聞其猝死。心破疑之。及往。喪事詢其死由。家人皆莫知。惟一小童深知之。私以告予。則太學之妻。夙與其內兄有染。內兄適斷弦。思斃其夫。因而嫁之。好事且將成。不意爲邑侯所疑。留屍候驗。又不卽發。族中覘其巨費。將羣起與邑侯爲難。事與上聞。欲不免官得乎。封君聞至此。不勝私幸。又故爲咨嘆曰。是真黎庶無福。但尚侯此舉。究亦不免孟浪。其人大言曰。君誤矣。以予論之。當斷而疑。邑侯實屬畏意。若破棺出屍。獨探隱處。則秦鏡立照矣。封君益固詰之。其人耳語數四。封君亦鼓掌而笑。遂不再詢。將晨作別卽行。其人又叮囑勿言。封君唯唯。徑返內署。時宰以父冒星霜。又未決公務。寢食俱廢。封君一見。大笑曰。癡兒欲作大好官。何太瘦生也。因備告之。宰得父指。次日卽出堂。延至旁午。始簡精細件人。隨往檢驗。且囑曰。予云親。汝卽視之。慎毋有誤。件人領諾。既至。諸紳咸在。且不以笑面相迎。宰微晒曰。予爲公家洩憤。而反隱予。豈金資不卽瓜分耶。語中隱微。衆皆色變。宰坐後。始命啓視。屍已臭腐。不可近。其族多有泣下者。則其怨宰可知矣。

亦弗柏。惟聽忤人如法細檢。迨至下部。宰逮指曰。視之。忤人會意。應手而出。則銀針五寸。血跡猶殷。隱伏于厥具之內。衆乃大譁。靡不匍伏稱謝。至親又號呼愬冤。宰笑曰。諸公何前倨而後卑。幸無懸懸。兇人子已得之矣。因問某亦來否。同聲以對。果在衆中。則其內兄也。視其色如死灰。衆始悟。宰命役拘執。卽起出寺。且命殮屍候詳。回署。亟標一火票。往逮此童。與亡者之妻。薄暮咸集。宰乃當庭研訊。先以嚴刑擬童。童懼。罄吐其實。蓋童故某之腹心。薦於亡者。以遂其私。婦因與之同謀者也。某日亡者飲于某家。大醉而返。童扶掖入室。婦卽命童縛以革帶。然後自捋其裙。遽以針刺其具。深入無遺。亡者醉不能支。大吼而卒。童與婦始緩其縛。扶置榻上。以暴疾。赴于人人。固未料及焉。童既鑿鑿供招。某與婦遂皆伏罪。宰大笑。命褫婦之麻衣。紅裳宛在。諸紳時奉訟庭。罔不髮指。宰又詰婦。則自其夫化後。深慮不詳。時時密着此裳於內。亦不自解何心。豈非天哉。宰更大怒。立命笞之。而後同械於獄。具讞上詳。大吏皆喜。將飛章薦揚。宰嘆曰。辛苦一官。使老父心力俱瘁。殊不成人子。卽日以養告歸。奉父旋里。令於是隱居故鄉。年僅廿五六。而據事論斷。老吏勿如焉。

河南娶婦案

河南有一縣。談者忘其縣名。其俗喜爲少子娶長婦。欲以操井臼持門戶也。有農家子甫十三四。而所娶婦年長以倍矣。新婚之次日。賀者畢集。而寢門未闔。日且吁矣。舅姑呼於門外。聞其子應聲而不見其出。穴窗視之。則腦縛於牀足。憮而問故。其子曰。昨暮入定後。方男子自牀下出。縛我於此。而擁新婦。問何故不言。曰。解則殺我。語

未竟。男女二人皆啓帳出。男子抗聲曰。吾與爾新婦自幼有交。昨乘人亂。入此室處。當容我盡歡而去。如敢破扉而入者。袖中出白刃。指其子曰。吾刺刃爾子之腹矣。舉家驚異。罔知所措。而男子在室中索酒索肉。索餅索湯。餅曰不我與者。殺爾子。與我而不豐美。亦殺爾子。其家不得已。一一與之。男子使自窗中置案上。而以長繩繫其子。使就窗間取之。先命其子品嘗食。然後食。以所餘食其子。食畢。置虛命撤。於是觀者雲集。皆恐傷其子。計無所出。相持三日。聞之於官。官亦駭異。親詣視之。信。官問新婦有父母否。曰有。乃逮之。至。使呼其女。女不應。官命隸笞其父。笞批其母頰。父母呼。聲哀號甚。復使呼其女。仍不應。如是者三。母頰批至百。父笞笞至二百。流血漉漉。父母踰窗外。哀其女使開門。若罔聞知。官無如何。命人遷守之。繫其父母去。是時獄中有一賊。善穴人壁。官命之至其家。先伏人於門外。而使此賊伺男女皆睡熟。從屋後穴而進。潛以刀斷其子之繩。曳之走。而門外伏者破扉突入。男女皆就縛。天明送之官。其事轟動一邑。觀者自大門至大堂皆滿。官坐堂皇鞠之。男子乃屠者。面麻有鬚髯。黑醜可憎。女則娟娟白皙。纖腰弓足。頗有風致。官呼女至前。戟手厲聲大罵之曰。吾見人多矣。從未見無恥如爾。不孝如爾者。犬彘不若。非人類也。律載婦女犯姦。去衣受杖。况爾豈可以人理論乎。命左右盡去其上下衣。不留寸縷。先批頰如其母數。再笞背如其父數。然後科以姦罪。決大杖四十。命其父母領去。而歸聘禮於夫家。父母扶裸女出縣門。各脫衣衣其女。而觀者無慮數千人。爭前褻奪。竟不得衣而歸。屠者笞二千不死。次日又笞二千。未畢。死。女父母羞且憤。相繼死。女杖創尋愈無恙。後數歲有人於逆旅中。見此女爲人行酒。風致如故。而頰則有批痕。

矣。或指以問女。女續述前情不少諱。至公堂受辱情狀。尤言之歷歷如繪。人多樂聽之。藉博糴頭以餬口焉。

見鬼定案

山東清平縣署。主刑名者爲畢夢花。係四川江津人。時有謀姦傷命一案。意欲改作和姦。減輕罪名。以寓好生之意。猶豫未決。時讎樓方三下鼓。更夫過房外。柝聲倏止。明日詰其故。答云。見房外有紅衣女鬼。故不敢聲。畢密喚僮兒。買一套女衣。至三更。改扮立在房外。是夜更夫竟不過此房。次晨。又問之。答曰。前宵祇見一女。昨夜竟有二女同立。膽愈怯而身不敢前。是以避走。師爺臥房。畢始悟婦人以名節爲重。操刀筆之權者。甚不可姑息。養奸也。遂照例申詳。鬼於是不復現形矣。

三尺爰書勘不真。含冤地下更難伸。而今更覺風趨下。不慣生人慣殺人。

湯臨川折獄

辛亥之秋。予客平昌衙舍中。精舍三楹。頗有清趣。拓窗適面草場。難梅數樹。正妍紅着花。香味每從簾縫中沁入。隱約可掬。相傳其地。卽湯臨川建閭言亭故址。亭圯。故築屋補之。顏曰臨川小築。誌不忘也。予因念臨川爲一代文家。而遭際獨澀。僅以縣令終其身。然而人民疾病。唯邑縣之官爲親。平昌之民。得此以爲父母。亦未始非其福也。予居平昌。雖祇三月。而得知臨川之政績。獨多。小窗無俚。搜剔舊聞。姑舉其一端。以示今之爲政者。平昌爲處州屬縣。而獨接近徽州。與龍游僅一山之隔耳。明例。縣治畛域之分至嚴。惟持刀追械。得以通融辦理。

隣邑毋得藏匿。蓋當時寇徑者多。故特定爲此例耳。有靈山農者。莊田比頃。以歲豐得重資。乃放之以取利。子其隣曰陸肇明。布商也。以綢緞獲利較多。改業焉。願綴資未滿。不足貨綢緞。乃商於農人。假二千緡。以田產方單爲質。言明翌歲獲利。常費本利以贖。既而果獲腴利。首先貯金。以償農人。先納千八百緡。而仍存券農家。約明日以殘資來換。蓋所隔信宿。又持在通家。亦不更書契籍。及明日。陸復贖二百緡。來求付券據。農竟不認。謂金錢重事。安有付款而不書契者。且借款之上。言明明歲費本利來贖。今纔八月耳。天下有不思自存其款。以取子息。乃提前以償宿款者乎。陸忿甚。冤訴於縣。亦以無信可徵。終不得直。罪且反坐。陸大懼。行賄得免。遠調臨川政聲。乃星夜狂奔。伏縣前號哭。謂小人家產。僅此區區。此地更不得直。直無由自滌矣。臨川亦以縣小政穉。不能越權受訴。却之。陸叩首崩角不肯去。哀懇曰。小人破產。縱不足惜。但名譽亦將由自而喪。此後將何以爲人。臨川意動。乃詢之曰。汝語無妄乎。陸又叩首曰。小人焉敢妄。惟老父台明察之。臨川曰。若是則予當爲汝勘之。汝可暫住衙齋中。待領汝單。陸退。臨川乃召捕盜之役前令曰。昨捕來四。辭連靈山農家某。汝儕可往逮之。毋令遁。但勿驚其家。小役往。果逮農人至。臨川厲聲曰。老兒幸耕織自活。胡爲寇徑。獨勿懼斧鉞。加而頸耶。則號泣曰。稼穡之夫。未嘗刀劍。賊寇之事。實未所聞。唯在上者憐而察之。言次。崩角至流血。堦石振振作響。臨川乃慰之曰。誠知爾冤。但羣盜皆同聲供汝。實爲窩賊。汝果無弊者。則吾當移牒龍濟。一抄汝家什物。苟不得賊。則汝寃明矣。農時尙未知爲陸所告。則立應曰。諾。曰。盜之所得。必多金銀錦繡。汝今試先告我。汝家究有食物幾許。將來查勘之時。設有溢出。

此數目外者。則卽認爲賊證。殺無赦。農聞語。坦然不疑。且大感激。植身跑。僂指以數曰。牛若干。羊若干。布若干。爲其妻若媳所織者。莊契若干。均他人以之約債者。田產之契一。亦其鄰以之約債者。錢千八百緡。其鄰以之還債者。農語未畢。臨川已拍案叱曰。縱不爲寇。奈爲無賴。乾沒人家金錢。令左右召陸出曰。汝果嘗得千八百緡否。農知不可隱。但伏地乞救死而已。臨川乃令陸償農資以換單。懲隣農焉。

外史氏曰。昔者趙江陰亦嘗以此法治其東西隣矣。今臨川亦爲此。豈偶同歟。抑有心師之歟。然而卓異之政。每出。自荒僻。不爲世人所聞。良可嘆感。而蔣心餘作臨川夢傳奇。亦不收此事。抑又何歟。豈以其事無所考證耶。然而平昌之人。固言之鑿鑿也。

張佳胤

張佳胤。令滑。有巨盜任敬高。章。僞稱錦衣使來調。直入堂階。北向立。公心恠之。判案如故。敬厲聲曰。此何時。大尹猶偃見使臣乎。公稍動容。避席避之。敬曰。身奉旨不得揖也。公曰。旨逮我乎。命設香案。敬附耳曰。非逮公。欲沒耿主事家耳。時有滑人耿隨朝任戶曹。坐草場火繫獄。公意頗疑。遂延入後堂。敬扣公左手。章擁背同入室。坐坑上。敬掀髯笑曰。公不知我耶。我壩上來。聞公帑有萬金。願以相借。遂與章共出七首。置公頸。公不爲動。從容語曰。爾所圖非報仇也。我卽愚。奈何以財故輕吾生。卽不七首。吾偷生孱夫。能奈爾何。且爾旣稱朝使。奈何自露本相。使人窺之。非爾利也。賊以爲然。遂袖七首。公曰。滑少利。安得多金。敬出笥。記如數。公不復辨。但請勿多取。以累吾官。

反覆開論。久之曰。吾黨五人。當予五千金。公謝曰。幸甚。但爾兩人之囊中。能裝此耶。抑何策出此官舍也。賊曰。公慮良。是當爲我具大車一乘。載金其上。仍械公如詭。遂故事。不許一人從。從卽先刺公。候吾黨躍馬去。乃釋公耳。公曰。違我畫行。邑人必困爾。卽刺我何益。不若夜行便。二賊相顧稱善。公又曰。帑金易辨。識亦非爾利。邑中多富。屬願如數貸之。既不累我官。爾亦安枕。二賊益善。公計公屬草傳語。召使劉相來。相者心計人也。相至。公謬語曰。吾不幸遭意外事。若逮去。死無日矣。今錦衣公大有氣力。能免我心甚德之。吾欲具五千金爲壽。相吐舌曰。安得辦此。公躡相足曰。每見此邑中富而好義。吾令汝爲貸。遂取紙筆。書某上戶若干。某中戶若干。共九人。符五千金數。九人素善捕盜者。公又語相曰。天使在。九人者宜盛服謁見。勿以貸故作寒人狀。相會意而出。公取酒食酬酢。而先飲。啖以示不疑。且戒二賊勿多飲。賊益信之。酒半。曩所招九人。各解衣爲富客。以紙裏鐵器。手捧之。陸續門外。謬云。貸金已至。但貧不能如數。作哀祈狀。二賊聞金至。且覓來者豪狀。不復致疑。公呼天平來。又嫌儿小。索庫中長儿橫之後堂。二僚亦至。公與敬隔几爲賓主。而章不離公左右。公乃持法馬語章曰。汝不肯代官長較視。輕重耶。章稍稍就几。而九人者捧其所裏鐵器。競前。公乘間脫走。大呼擒賊。敬起撲公不及。自到樹下。生縛章。拷訊。又得王保等三賊主名。亟問之。已亡命入京矣。爲具狀於上。盡捕誅之。

倉卒治盜

婁門二布商舟行。有北僧來附舟。欲至崑山。舟子不可。二商以佛弟子容之。至河。胡僧拔刀插几上曰。汝要好死。

要惡死。二子愕曰：何也？僧曰：我本非良人，欲得汝財耳。速躍入湖中，庶可全屍。二子泣下曰：師容我飽餐，就死無恨。笑曰：容汝作一飽鬼，舟子爲煮肉多沃以汁，乃以巨鉢盛之，呼二子肉已熟。二子應諾。舟子出，僧不意，急舉肉汁蓋其頂，熱甚。僧方兩手推鉢，二子印拔，几上刀斬之，擲屍於湖，滌舟而行。

吳有善生，假借僧舍，見僧每出必鎖其房，甚謹。一夕忘鎖，生縱步入焉。房甚曲折，几上有小石磬，生戲擊之。旁小門忽啓，有少婦出，見生寤而去。生亦倉皇外走。僧適挈酒一壺，自外入，見門未鎖，愕然問生，適何所見。答曰：無有。僧怒，掣刀擬生曰：可就死，不可令我事敗。死他人手，生泣曰：容我醉後。公斷我頭，庶幡然無覺也。僧許之。生伴舉杯告曰：庖中鹽菜乞一莖。僧乃持刀入廚，生急脫布衫，塞其壺口，酒不泄。重十許斤，潛立門背。伺僧至，連擊其首數下，僧悶絕而死。問少婦，乃謀殺其夫而奪得者，分僧囊而遺之。

御史失篆

有御史罪其縣令，縣令密使嬖兒侍御史，御史暱之，遂乘機竊其篋中篆去。御史顧篋空，心疑縣令所爲，而不敢發。因稽疾不視事，嘗聞某教諭有奇才，因其間，疾召至床頭，訴之。教諭教御史夜半于廚中發火，火光燭天，郡縣皆赴救。御史持篆授縣令，他官各有所護，待火滅，縣令上篆篋，則篆在矣。或云此教諭乃海瑞也，未詳。

薛捕

海虞有捕盜者薛某，能察人之顏色，而知其所向。卒然掩之，無弗中也。有盜四十餘人，主者使他捕私掠之，既伏

矣。久之無驗。以問薛。薛請見之。羣盜敵然坐日中。薛呼主者曰。天寒甚。何不多市牛酒。市具縱羣盜大嚼。盡解其縛。盜亦驚泣而去。薛笑曰。豎奴幾敗乃公事。脫四十餘人中。有一人曾爲盜者。卽啖以牛酒。必不去。脫不去。安所辭私掠乎。主者面然其說。私心怏怏。薛曰。姑遲我十日。十日來告。已得盜矣。問之。則主者之親某。又溫室也。主者益訝之。且疑縱盜情叵測。薛佯謝曰。吾過矣。然願勿泄也。夜半。駕小舡。直抵其所指盜者家。盜聞薛來。神沮矣。盜方出戶。薛執其手曰。某家財願若分我。某尸居餘氣。無能爲也。盜手顫。亟命家人挈一箱來。箱至。輒縛之。嗟乎。薛可謂知擒縱矣。虞願明卿爲余言。

宰白鴨

福建漳泉二府。頂兇之案極多。富戶殺人。出多金給貧者。代之抵死。雖有廉明之官。率受其蔽。所謂宰白鴨也。先大夫在獄局。嘗訊一鬪殺案。正兇年甫十六歲。檢屍格。則傷有十餘處。非一人所能爲。且年稚弱。似亦非力所能爲。提取覆訊。則口供滔滔汨汨。與詳文無絲忽差。再令覆述。一字不誤。蓋讀之熟矣。加以駁詰。矢口不移。再四開導。始垂泣稱冤。卽所謂白鴨是也。乃駁回縣更訊。未幾。縣又頂詳。仍照前議。再提犯問之。則斷斷不肯翻供矣。他委員啗先大夫之迂。逕行提訊。遂如縣詳定案。比臬使過堂問之。仍執前供。因訊爾年紀甚輕。安能下此毒手。則對曰。恨極耳。案安後。發還縣。先大夫遇詰門。問曰。爾何故如是執之堅。則涕泗曰。極感公解網恩。然發回之後。縣官更加酷刑。求死不得。父母又來罵曰。賣爾之錢。已用盡。爾乃翻供。以害父母乎。若出獄。必處爾死。我思進退皆

死無甯順父母而死耳。先大夫亦爲之淚下。遂辭職局差。噫。福建人命案。每年不下百數十起。如此類者。良亦不少。爲民牧者。如何忍此心也。

捕盜專恃眼線之誤

壬申四月。江南三江營炮船哨官捕盜盜拒捕。哨官溺水死。兵勇死者五人。傷者十人。其地在揚州江都縣境。事聞。制府震怒。飭地方官及水師營官嚴緝。於是瓜州鎮總兵吳君。派營弁帶同失事炮船內之勇丁。作爲眼線。來上海緝捕。緣勇丁稱認係浙江巡鹽紅單船之廣勇也。六月初到滬。越一日。在茶館店獲一人。是紅單船之廣勇。次日。營弁請觀察及右營參將督率兵勇。於紅單船又指獲二人。皆發縣審訊。據來勇聲稱。一是拋火藥包入船者。一是隔船斫人者。一是過船釘炮眼者。言之鑿鑿。余卽提犯反覆訊究。熬審一日不承。隔日再訊。揣耳跪練者。竟日無一詞。呼免而已。余心疑之。問來勇曰。伊等旣先以火藥包擲爾船中。則彼時烟焰迷漫。爾何從辨爲斫人者。爲釘炮眼者。如是之真也。對曰。巡鹽船與炮船同泊一鎮上。每日上岸。時常相見。故能認識。故雖於烟焰之中。亦能辨識。而來弁則以余不應駁詰來勇。大有煩言。次日。余又研訊。自朝至三鼓。心力俱瘁。一無供詞。余恐其死也。稍寬之。來弁遂以余欲縱盜。不用嚴刑。訴之觀察。余亦以不能得確情。請添派委員會審。觀察謂南匯令葉君。願之有能名。且係廣人。札令來審。葉君覆訊一日。亦不能得其情。余與葉君。皆爲此三人冤。而無奈弁勇質之甚力。會制府又委前皖南鎮劉總戎啓發。帶爲盜行船之舟人來。因派兵快與之會緝。當日卽於玻璃肆中獲廣人。

陳來。陳來者。前水營中藍翎千總也。先是有販豬船泊江口。羣盜登其舟。將豬客及舟人盡縛置艙底。駕其船以行劫。行數日。盜稍倦。陳來者勸盜首釋舟人。俾搖搖行二十餘日。劫客舟三次。最後遇炮船。拒捕後。駛至江陰口。羣盜登岸逸。豬客到靖江縣報案。故總戎帶此舟人來。以其與盜共處久。能識盜也。陳來故勸盜首釋舟人。是以舟人與之尤熟。余乃喜得真盜。復令舟人識此三人者。來弁與來勇共脅持之。舟人遂不敢斥言其非。而陳來願狡賴不肯承。余與葉君及劉總戎。翌日再會訊。反覆誘勸。許以如獲盜首。待以不死。總戎指天日以誓之。陳來乃言盜首亦係廣人。向日同在水營中。曾保花翎守備。現居六合縣城。開土棧並錢店。尚有羽黨在鎮江。共十二人。皆積慣行劫者。陳來在揚州開烟館。本不同夥。此行也。盜首邀之至。陳來言十二人者。皆百戰勁卒。無論一炮船。卽十炮船亦無奈之何。令陳來視前獲之三人。來言非是。而三江營之弁勇。則謂來庇其同黨。大不悅。於是劉總戎以陳來作眼線。往捕盜首。而瓜鎮則稟制府。謂此三人是真盜。制府飭令解至金陵。再訊時。余已謝上海縣。乃將詳細情形。白之應廉訪。會劉總戎率陳來捕首盜七人。皆訊明正法。留陳來獄中。待獲餘犯。江甯府蔣君訊七犯。皆供與上海三人不涉。而瓜鎮持之堅。制府亦惑之。至八月中。應廉訪至金陵。乃力言於制府。將此三人釋放。噫。是三人者。使嚴刑鍛鍊而成招。則又必令其供出黨羽。轉輾株連。冤死者不知凡幾矣。然此固眼線之確指者也。眼線其足恃乎。是役也。余之不忘殺人者幾矣。可畏哉。

折獄須慎

余攝南匯時。有棉花行主姚某控王某欠伊花價洋銀一百有六元。有券有中證。有代筆。云索之不還。反被兇毆等情。余提訊先問原告及中證代筆者。所供與呈詞相符。繼提被告跪堂下。戰慄惶恐。似不能言。久之乃訴曰。實不曾欠錢。余曰。不欠何以控汝。又不能對。余疑其情虛。復促令言。則曰。我縱欠錢。何必請開烟館者作中。余笑曰。汝並非貴人。開烟館者何不可作中。則又曰。我是能寫字。何用代筆。余叱曰。汝蓄意不良。是以不肯親書。爲圖賴地步耳。侍役遂羣喝之。王即伏地。供願還。而涕下如雨。余疑之。因令帶下。復呼原告至前。問曰。爾之券。何以不令伊親書。曰。伊自託人代筆。某不與知。曰。此券是伊帶來乎。抑在爾家所寫乎。姚躊躇對曰。是在我家所寫。曰。代筆是伊同來乎。曰。否。某甲向在村口居住。是日因在茶店相勸。遂僭歸代爲寫券。余大聲曰。是在茶店借來乎。曰。然。時某甲已在堂下矣。遂令帶原告至宅門外。而呼某甲前訊曰。爾代王某書。是王某邀爾耶。曰。是王某所邀。余知某甲蓋已開茶店雨字。因曰。書券何不在姚某家中。乃在茶店。曰。是日相勸在茶店。故就被處書之。曰。爾本擬作代筆。故紙筆皆帶往乎。曰。否。是從茶店借來之筆。而紙則買之也。余曰。信乎。曰。信。遂令將其帶入後堂。而傳作中之某乙入。則拍案曰。王某並不欠錢。爾與姚某騙至爾家。逼令出券。爾乃硬行書中。此何理耶。乙惶懼曰。某不過爲好相勸。實無逼勒事。余曰。先在茶店。已經言明。何以又至爾家。乃曰。某開烟館。家有餘地。是以王某隨姚某來。而某甲又欲吸煙。故就某家寫據。因將某書作中。並無逼勒事。余大笑。令將原被代筆三人皆來前。諭被告曰。此案我已訊明。爾所欠不止一百六元。乃三百十八元。王大驚哭曰。天乎冤哉。姚亦從旁代白曰。實止一百六元。余

曰。固也。票共有三。一在爾家寫者。一在茶館寫者。一在某乙烟館寫者。豈非三百十八元耶。今一票已呈。尙有二票可連交出。皆相願得。賚將三人重懲。枷示而釋。王某去。越日有醫士陳君來署曰。幸矣哉。公之折獄也。余聞故曰。先一日出門視疾。足乏於廟中。卜肆小坐。俄來一人。手持香燭。容色倉皇。卜者其素識也。呼之詢以何往。曰。村姚某欺我前。與惡棍串通。捏造借券。控我於縣。明日將訊矣。有中證。有筆據。我口儒。勢不能辨。毋甯又死耳。將先往訴於神而死。卜者止之曰。姑往密審而負。訴於神。請先爲子卜之。卜既視其爻曰。甚吉。有貴人解。當無礙。我隨詢其名。卽公昨斷之案也。今已得直。可無死矣。余聞之駭然。夫錢債獄中細事耳。使爾日掉以輕心。不幾致死一命乎。袁簡齋先生有句云。獄豈得情甯結早。判防多誤每刑輕。余常服膺。以爲仁人之言。由今思之一。誤且不可。况多誤。再加之刑乎。甚矣爲地方官者之難也。

段烈婦

烈婦盧氏。少歸段。籍隸河南延津縣。夫傭食他往。久不返。氏獨撫子女。紡績爲生。所居泥糊兩堵。堵以外皆隙地也。同里有無賴者。闖氏子處。數數往挑。不應。遂於昏夜穴牆入。氏驚起叱之。急手掩氏口曰。非偷也。勿叱。氏怒。留其指。無賴者負痛。摔而擗之。墜隅。氏氣結。徐吐指云。姑釋我。及起。則抵捍益力。無賴者知不可奪。憤甚。攪繩束其喉。三匝之。復取絡柱。針連刺氏腹。乃死。迴顧小兒女。踞炕鳴嗚。虛其嗶焉。並斃之牀。未幾。事露。具獄建坊旌氏。而隙無賴者於市。時乾隆十八年秋季也。氏死在是年春。里民走報縣尹。尹驗知非盜。願莫得殺者。主名爲獻。禱於

神會月食。與同官禮讓畢。墜几睡。突見一馬人立而語。矢貫其胸。覺異焉。適奉文派夫澹河。乃往取村戶版籍。按名覈之。至第七人曰許忠。尹心動。得非若耶。蓋許爲午言。午言爲馬語。矢貫胸。則忠字也。諦見許兩手伏地。其一跪。袖中令出視。有片絮裹指。嚼痕宛然。裸其體觀之。則自項及胸脊股掌間。爪痕參錯。莫可數計。一訊吐實。始悉氏死時。反覆抵拒狀。而獄定矣。

拾遺金

黎公名升。山東人。十八成進士。二十授江西南豐令。少年練達。遇事能斷。有鄉民平日畏妻。偶不得當。怒誓隨之。一日。貿布入市。爲人竊去。慮妻委逼。因向藥鋪買信一包。以備自盡。悵悵歸家。路過茶亭。拾得遺金一封。入門見妻。忻忻有喜色。妻叩之。以金示妻。妻又見一小包。問之。因具告之。妻曰。爾失去些須物。尙欲尋死。他人失去如此多金。尋死者恐不止一人矣。速詣原處。候其人還之。鄉民唯唯。依妻言。仍往茶亭坐候。未幾。失銀者至。鄉民出銀還之。失銀者曰。我是百金。不止此也。鄉民氣忿。與之理直不已。喊官求斷。公權之。止得五十兩。問拾銀者。何以拾得遺金。又止還一半。鄉民哭訴曰。實止有此。因糶述得銀之由。還銀之故。公召其妻問之。其妻細訴。亦頗未分明。失銀者一口咬定百金。兩造爭執。良久不決。公曰。明日再訊。當夜公墊銀五十兩。密著人寄存銀鋪。喚拾銀者。致以口供。翌晨陞座問供。先問失銀者曰。百金是實。再問拾銀者曰。五十金是實。公僞怒曰。拾銀不還。世人常情。還人遺金。君子高行。今汝所爲。意欲名利兼收。殊屬可惡。撒籤呼令行杖。鄉民因供百金是實。現存某鋪。喚差取至。

失銀者一見。卽曰：此正是我銀。公曰：認得真否？失銀者再三檢視。曰：不謬。公手持銀作欲與狀。却笑而不言。喚鄉民上前。以原銀五十兩賞之。復喚其妻上前。以整銀五十兩賞之。杖責失銀者。合邑稱快。

張長生

三異筆談筆記云：余宰蘭谿時。有催解委員陶貳尹來。留之署。不住。乃送船上居。陶君固戴蓮士相圍堵。以爲貴倨態耳。數日。忽遣僕遞一失單。竊去八十金。且失一委牌。無以消差。余大疑。卽囑段尉跡之。俄頃。帶一人來。名張長生。卽招陶君共訊之。供云：昨夜四更。若尙與客飲。若上坐。某妓比肩左坐。錢客葉。右坐。棧店夥顏。若欲贈妓無費。假葉姓四洋與之。安得有八十金。委牌置几上。若醉。傾烟盡燒其套。我得之無用。計當尙在船內。所竊者一短褂。一雨衣。皆顏客物。不信。呼某妓訊之。陶君瑟縮。不辭而別。余乃薄責二十。賞以青蚨四緡。諭令改業。長生則大泣崩角曰：公殺我矣。此地商賈多。波面笙歌。竟夜不絕。眩饒殊易窘迫。同儕中有無相通。否則捕人周其乏也。今從公策。良者以我爲竊。竊者以我爲良。無容身所。捕者仇我更甚。有案卽以充賊。拘繫敲扑。無已時矣。余叱之。則曰：無已。再日乞八合米。所賜足辦鹽菜。置我翼房中。終公任。我乃理故業耳。斯事庸瑣不足記。第思陶君故望。族且貴人。培以不自檢束。身乃與狙獠伍。爲偷兒所笑。張長生性非兇惡。一墮下流。欲求自拔而不可得。無論貴賤。均當刻刻作執玉捧盈想也。可畏哉。

蘇渙

蘇渙知衛州時。未陽民爲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其盜。渙察而疑之。問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其人以獻。渙曰。弓手見血衣。當自取之。以爲信。尙肯呼他人。此必爲姦。訊之而服。他日果得真盜。

煮人獄

霍邱范二之。爲某媪贅壻。逾年忽不見。范父訟於官。縣令王某。雇乳婦。爲媪同村人。問以媪壻事。曰。聞之鄰家。知以姦被害。王信之。嚴刑拷訊。范某氏。供與義兄韓三。有姦。恐敗露。共殺范二之。剉碎其骨。煮化其肉。以滅迹。韓三與媪。供皆同。旋於其房後。檢得碎骨。定案。達府。犯供翻異。府以碎骨爲證。犯謂是牛骨。非人骨也。府不聽。遂達臬司。時乘臬者。爲夏邑李書年。少保。鞫之。供如前。惟犯無戚容。供詞太熟。疑有冤。反覆閱牘。得聞曰。死者肉。煮骨。剉固已。肺胃肝腸等物。何在耶。復以是訊之。犯皆愕然。供各異詞。公曰。是真有冤矣。遂停鞫。以待越半載。突有人至臬司。大堂哭。喊。問之。卽范二之也。因負博進。他道探知家難。特來前。冤獄因是得解。使囚犯無翻供。定案。申詳。立殺三命。則院司得重咎。府縣且擬實抵。一時無不服公之識。並謂有盛德者。必有厚報。是時公年五十餘。尙未有嗣。次年舉一子。名曰銘皖。以地誌也。後又連舉數子。公中乾隆庚子進士。銘皖中道光庚子進士。公年八十餘。重遇恩榮。宴。父子相隔六十年。作同年。爲熙朝之盛事。殆天佑之以彰平反鉅案之德也。子公從弟檢齋。大令道融。彌恕堂文稿。記此事甚詳。因節其略。爲世之司獄者告。

錢藻

錢漢備兵密雲。有二京軍劫人於通州。獲之不服。州以白漢。二賊特爲京軍。出語無狀。漢乃移甲於大門之外。獨留乙鞠問數四。聲色甚厲。已而握筆作百許字。若錄乙口語狀。遣去。隨以甲入。給之曰。乙已吐實。事由於汝。乙當生。汝當死矣。甲不意其給也。忿然曰。乙本首事。何委於我。乃盡白乙首事狀。漢出乙證之。遂論如法。

周新異政

周新按察浙江。將到時。道上蠅蚋。迎馬首而聚。使人迹之。得一暴屍。推小木布記在。取之。及至任。令人市布。屢嫌不佳。別市之。得印誌者。鞠布主。卽劫布商賊也。一日視事。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古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冤魂告我矣。發之。得婦屍。僧卽款服。

按新南海人。由鄉科選御史。剛直敢言。人稱爲冷面寒鐵。公在浙多異政。時錦衣紀綱擅寵。使千戶往浙緝事。作威受賂。新捕治之。千戶走脫。訴綱網。搆其罪殺之。嗚呼。公能暴人冤。而身不免冤死。天道可疑矣。

吳復

溧水人陳德。娶婦林。歲餘。家貧備於臨清。林積麻自活。久之爲左隣張奴所誘。意甚相愜。歷三載。陳德積數十金。囊以歸。離家尙十五里。天暮且微雨。德慮懷寶爲累。乃藏金於水心橋第三柱之穴中。徒步抵家。而林適與張狎。聞夫叩門聲。匿牀下。旣夫婦相見。勞苦。因斂及藏金之故。比晨往。而張已竊聽。啓後扉出。先掩有之矣。林心不在。夫旣聞亡。遂疑其誑。怨讐交作。時署縣事者晉江吳復。有能聲。德爲訴之。吳笑曰。汝以腹心向妻。不知妻別有腹。

心拘林至。嚴訊之。林呼枉。德心憐妻。願棄金。吳叱曰。汝詐失金。戲官長乎。置德獄中。而釋林以歸。隨命吏人之黠者。爲丐容。造林察之。得張與林私問慰狀。吳並擒治。事遂白。

健爲冤婦

乾隆五十九年。予自滇入蜀。道出嘉州。聞途人猶嘖嘖語姚一如宰健爲時。雪婦冤事。婦忘其姓。待年夫家。夫出負販。姑待之無恩。小姑尤狡獪。數恃母凌之。一日互訐。小姑不勝憤甚。乃以菜蟲藥置粥中。毒嫂。姑不知也。啜之。諸竅涕血暴卒。小姑詭甚。轉以誣嫂。衆信之。前任某令亦信之。案已定。一如蒞任。獨疑之。請於制府。展限覆訊。研鞠兼旬。迄無端倪。乃置獄城隍廟中。屏人令兩女同室。使人竊聽之。亦不流露。至第三夜。夜將半。一如假寐。隱几神旁。二囚爭執既久。疲倦欲臥。情況問木偶起立。勢將撲人。小姑大驚曰。休矣。不敢矯矣。藥實儂置。然毒嫂。非毒母也。母自啜之。傷哉。蓋方伯幕後置人。推神而起之。小兒女畏鬼。真情遂畢。獻予有樂府紀其事云。健爲有婦。君姑虐之。小姑尤甚。置鴆毒之。置鴆本毒婦。誤食乃中母。小姑恣反唇。齷齪口狀。口恐姑衆著。殺母何堪。衆曰。可殺孰宥之。三婦亦俯厥首。刀鋸自甘。公獨心疑。婦愿且慈。蜂目豺聲。惟小姑有之。敢不慎之又慎。而陷人凌遲。移獄廟中。三更鼓統統。土偶赫然起。神目閃如電。女也驚喪魂。肝膈乃畢獻。獄定稱神靈。几筵紛牲醴。醉後隸漏言。隸實擁其背。土偶靈何來。使小游戲。色聽誠審矣。設教果神哉。君不見塔旁榴花是婦栽。杜鵑啼罷榴花開。按二姚兩獄。四明之神真。健爲之神假。然假神何必非真。真神何必非假。神之爲靈昭昭也。侯其禱而。

李復新

孝子李復新者。襄人也。世居城之東村。崇禎十四年歲饑。復新出糴於鬪。土寇賈成倫劫其家。執其父際春殺之。復新歸。痛哭絕而復甦。裹刀衣縫中。日夜謀所以報父讎者。是時天下大亂。法令不行。控告無所。而成倫強悍。所以防衛甚嚴。復新伺其隙不得。且恐其他奔。卽又認爲懦弱狀。揚言於衆。以示無復讎意。成倫聞之。信以爲然。安居如故。國朝定鼎。復新潛之省城。訴於太守。逮問具服。繫成倫於獄。會大赦。減爲徒。還裏起解。復新先伏道旁。俟其過。舉大石擊之。中其腦。已死。復連擊之。解者欲羣執之。復新曰。吾報父讎耳。豈畏死者。乃自詣縣。願就死。令憐其孝。不忍真刑。乃手自爲狀。以其白所以。且曰。如復新者。宜表其閭。以旌其孝。到府。太守難之。駁其議曰。賈成倫事在赦前。業已降罪爲徒。而李復新斃之。宜如殺人之律。事下。令不能對。縣有掾。老不視事。素巧。詳文案牘。一出其手。無能易者。令強起之。乃復議曰。蓋聞父母之讎。不公戴天。古云。殺人者死。未聞復讎者死也。又云。凡報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復新固已屢訴矣。且赦罪者。一相之仁。復讎者。千古之義。成倫之罪。可赦於朝廷。復新之讎。難寬於人子。成倫且欲原赦。而復新不免極刑。平允之論。似不如是。父子何辜。並遭大罹。凡有人心。誰不共憐。伏願貴以無罪。且旌其孝。太守不能難。卒如其議。表其閭曰。孝烈。

邱天民

滕縣令邱君天民。字次衡。襄陽宜城人。雍正八年選拔入貢。故事。貢入太學。次補教職。世宗不次求才。特詔天下

貢士廷試後。引見拔其尤。以知縣用。君得與選。發往山東試用。初攝霑花。坐事被劾。後河東制府王公薦復。起攝鄒平。旋調陽信。時有老瓜賊。出沒山東河東直隸間。爲行旅患。老瓜賊者。專伺孤客。一賊配客。同止宿。誑客早行。餘賊爲坎道旁。俟客至。蜂出竄客。破其腹。裸而埋諸坎。攜穢以逸。慘毒甚於他盜。而地無屍迹。死者家不得死所。無可控。賊不巢聚。捕治不卽得。乾隆五年。巡撫朱公。奉上諭嚴緝。擇幹吏八人責之。君與焉。半載後。君訪得賊首楊姓。誘之。至其人魁岸駢脅。年五十餘。能數人敵。庭詰之。無懼色。君念事無左證。不可以刑。好言語之。潛令人取其家所藏賊物示之。色微沮。卒不吐。復飲之酒。至五斗。賊大呼曰。今日願就死耳。具吐平日殺人狀。及年月日。殺者姓名。瘞屍所。同黨某某。漏盡四鼓。盡得實。翼日飛檄分捕。同黨盡獲。三省謀殺五十餘獄。皆具得所埋屍。二十六撫軍具以報。咸置之。自此瓜賊滅迹。君之功最。先時沂水有曹黑三人。謀死馮石二人一事。獄久定。君鞫瓜賊。時賊具言殺沂水二人狀。乃知殺人者非黑。而黑已斬。二人在獄。衆護前人。不欲平反。君曰。黑死誤耳。一誤可再誤耶。力白於院。讞定。乃出二人於獄。前令及主是獄者。皆獲罪。於是民胥頌君神明。而忌者遂衆。旋以卓薦。調滕縣。失知府意。被揭去官。

張船山先生訊盜

遂甯張船山先生問陶。以翰林出守萊州。恃才傲上。上官以先生才望素著。皆優容之。會長白某公巡撫山東。先生來謁。公謂其無禮。心甚嫌之。語方伯曰。萊州張守。書生結習未除。太守爲一郡表率。渠能勝任耶。方伯固與先

生齊年契好。爲之說曰。張守雖係書生。聞尙不誤民事。時有劇盜。築窩狙詐。屢翻屢斷。承訊官皆莫可如何。公冷笑謂方伯曰。君謂張守不誤民事。如渠能定盜讞。當卽令其旋任。否則予將登諸白簡。莫怪老夫無情也。方伯唯唯。出語先生。問君能定此讞否。先生笑曰。有何不能。方伯大喜。商諸廉訪。卽延先生至臬署。訊盜。僉問先生計幾日。可以了結。先生笑曰。此細事耳。三日足矣。又問需用何刑。先生笑曰。刑具俟用時再議。所再要者。金華極精乾脯一大盤。紹興佳釀一大甕。藉此聊助舌鋒。斷不可少。僉笑曰。諾。翌辰。先生至臬署。客應箕坐炕上。几置金華極精乾脯一大盤。階下置紹興佳釀一大甕。一僮扇爐暖酒。一僮執壺侍側。一書吏在旁錄供。呼盜踞膝前。先生左手把杯。右手翻閱案牘。而問盜曰。汝鄰城人耶。盜對曰然。汝年幾何矣。曰三十有七矣。汝居鄉乎城乎。曰居城。汝有父母乎。曰小人不幸。父母俱亡矣。汝有兄弟乎。曰兄弟三人。小人其長也。汝有妻子乎。曰小人有二子。長年十八。能獵獸矣。幼年十三。尙未能獵獸也。汝家何業也。曰無所事事也。斯時方伯與廉訪諸公。俱在屏後竊聽。以先生素工言語。必能摘奸發覆。不料所問皆瑣瑣細事。殊與原案無涉。僉相視匿笑。又恐不能了結。無以復某公之命。深以爲慮。越日。先生至臬署。又問盜曰。汝鄰城人耶。盜對曰然。汝年幾何矣。曰小人今年三十有九。明年且四十矣。汝居鄉乎。居城乎。曰居鄉。汝有父母乎。曰父早亡。母已下堂矣。汝有兄弟乎。曰兄弟三人。小人其次也。汝有妻子乎。曰小人有子一女。皆孩提也。汝家何業也。曰薄田數畝。務農爲業也。諸公俱復竊聽。以先生所問。與昨無異。益復吃吃匿笑。至第三日。先生至臬署。方伯與廉訪問曰。君言三日了結。今三日矣。果能了結耶。先生笑曰。

上官向不打誑語。今日下午當可了結。公等請無慮也。因傳諭皂隸人等預備刑具聽候結案。先生至客廳。依舊箕坐炕上。以乾脯下酒。呼盜跼膝前。問曰。汝鄰城人也。盜對曰。然汝年幾何矣。曰。去年四十。今又添一歲矣。汝居鄉子居城乎。曰。時而居城。時而居鄉也。汝有父母乎。曰。小人有母。年逾七十矣。汝有兄弟乎。曰。小人有兩兄皆亡。故矣。汝有妻子乎。曰。小人有子。呱呱在抱也。汝家何業也。曰。無田可耕。或漁。或樵。諸公竊聽。益復相視匿笑。謂先生所問。如老嫗絮語。何能定讞。至日晡後。先生乃命僮取巨觥來。連滿飲三巨觥。命將酒脯撤去。傳集皂隸。準備刑具。聽用。先生正色危坐而語盜曰。今當及正案矣。我觀案牘。前承訊各官所讞。一一屬實。汝何屢斷屢翻。盜叩首曰。小人實無其事。先生拍案叱曰。汝休矣。人謂汝桀獠狙詐。實虛不認。我與汝絮語三日。皆家常瑣事。汝三日所答。前後迥不相符。瑣事尚如此反覆。况正案耶。汝果從直吐實。尚不愧爲好漢。如再敢飾言強辯。我即將三日所答瑣事。以證汝之反覆。雖嚴刑處死。亦不爲過。汝須自付。毋自討苦吃也。盜猶欲強辯。先生叱左右。嚴爲用刑。斃命勿論。盜急叩頭乞命。情願吐實。誓不再翻。先生大喜。立命盡供其案。遂結。方伯與廉訪諸公。在屏後聞之。嘆服不置。比復命某公。公嘆曰。名下固無虛士。不謂張守有才如此。今而後。不敢輕量天下士矣。一時盛傳爲美談云。

張靜山觀察折獄

滇南張公靜山觀察其仁。由進士爲蜀中令。所至輿誦洋溢。計典屢膺上考。道光乙巳夏。以蓮州牧特授新安太

守甫下車。有兩姓爭墳互控者。稽核舊牘。自嘉慶甲戌年與訟。至是已三十餘年矣。公諭問書吏。何遲久不能判斷。書吏對謂此案。每新太守莅任。例來互控。緣兩姓俱無契據。無從剖決。只合置之不理。公叱曰。天下豈有三十餘年不結之案。立命傳諭兩姓。五日後登山驗看。聽候判斷。翌日。公沐浴齋戒。祈禱城隍。夜宿廟中。求神示夢。五日後。親自登山訊斷。兩姓俱至。一姓係望族。其人納貲以郡丞候選。衣冠華美。容止甚都。一姓係老諸生。年已七十許。貌甚寒儉。公大聲諭之曰。汝兩姓爲祖與訟。歷久不懈。孝思可嘉。惟聞自經具控。彼此阻祭。爲汝祖者。毋乃僂而實甚。汝心安乎。兩姓皆伏地稽顙。唯唯請罪。公笑曰。吾稽舊牘。見汝兩姓各執一說。皆近情理。所恨兩無契據耳。既思天下事有一是必有一非。有一真必有一僞。非求神示夢。究不能決。昨特沐浴齋戒。禱宿城隍廟中。果見神像塚中人至。自稱爲某某之祖。被某某誣控。求我判斷。我已許之矣。願一經明白宣示。真僞既分。是非立決。此後是其子孫。方準登山展祭。非其子孫。卽不準過問。吾憐汝兩姓。皆係孝思。勞苦多年。孰真孰僞。孰是孰非。皆當別租。迨此以往。不能並至此牘矣。汝兩人以爲何如。兩人皆稽顙對曰。謹從尊命。於是鬪拈。老諸生居先。郡丞次之。老諸生適勉整數冠。次且走伏草上。草草三叩首畢。起身乾哭。顏色怔忡。口中喃喃不解所謂。公笑謂郡丞曰。渠已別墓。次當輪至汝矣。郡丞聞言。涕淚泫然。乃側身伏拜墓前。大聲泣曰。子孫爲祖宗與訟多年。不辭勞苦。今郡伯禱神得夢。一言判斷。究不知真僞是非。可否不謬。倘所夢不實。爲子孫者。此後不能與祭矣。與念及此。能勿悲乎。言畢。痛哭臥地。暈不能興。斯時觀者如堵。見之無不惻然太息。公笑謂衆曰。觀二人別墓情形。真僞是非。

汝衆人當共喻之。尙待吾明白宣示乎。衆人等雜拜對曰。微公言。小人等皆喻之矣。因共發郡丞爲真孝子。而不直老諸生。公命衆扶郡丞起。拏李獎慰。老諸生汗流滿目。自稱知罪。公笑曰。汝既知罪。吾亦不汝咎。但自今以後。惡衆割斷。以歸郡丞。毋得再訟。汝心甘乎。老諸生唯唯聽命。誓無反覆。公乃親筆書判。令兩姓畫押。三十餘年。難了葛藤。一旦斬絕。衆口稱快。蓋此山本郡丞祖墓。老諸生偵知其久失契據。意圖騙占。初與郡丞之祖與訟。至郡丞已歷三世。歷任太守。皆意郡丞家爲望族。未免欺老諸生式微。咸有矜憐左袒之心。而孰知腐估叵測。以樸陋文其奸詐。向非公巧以神道設教。黑白何由昭晰耶。是年秋。公舉行郡試。延子襄校試卷。公固善飲酒。嘗爲子述之。頗自得意。子叩公祈夢城隍。究竟果得夢兆否。公笑曰。此姑妄言之耳。吾思兩姓既無契據。只合令其別墓。以察其情形。果係真子孫。自有纏綿難捨之狀。否則出於勉強。倉猝間難。以掩著矣。大抵人卽無良。於稠人廣衆之前。斷未有甘心厚顏。而真忍以他人之祖爲祖者。天良未盡。悖亡。祇在此刻。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吾懸揣此情。姑託言神夢以微察之。不謂果以此而竟決是非真僞也。合座聞之。無不嘆服。子特筆而述之。凡留心折獄者。遇疑難事。亦可以此爲法。而神而明之。在乎其人。是又未可泥而不化也。

剪舌

劉燮字隱園。吳郡人。父嘗作令江陰。官囊頗富。燮性鄙而質純。作文常苦思。終日不得成章。迨其成也。錯寫金根。顛倒紫鳳。見者無不絕倒。其父遂爲之援例入監。後父死。每忌日。祭儀俱極不堪。妻以爲言。則曰。渠輩從不爲子。

孫計。詎嘗想噉子孫羹飯耶。以其父在時。好結交也。以祖母爲庇其少子。則以老娼呼之。居常數米而炊。自僮僕以及子女。蔬食尙不得飽。遇其妻尤酷。亦不知有親屬交友。惟自奉極奢。畜一婢張氏。性悍戾。以其善於牀第也。遂納爲妾。妾素饕餮。劉亦非肉不飽。一日。妾思食鰻鱺。命女僕就肆市焉。妾以爲少。疑其竊食。抵其器於地。大罵婢。婢辨其詞。妾愈怒。命僕某捉住。剪其舌。立斃。蓋婢有國色。劉嘗與狎。妾偵知之。妾性本奇妬。思置之死而未發也。至是乃憤其夙恨焉。及女父控官。劉行賄於知縣某。公蔽其罪於他婢。婢不勝拷掠。遂認服。詳報後。上官遵爲咨部。婢引領以俟秋決而已。然劉自是家隳落。妾不耐清苦。遂與劉謀爲倚門計。劉欣然曰。飢寒至身。不顧廉恥。古人已教我矣。許之。妾雖貌僅中人。然以其善淫也。接客之後。車馬填門。劉感其活命之恩。且畏其威求。所以媚妾者無不至。偶購得石濟和尙白描春宮。命酒賞之。酒至。甫展首頁。忽聞叩門聲甚急。驚起出視。有縣隸數輩持牒入。繫劉與妾去。蓋是時前令以侵蝕賑米襁贖。新令某。以進士班來代。入署。見門中一粟伏焉。心異之。旣而悟曰。門中有兔。乃冤也。邑中得毋有冤獄乎。乃寢。夢一女子。披髮跪牀前。張口噴血。似訴冤狀。而口中無舌。恍惚間。又一女在旁痛哭。久之起。至庭中。取一弓。竭力挽射。射令。令驚悟。晨起。點因至婢。婢呼冤。審視卽夜中所夢也。因思其挽弓而射者。乃張字也。立喚役持牒拘劉與妾至。一鞠而服。遂出婢而殺妾。劉以同謀行賊。論絞。瘦死獄中。

蕭卞異政

蕭卞貞祐中官壽州。一日。楊津巡邏回。忽馬前一黃犬。掉尾翺擾。且走且顧。如欲導人者。卞遣二卒隨之。徑至西

河岸得井中垂頭下視。卒就觀之。井根有微血。一屍在內。卽馳報。卞呼地主守護之。犬又導入城。望見一客舍。嗚吠不已。如有所訴。卞呼主人者至。主人識此犬。云是朱客所畜。數日前僦舟西河。引此犬去。今犬獨來何也。卞卽拘船戶偕至縣。令主人者認之。認是船戶。主固問朱客所在。未加拷訊。隨卽首服。又有周立采新州西新寺灘。爲虎所食。立妻泣訴於卞。卞曰。吾爲爾一行。率僮僕十餘輩。馳至新寺灘。叢薄間。見一虎帖耳瞑目。徐行而前。若有鬼神驅執者。卞以一矢斃之。剖其腹中。環故在身。

鄉婦計脫夫冤

交河有爲盜諱引者。鄉民樸愚。無以自明。以賂求援於縣吏。吏聞盜之諱引。由私調其婦。致爲所毀。意其婦必美。却賂而微示以意。曰。此事祕密。須其婦潛身自求。乃可授方賂。居間者以告鄉民。鄉民憚死失志。呼婦母至獄。私語以故。母告婦。喞然不應也。越兩三日。吏家有人夜扣門。啓視。則一丐婦布巾裹首。衣百結破衫。闖入而問之。不答。且行。且解衫與帕。則鮮粧華服。驕婦也。驚問所自。紅潮暈頰。俛無言。惟袖出片紙。就所持燈視之。某人妻三字而已。吏喜過望。引入內室。故問其來意。婦掩淚曰。不喻君語。何以夜來。旣已來此。不必問矣。惟祈無失信耳。吏發洪誓。遂相嫖婉。潛留數日。大爲婦所蠱惑。神志顛倒。惟恐不當婦意。婦暫辭去。言村中日日受侮。難於久住。如城中近君租數椽。便可託庇。陰免無賴凌藉。亦可朝夕相往來。吏益喜。竟百計白其冤。獄解之後。遇鄉民。意甚索漠。以爲狎昵其婦。愧相見也。後因事到鄉。詣其家。亦拒不見。知其相絕。乃大恨。會有挾誘妓博者。訟於官。官斷妓押

歸原籍。吏視之。鄉民婦也。就與語。婦言苦爲夫禁制。愧相負。相憶殊深。今幸相逢。乞念舊時數日歡。免杖免解。吏又惑之。因告官曰。妓所供乃母家籍。實縣民某妻。宜究其夫。蓋覬德惠官賣。自買之也。遣拘鄉民。鄉民搦妻至。乃別一人。問鄉里。皆云不僞。問吏何以誣鄉民。吏不能對。第曰風聞。問聞之何人。則噤無語。呼妓問之。妓乃言。吏初欲挾污鄉民。妻念從則失身。不從則夫死。值妓新來。乃盡脫簪珥賂妓。冒名往。故與吏狎識。今當受杖。適與相逢。因仍誑託鄉妻。冀脫簪楚。不虞其又有他謀。致兩敗也。官覆勘鄉民。果被誣。姑念其計出救死。又出於其妻。免不究。而嚴懲此吏焉。神姦巨蠹。莫吏若矣。而爲村婦所籠絡。如玩弄嬰孩。蓋愚者恆爲智者敗。而物極必反。亦往往於所備之外。有智出其上者。突起而勝之。無往不復。天之道也。使智者終不敗。則天地間惟智者存。愚者斷絕矣。有是理哉。

壹鷄釀禍

紹興昌安門外某村。有張世昌者。素以沿鄉賣舊衣爲業。出必數月。家中惟老母魏氏與妻同居。妻卽母之內姪女也。某年春。結伴出門賣貨。世昌至夏未歸。一日姑病思食白煮鷄。婦宰鷄煮熟。就砧斫之。因姑年老齒落。其鷄未知羹爛與否。因取一樹管。適姑於房中喚媳。婦欲應而鷄肉方入喉。不能出聲。氣塞而斃。姑屢喚不應。匍匐出視之。則已死矣。疑其熱天中暑。治之不醒。以母家相隔百餘里。若俟通知而後殮。則恐暑月屍潰。又以其子遠出家無餘財。遂央鄰人賒薄棺殮之。屋無停柩所。外近又乏閒地。而有祖墳遠在五六里外。央鄰人卽日昇往厝。

之。詎婦死後。因着衣入棺。及昇而行遠。震動其身。雞肉漸下。而氣漸轉。至黃昏。則霍然大甦。知已在棺中矣。奮力頂蓋而出。茫茫曠野。四無居人。不知此爲何所。坐於棺側而泣。適有遠村。菩提菴僧獨脩者。與其工人馬四。回子。自某處索負。提燈而歸。路過墳旁。聞啜泣聲。而問之。婦出。以實告。獨脩舉燈照之。見婦少而有色。思欲攜歸菴中。以隱語商之。馬四。四以爲然。遂詭告曰。汝家係吾去順路。吾引汝歸可乎。婦喜諾。同行里許。至一村。則馬四之兄。馬二。回子之家在焉。馬四知兄已舉家往祝妻母壽。家中閔然無人。頓起毒謀。託言飢渴。欲於兄家索食。而後行。至則其門已鎖。扳開而入。時夜已半。鄰人疑馬二歸也。故聞聲而不之問。馬四囑獨脩先於窻下燒火。而已入內。取米淘泔。入鍋畢。遞拾柴斧。隱至獨脩背後。向頭上盡力奮擊之。悶絕於地。復連斫之。而斃。持斧向婦低語曰。汝從我乎。否則亦請試斧。婦正在戰慄。懼而從之。飯畢。席捲其兄之所有。挾婦而遁。次早。鄰人見馬二外門。似爲人所投落。喚之無答應者。疑爲被竊。邀衆同入察之。見一僧被殺於窻下。入內則衣物皆空。亟往其妻家以告。邀之報官。官驗屍後。隨問鄰佑。及其妻家之人。僉言馬二是夜實係全家在於某所。並未回家。證見確鑿。而獨脩之徒。知師被殺。馬四不回。疑四圖財害命。亦控之官。官嚴緝馬四不獲。案懸未了。張世昌之妻父魏某。聞女身故。飛馳而來。往墳上哭之。棺已空矣。聞於官。官細察之。則薄棺薄殮。似非盜墳。乃屍又不見。遂成疑案。惟飭差緝訪而已。未幾。世昌歸。見妻死而屍亡。再四尋求。終無影響。秋。問其夥伴李茂元者。復來邀與同出。世昌以母老身單。不能他往。辭之。至次年春。茂元獨自賣衣至台州甯海城外。見一家門榜河干。有婦浙來提籃而入。酷類張妻。茂元疑

之。次日。潛身僻地以覘。則真確無錯。詢之旁人。曰。此本縣捕役許保賢家也。茂元適歸。告之世昌。世昌赴縣。求一自緝牌。偕茂元及妻父魏某。飛馳而往。伺其妻出。遽擁至縣控之。并呈緝牌爲據。官訊婦。婦直言上年夏間事。并言馬四回子。脇婦逃至天台。投親不遇。轉至甯海。費財用盡。遂投身於捕快許家爲幫役。許屢欲通婦。而婦不從。一日。馬四隨許出外緝賊。數日後。許獨歸。謂婦曰。馬四死於水。我已殮之。婦心疑而不敢詰也。是夜縛婦強姦。否則殺。婦懼而從之。已數月矣。訊之許保賢。供亦相同。及問馬四死狀。初猶狡賴。嚴刑鞠之。實供馬四係異鄉之人。知無親人根究。誘與外出。乘間以斧擊倒。斫斃之。而佔其婦。官往驗馬四屍首。傷痕宛然。遂問許以大辟。以婦旣不知情。屢遭迫脇。情殊可憫。贖杖解回。以結紹興之案。世昌念婦素來幽嫺。馴豔。其遭污垢。實爲強暴所逼。而然。告於母而收之。甲申六月。子客紹興永壽堂。沈康勤爲子言此。至係何時之事。及其村名。已不復記矣。甬甯枯坐。書此以資談柄。

刑後脫逃

順治間。山左張公立山。宰開化。有木子雄者。以圖財謀命擬大辟。已定案待決矣。適張丁艱卸事。署任者爲錢塘縣丞王某。交代時。張缺庫項百餘金未清。正在措置間。而王索之急。且欲封其行李。張嚮衣裘。舊簪珥。以足之。始得回籍。去數月。部文下。木子雄依擬正法。王時尙在署事。遂爲監斬官。張後服闋。赴補。得江西鉛山令。到任未幾。有河口鎮民爲竊賊。拒捕傷腦死。張飭捕役嚴緝。遂獲正兇。到案時。張視其貌。若素識者。聽其聲。絕類開化土音。

問其姓名爲李雄。疑而盤詰之。卽從前圖財謀命之本子雄也。張大驚曰。聞汝已正法矣。何爲尙在。子雄仰視。識其卽從前之承審官。因不敢隱。具言昔處斬時。正在黑夜。刀適中頸骨。身雖仆而首不殊。頸痛幾絕。比醒。則四周絕無一人。因力掙綁索。踰城而遁。逃至江西。改姓爲李。作偷兒以度朝夕。今又以拒捕破案。死復何言。張驗其腦後刀痕。宛然。詢知監斬者。卽署事之王丞。念及前怨。遂以子雄昔日刑後脫逃。及今拒捕殺人。通詳上憲。江西巡撫移咨浙江查之。浙撫大駭。行提昔日監斬及用刑之人。至省嚴鞫。時王丞已隕。令江南離任。至浙。訊得開化縣中。向未戮人。無善於行刑者。當夜子雄正法時。刀砍而仆。疑其已死。遂用蘆蓆掩覆之。俟天曉。然後收殮。詎次日屍竟不見。不敢揚聲。竟以業已處斬具報。不料其逃至江西。復因他案敗露。及於前事也。撫臺又咨提子雄至浙。令其親族認識之。果是。復再三研訊。司刑之人。並無賄縱情弊。案遂以定。子雄仍解回江西。結案後。而王丞與用刑之人。咸獲重譴焉。

雪中察盜

紹興沈懷清先生。名嘉徵。子師益。川夫子之叔也。由巡檢仕至臬司。居官廉幹和平。故自下僚洊歷大位。聞公任江西浮梁令時。曾暫署某縣篆。適城中常被盜。公屢任後嚴緝之。凡城門出入者。皆盤詰焉。而絕無影響。一日大雪。崩墜。署後有三層樓最高。可俯闔山川城市。公治酒邀友。至上層賞之。見城中萬屋比櫛。皆被雪漫。惟一家平屋數間。無片雪凝積而微。見烟起。公異之。使人蹤跡其處。則邑中巨室也。主人遠宦北方。攜眷以往。樓屋廳堂。悉

皆封閉而留一僕居門首守之。公疑其爲盜數。集兵役圍其前後。入而搜之。至無雪之屋。果羣盜潛伏焉。蓋夥盜甚衆。恐突烟起而動人疑。因就地作數竈。以供炊爨。屋低人衆。釜之火氣上衝。是以雪不積聚。遂羣獲之。搜出贓物無算。有跳屋而跳者。悉爲鄰佑所擒。公訊之。則盜賄其家守門之僕。借屋以爲巢穴。食物皆託其代購。羣盜日惟高臥。夜則出劫。邑中富饒之家。無得免者。已數月矣。因公履任後。查緝嚴甚。不敢出城。而人初不料其竄於此處也。遂悉置之法。

逃妾構訟

表叔王月阡言。近村某甲。買一妾。兩月餘。逃去。其父反以妒殺焚尸。訟會縣官。在京需次時。逃妾構訟事。與此相類。觸其舊憤。遂窮治得誣狀。計不得逞。堅不承轉鬻。蓋無誘逃實證。難以究詰。妾卒無蹤。某甲婦弟住隔縣。婦歸甯。聞弟新納妾。欲見之。妾閉戶不肯出。其弟自曳之來。一見即投地。叩額稱死罪。正所失妾也。婦弟以某家舊妾。不肯納。某甲以曾侍婦弟。亦不肯納。鞭之百。以配老奴。竟以鬻婢終焉。夫富室構訟。詞連帷薄。此不能且夕結也。而適值是縣官。女子轉鬻。深匿閨幃。此不易物色求也。而適值其婦弟。機械百端。可云至巧。烏知造物更巧哉。

人情變幻

閩人有女。未嫁。卒已葬矣。閱歲餘。有親串見之別縣。初疑貌相似。然聲音體態。無相似至此者。出其不意。從後試呼其小名。女忽回顧。知不謬。又疑爲鬼。歸告其父母。開塚驗視。果空棺。共往蹤跡。初陽不識。父母舉其胸脅癢瘡。

呼隣婦審視。乃具伏。覓其夫。則已遁矣。蓋園中茉莉花根。以酒磨汁。飲之一寸。可尸蹶一日。服至六寸。尙可蘇。至七寸。乃真死。女已有壻。而私與鄰子狎。故磨此根。使詐死。待其葬。而發墓共逃也。塔家鳴官。捕得鄰子。供詞與女子同。時吳林塘官。閩縣。親鞫是獄。欲引開棺見尸律。則人實未死。事異圖財。欲引藥迷子女例。則女本同謀。情殊掠賣。無正條。可以擬罪。乃仍以姦拐本例斷。人情變幻。亦何所不有乎。

鄭通判

廣東順竹城同年。攝長洲令。有福建鄭通判者。以盜劫財物。父被殺死。擊鼓鳴官。聞被盜時。通判何在。曰。前一日出門探戚。今晨甫歸。息足茶肆中。遽聞此信。故來報。父名揚旌。由舉人兩署鎮洋嘉定縣事。時罷官。僑寓蘇州也。願卽往驗。揚旌裸身仆廳上。腦後刀傷入骨。腰脅間復有數傷。徧搜樓上下。無他形跡。將出過井上。蕉扇浮焉。左右起之。血污衣褲。咸在。願心疑不類盜殺狀。命通判棺斂其父。而使人陰往覘之。草草無戚容。密召所探成。至亦謂通判實未往。明日。盡拘寓中人。訊諸內廳。嚴刑以待。多方誘脅。始各吐實。則揚旌之死。通判弑之也。揚旌性吝嗇。待家人奴僕尤刻。衆僕語曰。家有一條釘。不隨鄭揚旌。其致怨如此。通判疑父多金。乞取不與。寓主人周氏貧而求助。亦不應。僦居宅內西偏。蘇人朱甲者。賣繡爲生。揚旌又短其值。通判知二人心怨其父。乃與朱甲謀。使周氏助已殺父。共分財產而逃。及期。揚旌方避暑。獨臥廳事中。通判乘夜啓門入。朱甲與周氏各手器械。而通判自握長刀。揭其父。張目躍起曰。汝喪心耶。奪路而出。周氏橫械當門。繞屋三匝。將上樓。其子自後砍之。仆甲繼

以挺。挺短不力。通判慮其不死也。又加刃焉。獄具。通判凌遲。逮朱於杭州。與周氏斬絞有差。問所得則百五十金而已。鉢池山農曰。石言豕立不爲妖。狐鳴鬼噓不爲孽。是乃真妖孽也。其人則閩。其事則蘇。宜其亂已。

冥中判獄

顧郎中德懋。世所稱判冥者也。嘗自言平反一獄。頗自喜。其姓名不敢洩。其事則有姑出其婦者。以小姑之譏。非其罪也。姑性卞。倉卒度無挽回理。而母家親黨無一人。遂披緇尼菴。待姑意轉。其夫憐之時往視婦。亦不能無情。菴旁有廢園。每約以夜伏破屋。而自踰牆缺私就之。來往廢餘。爲其師所覺。師持戒嚴。以爲汚佛地。斥其夫勿來。來且逐歸。夫遂絕劫。婦竟鬱鬱死。冥官謂既入空門。宜遵佛法。乃耽淫犯戒。當從僧律科斷。議付泥犂。顧駁之曰。尼犯淫戒。固有明刑。然必初念皈依。中違誓願。科以僧律。百喙無詞。此婦則無罪。此離。冀收覆水。恩非斷絕。志且堅貞。徒以孤苦無歸。託身荒刹。其爲尼也。但可謂之毀容。未可謂之奉法。其在菴也。但可謂之借榻。不可謂之安禪。若據其浮蹤。執爲惡業。則瑤光奪塔。更以何罪相加。至其感念故夫。踰牆幽會。跡似贈以芍藥。事均采彼麝蕪。人本同衾。理殊失節。陽律於未婚以前。僅擬杖刑。猶容納贖。茲之違禮。恐視彼爲輕。况已抑鬱捐生。縱有微愆。足以蔽罪。自應寬其薄罰。徑付轉輪。準理酌情。似乎兩協。事上冥王。竟從其議。此語真妄。無可證驗。然據其所議。固持平之論矣。又顧臨歿自云。以多與陰事。謫爲社公。姑存其說。亦足爲輕談溫室者箴也。

爭祖墓

折獄奇聞

天下有極細之事。而皋陶亦不能斷者。門人折生遇闈。健令也。官安定。日有兩家爭訟墳山。訟四五十年。限兩世矣。其地廣闊不盈畝。中有二塚。兩家各以爲祖塋。問隣證則萬山之中。裹糧挈水。乃能至。四無居人。間契約。則皆稱前明兵燹。已不存。問地糧串票。則兩造具在。其詞皆曰。此地萬不可耕。無錙銖之利。而有地丁之額。所以百控不已者。徒以祖宗邱隴。不欲爲他人佔耳。又皆曰。苟非先人之體魄。誰肯涉訟數十年。認他人爲祖宗者。或疑爲謀佔吉地。則又皆曰。秦隴素不講此事。實無此心。亦彼此不疑有此心。且四圍皆石。不能再容一棺。如得地之後。掘而別葬。是反授不得者以閒。誰敢爲之。竟無以折服。又無均分理。無入官理。亦莫能判定。大抵每祭必關。每關必訟。官惟就鬪論鬪。更不問其所因矣。後蔡西齋爲甘肅藩司。聞之曰。此爭祭。非爭產也。盍以理諭之。曰。爾旣自以爲祖墓。應聽爾祭。其來爭祭者。旣願以爾祖爲祖。於爾祖無損。於爾亦無損也。聽其享薦亦大佳。何必拒乎。亦不得已之權詞。然迄不知其違否也。

四救先生

宋清遠先生言。昔在王坦齋先生學幕時。一友言夢遊至冥司。見衣冠數十人。紫縹入。冥王詰責良久。又紫縹出。各有愧恨之色。偶見一吏。似相識而不記姓名。試揖之。亦相答。因問此等何人。作此形狀。吏笑曰。君亦居幕府。其中豈無一故交耶。曰。僕但兩次佐學幕。未入有司署也。吏曰。然則真不知矣。此所謂四救先生者也。問四救何義。曰。佐幕者有相傳口訣曰。救生不救死。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舊不救新。救生不救死者。死者已死。隨無可

救生者尙生。又殺以抵命。是多死一人。曰故甯委曲以出之。而死者含冤與否。則非所計也。救官不救民者。上控之案。使冤得申。則官之禍福不可測。使不得申。卽反坐。不過軍流耳。而官之枉斷與否。則非所計也。救大不救小者。罪歸上官。則權愈重。譴愈重。且牽累必多。罪歸微官。則責任輕者。罰可輕。且歸結交易。而小官之當罪與否。則非所計也。救舊不救新者。舊官已去。有所未了。羈留之。恐不能償。新官方來。有所委卸。強抑之。尙可以辦。其新官之能堪與否。則非所計也。是皆以君子之心。行忠厚長者之事。非有所求取。巧爲舞文。亦非有所恩讎相報。復然人情百態。事變萬端。原不能執一而論。苟堅持此例。則矯枉過直。顯此失彼。本造福而反造孽。本明事而反釀事。亦往往有之。今日所鞠。卽以此貽禍者。問其果報何如乎。曰種瓜得瓜。種豈得豈。夙業牽纏。因緣終湊。未來生中。不過亦遇四救先生。列諸四不救而已矣。俯仰之間。霍然忽醒。莫明其入夢之故。豈神明或假以告人歟。

奇獄

鄭夢白先生。宰星子。邑民楊翁者。晚得一子某。自幼循謹。翁極愛憐之。爲聘童養媳某氏。性亦柔善。後二人皆長大。爲之成婚。是夕共寢。觀其意甚相得也。無何。至次日辰後。二人不起。入視。見新婦裸死於床。而新郎杳不知所往。驗婦屍。并無傷痕。惟衾間桃浪沾焉。不解。覓其子不得。遂往報婦家。時方暑。三日後。其父始至。則已殮而瘞諸野。翁以恐婦屍腐爛爲言。其父大疑。謂翁父子同謀死其女。故匿之。而瘞婦以滅跡。徑出控諸縣。請驗。及開棺。則並非女屍。乃一六七十老翁也。其屍鬚髮皆白。背上斧傷痕數處。先生益駭問翁。翁亦茫然。又問其子何在。亦

不知也。加以刑訊。卒無以對。先生無如何。始命瘞棺。而以翁返。訟繫之。月餘。忽報翁子自投函出訊之。自言是夜與婦相狎戲。指其神潭。匿笑方劇。而婦忽寂然不動。挑鏡視之。死矣。一時懼罪而逃。昨自旁邑聞父被刑。將抵罪。故不憚自言。以白婦冤。蓋其子本業修髮。故能捉搦爲樂。然但知作劇。而未諳解之之法。故逃去。於是擊其子。釋翁歸。頭婦屍。何以忽易男屍。且屍有傷痕。懸示相招。絕無屍親田認。此情卒無從詰究。不得已。請更展期。再緝。然計猶未有所出也。無何翁歸後。月餘。偶以事至建昌。道經周溪。遙望一少婦。浣衣溪畔。漸近。似是其婦。猝呼之。婦舉首見翁。訝曰。吾翁也。何緣來此。遂請泊船過其家。翁是時驚定而疑。乃問曰。汝其鬼耶。其人耶。婦慘然曰。非鬼也。姑請到家再述。翁乃登岸從之。去。入一草舍。卻非農家光景。詢其何以在此。婦欲言先涕。良久。備述其詳。且曰。幸渠今適出門。兒得遇翁事。已白願相從。至溪頭。葬身魚腹。足矣。初婦既倉卒被瘞。半夜復甦。天曉後。適有建昌寇氏爲木匠者。叔姪二人。從此經過。聞號救聲。乃相與挖棺出之。婦本少艾。又時方新婚。服飾華整。其姪乍見心動。將以偕歸。而乃叔執不許。細詢里居。將送之還家。姪爭之不得。乃斧之致死。卽以屍入棺。掩蓋畢。携婦還。逼爲夫婦。婦不敢拒。故至此。猶得見翁也。翁聽畢。泣然。撫之而泣曰。兒不幸遭此強暴。亦復何罪。且兒若不歸。此案終無由白。可速行。稍遲恐無及也。遂以俱歸。將次到家。忽途中一少年。負篋茫茫然來。瞥見婦。大駭。將行竄取。婦罵曰。妾向以往弱。爲汝所劫。今天幸見憐。俾與翁遇。汝死在且夕。尙敢肆惡。乃爾乎。翁於是知其爲某也者。忿與爭。村中人咸集。相與執縛。詣縣。兼攜婦爲證。先生出一鞠而服。乃釋其子於獄。婦見其枷鎖卽當。不禁掩泣。先生憐

其婦癡。又能爲乃夫雪罪。皆恕之。命翁攜還。復詣伉儷焉。蓋是時某至南康傭作。比反。紆道至邑中。偵其事。不意適值翁與婦也。

辨誣

里有士妓某氏。其夫嘗傭於密印寺。寺僧囊頽饑。或唆使控僧淫其妻。郡守陳公幼學。批仰烏程提訊。某令略審一過。歸僧申報。陳公疑之。親提覆審。密召鐵佛寺一僧。置之閒房。而置其夫於門外。召婦問曰。若所告僧。當面熟識其面乎。婦曰。淫我日久。送我某物。如何不認得。乃趣召鐵佛寺僧至。問婦曰。是乎。婦曰。正是。太守大笑。縛其夫進。痛責之。婦亦去衣杖決。觀者咸稱快焉。此不奇於愚夫愚婦之盪浪。與太守之折獄。而如邑令之將錯就錯。尤爲可笑而可嘆也。

全荃

柏鄉全生名荃。邑諸生。其行八。故人呼爲全八。家本典商。父歿。生不事生產。好讀書。喜殉人之急。以是家日落。爲人傭書以活。又不時給。其後竟以窮餓死。遺一妾及子女各一。子名春霖。亦尚幼。無以爲棺殮。其友朱虛僕者。慷慨氣丈夫也。讀書好劍術。故與生爲貧賤交。聞之。走視其喪。爲謀諸族黨。迄無應者。痛恨還家。拔釵搜篋。至於典及琴書。事始倚辦。而母子三人啼號壁立。朱不能復顧也。一僕曰金忠。樸而顛。素忠於其主。及是憐其嫠稚伶仃。依依不去。當時斷炊。爲之賣履織席以供。雖忍餓不輟。舉家賴延旦夕焉。願其妾年猶幼。自生歿。脂澤不去手。

又不慎食苦。邑有富室子潘某。無賴好漁色。曾妾以負主人房租。將謀遷居。某隨其妾。推宅旁一區舍焉。朱已微窺其情。亟往戒其勿就。妾不聽。自是朱始絕跡。後女稍長。某並通焉。既而穢聲漸露。其僕走告某妻。令囑勿復至。至則必將殺之。時朱亦聞人言藉籍。使人呼春霖至。問曰。姪亦知爾母所爲乎。春霖瞋目。壁案曰。潘某吾仇也。微吾叔召。兒亦將走訴諸叔。還報此仇。兒尙冀收骨焉。遂叩首乞假其佩劍。朱曰。姪之齒未也。若書虎不成。而父之鬼。不其餒而爾父一身傾身殉友。卒時。曾以而母子相託。今言猶在耳。忍坐視乎。春霖涕泣而去。後數日。某忽爲人所殺。棄尸於野。其妻追憶僕言。遂據以控官。邑令來驗屍。不見其首。訊其僕。僕言不知。乃趨拘妾至。訊之。妾供向固未與某奸。何知其他。命穆之。妾本以僕嘗諷令改行。早疑爲僕所殺。及是遂吐實。兼洩僕平昔所諷。令始喚僕。用刑訊。五毒備至。僕亦自誣服。問其首何在。對以爾時已烹以祭其主墓。祭畢。卽以餒狗矣。乃釋妾而繫僕於獄。無何其妾至家。又爲人所殺。令訪知僕子素剛猛。橫於鄉。并疑其爲僕所使也。復拘其子去。鍛鍊成獄。時令已入潘賄。坐以爭妬相殺。抵僕父子罪。定案申報矣。春霖聞之。走縣庭號哭。自承代白其冤。令疑其少。轉詰主使者。且恐之曰。若殺其生母。不懼抵死耶。春霖曰。父仇得雪。兒死愈於生矣。令怒。繫兒將并抵之。是夕方寢。忽聞帳前有聲甚厲。起燭之。見案上插一匕首。晶瑩如雪。岌岌欲動。旁有一紙書。言前殺奸夫淫婦者。某所以爲死友雪恨也。今汝以五百金。而忍誣殺孝義者三人。某反不能殺汝乎。云云。令讀書。顏色如土。立出。釋三人於獄。次日卽以匕首及書往稟上臺。上臺嘉殺人之義俠。釋而不問。賞春霖五十金。以旌其孝。今以得旌妄報革職。時春霖

年甫十六也。

武進盜案

武進莊氏兄弟三人。孟與季俱列武庠。號慕無所懼。閭里側目。人以莊氏三虎稱之。時邑中多盜。富室以劫案控者。指不勝屈。令嚴責捕役。收妻子入獄。勒限以期必獲。而盜蹤杳然。捕顧某謀于衆曰。劫數之多。由于窩藏之密。莊氏兄弟。素豪橫。羣不逞。日盈其門。或爲遁逃藪。吾將偵之。至夜登其屋。伏隱處。潛瞰其所爲。見室中燈燭照耀如畫。數人憑一棺。若視含殮狀。而皆嬉笑。狂戚容。亦無婦女哭泣聲。心甚疑之。次日僞爲丐者。乞于其家。見新棺方加髹漆。私問其僕曰。此亡者爲誰。僕以莊氏之叔對。訪諸其隣。則半月前果歿一叔。其棺已厝諸野矣。願以自令。令督兵役以往。莊兄弟衣冠出迎。令問所停者爲何人。樞莊對如僕。願請開棺驗之。莊曰。尸殮已久。今無故而發。罪孰承之。願具狀認開棺罪。遂共啓視。則幡然一翁也。願大駭。令遂巡欲避去。莊兄弟共毀願。且將及令。一室沸然。願念罪名既不能遣。而屍終可疑。揭其衾。見金銀充牣其內。蓋首則眞首。而衣所覆者。盡黃白也。莊兄弟相顧無人色。令飭兵役擒之。訊以刑。則棺中所有者俱盜賊。捕急無可匿。適有叔病歿。因斷其首置諸棺。以防開驗。而所厝之棺。則僅存具體焉。獄既具。復訊出劇盜十餘人。悉獲之。與三虎駢戮於市。

審持刀案

荆撫軍道乾公。初在湖南爲縣令時。嘗署理吾邑事數月。多惠政。片言折獄。有神明之稱。邑人至今思之。每月課

文一會生童舉集。若考試然。文呈當面批改。不啻師之教弟。余時年十九。每月與其會。歷面受明訓焉。猶憶十二月二十幾。市中有甲乙二人相毆。毆日差役扭至公堂。呈刀一把。云不知誰物。公問之。甲供乙負債不還。反持刀行兇。乙供甲持刀討債。勢甚兇惡。彼此爭論。俱不認刀。公問明乙欠甲一千二百文。銅錢是實。當斷令繳還。兩家各服。叩頭去。行未十步。隨令差喚伊等領刀去。二人俱不願。公大言曰。必欲吾再審持刀事耶。甲聞言。轉身上堂領刀。公曰。汝討債原無不是。但因何持刀。甲語塞。責二十。公聽訟之明。類如此。

咬舌案

一。成衣工妻早死。家止一女。頗有姿色。父每出門。輒閉戶樓居。操針綫。里中惡少。爭踏羨之。而無隙可乘。一日。其父晚歸。見門大開。呼女不應。登樓見女斃於椽。雙手以女裹足布縛緊。下衣弛下。地下有人舌半截。女吭有扼痕。分明因姦斃命。情急控縣。官驗訖。簽捕斷舌者。邑廟祝見一人伏香案下。口血淋漓。問之。搖首不能言。適捕役跡至。解官刑訊服。案定後。署任官細閱案情。大疑。謂行姦必先調姦。調姦必先親嘴。今舌被女咬斷。其人定負痛逃。走。何由再行縛椽姦斃。此中情節。非止一人。兇手亦斷非斷舌者。出諸禁杖而釋之。另緝兇手。日日審問。板椽脚帶。觀者如堵。一日懸牌復審。先約會武營。俟人衆挨擠不開時。我若閉門。卽爲我升炮坐鎮頭門。俟我逐一放出。不可走漏一人。審至日中。忽然炮响門閉。人皆不知何爲。令曰。我爲人命案件。不得已夾椽鞭布。昨夜神明告我。今日兇手可獲。命差役將裹脚布繫於雨樞。欲出者以手扶布。自東至西。始准放出。若兇手著布。卽絞住。不能

脫觀者俱立在一邊。以次扶布而出。內有二人。身未近布。手已顛顛不定。喝令拏下。先是邑有某役。頗有才幹。合密問此案。汝心中頗有可疑之人乎。曰。他無所疑。惟城外某二人。年少遊蕩。日在城隍廟前賭錢。或入館飲酒。彼此不稍離。自此女死後。數日不見。後斷舌者認供收監。二人復出。可疑惟此。然無確據。令恐冤誣。不肯妄拏。故於是日探知二人亦來同觀。遂命放炮閉門。及見二人神情可疑。始命拏下。果一訊而服。緣是日有貨郎過女門。女下樓買線。論價取錢。斷舌者亦少年也。乘女取錢時。掩入門內。及女閉門上樓。竊出求歡。撲抱親嘴。女忍嚼其舌。負痛急下樓。開門遁去。後少年經過。見門半欹側。身入虛無人聲。及上樓。見女危坐如癡。撲而求歡。女大呼。於是一人掩其口。一人解女裹足布。縛於椹輪。姦訖。慮女號呼。扼吭而斃之。一實吐不稍諱。案遂定。二人咸正法。開署任者。乃袁公枚也。

符融

秦符融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遊學五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所殺。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疑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瘡而心悸。竊以爲不祥。問之。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妻乃自沐浴。枕而寢。融曰。我知之矣。易坎爲水。馬爲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馬

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驗獲昌詰之。具首伏曰。本與其妻謀殺。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

范櫃

范櫃。會稽人。守淮安。景王出滄。大盜謀劫王。布黨起天津。至鄆陽。分徒五百人往來遊弄。一日晚。衙罷。門卒報有貴客。入俄潘氏園。寓。擊者問有傳牌乎。曰否。命伺之。報曰。從者衆矣。而更出。入心疑爲益。陰選健卒數十。易衣帽如庄農。曰。若往視其徒入肆者。陽與飲。飲中挑與鬪。相執繫以來。而戒曰。慎勿言捕賊也。卒旣散去。公命與謁客西門。過街肆。持者前訴。卽收之。比反。得十七人。陽怒罵曰。王舟方至。官司不暇食。暇問汝鬪乎。叱令就繫。入夜。傳令儆備。而吏令飽食以需。漏下二十刻。出諸囚於庭。厲聲叱之。吐實如所料。卽往捕賊。賊首已遁。所留擊妓也。于是飛騎馳報徐揚諸將吏。而斃十七人於獄。全賊潰散。

總轄察盜

臨安有人家土庫中被盜者。蹤跡不類人出入。總轄謂其徒曰。恐是市上弄獮獮者。試往脅之。不伏則執之。又不伏則令睡掌中。如其言。其人良久覺無睡可吐。色變。具伏。乃令獮獮從天窗中入內取物。或謂總轄何以知之。曰。吾亦不敢取。但人之驚懼者。必無睡可吐。姑以卜之。幸而中耳。又一總轄坐在壩頭茶坊內。有賣熱水人。持兩銀杯。一客衣服濟然。若巨商者。行過就飲。總轄遙見呼謂曰。吾在此不得弄手段。將執汝。客漸悚。謝罪而去。人問

其故曰此盜魁也。遽飲湯以兩手捧。蓋陰度其廣狹。將作僞者以易之耳。比韓王府中。忽失銀器數件。掌器婢叫呼爲賊傷手。趙從善尹京。命總轄往府中。泐視良久。執一親僕訊之。立服。歸白趙曰。適視婢瘡口在左手。蓋與僕有私。竊器與之。以刃自傷。謬稱有賊。而此僕意思有異於衆。是以得之。

書少廷尉張公逸事

公諱璨。字豈石。號湘門。湖南湘潭縣人。年四十七。舉於鄉。康熙五十九年。出知無錫縣。歷知河間府。長蘆鹽運使。加按察使銜。內擢大理寺少卿。前後在官。凡七年。故有七年整帶濫吹竽之句。知無錫如鄉。過山埕。風搖其輿。下輿。步山深處。風如故。左右落梧葉。遽呼役二人拘吳八來。役問何事。曰風故。曰吳八安在。曰我初來官。詎知之。往不獲。杖汝。役晒之。訪一日不獲。受杖。三日不獲。杖如前。役置不訪。日逐嬉觀劇。偶晨過屠所。一人叱屠者曰。而割何不正。讓我吳八割。役駭聞。拘之。見於梧下。訊曰。汝吳八乎。曰然。拘何爲。曰汝罪發。直供不汝刑。吳八固曰。無罪。杖亦無供。乃命伐梧。吳狀驚愕不可。強而伐之。命再掘。強亦不可。乃命役掘五尺。得女屍。頸有傷。而面如生。吳八對屍戰慄。于是且杖且供。蓋鄰邑夫婦行乞。吳八逐其夫。強姦不從。手拉之斃。云事在十三年前。梧爲吳八手栽。已拱矣。葉左右落。如八字。故機觸而拘吳八。吳八供實。置之法。守河間。查獄。一犯呼張公救我。而曰某故秀才。某官誣我以姦姦斃命。惟公救我。初某官無子。攜妾至任。婦與女居城。女日繡於後樓。會官成婚禮。婦往。智秀才偕人友亦往賀。且行且語。過樓下。女適唾落秀才帽。彼此不覺。樓下有屠門一屠。適見之夜衣冠來。門役詢問。詭

稱官表姪。頃晤婦戚家。故來此。徑入女室。則稱我秀才。某日中過樓下。小姐唾我帽。其有意乎。言已解衣強姦。女怒且羞。呼婢役逐之。出投繯死。宦憤告秀才。秀才稱冤。守令無能得犯。屈秀才獄中有年矣。公故疑。乃索得女之婢。細詰強暴狀。婢曰。燈光中貌髣髴。但身軀修短不同。然猶記解衣時胸露黑毛一團。公驗秀才無之。於是信秀才。思所以得強暴而脫秀才。一日示稱地方多盜。蓋厲鬼出世。城隍之役縱之也。某日訊城隍之役。士民莫不啞然。夏五月。果訊於廳事。觀者擁塞。大譁。公曰。人無譴。移後院。訊可容萬人。然由廳事至院。必數過曲室。室中預伏兵。而女之婢在焉。令願觀者。男入女否。入室則令各袒。徐行以驗。驗八百人。得胸有黑毛者。屠人也。先是示凡三易。距訊之日久。絕不言秀才事。而來觀者初不意爲是。故屠人亦來。既得屠人。出秀才於獄。一日坐堂上。決事。忽四役拘兩人至。曰盜也。公注視良久。怒而杖役曰。若良民。曷譴爲盜。兩人亦叩頭。頰青天。遂實酒食。去。夜分進所杖之役。曰。日中所拘果盜。然小卒也。拘小卒。大盜必去。爲鄰境害。縱之。若必謂我不識盜也。杖爾。則謂我無意於盜也。乃今而後。可得盜矣。盜每夜飲。乘輿劫掠。我給汝資。坐肆偏處。飲有盜入肆。報我。越夜役飲。果十數。大漢。偕昨所拘者入。酌酒慶曰。久聞本府名。故不如某官也。俄又有入者。或數人羣。或十數人羣。六七十約矣。役既報。公會營弁圍肆。盜譁起。將出走也。兵役畏盜。無敢入。公乃當先入。入於門。頂門一刀下。公乃舉手拉持刀者腕。而刀與人齊仆地。役前縛之。羣盜赤手。又見縛持刀者。皆戰慄就擒。於是河間無盜。在大理寺。某王重其才。然以事與牴牾。不少屈。同僚病之。嘗入白事。王辭以病。因求見。聞者不可。大叱之。卒白事以寢。久之。世宗庭諭。

曰。汝有才而無。量公頓首謝。後歸。建學量齋。公多讀古人書。熟經國濟時之略。魯亮儕觀察之格。出其門下。余以邑人鮮知其遺事。謹掇所聞書之。而見於縣志及他書者不贅。

片言保赤

錢塘袁公簡齋。爲先大父同譜。由翰苑改授上元縣令。風骨嶮然。不阿權勢。引經折獄。有儒吏風。時民間娶婦。市五月誕一子。鄉黨媠笑之。某不能堪。以先孕後嫁。誣其婦翁。越日。集訊於庭。兩造具備。觀者環若堵牆。公盛服而出。向某舉手賀。某色愧。俯伏座下。公曰。汝鄉愚。可謂得福而不知者矣。繼問其婦翁。汝曾識字否。對曰未也。公笑曰。今日之訟。正坐兩家不讀書耳。自古白鹿投胎。鬼方穿脅。神仙荒誕。固不必言。而梁巖之孕逾期。孝穆之胎蚤降。有速有遲。載於史冊。總之逾期者。感氣之厚。生而主壽。蚤降者。感氣之清。生而主貴。主壽者。若堯舜。齊魯等。諒亦習聞。主貴者不必遠徵。卽如僕亦五月而產。雖甚不才。猶得入掌詞垣。出司民牧。謂予不信。令汝婦入問太夫人可也。某唯唯。卽命婦抱兒入署。少選兒繫鈴懸鎖。花紅繡袍而出。婦伏拜地下曰。蒙太夫人優賞。許螟蛉作孫兒矣。公正色謂某曰。若兒卽我兒。幸善視之。他日功名勿使我下可耳。繼又顧衆笑曰。爾衆中有明理之士。幸諒予心。勿以前言爲河漢也。衆聲聲附和。於是兩家之疑盡釋。後兒讀書。食餼於庠。奉公長生祿位。朝夕供養焉。

應敏齋精于折獄

折獄奇聞

折獄之難也。余前記三江營眼線證廣勇一案。以爲眼線不足恃。然其所以必欲巫陷廣勇者。其故終不能明。今年在蘇見應敬齋方伯。乃知方伯平反此獄。亦大費苦心。蓋廣勇解赴江甯之後。畧制軍何公。入吳鎮軍之言。必欲誅之。承審官孫觀察。蔣太守。均悉其寃。而爲線勇所持。終不能決。方伯既將上海前後縣。及江甯承審各官。所得冤濫之意。一一剖陳。制軍始悟。令方伯再訊。訊之而事益明白。獨無如營弁執之堅。線勇又證之力。方伯乃謂之曰。若輩必不肯已。我將此案之實在情形。一齊發露。後再訊何如。于是懼而輸服。爰書乃定。蓋方伯赴甯時。先訪得砲船與賊戰。敗時。一船弁勇盡死。其眼線之勇。並非本船之人。特營官思避處分而爲之。冀獲數盜以自解。吳鎮軍初不知。何制軍又安從知之。方伯研訊真情。復得將一船兵勇害盡之實供。既兩得其情。故一斥之而立解也。方伯在廉訪任。遇有命盜案件。恆懼其枉。靡不悉心研鞠。州縣頗苦其駁詰。然獄少冤民矣。余嘗記其二事。一爲上海縣案。先是蘇州婦因避難。攜其已嫁女。至上海者。賊退後。女不歸蘇。而另與一人爲夫婦。卽俗所謂娼頭也。婦利其資而不之禁。如是者有年。婿在蘇不知也。久之。其人資罄。女出借于巨室。以自給。然婦來則相處如故。又久之。婦以資乏。厭其人。遂聲言蘇婿來索。將挈女去。席捲所有登舟。舟尙未發。婦適以故上岸。其人尋至。爰攜女共逃。婦歸。女失。覓之不得。乃欲詐巨室。謂其匿女。索擾久之。無所獲。忿而服鴉片。以往毒發。遂斃。縣讞謂婦死。緣婿索女故。女因姦。致母自盡。科以死罪。獄上。公細詢其情。閱全案。無婿家一詞疑之。乃密飭吳縣。令提其婿到。則始終茫然不知有是事。是婦自死于索詐矣。于是僅科女以姦罪完結。一爲無錫盜案。屢承屢翻。而賊據

鑿確。卽發審局諸委員。亦以爲真盜也。公親提研訊。見事主則長而大盜乃矮而小。究詰再四。事主但認贓爲據。公因取賊衣反覆視之。遽呼事主前。指一馬褂曰。此汝之服也。對曰然。卽令衣之。乃短小甚。呼盜使服。則却稱其體盜乃泣而呼曰。今日見青天矣。此固我之衣也。蓋無錫是年盜案層出。一無破獲。捕役懼比。因獲一人。強之承復。囑事主強之認。冀追其責耳。後經事主歷歷供出。公大笑。重責捕役。而取一長大之馬褂。賜事主服去。曰。以後終當爲汝得盜。毋代捕誣人也。公自言此二案。案情均在目前。承訊官自不畱心耳。敢於以爲神哉。因每舉之以戒聽訟者。

姑嫂成婚判

暇弋篇有劉璞者。其妹已許裴九之子裴政矣。璞所聘孫氏。其弟潤亦已聘徐雅之女。而璞以抱疴。俗有冲喜之說。父母擇吉完姻。婦翁以壻方病。潤以少俊。乃飾爲女粧。代姊過門。將以爲旬日計。草率成禮。父母謂子病不當近色。命其幼女伴嫂。而二人竟私爲夫婦。逾日子病漸瘳。女家恐事敗。給以他故。邀假女去。事寂無知者。因女有娠。父母窮問得之。訟之官。官乃使孫劉爲配。而以孫所聘徐氏償裴。其判牒云。弟代姊嫁。姑伴嫂眠。愛女愛子。情在理中。一雌一雄。變出意外。移乾柴烈烈火。無咎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適獲其偶。孫氏子因姊而得婦。撲處子不用踰。劉氏女因嫂而得夫。懷吉士初非銜玉。相悅爲婚。禮以義起。所厚者薄。事可權宜。使徐雅別壻裴九之兒。許裴政改娶孫郎之配。奪人婦人亦奪其婦。兩家恩怨。總息風波。獨樂樂不若與人樂。三對夫妻。各諧魚水。人雖

兌換十六兩原只一斤。親是交門。五百年必非錯配。以愛及愛。伊父母自作冰人。非親是親。我官長權爲月老。已經明斷。各赴良期。命黃堂與從。送歸私第。

兄弟訟田

漳浦藍玉林太守鼎元鹿洲公案。乃其尹普陽潮陽時所記。鄉民陳智有二子。長阿明。次阿定。少同學。壯同耕。兩人相友愛也。娶後。分產異居。父沒。剩有餘田七畝。兄弟互爭。親族不能解。致相涉訟。阿明曰。父與我也。呈圖書閱之。內有老人百年後。此田付長孫之語。阿定曰。父與我也。有臨終批囑爲憑。鹿洲曰。皆是也。曲在汝父。當取其棺斂之。阿明阿定皆無言。鹿洲曰。田土細故也。弟兄爭訟大惡也。我不能斷。汝兩人各伸一足。合而夾之。能忍耐不言痛者。則田歸之矣。但不知汝等左足痛乎。右足痛乎。左右惟汝自擇。我不相強。汝兩人各伸一足。來。阿明阿定答曰。皆痛也。鹿洲曰。噫。奇哉。汝兩足無一不痛乎。汝之身。猶汝父也。汝身之視左足。猶汝父之視明也。汝身之視右足。猶汝父之視定也。汝兩足尚不忍舍其一。汝父兩子。肯舍其一乎。此事須他日再審。命隸役以鐵索一條兩繫之。封其鑰口。不許私開。使阿明阿定同席而坐。褙袂而食。並頭而臥。行同起。居同止。便溺糞穢。同踣同立。頃刻不能相離。更使人偵其舉動詞色。日來報。初悻悻不相語言。背面側坐。至一二日。則漸漸相向。又三四日。則相對太息。俄而相與言矣。未幾。又相與共飯而食矣。余知其有悔心也。問二人有子否。則阿明阿定皆有二子。或十四。或十七。八年齡亦不相上下。命拘其四子偕來。呼阿明阿定謂之曰。汝父不合生汝兄弟二人。是以今

日至此。向使汝止子然一身。田宅皆爲己。有何等快樂。今汝等又不幸皆有二子。他日相爭相奪。欲割欲殺。無有已時。深爲汝等憂之。今代汝思預防。汝兩人各留一子足矣。明居長。留長子。去少者可也。定居次。留次子。去長者可也。命差役將阿明少子。阿定長子。押交養濟院。賞與丐首爲親男。取具收管存案。彼丐家無田可爭。他日得免於禍患。阿明阿定皆叩頭號哭曰。今不敢矣。余曰。不敢。何也。阿明曰。我知罪矣。願讓田與弟。至死不敢爭。阿定曰。我不受也。願讓田與兄。終身無怨悔。鹿洲曰。汝二人皆非實心。我不敢信。二人叩首曰。實矣。如有悔心。神明殛之。鹿洲曰。汝二人卽有此心。二人之妻亦未必肯。且歸與婦計之。三日來定議。越翼日。阿明妻郭氏阿定婦林氏。邀其族長陳德俊。陳朝義。當堂求息。娣姒相扶攜。伏地涕泣。請自今以後。永相和好。皆不受田。阿明阿定皆泣曰。我兄弟蠢愚。不知義理。致費仁心。今如夢初醒。慚愧欲絕。悔之晚矣。我兄弟皆不願得此田。請捨入佛寺。齋僧可乎。余曰。噫。此不孝之甚者也。言及捨寺齋僧。便當大板撲死矣。汝父汗血辛勤。創茲產業。汝弟兄鵝蚌相持。使禿子收漁人之利。汝父九泉之下。能瞑目乎。爲兄則讓弟。爲弟則讓兄。交讓不得。則還汝父。今以此田爲汝父祭產。汝兄弟輪年收租備祭。子孫世世永無爭端。此一舉而數善備者也。於是族長陳德俊陳朝義皆叩首稱善。教阿明阿定。郭氏林氏。悉歡欣感激。當堂七八拜致謝而去。兄弟妯娌。相親相愛。百倍曩時。民間遂有言禮讓者矣。

神示逸犯

聽雨軒筆記云。廣西省城。水東門外。有龍隱巖。自水東門望之。若在几席。而中隔灘江。江之東岸爲民居。民居之

後山巖之前。復有澗水環繞。故其地似近而實僻。巖深廣可五六間屋。內之東北隅一小洞斜藏其後。若複室然。洞頂石理似龍迹。蜿蜒故以龍隱名。石壁鐫經文佛像幾滿。而宋梅龍圖五瘴說。狄武襄平儂智高紀功碑。元祐黨籍碑。皆摩崖深刻。予昔客桂林。與陝西劉亢宗。海甯查舉昌。往遊焉。臨桂縣民趙某。自山鄉賣雜貨歸。行至某嶺下。爲剪徑者所傷。盡劫錢物去。趙死而復蘇。控之官。適河南衛公哲治撫粵。徵行知之。飭縣嚴緝。時臨桂令爲吾浙西安鄭公萬年。數日後訪知其人爲陳木兒。賊物在。惟木兒逃避無蹤。鄭公虔禱於黑神祠。夜夢神來見。一青面青衣人。牽一物自東角門入。視之。龍首牛身。嘶鳴不已。裨指謂鄭公曰。此卽是已。驚而悟。不解所謂。適龍隱巖山後某村牧人。放牛而失其一。尋至龍隱岩。則牛在焉。牛見人來。避入巖後複洞中。衆燃炬入。拉之牛出。而洞盡處。潛匿一人。詰之。言語支吾。神色變異。時縣中正懸賞格捕緝陳木兒。人有知之者。遂送之官。官令事主及鄰保視之。卽陳木兒也。置之法而案始結。鄭公青面青衣人由東角門入者。暗示在水東門外之東龍首牛身之物。則應在龍隱巖中。因牛而敗露也。爰具牲醴。虔祀之。

縣令主婚

南濠魚行程某無子。繼一陳姓者爲子。在店經理。隨又嗣一他姓女。年相若也。陳子長而勤敏。嗣父母許以女妻之。兩人出入肩摩之際。私心亦許可竊喜。陳以語木生父。納采焉。康熙辛未。嗣父忽不樂於其子。遂之出。另以女擇配。媒氏德惠。已有成議。爲他姓委禽矣。其女抑鬱不堪。而不能自主。壬申春。陳父訟之吳邑。張邑侯隆。以陳納

聘在前。諭其父以女歸陳。杖責從後執柯者。而程某託言其女不肯適陳。族屬陳天士者。深爲不平。隣里合詞。以程父另配爲不義。張侯領之。視陳子少年韶秀。遂留意焉。拘其女到縣。詢之。顏赤不語。侯云。此佳偶也。我當爲爾成之。命取庫銀十兩。紅紬二疋。粟喚喜娘。備相樂人。簪花披紅。當堂拜。縣主結婚焉。人見其女刺釵裙布。不稱新人裝束。承行吏頭取紅襖并綠裙。當前換易。贊禮交拜。觀者堵驕。詫爲僮事。天士輩見張侯如此好事。而陳家門庭間寂。且合卷之費無所辦。不將負此盛典乎。乃出一單衆姓助婚。頃刻得銀十餘兩。備列案間。張侯大喜。爲之撫掌。歸而酒筵成禮。叩拜公姑。夫婦歡好。郡中閨傳焉。

檢屍篇

大司寇長興顧著溪應祥。弘治中爲江寧刑官。著檢屍篇云。檢屍復檢屍。檢屍何其多。一月三兩次。擊鼓復鳴鑼。委官下鄉村。絳衣列干戈。大戶因供給。宰殺豬鷄鵝。下筋動盈百。一似蝗食禾。少有不遂意。平地起風波。臨場備百物。東移復西挪。不論是與非。先打血滂沱。吏胥張饒吻。只索死方哥。伴作更要緊。輕重由他呵。明明殺人者。錢多許私和。但涉疑似間。嚴刑巧織羅。爪牙猛如虎。證佐佞於蛇。有口莫能辯。如魚入湯鍋。幸而得解脫。所費復沙河。問官以爲德。罰取顏不醜。某處金若干。某處米幾馱。我今貸汝死。汝辦莫蹉跎。田園賣已盡。賣牛及馬贏。設官本爲民。如此反爲魔。緬述祖宗法。政令無煩苛。人命須勘實。請格驗真訛。原告苟不實。抵罪追教唆。所以民樂生。刑罰無偏頗。今也則不然。作聰明太過。事事必轉奪。上下相沿拖。官更事忽變。堆案山嵯峨。更僕不能究。翻開頭

欲歸深入書上考。平反遭譴詞。綱密靡不舉。節外又生柯。富者已累貧。貧者將奈何。不思古先訓。罪疑惟輕科。安得由也果。執法持太阿。坐令民不寃。蕩蕩樂堯波。顧公此篇。蓋感人命之至重。而歎司刑者之勿慎也。置一篇於公座右。吏治民生。未必無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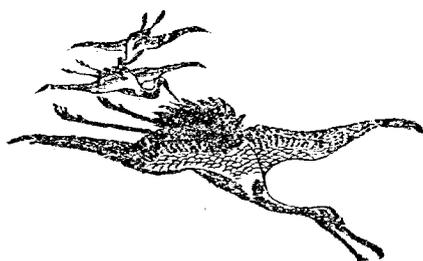
良吏平反冤獄

胡文忠公撫鄂時。嘗明保東湖縣令張建基之治行。洵擢府道。至湖北布政使。以貪黷著聞。大府勒令告病歸田。世頗訝胡公之濫保。其後乃知胡公之保建基。以其平反東湖冤獄。而實則理是獄者。建基之前任張君也。先是東湖有民婦某氏者。事姑素孝。每晨起灑掃庭除。治中饋。然後適姑寢間安。以盥水一盆。離卵兩枚。置案上。如是以爲常。一日清晨。排闥入。見姑牀下有男子履。大駭。亟低聲下氣。爲掩門而出。姑已覺之。羞見其婦。自縊而死。鄉保以婦逼死其姑。鳴於官。婦恐揚其姑之惡。不復置辯。遽自認服。已按律定讞矣。此張君前任事也。及張君蒞任過堂。見此婦神氣靜雅。舉止大方。謂必非逼死其姑者。疑其有寃。再三研詰。矢口不移。因諭之曰。汝若有寃。我能爲汝直其事。此時不言。不得活矣。婦答曰。負此不孝大罪。何面目復立人世。願速就死。令終疑之。沈思累日。縣有差役某甲者。其妻素以兇悍著。令忍召某甲。云有公事。須赴某縣一行。俾還家束裝。速來領票。項之。某甲到署。令忽大怒曰。汝在家逗遛。誤我公事。必爲汝妻所廢也。即發簽拘其妻。鞭之五百。血流浹背。收入獄中。與獲罪婦同繫。某甲之妻。終夜詛罵。謂縣令如此昏暴。何以服人。婦聞其絮聒不休。忽言曰。天下何事不寃。卽如我任此死罪。

尙且隱忍不言。鞭背小事。盍稍默乎。縣令使人潛聽於戶外。聞言來告。令大喜。明且提婦與某甲之妻。同至堂上。詰以昨夕所聞之言。婦不能隱。令悉鞠問。盡得其情。平反此獄。而薄犒某甲之妻。慰而遣之。通省驚爲神明。及胡公撫鄂。訪知東湖張令之事。而其時張建基適令東湖。胡公誤以爲平反此獄者也。遂登之薦牘。而前任之張令已卒。竟致湮沒不彰。其籍貫名字。至今已不可攷矣。惜哉。

植囚

濱州杜公欽。植河南沈先生爲裕州。往見公。公問裕州慮囚有平反否。先生曰。如郭某者。合反。公問何也。先生具顛末以對。曰。安有殺人無驗而辟者乎。公欣然取冊示先生。則已刪抹如先生旨矣。辛亥夏。先生將植山東。爲予述其事。且曰。此事大難。除是一寸心可無誤耳。予曰。昔歐陽崇公夜治書。屢廢而歎。鄭太夫人問故。公曰。此死獄也。吾求其生不得耳。夫人問生可求乎。公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也。矧求之而有得耶。先生欣然曰。吾意也。



中華民國十一年五月出版

(折獄奇聞全一册)

定價大洋六角



編輯者 紹興葛建初
校閱者 琴石山人
印刷者 上海會文堂書局
發行者 上海會文堂書局

分發行所 漢口黃陂街 廣東雙門底 北京楊梅竹斜街 奉天鼓樓北 濟南西門大街 會文堂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 河南路 拋球場 會文堂書局

#52

447213